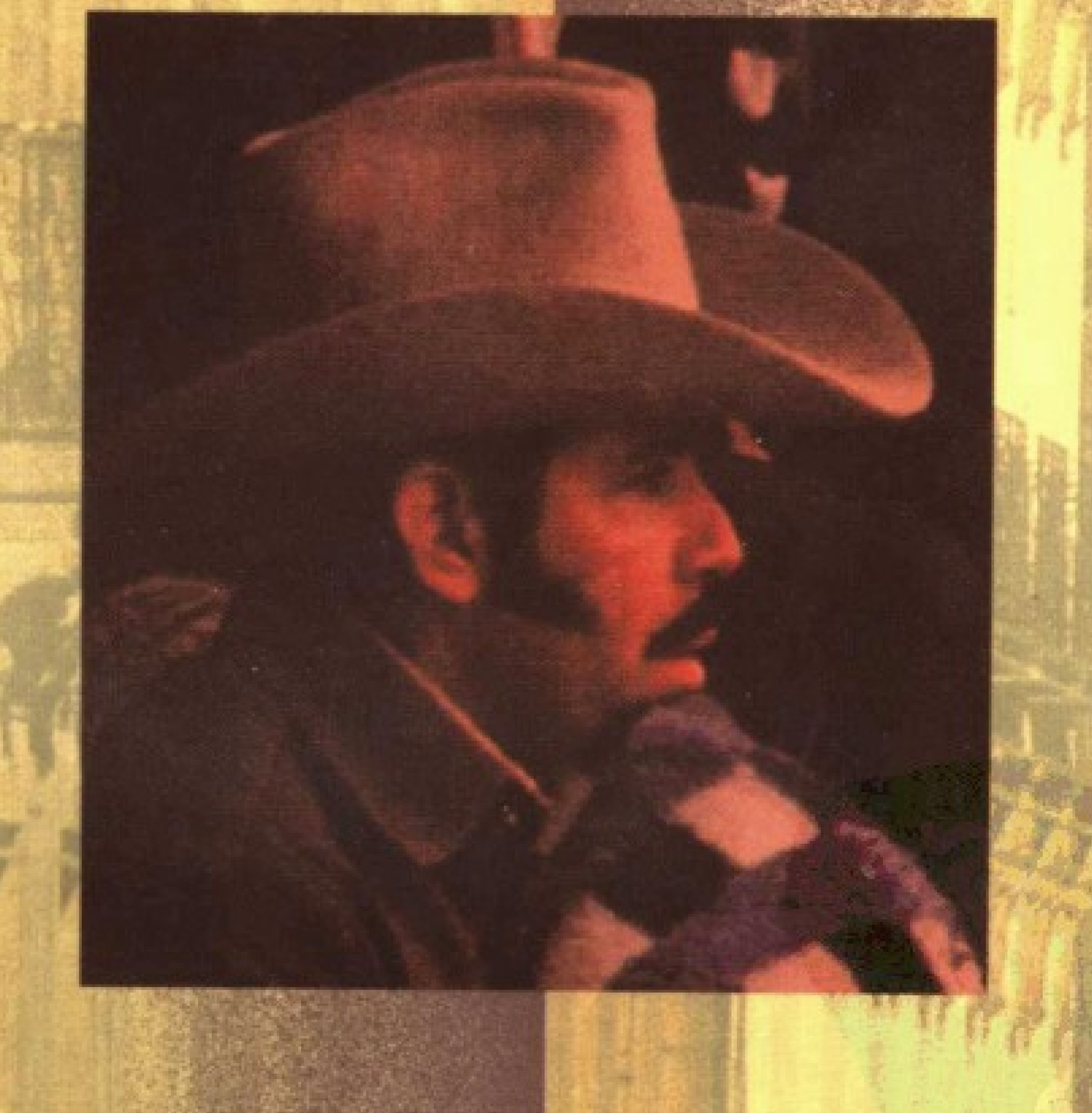
金卡斯·博尔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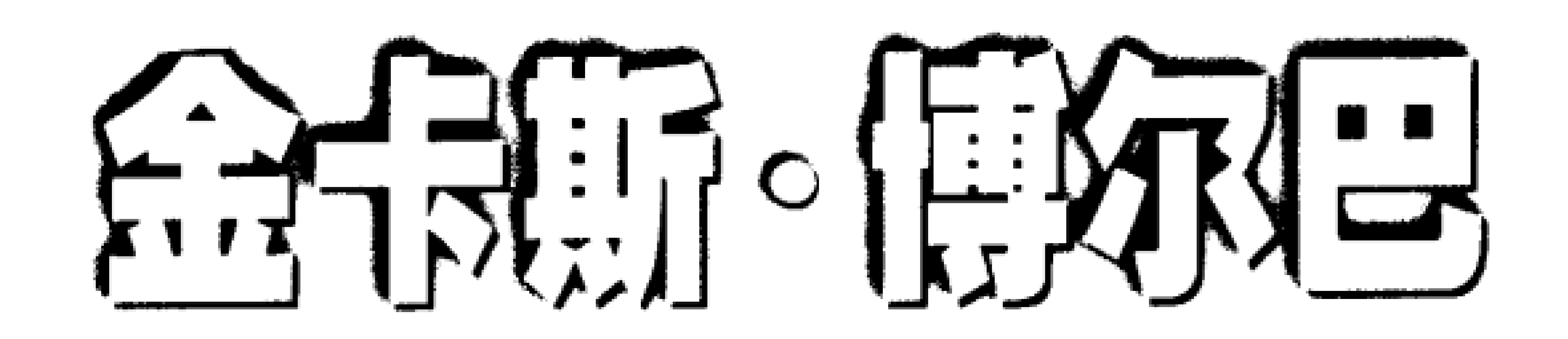
QUINCAS BORBA

[巴西]马查多·德·阿西斯 著
孙成敖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QUINCAS BORBA

[巴西]马查多·德·阿西斯 著

孙成敖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Machado de Assis

QUINCAS BORBA

本书根据 EDTTORA EDIBOLSO S.A.版本译出

金卡斯·博尔巴

〔巴西〕马查多·德·阿西斯 著

孙成敖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04,000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册
ISBN 7-5327-2329-1/I·1361
定价：13.80元

前　　言

马查多·德·阿西斯(1839—1908)是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被同时代人称之为“首屈一指”和“独一无二”的作家。时至今日,巴西文坛几乎一致公认他是有史以来巴西“历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在巴西文学界享有独尊的地位。

马查多·德·阿西斯出生在里约热内卢市一个低微贫寒的家庭,父亲是个油漆匠,母亲是位洗衣妇。幼年时他便失去了母亲和惟一的一个姐姐,父亲再婚后不久也离开了人世。为维持生计,他曾沿街叫卖过继母做的糕点,做过商店店员,在教堂当过勤杂工。马查多·德·阿西斯只读过小学,后在教堂当勤杂工时从一位神父那里免费学习了法语和拉丁语,其广博的知识完全是靠刻苦自学获得的。十六岁时他在《马尔莫塔报》发表了第一篇诗作《她》。十七岁进入国家印刷局做学徒工,两年以后在帕乌拉布里托出版社担任校对员,开始为《商业邮报》、《里约热内卢日报》、《星期画刊》等报刊撰写稿件。一八六〇年应聘担任《里约热内卢日报》编辑,一八六七年被任命为《官方日志》主编助理,一八六九年与其挚友、葡萄牙诗人沙维尔的妹妹卡罗莉娜结婚。经济和家庭生活的稳定使他更能全力以赴地从事文学创作,一八七〇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里约热内卢的故事》,一

八七二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复活》问世。在文学创作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同时，他在政府中的职位也开始步步升迁，先后出任农业、商业及公共工程部秘书处首席秘书、农业部秘书处主任、农业部办公厅厅长、公共工程部局长等官职。一八九六年，他与其他一些作家共同创建巴西文学院，由于其在文学方面的杰出成就，被推选为该院第一任院长。一九〇四年，与他一起共同生活三十余年的妻子卡罗莉娜病故，使作家感到极度忧伤与孤独。四年之后，马查多·德·阿西斯也不幸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九岁。

马查多·德·阿西斯出身贫寒，且口吃和患有癫痫病，只上过小学，完全是凭借自己长期的顽强努力，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辉煌成就。正因为如此，他不仅被巴西人看成是一位天才，更被视为自学成材的典范和坚持不懈、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从而成为巴西人民心目中的圣人与骄傲。马查多·德·阿西斯一生著作甚丰，包括诗歌、戏剧、通讯、文学评论以及长、短篇小说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他的长、短篇小说使他在巴西文坛享有盛名。

《金卡斯·博尔巴》问世于一八九一年，与《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1881)和《堂卡斯穆罗》(1899)构成了被巴西文学界称之为“不朽的三部曲”，充分体现了马查多·德·阿西斯现实主义小说的特色，是他的代表作。

《金卡斯·博尔巴》中的金卡斯·博尔巴依然是《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一书里出现的那位创建人性主义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但在内容上这两部作品之间彼此并没有什么联系。本书的主人公鲁比昂原是位头脑简单的乡村教师，意外地成为金卡斯·博尔巴全部遗产的惟一继承人，条件是必须像对金卡斯·博尔巴一样照料好以其名字命名的一条狗。这笔巨额遗产改变了鲁比昂的生活，酿成了他的悲剧。鲁比昂在前往首都里

约热内卢的火车上结识了掮客帕利亚及其美貌的妻子索菲娅。他先是借钱给在生意上处于困境的帕利亚，后又与帕利亚合伙开办公司，却从不过问公司经营情况。他迷恋上索菲娅，为她购买昂贵的礼物，出资赞助她创办慈善机构。索菲娅当然明白鲁比昂的心意，却采取了“既不拒绝也不接受，而只以娇媚的姿态鼓励”的态度来应付鲁比昂，使鲁比昂想入非非，魂不守舍，难以自拔。在律师卡马绍的欺骗和蛊惑下，鲁比昂萌生了当选议员的政治野心，其结果当然是不言而喻——一场黄粱美梦而已。鲁比昂从穷乡僻壤来到繁华的首都之后不久，便“名噪一时，无人不晓。连鬓胡子，两道长长的髭须，一件十分合体的长礼服，宽宽的胸脯，独角的手杖，坚定而自信的步伐，只要他一出现，人们立刻会认出这是鲁比昂，米纳斯州的一位大富翁”。然而坐吃山空，毫无节制的挥霍终于耗尽了他的财产。当他是富翁时，“朋友们”如同寄生虫般将他包围。当他濒临破产患上谵妄症时，立刻又被他们所远离。精神失常的鲁比昂最终回到了故土巴尔巴塞纳，跟随他的只有小狗金卡斯·博尔巴。几天之后他便死了。弥留之际，他吃力地抬抬身子，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保藏好我的王冠”，然后便倒了下去。

《金卡斯·博尔巴》通过鲁比昂的悲剧，真实而细腻地描绘了巴西第二帝国时期里约热内卢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卑鄙龌龊的思想与行为，揭示了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沉沦与腐朽，无情地嘲讽了社会现实。鲁比昂十分喜欢“土豆属于胜利者！”这句格言，在本书中，谁是胜利者呢？显然不是鲁比昂，而是帕利亚和索菲娅夫妇。帕利亚看中了鲁比昂的财产，与他建立了“友谊”，靠鲁比昂的钱而发迹，成为得到“土豆”的胜利者，而把怜悯留给了失败者鲁比昂。索菲娅看中的同样是鲁比昂的财产，对他施以诱惑，靠鲁比昂的慷慨馈赠而出人头地，爬上更高一层的社

会，得到"土豆"之后，立刻把鲁比昂像垃圾般抛弃。作家以幽默诙谐的笔触，生动而形象地挖掘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趋炎附势、忘恩负义、虚伪浮华等等社会现象进行揭示与嘲讽。应该指出的是，作家并没有把种种丑恶现象与行为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是用精当而文雅的语言为其掩上一层似真而假、似是而非的温文尔雅的薄纱，令读者去深思。在语言的运用上，马查多·德·阿西斯与以使用粗俗词语为时尚的其他巴西现实主义作家不同，真正做到了通俗而不失文雅，其精练准确又诙谐幽默的语言为巴西的葡萄牙语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他所赋予葡萄牙语词汇的含义至今仍是最具权威的标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马查多·德·阿西斯知识渊博，在《金卡斯·博尔巴》一书里不时从西方历史和文学著作中引经据典，为作品增色，同时却给不谙熟西方历史和文学的译者带来了困难。由于难以查阅到一些引文的出处，翻译时只好权且按葡萄牙语原文译出，其中难免会有失误之处，还望有关专家学者批评指正，并向读者表示歉意。

孙成敖

一九九九年八月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一

鲁比昂凝视着港湾——时间是清晨八点。他把两个拇指插在外套的系带里,伫立在博塔福戈区一所巨大住宅的窗前。谁要是此刻见到他,准会以为他正在欣赏那片平静的水域。不过,我要告诉诸位,实际上他另有所想。他在抚今追昔。一年前他是什么人?教师。可如今呢?资本家。他打量自己,望望拖鞋(土耳其拖鞋,是他刚结识的朋友克里斯蒂亚诺·帕利亚送给他的),望望房屋和花园,望望港湾、山丘和天空。所有这一切,从拖鞋到天空,他感到全都是属于他的。

"请看看上帝是如何在斜行纸上写出直行字来的吧。"他想道,"假若姐姐皮耶达德与金卡斯·博尔巴结了婚,那我就只能从侧面沾点光。婚没结成,两个人都死去了,结果这里的一切就都归了我。所以看似是一场悲剧……"

二

理智与心儿之间存在着何等巨大的鸿沟!这位前教师的理智为刚才的这一念头感到羞愧,于是推翻了这种想法,开始寻思其他事情,将注意力转向一只正在经过的小艇上。然而他的心

儿却不禁兴奋地跳动。他睁大双眼所注视的小艇以及驾艇之人与他有何相干？他的心儿要说，既然皮耶达德姐姐难免一死，那么还是以不结婚为好。结了婚，就会生儿育女……多漂亮的小艇！——最好像现在这样！——小艇多么听从驾艇人的指挥呀！——可以肯定，他们现在都去了天国！

三

一名男佣送来了咖啡。鲁比昂端起小杯，一边加糖，一边偷偷地望着银制托盘。他内心所爱的金属是金和银，而不喜欢铜，可是朋友帕利亚对他说铜是贵重材料，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客厅里会摆放着两尊铜像——一个是魔鬼梅非斯特，一个是浮士德[①]——的缘故。如果让他选择，他会选择托盘，这件精美的餐具堪称巧夺天工。男佣僵硬而严肃地在一旁恭候着。这是个西班牙人，鲁比昂并非没有抵制便从克里斯蒂亚诺手里将他接受下来。尽管鲁比昂一再强调他已经习惯了他的米纳斯州[②]的黑人奴仆，不喜欢在家里听到有人讲外国话，可是朋友帕利亚却一味坚持，反复向他说明雇用白人奴仆的必要性，鲁比昂只好不无遗憾地让了步。他本想把自己蛮好的侍童作为故乡的一个部分留在房间里，可却连把他留在厨房里也变得毫无可能，因为厨房是一个名叫让的法国人的天下，结果这位侍童就只好被贬做其他活计了。

“金卡斯·博尔巴现在很是烦躁不安吧？”鲁比昂喝完最后

---

① 浮士德是德国大作家歌德(1749—1832)的名著《浮士德》的主人公，梅非斯特为该作品中的魔鬼。

② 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简称。

一口咖啡问道，同时朝托盘望了最后一眼。

“我看是的。”男佣用西班牙语回答说。

“我这就去把它放开。”

他没有去，仍留在房间呆了一会儿，打量着室内的家具。看到两尊铜像上方墙壁上挂着的两幅小型英国版画，鲁比昂想起了帕利亚美丽的妻子索菲娅。他走了几步，坐在客厅中央厚实的大坐垫上，朝远处望去……

“我们三个人上街购物，是她建议我买下了这两幅画的。那天她多漂亮呀！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在上校家舞会上看到的她的双肩。多么迷人！仿佛是蜡制的，那么细腻，那么白皙！两只胳膊也是如此。啊，两只胳膊！多么地完美无缺呀！”

鲁比昂叹了一口气，交叉起双腿，用外套的衣穗敲打着膝盖。他感到自己还不是完全地幸福，同时又感到完全的幸福已经离他不远。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索菲娅的某些姿态、眼神和无法解释的柔媚。如果要解释的话，就只能解释为她爱他，非常地爱他。他不老，才将近四十一岁，而且看上去显得还要年轻。他用手摸了摸每天都刮得光光的下巴得出了这一结论。过去他并不每天刮胡子，一是为了节省，二是没有必要。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那时他留着络腮胡子（后来则任凭全部胡子乱长），十分柔软，用手指抚摩可惬意了……此刻，他回忆起第一次与索菲娅相遇的情景来。他由米纳斯州乘坐火车前往首都，在瓦索拉斯市车站，索菲娅和她的丈夫登上火车，刚好走进他所在的车厢。于是他看到了那双水灵灵的眼睛仿佛在重复着先知的召唤：焦渴的人们，过来取水吧。说真的，当时他对这一邀请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想法。他的脑海里所想的全是遗产、遗嘱和账目清单。必须先要做一番解释，以便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暂且把鲁比昂留在博塔福戈的客厅里，让他用外套的衣穗敲打膝盖和

思念漂亮的索菲娅。读者诸君请跟我来,让我们看看数月前他在金卡斯·博尔巴床头的情景吧。

四

倘若您阅读过拙著《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①],那么这个金卡斯·博尔巴就是该书中的那位落难的乞丐、一笔突如其来的财产继承人和一种哲学体系的创始人。现在您看到他正在巴尔巴塞纳。刚一到那里,他就迷恋上了一位条件一般、生活拮据的寡妇。然而,她是那样地矜持腼腆,竟使求爱者的热望未能得到响应。这位寡妇名叫玛丽娅·达·皮耶达德,本书出现的鲁比昂便是她的弟弟。鲁比昂曾竭尽全力促使他们成婚,皮耶达德却执意不肯,后来被胸膜炎夺去了生命。

小说中的这一小段情节,把这两个男人联系在了一起。一位医生认为,他在金卡斯·博尔巴身上发现了稚拙因子。鲁比昂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他只认为金卡斯·博尔巴是个古怪之人。而且可以肯定,无论是在病魔慢慢吞噬掉他之前还是之后,金卡斯·博尔巴的稚拙因子都未曾离开过他的大脑。金卡斯·博尔巴曾经有过几个亲戚,可到了一八六七年都已相继辞世,最后的一位便是把遗产留给了他的叔父。这样一来,鲁比昂便成了这位哲学家的惟一朋友。他关闭了自己开办的一所小学,以照料患病的金卡斯·博尔巴。在当教师之前,他曾经营过几个企业,后来这些企业都倒闭了。

---

① 系本书作者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另一部作品。作品主要描写富有的单身汉布拉斯·库巴斯七十四岁离开人世后的回忆。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他生前的种种经历以及他对社会所做的观察和分析。

他做了五个多月近六个月的护理工作，可谓尽心尽职：耐心，什么活儿都干，总是面含微笑。他遵照医嘱定时给病人服药，陪病人外出散步。其他的事情他也一件都不会忽略，比如料理家务，比如由首都或奥罗普雷托市来的邮件一到便为病人阅读报纸。

“鲁比昂，你真好。”金卡斯·博尔巴感叹道。

“实在了不起！你真是难得如此！”医生夸奖说。

医生明显地表示，金卡斯·博尔巴的病将会慢慢地好转。一天，我们的鲁比昂将医生送到大门口，向他问起朋友的真正病情。他听到的回答是已经不可救药，彻底的不可救药。不过对病人要进行鼓励，为什么要讲出实情，使死亡对病人变得更加痛苦呢？……

“不会痛苦的，”鲁比昂说，“对他来说，死算不了什么。您从未读过他几年前写的一本书，我不懂，是有关什么哲学的……”

“没有读过。不过，哲学是一回事，可真的要死是另一回事。再见。”

五

鲁比昂在金卡斯·博尔巴的心目中发现了一个对手——一条狗，一条漂亮的狗，个头不大不小，铅色的毛中夹杂着黑色的斑点。无论走到哪里金卡斯·博尔巴都带着它，夜里则和它同睡一室。每天清晨，狗爬上床，将主人唤醒，然后互致第一次问候。主人的离奇行为之一就是将自己的名字作为狗的名字。他解释说，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理论上的，另一个则属于个人的。

“根据我的学说，自从人性主义成为生活的准则，它就存在

于各个领域，同样也存在于狗的身上。因此，狗也应该得到一个人的名字，不管是基督教徒的还是穆斯林教徒的……”

“很好。可为什么不叫它贝尔纳多呢?”鲁比昂想到当地的一位政治对手。

“这就属于个人的原因了。如果像我估计的那样我先死去，那么我这只心爱的狗的名字就将使我继续存在。你感到好笑，不是吗?”

鲁比昂摇了摇头。

“你应该感到好笑，亲爱的朋友。因为不朽是我的品德或天赋，或是换成其他什么更好的说法。我的伟大著作将使我获得永生。然而不会阅读我的书的人，将把这条狗唤作金卡斯·博尔巴，于是……”

听到金卡斯·博尔巴这个名字，狗立刻跑到床前。金卡斯·博尔巴异常激动，他望着金卡斯·博尔巴说：

“我可怜的朋友！我亲爱的朋友！我惟一的朋友!”

“惟一的?”

“请原谅，你也是。这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十分感激你。对一个病人，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也许我在开始说胡话了。让我照一下镜子。”

鲁比昂把镜子递给他，病人对着瘦削的脸端详了几秒钟。他那炽热的目光望到了死亡的边缘，现在他正以缓慢却又坚定的步伐向那里迈进。随后他平淡而嘲讽地微笑道：

“外部的一切都与我内心所感到的完全一样。我就要死了，亲爱的朋友鲁比昂……你不要大惊小怪，我就要死了。死有什么，你何必这样大惊小怪?”

“我知道，知道您有一些哲学……不过，还是让我们谈谈晚饭吧，今天吃什么?”

金卡斯·博尔巴双腿悬空坐在床沿上。即使隔着裤子,也能猜想出他的双腿瘦成了什么模样。

“吃什么?想吃点什么?”鲁比昂又问。

“什么也不吃。”病人微笑着说,“一些哲学!你是用何等轻蔑的口气讲出来的!你重复一遍,我想再听一次。一些哲学!”

“不是的……我有什么资格轻蔑哲学?只是因为您可能相信死是无所谓的我才这样说的,因为您有理性、原则……”

金卡斯·博尔巴用脚寻找着拖鞋,鲁比昂把拖鞋放在了他的面前。金卡斯·博尔巴穿上拖鞋,为了活动一下腿脚而踱起步来。他抚摩了一下狗,点燃了一支烟。鲁比昂想让他穿得暖一些,取来了礼服、坎肩、外套、大衣,任他选择。金卡斯·博尔巴示意不穿。此时,他的表情变了,目光向内观望着大脑的思维。踱了许多步之后,他在鲁比昂面前停留了几秒钟。

六

“为了让你很好地理解什么是生与死,只要我给你讲一讲我祖母死的情况就够了。”

“怎么死的?”

“请坐下来。”

鲁比昂顺从地坐了下来,脸上流露出极感兴趣的神情。金卡斯·博尔巴又继续踱起步来。

“那是在里约热内卢,”他开始进行讲述,“地点是帝国小教堂的前面,即当时的皇宫小教堂。那一天是个盛大的节日,我的祖母走出小教堂,穿过教堂前的庭院,向停在帕索广场等候她的马车走去。行人多如蚂蚁,都在等待观看贵妇们登上她们华丽的马车。我的祖母刚走出庭院准备去乘坐马车,这时前面不远

处一头双套马车上的牲口惊了。惊骡一跑,另一头也跟着跑了起来。立刻出现了骚动与混乱,我的祖母跌倒在地,骡子连同马车一起从她的身上飞快而过。她被架着胳膊送到迪雷塔大街的一家药店。来了一位放血师,但为时已晚。她的头部破裂,一条腿和一只肩膀折断,全身是血,几分钟之后就断了气。"

"真是不幸。"鲁比昂说。

"不。"

"不?"

"你听我继续说下去,讲讲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马车的主人当时在教堂前的庭院,他饿了,很饿,因为天色已晚,而他的午饭吃得又早又少。他从庭院向车夫招手,车夫驱赶牲口来迎接主人。车在途中遇到了障碍物,于是便将它撞倒,而这个障碍物就是我的祖母。这一系列活动中的第一个活动起因于保持生存:人饿了。如果障碍物不是我的祖母,而是一只老鼠或一条狗,那我的祖母肯定不会死,但事件的性质是一样的:人需要吃饭。如果不是一只老鼠或一条狗,而是一位诗人,是拜伦① 或贡萨尔维斯·迪亚斯②,那么惟一的区别就在于要发许多的讣告,可事情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宇宙并不因为缺少一位杰出或无名之人头脑中死去的某些诗篇而停止运动。但人道主义(这一点最为至关重要),人道主义需要吃饭。"

鲁比昂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真诚地希望能弄懂朋友的话。然而却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朋友把他祖母之死归于必需。不管马车主人到家多么晚也决不会饿死,而一位善良的太太倒确确实实死了,永远死了。他尽可能地把这些疑问向金卡斯·博尔巴

---

① 拜伦(1788—1824):英国积极浪漫主义诗人。

② 贡萨尔维斯·迪亚斯(1823—1864):巴西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

说个清楚，最后问道：

“人道主义究竟是什么?”

“人道主义就是原则。不，我什么都不讲。你不可能理解的，亲爱的朋友鲁比昂，让我们谈点别的事情吧。”

“随您的便。”

一直在踱步的金卡斯·博尔巴停止了片刻，问道：

“你愿意做我的学生吗?”

“愿意。”

“好，你会慢慢理解我的哲学的。有朝一日你能全部深入进去，啊，那时你将会获得生活的最大乐趣，因为没有比真理更醉人的美酒。请你相信我，人道主义是万物的顶峰，而我，作为这一学说的创始人，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你来看，看到我可爱的金卡斯·博尔巴是在如何地望着我吗? 望着我的不是它，而是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到底是什么?”

“人道主义就是原则。万物之中都隐藏着一种共同的本质，一种惟一的、普遍的、永恒的、共同的、不可分割和不可摧毁的原则，用伟大的卡蒙斯[1] 的话说就是：

一个真理在万物之内行走，
存身于可见和不可见的形体之中。

“这种本质或真理，这一不可摧毁的原则就是人道主义。我所以这样称呼它，因为它包罗万象，而万象就是人类，你懂吗?”

---

① 卡蒙斯(1524? —1580)：葡萄牙诗圣，以诗史《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而名垂文学史册。

"一点点。可即使这样，您祖母的死怎么……"

"死亡是不存在的。两种扩张的相互碰撞，或两种形式的扩张，便会决定两者之一的终结。但严格说来，死亡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生命，因为一方的终结乃是另一方继续存在的条件，而毁灭无法到达普遍的和共同的原则，这就导致了战争的保存性与利益性。你设想有一片土豆地和两个饥饿的部落，而土豆只能供养其中的一个部落生存。于是每一个部落都产生了力量，翻过高山，前往生长着大量土豆的另一侧山坡。但是，倘若两个部落和平地将土豆平分，两者便都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因此都要死于营养不良。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便是毁灭，而战争却是保存。一个部落将另一个部落消灭，取得战利品，这样就产生了胜利的喜悦、赞歌、欢呼、公开的酬偿以及战争行为带来的其他所有的效果。倘若战争不是这样，上述现象便不会发生。这基于两种原因：一种是现实的原因，在于人们欢呼和热爱使他们感到喜悦或是对他们有利的事物；另一种是理性的原因，在于任何人也不会赞美一种可能将其毁灭的行为。失败者得到的是仇恨或怜悯，土豆属于胜利者。"

"可被灭绝的人想法又如何呢？"

"没有被灭绝者。现象消失了，而本质并没有改变。你从未见过水沸腾时的情景吗？你一定记得，水泡不断地形成又消失，但它全部都留在原来的水中。人就是这种转瞬即逝的水泡。"

"好，那水泡的想法……"

"水泡没有想法。表面看来，没有比可怕的、可以毁灭地球某一地区的瘟疫更令人悲哀的吧？然而，这种所谓的坏事却是好事，这不仅因为它能消灭脆弱和没有抵抗力的人体，而且还因为它促使人类注意和发现治疗疾病的药物。卫生保健便是几千年腐烂现象造就的女儿，这要归功于数以百万计的腐烂和传染。

一切都没有消失，一切都是获得。我要重复一遍，水泡仍留在水中。看过《堂吉诃德》这部书吗？假使我把这一部《堂吉诃德》毁掉，可我却并没有消灭这部著作，它会在其余保留下来和今后再版的书中继续永存。它永恒而美丽，美丽地永恒，如同这神圣和超神圣的世界一样。”

七

金卡斯·博尔巴因为精疲力竭而收住话，气喘吁吁地坐了下来。鲁比昂赶忙给他端来水，并请他躺下来休息。几分钟之后，病人回答说什么事也没有，他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早已失去发表演说的习惯了。他示意鲁比昂离他远一点，以便能毫不费力地与他面对面地相望，接着就开始对世界及其优越之处做了一番出色的描绘。他把自己的思想与别人的思想以及田园的、史诗的等各种各样的形象混杂在一起，至使鲁比昂不禁暗问自己，一个几天之内就要死去的人怎么对这些事情如此地津津乐道。

“休息一下吧。”

金卡斯·博尔巴想了一下之后说：

“不，我要去散步。”

“现在别去，您太累了。”

“什么！累劲已经过去了。”

他站起身，将两手慈父般地放在鲁比昂的双肩上。

“你是我的朋友吗？”

“这还用问！”

“你说出来。”

“就像或是甚于这条狗。”鲁比昂献媚地回答说。

金卡斯·博尔巴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

“好。”

八

第二天醒来，金卡斯·博尔巴决定动身前往里约热内卢，一个月后返回，那里有些事情需要他去处理……鲁比昂大吃一惊。那病怎么办？还有大夫呢？病人回答说，大夫是个骗子，而疾病和健康一样，也需要娱乐。疾病和健康是同一个果实中的两个核，是人所处的两种状态。

“我去处理一些私事。”病人说，“除此之外，我还有一项极其伟大的计划，你是不可能理解的。请原谅我的直率，不过，我宁愿在你而不是在其他任何人面前表露这种直率。”

根据以往的经验，鲁比昂以为这一计划将和他的许多其他计划一样也只是说说而已。但这一次他估计错了。需要补充的是，病人的病情实际上似乎在好转：不再卧床休息，经常外出和写东西。一个周末，他吩咐鲁比昂去请立契官。

“立契官？”鲁比昂重复了一遍。

“对，我要立遗嘱。或者我们俩一起去找他……”

结果去的是仨，因为狗不愿意主人没有它的陪伴而外出。金卡斯·博尔巴按照有关程序立好遗嘱，心情安定地回到家中。鲁比昂感到自己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我当然不能让您一个人去京城。”他对朋友说。

“不，没有必要让你陪我去。金卡斯·博尔巴也不去，除了你，把它交给谁我都不放心。家中的一切都保持原样，一个月后我就回来。我明天就走，我不愿让这条狗感觉到我的离开。鲁比昂，你要照顾好它。”

"一定会照顾好的。"

"能发誓吗?"

"我以照耀着我的光明发誓。难道我是个小孩子吗?"

"要适时给它喂奶和它平时吃的所有食物,给它洗澡,带它外出散步时小心不要让它跑掉。不,最好不要外出……不要外出……"

"您就放心地走吧。"

金卡斯·博尔巴为另一个金卡斯·博尔巴哭泣,不愿在离家时看到它。他真的哭了,不管是出于癫狂还是出于挚爱,他确实把泪水滴落在米纳斯州大好的土地上,犹如一个即将跌进深渊的黯淡灵魂流出的最后汗水。

九

几个小时之后,鲁比昂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如果遗嘱中真的把他包括进去,别人会以为是他鼓动朋友去旅行,以便尽早把朋友害死而得到遗产。他后悔万分。为什么没有想尽一切办法劝阻他呢? 他仿佛看到了金卡斯·博尔巴面无血色的丑陋尸体,死者正以仇恨的目光盯着他不放。他作出决定,倘若结局果真如此,他就放弃遗产。

至于那条狗,它总是不停地嗅来嗅去和发出哀叫,并且试图逃走。夜里睡觉也不安生,多次深更半夜起来,在家中转上一圈,再返回自己栖身的角落。清晨,鲁比昂唤它到床上来,它高兴地跑过去,以为是自己的主人。当它发现不是的时候,依然接受了爱抚,并且回之以爱抚,仿佛鲁比昂一定会将这种情谊转达给主人或是将主人接回来。另外,它也确实对鲁比昂产生了好感,对它来说,鲁比昂乃是一座把它与过去连接起来的桥梁。最

初几天它不肯进食,只有在干渴难耐时鲁比昂才能使它喝一点奶。奶成了那一时期它惟一的食物。后来,它变得安静而忧伤,或身子蜷缩成一团,或伸展身躯将头放在两只前爪中间。

医生来了,对病人的冒失行为大吃一惊。应该阻止他外出,这下子他必死无疑。

"必死无疑?"

"只是或迟或早罢了。他把那条狗带走了?"

"没有,医生,它跟我在一起。临行前他要我照管它,走的时候还哭了,而且哭得很厉害。说实在的,"鲁比昂为病人辩护说,"这条狗的确值得主人喜爱,它像人一样懂事。"

医生摘下宽宽的草帽,理好系带,然后微微一笑。像人?怎么像人?鲁比昂坚持自己的看法,又解释说它不是跟人一模一样,但有感情,甚至还有理智,可以举个例子……

"不必了,先生,不必了。我立刻、立刻要去看一个丹毒病人……如果他有信来,而且又不保密,我想看一下,听到了吗?请转达我对那条狗的问候。"医生说完便走了。

有人开始讥笑鲁比昂,说他接受的委托太离奇了:是他去看护狗而不是狗看护他。嘲弄以及绰号接踵而来。给一个教师起个什么绰号呢?狗的护兵!鲁比昂感到舆论可畏。的确,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他回避人们奇怪的目光,厌恶地望着那条狗,深感倒霉与烦恼。他没有对接受遗产抱过希望,哪怕是最小的希望。不过,不可能不给他留下一件纪念物。

一〇

七周之后,金卡斯·博尔巴的一封亲笔信由里约热内卢寄到巴尔巴塞纳。

我亲爱的先生与朋友：

你一定会奇怪我一直没有给你写信，所以如此是因为某些个人的及其他种种原因。不久我便要回去，不过，我要先告诉你一件机密之事，一件极其机密之事。

鲁比昂，我是谁？我乃是圣奥古斯丁①。我知道你会笑的，鲁比昂，因为你是一个无知的人。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允许我使用更加粗暴的词汇，但我对你做出让步，这是最后一次的让步。无知的人！

你听我说，无知的人，我乃是圣奥古斯丁，这是我前天发现的。你只许听而不要开口。我和他的生活处处都十分巧合，这位圣徒和我都在欢愉与异端之中度过了一段时光，因为我把所有与我的人道主义不同的理论均视为异端。我们俩都偷过东西，他小的时候在迦太基偷过梨，我在年轻时偷过朋友布拉斯·库巴斯的一块表。我们的母亲都是教徒和贞洁的女性。总之，他的想法与我的一样，认为存在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并在其《忏悔录》第七卷第十六章中做过阐明。不同的是，对他而言，邪恶是意愿的偏离，是一个落后时代固有的错觉，是对谬误的让步，因为邪恶并不存在。只有第一个论断才是真理，即一切都是美好的，万物皆好，再见。

再见，无知的人。如果你不愿意失去一个知心朋友，就切勿把我以上的话告诉任何人。闭上嘴巴，保守秘密，你会万分感激有幸结交我这样一个伟人为朋友的，尽管你并不

① 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354—430)；著有《忏悔录》、《三位一体论》和《论上帝之城》等。

理解我。将来你一定会理解的。一回到巴尔巴塞纳，我将以通俗、简单、适合于蠢笨如驴的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向你阐明伟人的真正概念。再见了，向我可怜的金卡斯·博尔巴致以问候，不要忘记给它喂奶，喂奶和洗澡。再见，再见了……你诚挚的朋友。

金卡斯·博尔巴

鲁比昂几乎拿不稳手中的信纸。几秒钟之后，他劝告自己这可能是朋友开的一个玩笑。他将信又看了一遍，但第二次阅读却坚定了他的第一个印象：毫无疑问，朋友的神志已经错乱。可怜的金卡斯·博尔巴！怪诞、情绪无常、无缘无故的冲动和毫无节制的温情，这一切都不过是大脑彻底崩溃的先兆。人虽然还活着却已经死去了。他是多么得意！多么高兴！可以肯定他已经言行失宜。这一切都缘于他的病情。鲁比昂擦了一下因为激动而潮湿的眼睛。随后他想到了遗产，然而更使他不安的是显然他将失去这位好朋友。

他要再看一遍信。这一次他要字斟句酌慢慢地去读，以便理解好其含义，看看是否确实是哲学家开的一个玩笑。他了解朋友拿他开心的方式，然而一种不祥的预感也不容置疑。快看到信的结尾处时他停了下来，因为惊恐而脸色变得煞白。如果立嘱人确属神志错乱得到证实，那么遗嘱不就要作废，遗产不就要失掉了吗？鲁比昂感到一阵眩晕。当他看到闻讯赶来的医生出现在眼前时，那封展开的信仍然拿在他的手中。邮局局长告诉医生金卡斯·博尔巴来了一封信。就是那一封吗？

"是的，不过……"

"里面有机密？……"

“是的，有机密，十分机密，是私人的事务，能够谅解吗？”

鲁比昂说完便将信塞进了衣袋。医生走了，他松了一口气。一个能够证实金卡斯·博尔巴精神状态的如此关键的文件总算逃脱了泄露的危险。几分钟之后他又后悔了：应该把信交出来。他感到内疚与不安，想派人把信送到医生家里去。他唤来一个奴仆，可当奴仆赶来时他已改变了主意。他认为这样做未免冒失，病人不久就要回来，也就几天之后吧，若是病人问起这封信，就会怪罪他不谨慎，泄露了秘密……轻易的后悔很快就会消失。

“没什么事要做。”他对奴仆说。他又想到了遗产的事，估计了一下能得到的数目。不到十个康托[①]，不会的。他可以用这笔钱买一块地，一幢房，种上这样或那样的作物，或者是去采金。怕的是没有那么多。五个康托……五个？少了点，不过最后也许不会超过这个数目。就算五个吧，数目不大，可总比一点没有强。五个康托……怕的是遗嘱作废。不管它，五个康托！

一一

第二周一开始，鲁比昂收到由京城寄来的报纸（依然是金卡斯·博尔巴订的），他在其中的一份报纸上读到了下面这则消息：

> 若阿金·博尔巴·多斯·桑托斯先生于昨日逝世，他曾以独特的哲学与疾病进行抗争。此人学识渊博，在同苍

① 巴西货币单位。

白无力的悲观论的斗争中耗尽了全部气力，而这种论调有朝一日还一定会出现在我们中间，此乃一种世纪病。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痛苦是一种幻觉，邦格罗斯[1]并非像伏尔泰所说的那样愚蠢……”当时他已处于谵妄状态。他留下许多财产，遗嘱存放在巴尔巴塞纳。

一二

“终于摆脱了受罪！”鲁比昂叹息道。

接着他又往下读，发现消息中还提到一个人，此人得到死者的推崇与敬重，并同他进行过一场哲学辩论。这则消息根本没有提及到他的癫狂，反而在结尾处说他只是在临终前最后一刻被疾病折磨得谵语不断。幸好是这样！鲁比昂又看了一遍信，再次感到开玩笑的可能性更大。他同意死者十分风趣，无疑是想要戏弄他一番。死者已去见圣奥古斯丁，如同去见圣安布罗斯[2]或圣奚拉里[3]一样。他写了一封谜语一般的信，为的是把他弄糊涂，甚至让他进行反驳和对这种骗局加以嘲笑。可怜的朋友！你还健在，健在又已死亡。是的，你已不用忍受任何痛苦了。看到那条狗，鲁比昂叹息道：

“可怜的金卡斯·博尔巴！你要是能知道主人已死……”

然后他又自语道：

“现在我的义务已经完成，我将把它送给安热莉卡大嫂喂养。”

---

① 法国作家伏尔泰(1694—1778)哲理小说《老实人》中的主人公老实人的老师。

② 安布罗斯(339—397)：基督教神父，著有《论信德》。

③ 奚拉里(315—367)：基督教神父，著有《三一论》。

一三

消息传遍了全城。神父、药剂师和医生纷纷派人打听是否属实。邮局局长从报纸上读到了这一消息，亲手将邮袋中的一封信交给鲁比昂。可能是死者寄来的，尽管信封上的笔迹是另外一个人的。

“这么说他终于死了?”局长问。鲁比昂打开信，看到签名人是布拉斯·库巴斯。信只是一张便条：

> 我可怜的朋友金卡斯·博尔巴昨天在我家中去世。他来到我家已经很长时间，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惨不忍睹。临终前他要我写信给您，单独告知此事，并对您致以万分谢意。余事将按法律惯例办理。

谢意使教师的脸色变得苍白，然而法律惯例又使他的脸色重新红润起来。鲁比昂一言不发地收起信，邮局局长搭讪几句便走了。鲁比昂吩咐一名奴仆将狗送给安热莉卡大嫂，告诉她因为她喜欢动物所以送她一只，她要好生照料，因为这只狗已习惯被人照料，并叮嘱她狗依然使用已故主人的名字：金卡斯·博尔巴。

一四

遗嘱一打开，鲁比昂险些向后仰倒。请诸位猜想一下为什么。他被指定为全部财产的继承人。不是五个，不是十个，也不是二十个康托，而是一切，是所有的资产，包括京城的房产、巴尔

巴塞纳的一处房产、奴隶、证券、巴西银行和其他机构的股票以及珠宝、钱币和书籍，所有这一切全部落到了鲁比昂的手中，没有任何人与他分享，没有馈赠，没有施舍，也没有债务。遗嘱中只提出一个条件，即继承人要照管好可怜的狗儿金卡斯·博尔巴，死者所以给它起此名称乃是出于对它的深挚友情。遗嘱要求鲁比昂要像对待立嘱人那样对待那条狗，对它不能有任何的吝啬，要预防它生病、逃跑、被偷或被人出于恶意而杀害。总之，要仿佛它不是一条狗，而是一个人。遗嘱还有一条要求：狗死后，应该在适宜的地方予以体面的安葬，并覆盖上鲜花和芳香植物，而且要在适当的时候将其骸骨取出，装入贵重的木匣，安置在家中最醒目的地方。

一五

这就是条件。鲁比昂认为条件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只想到了遗产。此前他只注视着一笔遗赠，而现在遗嘱却使他得到了全部遗产。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他必须用力双手紧握——庆贺之力——，以便不去以为他是在作梦。

"是的，先生，太正确了。"曾为金卡斯·博尔巴提供药品的药房老板说。

继承人就已经是不得了了，更何况是全部遗产的继承人……"全部"这个词使遗产变得庞大起来。继承全部遗产，不少一分一厘。全部将是多少呢？鲁比昂接着想道。房产、证券、股票、奴隶、衣物、瓷器，京城可能还有几幅画，因为死者兴趣广泛，对艺术知之甚多。书呢？书一定很多，死者经常引经据典。这一切究竟值多少钱呢？一百康托？也许是两百，有这种可能。三百也不会令人惊讶。三百康托！三百！鲁比昂冲动得真想在

街上跳起舞来。随后他又恢复了平静。就算是二百,或者一百,这也是上帝赐予他的一个美梦,一个长长的美梦,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美梦。

我们的主人公思潮澎湃的脑海里想到了那条狗。鲁比昂认为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但却没有必要,因为他与狗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们肯定会生活在一起,以便回忆死去的另一位朋友,是他为他们俩带来了幸福。毫无疑问,条件十分具体,比如一只装骸骨的匣子,别的他就记不清了。不过他一定要履行所有这一切,即使天塌下来……不,上帝会保佑我的,他修正了这个想法。多么好的一条狗!多么出色的一条狗!

鲁比昂没有忘记,他曾多次想靠办公司致富,但公司却相继倒闭。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成为真理时,他曾认为自己是个不幸的人,是个倒霉鬼。这真是有意求财财不至,无意求财财却来。

"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他大声喊道,"不可能的是上帝犯有过失,上帝是绝不会食言的。"

他就这样沿着大街走上走下,不想回家,毫无目的,热血沸腾。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是迁居里约热内卢还是留在巴尔巴塞纳。他想留下,想在过去他失意的故地炫耀一番,想在昔日对他不屑一顾,特别是讥笑他同金卡斯·博尔巴友谊的人面前趾高气扬一番。然而他所熟悉的里约热内卢随即出现在他的眼前:它的魅力与繁华,比比皆是的剧院,还有身穿法国时装的漂亮姑娘。他决定还是迁居那里更好,同时也经常回故乡看看。

一六

"金卡斯·博尔巴!金卡斯·博尔巴!哎!金卡斯·博尔

巴！”一进家门他就高喊起来。

连狗的影子也没有。这时他才想起已派人把狗送给了安热莉卡大嫂。他立刻向住在远处的大嫂家跑去。一路上许多不祥的念头浮上他的脑海，有些还十分离奇。其中一个不祥的念头是狗已经逃掉，另一个念头则是某个知道遗嘱提出的条件和眼下狗在何处的敌人已赶到大嫂家，将狗偷走并藏了起来，或是把它杀死了。这样一来，遗产……他的眼前飘过一片乌云。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重见光明。

“我不懂什么法律，”他想，“不过看来我同法律也毫不相干。所提条件是假设狗活着或是在家，如果它跑了或是死了，总不能再发明一只狗，何况他的主要心愿是……可我的敌人完全可以强词夺理，说我没有履行条件……”

想到这里，我们这位朋友的前额和手背渗出了汗水，他的眼前又飘过一片乌云。他的心在急速地、剧烈地跳动。他开始觉得这个条件未免荒谬。鲁比昂求助于神灵，许愿去做弥撒，十次弥撒……这儿就是大嫂的家。鲁比昂放轻脚步，看到了一个人。是她吗？是的，是她，正背靠着门笑呢。

“你这是在表演什么呀，我的大兄弟？干吗要傻呵呵地晃动胳膊呢？”

一七

“大嫂，小狗呢？”鲁比昂若无其事地问道，然而脸色却已苍白。

“进来坐坐。什么小狗？”她反问道。

“什么小狗！”鲁比昂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我让人送给你的那只小狗，你不记得我让人给你送来过一只小狗，让它在这里休息几天，看看是不是……总而言之，是一只很珍贵的动物。

不是我的,我是来……你不记得了吗?”

“哦,你别跟我提那个畜生!”她火冒三丈地说道。

安热莉卡个子矮小,鸡毛蒜皮的事也会使她大惊小怪,一激动脖子上的青筋就会绷起来。她又说了一遍别提那个畜生。

“它到底怎么你了,大嫂?”

“怎么样了?你说那个可怜的畜生还能怎么样呢?它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像人一样地哭,一双眼睛只盯着外边,看能不能逃走。”

鲁比昂松了一口气。对方继续数落着这条狗的种种恼人之处,他则急于要见到这条狗。

“就在后院的大栅栏里面。我把它隔开了,怕它与别的狗合不来。你是来要它的?当初可不是这样说的,我好像听说是送给我的。”

“要是可能,送你五只六只都行。”鲁比昂说,“但这只我不能送给你,只是暂时寄放。不过,我答应你,生了小狗我会送你一只。请你相信,是口信传错了。”

鲁比昂向后院走去。大嫂不是在前面引路,而是与他并肩而行。看到了,狗正躺在栅栏里,离盛食的陶盆远远的。栅栏外面,其它的狗和鸟儿到处欢蹦乱跳,栅栏的一侧是鸡舍,再往前是猪厩,更远的地方卧着一头半醒半睡的母牛,两只鸡正啄着它的肚子寻食虱子。

“看,我的孔雀!”大嫂对他说。

然而鲁比昂的目光却盯着了不耐烦地嗅来嗅去的金卡斯·博尔巴。小黑人刚将栅栏门打开,它就一跃扑向鲁比昂,一副欣喜若狂的模样。对鲁比昂的爱抚它则报之以欢叫、跳跃,并亲吻他的手。

“我的上帝!多么亲热呀!”

“你根本无法想象，大嫂。再见，我答应你，生了小狗就送一只给你。”

一八

鲁比昂和狗一进家门，便都感觉到亡友的存在和听到了他的声音。小狗到处嗅着，鲁比昂则坐在沙发上，当初，他就是坐在这里听金卡斯·博尔巴就祖母之死向他进行科学解释的。他不禁想起这位哲学家的种种论据，尽管它们是杂乱无章和支离破碎的。他第一次注意到了两个饥饿部落的寓意所在，并理解了最后的结论：“土豆属于胜利者！”他清晰地听到了死者正以沙哑的声音讲述部落的局势以及发生的战斗和战斗的理由。一个部落被消灭，另一个部落则获得胜利。他低声自语道：

“土豆属于胜利者！”

就是如此简单！就是如此明了！他望了一眼自己又旧又脏的麻布裤子和打着补丁的外套，发现可以说不久前他是一个失败者。可现在情况不同了，他已成为一个胜利者。毫无疑问，土豆归于消灭了另一个部落的部落，他们翻过山顶，正前往另一侧的山坡去收获土豆。这恰好与他的情况相符：他就要走下巴尔巴塞纳，去挖掘和享用京城的土豆。他必须要冷酷无情，他是强大而有力的。鲁比昂突然站起来，高举双臂，兴奋地喊道：

“土豆属于胜利者！”

他喜欢格言，认为格言不仅真实、深刻，而且巧妙、精练和富有感染力。他想象着各种各样的土豆，将它们按味道、外形和营养分类，提前饱尝了生活的宴席。多年来他一直用劣质食物欺骗自己的肠胃，眼下是彻底挖出干枯的穷根的时候了。现在他富足、雄厚，好景无限，至死都能享受到美食，而且临终时可以锦

缎裹身，这总要强过破衣烂衫。他重申他要冷酷无情，重又想到了表达寓意的方式，并在脑海里为此设计了一个印章，刻上如下的座右铭：土豆属于胜利者。

后来他把印章的事忘了，但那一格言式的座右铭却在他的脑海里活跃了一些日子：土豆属于胜利者！在获得遗产之前他并不理解其义，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曾认为这一格言晦涩难懂和没有道理。景色取决于观察的角度，评价皮鞭的最好方法是把鞭柄握在手中，这实乃千真万确。

一九

请勿忘记，鲁比昂曾许愿为死者的亡灵做一次弥撒，尽管他知道或是感到亡友并非天主教徒。金卡斯·博尔巴既不讲神父的坏话，也不诋毁天主教义，但也从不谈论教会和它的信徒。另外，立嘱人对人道主义的崇拜程度使得继承人猜想这便是他的宗教信仰。不过，鲁比昂还是办了一场弥撒，他认为这虽不是死者的愿望，却是在世之人的心意。此外他还认为，既然他被死者指定为继承人，如果他不为自己的保护人办一场连世界上最穷苦和最吝啬的人也不会不办的祈祷活动的话，那岂不将成为该城的一件丑闻。

如果说有些人没有去为鲁比昂捧场，那么去的人也着实不少，而且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都目睹了这位昔日的小学教师发自内心的伤悼。

二〇

清点遗产的准备工作就绪之后，鲁比昂打算前往里约热内

卢。一俟有关遗产的事情全部办妥，他将马上在京城定居。现在还需要他往来于两市之间，好在事情的进展十分迅速。

二一

在瓦索拉斯车站，索菲娅同丈夫克里斯蒂亚诺·德·阿尔梅达·帕利亚一起登上火车。帕利亚三十二岁，索菲娅大约在二十七和二十八岁之间。两个人坐在鲁比昂对面的椅子上，放下装有瓦索拉斯——他们在那里逗留了一周——纪念品的篮子和包裹。夫妻俩脱掉风衣，低声交谈了几句。

火车继续向前运行。帕利亚注意到了鲁比昂：在脸色阴沉或是厌烦的人群里，他是惟一一个表情恬静和充满欢欣的人。克里斯蒂亚诺首先搭话，说乘坐火车旅行十分累人。鲁比昂回答说是这样的，并且补充说，对于习惯于坐在驴背上的人来说乘坐火车不但感到疲倦，而且还十分无聊。但不可否认，这是一个进步。

“没错。”帕利亚附和说，“是一个进步，一个大的进步。”

“先生是务农的吗?”鲁比昂问道。

“不，先生。”

“那么住在城里?”

“您是指瓦索拉斯吗? 不，我们在这里只呆了一周。我住在京城，对农业一窍不通，尽管我认为这是个蛮不错和正经的行业。”

他们从耕种谈到牲畜，从奴隶制谈到政治。克里斯蒂亚诺·帕利亚诅咒政府，因为政府在宫廷文告中使用了一个奴隶所有权的词汇。使他大为吃惊的是鲁比昂并未对此表示愤慨。鲁比昂计划卖掉立嘱人留下的奴隶，仅留下一个仆人。即使遭

受一些损失，其他遗产也足可以弥补。另外他也看过文告，是要求尊重现行所有制的。如果他不买奴隶，将来的奴隶与他有什么关系？一旦接受了遗产，他就立刻把仆人解放。帕利亚换了话题，开始谈论政治、议会、巴拉圭战争等时局问题，鲁比昂只是敷衍了几句。索菲娅仅仅听着，时而转动一下那双美丽的眼睛，一会儿望望丈夫，一会儿望望与丈夫交谈的人。

"留在京城还是回巴尔巴塞纳？"谈话进行了二十分钟之后帕利亚问道。

"我希望留在京城，我会留下的。"鲁比昂说，"我已经厌烦乡下了，现在想要享受一下生活。我甚至可能还要去欧洲，但现在还说不准。"

帕利亚的眼睛顿时一亮。

"太好了。如果可能的话我也会去，可现在不行。您可能去过欧洲吧？"

"从没有去过，所以一离开巴尔巴塞纳，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再见吧巴尔巴塞纳！现在我需要调整一下身体，什么时候去还难说，但我一定会去的……"

"说得对。据说那里有很多令人赞叹的好东西。这不奇怪，那里比我们这里古老得多。我们是一定会去的。我们也有与他们不相上下甚至是更好的东西。我们的京城虽然不能同巴黎和伦敦相比，但毕竟很漂亮，你会看到……"

"我曾经去过。"

"去过？"

"很多年之前去过。"

"现在变得更好了，进步很快。今后您去欧洲时……"

"夫人去过欧洲吗？"鲁比昂打断了帕利亚的话，转向索菲娅问道。

“没去过，先生。”

“忘记向您介绍我的妻子了。”克里斯蒂亚诺说。鲁比昂必恭必敬地弯了弯身，然后转向帕利亚，莞尔一笑说：

“怎么不向我介绍一下您呢？”

帕利亚也莞尔一笑，他明白他们彼此都未通报姓名，于是连忙说：

“克里斯蒂亚诺·德·阿尔梅达·帕利亚。”

“佩德罗·鲁比昂·德·阿尔瓦伦加，大家都叫我鲁比昂。”

互通姓名使他们感到更加愉快，但索菲娅却一直没有介入谈话，只是漫不经心地四下环顾。鲁比昂讲起话来笑容可掬，听帕利亚讲话时全神贯注。他感谢这位从未谋过面的年轻人对他的友好情谊，表示愿意与他结伴一同去欧洲。

“噢，最近几年去不成。”帕利亚回答说。

“我也没有说是现在，我也不想那么早去。离开巴尔巴塞纳时我有过这种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并没有考虑具体行期。去是一定要去的，但这是以后的事，要等上帝同意的时候。”

帕利亚立刻说道：

“噢，我刚才说几年之后去，现在要补充一句，上帝的意志可以改变我的决定。谁知道不是几个月之后呢？最好还是服从圣主的安排。”

他说话时的表情自信而又虔诚，但索菲娅没有发现（她正注视着自己的双脚），鲁比昂也没有听进他讲的最后几句话。我们的朋友正迫不及待地要说明他进京城的原因，想把所有的话语全灌进旅伴的耳中。只是出于一种疑虑，一种已经弱化的疑虑，他才控制住了自己。既然不是罪过，而且终究要公诸于众，为什么不把它讲出来呢？

“我要先把财产清理一番。”他终于低声说道。

"您父亲的?"

"不,一个朋友的,一个伟大的朋友的,他决定我做他的全部遗产继承人。"

"噢!"

"全部遗产。请您相信,世界上朋友很多,但像他那样的却少见。他就像金子一样。那头脑!那智慧!那教养!生命晚期他病了,因此有些不适当的言行,有些怪僻。他富有又患病在身,一直没成家,自然就会苛求……不过,他像纯金一样,标准的纯金。如果他喜爱什么就喜爱到底。我们是朋友,可他什么也没对我说,有一天他死了,打开遗嘱,一切就都归了我。真的,我是全部遗产继承人,遗嘱中没有把任何财产留给其他人。他没有亲戚,倘若他能同我姐姐结婚的话,惟一可能成为他的亲戚的人就是我。但我可怜的姐姐死了,于是我只是他的朋友。可他也真够朋友,您不这样认为吗?"

"千真万确!"帕利亚肯定地说。

帕利亚的眼睛失去了光彩,陷入了沉思。此时的鲁比昂如同钻进了一片茂密的丛林,所有的财富之鸟都在向他欢歌。他兴致勃勃地谈论遗产,坦言还不清楚总数究竟是多少,但可以估计出来……

"最好不要去估计,"克里斯蒂亚诺说,"不会少于一百康托吧?"

"还要多!"

"那好,把多余的部分关在嘴里。另外……"

"我想不少于三百……"

"另外,这件事不能告诉生人。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但对初次见面的人不能什么都说。小心谨慎和热情待人并非总能协调一致。"

二二

到达首都车站后，他们几乎像家人似地互相告别。帕利亚主动留下他在圣特雷萨的家庭地址。这位前任教师去了团结饭店。两个人相约要彼此拜访。

二三

第二天，鲁比昂急于要见到刚在火车上结识的朋友，决定下午就去圣特雷萨。不料帕利亚一早便找上门来进行问候，并看看住在饭店方便不方便，是否愿意搬到他在山上的家里去住。鲁比昂对此表示婉谢，但接受了帕利亚的一个远亲来做他的律师。帕利亚对他说，尽管此人很年轻，却是最优秀的律师之一。

“您找他好了，收费不高。”

鲁比昂邀请客人共进午餐，然后与他一起去了这位律师的办事处。虽然那只狗也要同去，但最后不得不留了下来。一切都办理停当。

“一会儿去圣特雷萨与我一起吃晚饭。”帕利亚临别时开口道，“用不着犹豫！我等您。”说完便走了。

二四

由于索菲娅的缘故，鲁比昂颇感踌躇不安；他不善于同女人交往。幸好他想起了自己立下的要成为一个坚定和冷酷之人的誓言。他终于去了。多么幸福的决定！何处去找这样的机会？索菲娅在家里比在火车上好看多了。那时她穿着外套，虽然眼

睛是露着的。然而此刻，她的眼睛和紧裹在白色麻纱布连衣裙里优雅的身段以及露出的秀丽的双手和一段胳膊都一目了然。另外，作为殷勤而热情的主妇，她的话也多了。离开主人家的时候，鲁比昂已有些神魂颠倒了。

二五

他在帕利亚家吃过了许多次晚饭，但总还是感到胆怯和拘谨。经常不断的造访淡化了他最初几天所产生的印象，然而他的内心深处却燃烧着某种难以扑灭的特殊欲望，尽管他一直在极力掩饰，但却掩饰得不好。清理遗产拖延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因为有人对遗嘱提出控告，借口是金卡斯·博尔巴显然已精神错乱，因此所立遗嘱无效。我们的鲁比昂在这段时间里难免有些分心。控告被挫败后，遗产的清理工作很快便告结束。帕利亚为此设晚宴以示庆贺，除他们三人之外，出席者还有律师、检察官和书记员。那一天，索菲娅有着一双世界上最美丽的眼睛。

二六

"好像是她从某个神秘工厂买来似的，"鲁比昂在下山的路上想道，"我从来没见过她的眼睛像今天这样漂亮。"

鲁比昂已迁居到博塔福戈区的一所住宅，这是他接受的遗产之一。房屋需要装饰，仍然是他的朋友帕利亚帮了大忙。听到消息后，帕利亚兴高采烈地陪同鲁比昂去商店和拍卖行进行采购。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有时候是三人同行。"因为有些东西，"索菲娅风趣地说，"只有女人才会挑选。"鲁比昂对索菲娅深表谢意，并尽可能地拖长购物的时间。他并无目的地征询她的

意见，挖空心思寻找所需要的东西，而这一切无非是想让少妇在他身边多逗留一些时间。索菲娅也顺水推舟，不停地进行解释与介绍。

二七

喝过咖啡，鲁比昂坐在本书一开头所提及到的大厅里，凝视着远方，十分遥远的远方，回忆着所有这一切，继续用外套的衣穗抽打着膝盖。他终于想起了要去看看金卡斯·博尔巴，并把它放开。这是他每天必须履行的责任。他站起身，朝花园深处走去。

二八

"是什么罪过念头缠扰着我？"他边走边想，"她已经结婚，同丈夫相处和睦，而她的丈夫又是我的朋友，比谁对我都更加信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诱惑呢？"

他停下脚步，诱惑也同样停下脚步。他，作为世俗的圣安唐[1]，在接受魔鬼固执的暗示上毕竟与古代隐士不同。于是他的独白有所改变：

"她太美了！而且似乎很喜欢我！如果那不是喜欢，我不知道什么算是喜欢。她总是那么高兴、那么热烈地握着我的手……我无法疏远她，无法抗拒她。"

金卡斯·博尔巴感到了他的脚步声，开始吠叫起来。鲁比昂急忙上前放开它，同时也从那种缠扰中解脱片刻。

---

① 圣安唐(251—356)：上埃及的一位隐士。

"金卡斯·博尔巴!"他打开门高声唤道。

狗一跃而出。看它有多么欣喜！多么兴奋！围绕着主人是怎样地欢跳！它甚至高兴地舔了主人的手,而鲁比昂却给了它一记耳光。它疼痛难忍,后退了几步,伤心地夹起了尾巴。主人打榧子之后,它才恢复了原来的快乐。

"安静！安静!"

金卡斯·博尔巴尾随着主人走出花园,绕着住宅转了一圈。它时而走,时而跳,尽享着自由的欢愉,但目光却一直不放过主人。它这里嗅嗅,那里停下来搔搔耳朵,有时在肚皮上捉只跳蚤,然后又一跃跟上主人,紧紧贴住他的脚跟。它认为,鲁比昂此时没有考虑其他的事,走来走去的目的只是带它散步,以补偿它被关住的时光。当鲁比昂停下脚步时,它就抬起头等待着。它认为主人自然在关心着它,头脑里已有着某种计划,比如一起外出或类似的愉快事情。它从未想到过会挨上一脚或是一个巴掌的可能。它有一种信任的感觉,挨打的记忆转瞬即逝。相反,主人的爱抚,哪怕是漫不经心的爱抚,它也会牢牢地刻印在心头。它喜欢得到主人的爱,并高兴地认为主人是爱它的。

这里的生活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很坏。有个小黑人每天给它洗冷水澡,可它很不习惯这种作法。法国厨师让喜欢它,而西班牙仆人却一点也不喜欢它。鲁比昂经常外出,但对它不坏,允许它上楼陪主人午餐、晚餐和跟主人进出客厅与书房。主人偶尔也同它玩耍,逗它跳来跳去。倘若有贵客来访,主人便吩咐将它带到里面或是楼下去,而它却总是不肯。起初,西班牙人对它十分客气,但不久便开始惩罚它,揪住它的一只耳朵或抓住一条腿,把它扔得远远的,然后关上所有的门:

"见鬼去吧!"

受到虐待、离开了主人的金卡斯·博尔巴找个角落躺下,会

默默地呆上一段很长的时间。它难以安静下来，直至找到一种合适的姿势，才合上眼睛。它并没有入睡，而是在追想、思索和回忆。亡友的朦胧形象时而出现在远方，遥远的远方，显得支离破碎，然后又与现在的朋友融为一体，似乎合成了一个人。随即它又产生了一些其他想法……

想法很多，多得过分。不过，那只是一条狗的思维，是思维的粉末，甚至不如粉末，请读者自己去解释吧。然而，事实是它那不时睁开凝视天空的一只眼睛的表情竟是如此丰富，似乎在表达着某种闪光的东西，这种东西深藏于另外一种东西之内，而我实在不知如何形容狗的那一个部分，它不是尾巴，也不是耳朵。人类的语言实在可怜！

它终于入睡了。于是生活中的形象又在梦中翻滚，缥缈而新鲜，这里有一块破布，那里有一块碎片。当它醒来时，便已忘却了不幸。它有一种表情，为了不刺激读者，我不说是忧伤的表情。有一种感情可以称之为忧伤，但用在狗的身上未免不妥，理由是忧伤只适用于我们人类，如果将它加在狗的身上，就等于把忧伤排除在我们之外。总而言之，刚才那种表情不是欢愉。然而，只要厨师吹响一声口哨，或是主人作出一个手势，一切便烟消云散，它的眼睛便放出光彩，面部流露出喜悦，两条腿如同翅膀一样地飞舞。

二九

鲁比昂高兴地度过了上午余下的时光。这是个星期日，有两个朋友前来同他共进午餐：一个是二十四岁的小伙子，已开始啃咬母亲的零星财产；另一个是四十四到四十六岁的汉子，他无可啃咬。

前者叫卡洛斯·马利亚，后者叫弗雷塔斯。鲁比昂对两个人都喜欢，但程度有所不同。不只是年岁，还有后者的性情，使他对弗雷塔斯更为亲近。弗雷塔斯对一切都大加恭维，以一种特殊的文雅语言称赞每一道菜和每一种酒，临走时将衣袋塞满雪茄，以此证明他最喜欢这里的雪茄。鲁比昂是在市府大街的一家饭店与他结识的，他们在那里共进过一次晚餐。他听人讲过弗雷塔斯的一些故事——此人的发迹与潦倒，但讲得并不详细。鲁比昂对其并无好感。弗雷塔斯显然是个落难者，同这样的人交往不会给他带来个人乐趣，也不会得到公众的尊敬。然而，弗雷塔斯很快就改变了鲁比昂对他的第一印象。他活泼、有趣、诙谐、快乐，活像个收入颇丰的大阔佬。当鲁比昂谈起家中种养的玫瑰十分艳丽时，弗雷塔斯立刻请求鲁比昂允许他前往观赏：他爱花如痴。几天之后他果然去了，说要看看美丽的玫瑰，只看几分钟，如果主人有事要办的话敬请自便。鲁比昂很高兴他没有忘记那次谈话。他来到花园，领着客人观赏了玫瑰。弗雷塔斯认为这些玫瑰令人赞叹。他看得是那样地全神贯注，竟至需要把他从一株拉到另一株。他能说出所有玫瑰的名称，并列举出许多鲁比昂没有并且也不知道的品种。他如此这般地加以描绘，讲述着花朵的大小(他用拇指和食指围成一个圆圈来表示大小)，然后罗列出一系列拥有良种玫瑰的人名来。但鲁比昂的玫瑰是所有品种中最为高贵的，比如这一种就十分罕见，那一种也同样如此。园丁吃惊地听着他的夸夸其谈。观赏完毕，鲁比昂说：

“喝点东西吧，喜欢喝什么？”

弗雷塔斯对什么都喜欢。上楼之后，他认为房间布置得极好，并仔细观看了陈设的铜器、绘画和家具，然后又望了望大海。

"是的,先生,"他说,"您生活得如同一位贵族。"

鲁比昂笑了。贵族,尽管是种比较,却也悦耳动听。西班牙仆人用银盘端来了几种酒和几只高脚杯。对鲁比昂来说,这是一个惬意的时刻。他亲手为客人斟上这样和那样的酒,最后向他推荐了一种市场上最名贵的酒。弗雷塔斯半信半疑地笑了笑。

"可能有些夸张。"他说。

他呷了一口,慢慢品尝着,然后是第二口,第三口,最后他惊讶地承认这的确是一种上等佳酿。"什么地方买的?"鲁比昂回答说,他有一个朋友是一家大酒馆的老板,曾送给过他一瓶,他十分爱喝,于是立即定购了三打。没过多久,鲁比昂和弗雷塔斯的关系就变得密切起来。弗雷塔斯经常来吃午餐或晚餐,次数甚至超过了他的愿望与可能,因为实在难以拒绝一位如此好客和乐于交往的朋友的盛情邀请。

三〇

一次,鲁比昂问道:

"请您告诉我,弗雷塔斯先生,如果我想去欧洲,您能陪我一起去吗?"

"不能。"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任性的朋友,很可能在旅途中我们要闹矛盾。"

"我很遗憾,因为您是个快乐的人。"

"您错了,先生。我戴着一张微笑的面具,其实却很忧伤。我是个废墟建筑师,如果可能的话,我首先去雅典的废墟,然后

再去剧场，观看催人泪下的话剧《废墟上的穷人》[1]，最后前往破产法庭，破产的人在那里……”

鲁比昂笑了，他喜欢这种开朗坦率的性格。

三一

好奇的读者，您想了解与此人相反的一个例子吗？那么就请看午宴上的另一位客人卡洛斯·马利亚好了。如果说弗雷塔斯具有“开朗坦率的性格”——此处为褒义——的话，那么后者自然与之恰恰相反。读者会毫不费力地看到他缓慢、冷漠而又高傲地走进大厅，当被介绍给弗雷塔斯时，他的眼睛却望着别处。他的姗姗来迟（已近中午十二点）已引起弗雷塔斯的诅咒，但弗雷塔斯现在仍能热情地向他致以问候，内心里充满了巨大的喜悦。

读者同样可以看到，虽然我们的鲁比昂更喜欢弗雷塔斯，但更为敬重的却是这另一位。他一直等他到现在，甚至可以一直等到明天。可是卡洛斯·马利亚对他们两人却毫无敬意。请诸位仔细观察一下此人：这是位英俊的翩翩少年，长着一双恬静的大眼睛，自命不凡，颐指气使，目光总是朝上，没有年轻人的欢笑，却流露出一副轻蔑与嘲弄的神情。现在他在餐桌旁坐下，拿起刀叉，打开餐巾，从这一系列的动作中可以看到他正对主人——也许是对两者——施以不凡的恩惠：前来午餐，而且没有把主人称作傻瓜。

虽然性格各异，但午餐毕竟是欢乐的。弗雷塔斯狼吞虎咽，当然有时也会略微停顿一下。他心中承认，倘若午餐能按时（十

---

① 葡萄牙剧作家门德斯·莱阿尔（1818—1886）的剧作。

一点)开始,也许就不会吃得那么香了。他的辘辘饥肠因最初的几口饭菜大约已得到缓解,十几分钟之后,他便打开了话匣子。只见他笑声不停,指手划脚,奇闻轶事如断线之珠从他嘴中脱口而出。卡洛斯·马利亚对此大半是冷漠处之,以使对方感到难堪,致使鲁比昂虽然真是觉得弗雷塔斯风趣逗人,却也不敢擅自发笑。午餐快要结束之时,卡洛斯·马利亚才略微放松了一下精神的领结,舒展了少许,讲起了别人的几起桃色趣闻。弗雷塔斯讨好地请求他谈谈自己的一起或两起桃色事件,卡洛斯·马利亚大笑起来。

"先生希望我扮演何种角色?"他问道。

弗雷塔斯解释说,不应为了炫耀,而是只讲事实,请你只讲事实,没有什么不妥的,谁也不会知道……

"先生在博塔福戈住得惯吗?"卡洛斯·马利亚打断了弗雷塔斯的话,转向主人问道。

被打断话头的弗雷塔斯咬了一下嘴唇,第二次诅咒了那位青年,然后紧靠在椅背上,僵直而严肃地望着墙上的一幅画。鲁比昂回答说住得惯,海滨很美。

"景色很美,但我从来无法忍受这里有时出现的那种臭味。"卡洛斯·马利亚说,"您的看法如何?"他转向弗雷塔斯问道。

弗雷塔斯欠了欠身,讲了自己的看法,说他们两人可能都有道理,但又强调无论如何海滨是美的。他讲话的时候既无愠色也无羞惭,甚至还殷勤地提醒卡洛斯·马利亚注意沾在唇髭端上的一小块水果。

午餐结束时刚过一点。鲁比昂默默地在脑海里回味着午餐的每一道菜,愉快地望着酒杯及其里面剩下的酒和散乱的面包渣——上咖啡之前餐桌的最后景象,还不时地瞥一眼仆人的制服。当他让人分发的雪茄冒出第一缕烟雾时,他发现卡洛斯·

马利亚的脸上流露出了喜悦的神情。这时候，仆人拿着刚刚收到的一只盖着麻布巾的小篮和一封信走了进来。

三二

"谁派人送来的信?"鲁比昂问道。

"索菲娅太太。"

鲁比昂不认识她的字体，这是她第一次写信来。会是什么事呢？从鲁比昂的脸和手指上可以看出他的激动。在他拆信的时候，弗雷塔斯毫不见外地掀开了篮子的盖巾：是草莓。鲁比昂颤抖着读出了下列几行字：

派人给您送去一些小水果以伴午餐，如果能及时送到的话。克里斯蒂亚诺吩咐请您共进晚餐。今天，一定。您真正的朋友。

索菲娅

"什么水果?"

"草莓。"

"送来得晚了。草莓?"他重复了一遍，却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不必脸红，我亲爱的朋友，"仆人刚一离去，弗雷塔斯就笑着对他说，"这种东西是送给情人的。"

"情人?"鲁比昂重复道，他的脸确实红了，"不过您可以看信，看……"

他刚要伸手把信递给对方看，却又改变主意缩了回去，将信揣进衣袋。鲁比昂心猿意马，半是惶惑，半是高兴。卡洛斯·马

利亚开心地说鲁比昂无法掩饰此乃某位情妇的爱心表示，并认为这无可指责，因为爱是普遍法则。如果是个已婚少妇，他的这种谨慎是很值得赞扬的。

“看在上帝的份上！”主人打断了他的话。

“寡妇？一个样。”卡洛斯·马利亚继续说道，“谨慎仍然是可贵的。最大的罪过莫过于犯下罪过之后又把它公开。假若我是个立法官，我就建议把所有在这方面犯有言行不慎过失的男人烧死，就像宗教裁判所里的犯人一样给送进火炉，惟一不同的是不穿囚服，只披一件鹦鹉毛制作的斗篷……”

弗雷塔斯笑得说不出话，只是一副喝彩的模样敲着桌子。尴尬的鲁比昂赶忙说既不是少妇，也不是寡妇……

“那就是姑娘了？”卡洛斯·马利亚问道，“近期结婚？啊，是该成家了。新婚草莓，”说着他用手指取出几枚，“既有闺房的芳香，又有圣徒的气息。”

鲁比昂不知说些什么是好，最后只得让步解释了一番，说草莓是他的一个朋友的妻子送的。卡洛斯·马利亚眨了眨眼睛，弗雷塔斯说一切都清楚了。可是起初的那种神秘，那只精致的小篮，那些可爱的草莓，“拉皮条的草莓，”他笑着说，“这一切都给这件事蒙上了一种不道德的犯罪色彩。好了，一切到此结束。”

他们默默地喝完咖啡，然后来到客厅。鲁比昂十分殷勤，但内心却感到不安。几分钟后，他对两位客人的第一种猜测——私通——感到满意。他甚至觉得自己辩解得有些过分。他没有讲出任何人的名字，这便可能是承认了确实是件隐私。同样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他的极力否认会引起两位客人的某种疑惑，某种猜测……想到这里他慰藉地笑了。

卡洛斯·马利亚看了看表——两点，他该走了。鲁比昂一

而再地感谢他的光临，并请他以后再来。某些星期天他们还可以进行这种友好的交谈。

“支持！”弗雷塔斯高喊一声向他们靠了过来。

他已经将六支雪茄揣进了衣袋。临走时，他对鲁比昂耳语道：

“和往常一样带走点纪念品，可以享受六天，每天一支。”

“多带一些走。”

“不，以后再拿。”

鲁比昂将客人送到大铁门。听到响声，金卡斯·博尔巴立刻从后花园跑出来，向三个人特别是向主人致以问候。它兴高采烈地走近卡洛斯·马利亚，想舔他的手，而年轻人却厌恶地躲开了。鲁比昂踢了它一脚，它叫着逃走了。三个人终于分手告别。

“先生去哪里？”卡洛斯·马利亚问弗雷塔斯。

弗雷塔斯估计卡洛斯·马利亚可能要去圣克莱门特拜访朋友，就打算与他同行。

“我到海滨尽头。”卡洛斯·马利亚说。

“那我就向后转了。”对方说。

三三

目送他们走远后，鲁比昂回到大厅，又看了一遍索菲娅写来的便条。这封出乎意料的信笺上的每一个字都有其奥秘，署名则更是意味深长。只写索菲娅，没有任何家族的或是丈夫的姓氏。“真正的朋友”显然是一种暗喻。开头语“派人给您送去一些小水果以伴午餐”体现了一颗善良而慷慨之心的热忱。鲁比昂完全靠本能的知觉看到、感到和触到了这一切。他亲吻了纸

片——我说得不确切，他吻的只是署名，那个从洗礼之日起被母亲呼唤的名字，那个在结婚时作为精神的一部分献给丈夫的名字。此时此刻，这个名字的起源与所属统统被抛在一边之后被送到他的面前，在一页纸的末端署名的是索菲娅！索菲娅！索菲娅！

三四

“怎么来得这么晚？”鲁比昂刚一到圣特雷萨的花园门口，索菲娅就问。

“午饭两点才结束，之后，我又整理了一些文件。不过，不算很晚，”鲁比昂看看表继续说道，“四点半。”

“对朋友而言永远是晚的。”索菲娅露出嗔怪的神情。

鲁比昂明白了她的意思，却没有时间来更正自己的话了。在他面前，靠近房间的铁凳上坐着四个女人，好奇而默默打量着他。她们是索菲娅的客人，正等候着阔佬鲁比昂的光临。索菲娅把鲁比昂依次向她们作了介绍。她们之中三个已经结婚，一个未婚，或者说一个是位老处女。此人三十九岁，黑黑的眼睛已经等候得不耐烦了。她是西凯拉少校的女儿，几分钟之后少校便也来到了花园。

“我的朋友帕利亚已然向我谈起过阁下，”被介绍给鲁比昂之后少校说道，“我发誓您是他的一位正直的朋友，他向我讲了你们偶然相识的情况。一般说来，最好的友谊正是这样建立的。我三十多岁时，在佩德罗二世[1] 宣布成年之前不久，曾有过一位朋友，是当时我的朋友之中最好的一位，我们是在贝纳德斯药

① 佩德罗二世(1648—1706)：葡萄牙国王。

店偶然相识的，他的绰号叫绑腿若昂……我想他年轻时，在一八〇一至一八一二年之间曾使用过绑腿，于是这个绰号就保留了下来……药店位于圣若泽大街与米塞里科迪亚大街的交接处……绑腿若昂……您知道，绑腿是使腿变粗的一种方法[①]……贝纳德斯是他的名字，若昂·阿尔维斯·贝纳德斯……他的药店位于圣若泽大街。下午和晚上，大伙儿在那里聊得十分热闹。人们披着大衣拄着手杖而来，有的人还提着灯笼。我不是这样，我只披着大衣，每次都披着大衣。贝纳德斯，全名是若昂·阿尔维斯·贝纳德斯，他是马利卡的儿子，是在里约热内卢长大的……绑腿若昂是个绰号，据说他年轻时打着绑腿走路，似乎是全城衣着最讲究的人之一。我永远不会忘记，绑腿若昂……披着大衣……"

鲁比昂的心灵在少校如同倾盆大雨的话语之下挥臂挣扎，然而他处在两头都没有出口的死胡同之中，四周全是墙壁，没有一扇打开着的门，没有通道，而倾盆大雨却不停地落下。假如他能望一眼女士们，至少会发现她们都好奇地打量着他，尤其是少校的女儿托尼卡小姐。然而他却不能望她们一眼，只能听着少校倾盆大雨似的话语。是帕利亚给他带来了一把雨伞。索菲娅去告诉丈夫鲁比昂刚刚来到，帕利亚立刻赶到花园，向朋友问候，并说他来晚了。少校又解释了一遍药剂师绰号的来历，然后才匆匆离开，朝女士们走去，接着便出门到街上去了。

三五

少妇们个个都很漂亮，就连那个老处女二十五岁时也不应

① 当时世人视腿粗为美的标志。

该是丑的，然而首屈一指的当属索菲娅。

这并不是我们的朋友所感受到的一切，实际上还有许多。岁月如同一位动作迟缓的雕刻家，并不即刻完成自己的作品，而是以漫长的时光打磨着那一群女人。这种缓慢的雕琢奇妙得不可思议。索菲娅已度过了二十八个春秋，但却比二十七岁时还要美丽。可以想象，只有等她到了三十岁时，雕刻家才会完成最后的加工润色，如果他不想把收尾工作再拖上两三年的话。

比如说她的那双眼睛，此刻与鲁比昂同帕利亚在火车上谈话时相比绝非一样，当时那双眼睛关注的只是谈话而已……现在这双眼睛似乎显得更黑，已不再关注任何事物，其本身就以显目而强劲的音符构成了感情的乐曲，且不是一行两行，而是整个乐章。她的嘴巴似乎更加鲜丽，肩部、双手和臂膀优美动人，尤其是她那恰到好处的仪态和手势则更使其变得妙不可言。女主人一直无法忍受的是她的眉毛过于浓密，鲁比昂起初也认为它与脸上其他部位难以协调一致，然而此刻她那并未减少的眉毛反倒成为一个极富个性的标志。

衣着十分得体：束腰，栗色细毛线衣紧裹着苗条的身躯，显得朴素而大方。耳垂上戴着两只真正的珍珠，这是我们的鲁比昂在复活节赠送给她的礼物。

漂亮的女主人是一位老公务员的女儿，二十岁时嫁给了克里斯蒂亚诺·德·阿尔梅达·伊·帕利亚，一个时年二十五岁的掮客。丈夫会挣钱，能干而且勤奋，对生意和局势有着先见之明。一八六四年，尽管他刚刚开始工作，就猜测到——无法使用其他的词汇——银行的破产。

“我们迟早会发迹的，不过像走钢丝一样，稍一惊慌失措就会前功尽弃。”

糟糕的是他挥金如土，竟至入不敷出。他喜欢美食，经常参

加聚会，为妻子购置昂贵的衣服和首饰，家里的陈设大多是最新发明或最新式样的，这一切耗费掉了他现在乃至将来的收入。除饮食之外，他自己本人则十分节俭。他经常光顾剧院和参加舞会，其实他并不喜欢戏剧，舞会也只稍微使他感到少许的开心。他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显示妻子的那双眼睛，眼睛和酥胸。他有一种特别的虚荣心，总是尽可能让妻子穿上袒胸露肩的衣着，以向他人显示其独有的艳福。他如同坎达莱斯国王[1] 一样，一方面过分约束自己，另一方面又过分坦白自己。

现在让我们评说一下女主人。起初她是为了顺从丈夫的心愿，然而在如此一片赞美声中她逐渐习以为常，最后则变得喜欢被人观赏，尽情地观赏，以使他人感到愉悦与兴奋。我们不对她做不合实际的褒贬。她的那双眼睛足以令她出尽风头，它们欢快、不安而诱人，仅仅是诱人而已，我们可以将它比作已经没有空余房间的旅店门前挂出的灯笼。灯笼的美丽色彩和独特的标记令所有的人停下脚步，停下脚步观望一番，接着便离去了。为什么要打开窗户？窗户最终是打开了，然而大门，如果我们可以把心灵称之为大门的话，却是关闭着的，紧紧地关闭着的。

三六

“我的上帝！实在太漂亮了！我感到自己可能会做出一件丢脸的丑事来。”入夜之后，鲁比昂背部朝外倚在一扇窗户上想道。他打量着索菲娅，索菲娅也望着他。

---

[1] 公元前七世纪小亚细亚古国吕底亚的国王，因对妻子的美貌感到过分虚荣而闻名。

一位太太唱起了歌。正在外间玩牌的三位前来做客的丈夫放下纸牌听她唱歌，然后又走进客厅停留了片刻。女歌手是他们其中一位的妻子。帕利亚在为女歌手进行钢琴伴奏，没有发现妻子与阔佬正在互相对视。我不知道别人是否发现了这一点，但其中的一个女人发现了，我知道她正在看着他们俩，此人便是少校的女儿托尼卡小姐。

"我的上帝！实在太漂亮了！我感到自己可能会做出一件丢脸的丑事来。"鲁比昂继续想道。他背朝外倚在一扇窗户上，一双眼睛忘情地望着美丽的女主人，女主人也望着他。

三七

托尼卡小姐所以留意两个人的互相观望极易理解。自鲁比昂一到，她就一心设法吸引他。她那双可怜的三十九岁的眼睛，举世无双的眼睛，已经在绝望中感到疲惫的眼睛，现在又爆发出少许火花。使这双眼睛含情脉脉，秋波频送，此乃她长期以来所致力的事情。她毫不费力地就将这双眼睛武装起来向阔佬鲁比昂发起了进攻。

她那半已幻灭的心灵再次激动起来。某种直觉告诉她，这位富有的米纳斯州人与她乃是天赐姻缘。其富有超出了她的要求，她不要求财富，只要求有一个丈夫。她发起所有攻势时都没有考虑过金钱。最近一个时期，她一再贬低身价，最后一次进攻目标是位贫穷的大学生……可谁知道上帝恰恰没有为她命中安排一个富翁呢？托尼卡小姐相信她的保护神圣母马利亚，并以极大的艺术与勇气向堡垒发动了冲锋。

"其他所有的女人都结了婚。"她想道。

很快她便发现鲁比昂的眼睛和索菲娅的眼睛在互相对视，

然而她也注意到索菲娅投去的目光不那么频繁与长久，这种现象她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这种场合自然需要谨慎。可能他们在相爱……这种猜测令她悲伤，但希望与期盼告诉她，经历过一次或不止一次爱情的男人极可能想要结婚，问题是要抓住他。结婚成家的前景可能最终使他放弃另外的追求，如果确实有另外追求的话。

所以她决定加倍努力，施展出全部的妩媚，尽管它们已经枯萎。她故作娇柔，双唇紧闭，目光暧昧，走起路来一摇一摆以显示其优雅的身段和纤细的腰部，真可谓使出了全部的本领。这是她惯用的手法，但直至那时为止却一无所获。可摸彩正是如此，一张彩票便可弥补上所有的损失。

然而在那个夜晚，在钢琴的伴奏声中，托尼卡小姐发现鲁比昂与索菲娅双方都已陶醉，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他们的目光已不像在此之前那样只是表面上的偶然而短暂的相遇，而是毫无顾忌地相互凝视。托尼卡小姐感到了老乌鸦的绝望哀鸣："乌鸦说：永不复返。"[①]

尽管如此，她仍然继续战斗，并终于使鲁比昂来到自己身边坐了几分钟，向他讲述了一些小说描写的美好事物和辞句，还有她自己触景生情的伤感。鲁比昂听着和敷衍着，但是当索菲娅走出大厅时他开始不安起来，而当索菲娅回到大厅时他更是如此。有一次，他显得过分地心不在焉。托尼卡小姐坦诚地表示很想去米纳斯州看看，主要是巴尔巴塞纳。"那里的气候怎么样？"

"气候。"对方机械地重复道。

---

① 引自马查多·德·阿西斯翻译的美国诗人爱德加·艾伦·坡(1809—1849)的著名诗作《乌鸦》。

他望着索菲娅，后者正背对着他站着与两位坐着的太太交谈。鲁比昂再一次对她的体形惊叹不已：上宽下窄的上半身展现在丰满的臀部上面，仿佛从花盆里伸出的一束巨大的绿叶，而她的头部可以说犹如一朵独立的玉兰花挺立于绿叶的中央。当托尼卡小姐向他问起巴尔巴塞纳的气候时，鲁比昂正望着索菲娅，他重复了“气候”两个字，却没有赋予其疑问的语气。

三八

鲁比昂下定了决心。索菲娅的心灵似乎从未这等急迫地邀请他的心灵双双飞至那秘密的土地。一般说来，当心灵由那里飞返时已经变得衰老和疲惫，有些则一去不再复返，还有些停在了半路，而大多数则不会越过房顶的边沿。

三九

月色无限美好。在小小山丘上，在天空与平原之间，哪怕是勇气欠足的心灵也能够迎击并粉碎一支敌人的部队。拥有一支这样的友军，又何所不能呢？两个人来到花园，索菲娅挽着鲁比昂的胳膊一起观赏月亮。她曾邀请托尼卡小姐与他们同去，但可怜的姑娘说她的一只脚疼，答应过一会儿去然而却没有去。

两个人沉默了片刻。透过敞开的窗户，可以看到其他的人正在交谈，包括玩过了纸牌的男人。花园不大，人类的声音具有各种音符，他们可以吟诵诗句而不被他人听到。

鲁比昂想起一个古老的、十分古老的比喻，取自一八五〇年我不知道的一首十行诗或是其他年代随便哪一篇散文作品。他

把索菲娅的眼睛称之为地上的星星，将星星称之为天空的眼睛，这些话语他都是颤抖着低声讲出来的。

索菲娅惊愕万分，突然直起到那时为止一直俯在鲁比昂胳膊上的身子。她十分习惯男人的怯懦……星星？眼睛？她想说不要嘲弄她，但又找不到一种回答方式来肯定她将要奉行的一种信条，或说是不鼓励对方走得更远。于是出现了一阵长久的沉默。

"有一点不同，"鲁比昂继续说道，"星星还不如您的眼睛漂亮。说到底，我并不知道星星究竟是什么样子。上帝把它们放得那么高，就是为了不能被从近处看到，以免失去它们的美丽……而您的眼睛则不同，它们就在这里，就在我的面前，又大又明亮，比天空还明亮……"

口若悬河，无所畏惧，鲁比昂仿佛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没有到此停口，而是又讲了许多，但却未能摆脱其固有的思维范畴。他本来思想贫乏，尽管个人的境况发生了突变，然而这种变化非但没有使他激发出新的思想，反而使他变得更加空虚。索菲娅不知该如何是好。她怀里抱着的原本是一只温顺而安静的小鸽子，现在却飞出了一只苍鹰，一只钩嘴而饥饿的苍鹰。

她必须作出回答，必须使鲁比昂停下来，说他讲了她所不愿听的话，同时又不能使他生气，使他离去……索菲娅苦苦思索却想不出如何开口是好，因为她遇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是表示理解为好还是表示不理解为好。此刻她回忆起自己的表情、自己说过的甜蜜话语和对鲁比昂的特别关切。她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对男人殷勤的含义表示一无所知。要承认自己心领神会，同时又不能把客人赶走，这正是难点之所在。

四〇

天上的星星仿佛在嘲笑这种尴尬的局面。

让月亮看看他们吧！月亮不会嘲笑，而认为月亮在相思的诗人们也许会发现，月亮过去曾经爱过某个游荡的星体，许多世纪之后这个星体离开了她。可能他们至今仍在相爱。月食(请原谅我的天文学常识)也许不过是他们的幽会而已。月神狄安娜下凡与牧羊人恩底弥翁相会的神话完全可能是真实的。下凡纯属多余，像地上草丛中的蟋蟀一样就在天上相会又有何不好呢？夜如慈母，负责保护着芸芸众生。

月亮是孤独的，孤独使人变得严肃。成群的星星则犹如十五至二十岁之间的少女，快乐而饶舌，对一切事和一切人同时进行嘲笑和品头论足。

我不否认星星是纯洁的，但这更加糟糕，因为她们会嘲笑其所不能理解的东西……纯洁的星星！可怕的奥塞罗和快活的项狄[①] 都这样称呼过她们。这两个心灵和精神的极端都同意如下这一观点：星星是纯洁的。星星听到了一切(纯洁的星星！)，听到了鲁比昂胆大妄为的嘴向索菲娅惊恐的心灵所溢满的一切。几个月以来的庄重男人(纯洁的星星！)现在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放荡汉。星星将说，魔鬼用上帝为他装上的两只巨大的天使翅膀欺骗了姑娘。现在他突然把翅膀塞进了衣袋，脱掉帽子，露出额头长出的两只邪恶的犄角。他笑着，是那种坏人狡诈的奸笑，企图不仅要买下姑娘的灵魂，而且还连同她的肉体……纯洁的星星！

---

① 英国小说家斯特恩(1713—1768)的代表作《项狄传》中的主人公。

四一

“我们进屋去吧。”索菲娅低声说道。

她想抽出胳膊，但鲁比昂却用力紧夹住不放。不，进去干什么？我们在这里很好，好极了……还有更好的地方吗？难道他使她厌烦了吗？索菲娅赶忙说没有，而且恰恰相反，但她必须回到客厅招呼客人……他们在那里等得时间太长了！

“不到十分钟，”鲁比昂说，“十分钟算什么呢？”

“他们可能已经发现我们不在了……”

鲁比昂听到这个人称代词不禁颤抖了一下：“我们”不在了。他认为这是一种同谋的开始，并同意他们可能发现“我们”不在了。索菲娅言之有理，他们是应该分开了。他只请求她一件事，不，是两件事：第一，不要忘记这尽善尽美的十分钟；第二，每天晚上十点钟时凝视南十字星，他也同时凝视，这样两个人的心便会在那里相会，亲密无间，如同上帝与人那样。

这种请求充满诗情画意，但仅仅是请求而已。鲁比昂用烈火般的眼睛要将姑娘吞食，并紧紧握住她的一只手以防她逃走。无论是他的眼睛还是他的动作均毫无诗情画意可言。一句严厉的话语已经到了索菲娅的嘴边，但她随即又把它咽了下去，同时提醒自己鲁比昂乃是他们家的一位好友。她想笑一笑，却又笑不出来。她显得有些恼怒，接着是忍让，最后竟是乞求。她以鲁比昂母亲的应该在天之灵向他提出请求……鲁比昂不管什么天，什么母亲，他一切都不管。“母亲算什么？上天算什么？”鲁比昂的脸部神情仿佛说道。

“哎唷，您别折断我的指头！”少妇索菲娅低声哀叫道。

鲁比昂此刻开始恢复了理智，他放松了用力，但并未放开对

方的手指。

“走吧，”他说道，“不过首先……”

他正要弯下身来去吻索菲娅的手，就在此时，几步之外的一个声音使他彻底清醒了。

四二

“啊！你们正在赏月？月亮确实太美妙了。这真是一个恋人之夜……是的，太美妙了……我好久没见过这么美妙的夜晚了……请往下方瞧，看看那些煤气灯……太美妙了！这真是个恋人之夜……恋人总是喜欢月亮。我年轻的时候，在伊卡拉伊……”

是可怕的西凯拉少校。鲁比昂不知该说些什么。索菲娅片刻之后便恢复了镇定，回答说夜色的确很美，然后又说鲁比昂坚持认为里约热内卢的夜晚无法与巴尔巴塞纳的相比，还顺便讲到门德斯神父的一段趣事……是门德斯吧？

“门德斯，是的，门德斯神父。”鲁比昂嗫嚅道。

少校难以掩饰自己的惊讶。他走进花园时，明明看到了两只手紧紧相握，看到了鲁比昂半垂下的头以及两个人迅速分开的动作，而这一切却变成了一位门德斯神父……他望了望索菲娅，看到她正在微笑，坦然而镇静，简直无懈可击。没有丝毫的惊恐，没有丝毫的窘迫，讲起话来是那样地天真直爽，以至于少校以为自己刚才是看花了眼。但是鲁比昂却彻底露了馅儿，他尴尬不语，只是掏出表来看看时间，并把表贴近耳边，仿佛觉得表停止了走动，然后又用手帕慢慢地、慢慢地擦起来，既不看索菲娅，也不看少校……

“好，你们谈吧，我去看看女友们，她们不能没有人陪。男人们打完了该死的纸牌了吗？”

“完了。”少校好奇地望着索菲娅回答说,“已经完了,他们问起了这位先生,正因为如此,我才来看看他是否在花园。你们在这里已经呆了好久了?”

“刚刚才来。”索菲娅说道。

然后她亲切地拍了拍少校的肩头,从花园回到了房间。她没有走客厅的正门,而是通过另外一个门进入了餐厅,这样一来,当她从里面步入客厅时便仿佛是刚刚吩咐完让人备茶。

已经恢复常态的鲁比昂仍然不知说些什么为好,但他又必须讲点什么。最好是讲讲门德斯神父的轶事,可糟糕的是既没有这么一位神父,也没有什么他的轶事,而他又没有编造任何东西的本事。在他看来,以下的几句话就已足够了:

“神父!门德斯!门德斯神父真有意思!”

“我认识他。”少校微笑着说道,“是门德斯神父吧?我认识他,他死的时候是受俸牧师。他去过米纳斯州一段时间吗?”

“我想是的。”鲁比昂惊讶地低声说道。

“他是本市萨瓜雷马郊区的人,瞎了一只眼。”少校用手指指左眼继续说道,“我跟他很熟,如果就是他的话。不过,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

“有可能。”

“死的时候是受俸牧师。他是个生活作风很好的人,不过,喜欢打量漂亮姑娘,就如同欣赏艺术大师的一件作品似的。他常说,哪位大师能胜过上帝呢?比如说索菲娅太太,没有一次神父在路上遇到她时不对我这样说:今天我见到了帕利亚的那位漂亮的太太……他死的时候是受俸牧师,萨瓜雷马郊区的人……他的确很会审美……我们帕利亚的夫人确实是出类拔萃的,她容貌秀丽,身材也好,我甚至认为她的身材胜过她的容貌……您说呢?”

“似乎是这样……”

“而且人品也好，是位出色的主妇。”少校边说边点燃了一支雪茄。

火柴的亮光映照出少校脸上一种嘲弄的表情，或许没有嘲弄那么严重，但却绝不会与此相反。鲁比昂的脊背感到一阵发凉。难道他听到了？看到了？猜到了？此人是个冒失的饶舌者吗？是个好搬弄是非的人吗？从他的脸上看不出这一点，但不管如何，从最坏处着想会更加保险。我们的主人公此刻犹如某位水手，在近海航行多年之后，突然有一天进入了波涛翻滚的远洋。幸好恐惧同样也能使思维活跃，鲁比昂立刻产生了一个念头：奉承对方。他毫不迟疑地说少校诙谐风趣令人产生好感，并说他在博塔福戈海滨的家随时恭候少校的光临，门牌是多少多少号。与少校相识是他莫大的荣幸，他在这里的朋友不多：帕利亚，他十分感激帕利亚对他的帮助；索菲娅太太，一位罕见的庄重女人。此外还有三四个人。他孤身一人，甚至可能要回米纳斯州去。

“现在吗？”

“我没说现在，但可能不会拖延很久。您知道，一个人一直住在一个地方，换个地方是很难习惯的。”

“这要看情况而定。”

“是的，是要看情况……不过，通常是这样的。”

“或许如此，不过，先生将是个例外。首都是个鬼地方，陷入情网如同患感冒一样，只要一阵凉风就能昏了头。我不用打赌，不出六个月先生就会结婚。”

“他什么也没看见。”鲁比昂心里想道。

于是他高兴地说：

“有这种可能。可是在米纳斯州也可以结婚，那里并不缺少

神父。"

"但是缺少门德斯神父。"少校笑着说。

鲁比昂不自在地微微一笑，因为他不知道少校的话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少校转换了话题，谈起了气候、城市、政府、战争和洛佩斯元帅[①] 等其他问题。请看形势的不同：少校的讲话如同倾盆大雨，这一次比鲁比昂刚进门时的那一次还要大，然而对我们的主人公而言却仿佛一束阳光。少校无休无止的演说使他感到欣喜，他总是点头表示赞赏，可能的话便插上一两句，心里却再次想道："没有，少校什么也没有看到。"

"爸爸！爸爸在那儿吗？"花园门口处响起一个声音。

是托尼卡小姐，她来唤爸爸回家。茶已经端上桌子，这是真的，但她却不能再呆下去了，因为她头疼，她低声对父亲说道。然后她向鲁比昂伸出手指，后者劝她再呆上几分钟，令人尊敬的少校……

"浪费您的时间了。"少校打断了他的话，"我得听她的。"

鲁比昂坚持邀请少校到他家里作客，甚至要求确定一个日期，就在同一星期之内。少校说无法确定日期，但一有空就会去。他很忙，有一大堆事情缠身，此外……

"爸爸，我们走吧！"

"好。您看到了吧？我一会儿也不能多谈了。你向主人告辞了吗？我的帽子在哪儿？"

四三

下山的时候，托尼卡小姐听着父亲的继续演说。少校的话

① 洛佩斯元帅(1827—1870)：当时与巴西交战的巴拉圭总统。

题变了，风格却没有变——杂乱无章又滔滔不绝。她听不懂父亲的演说，全神贯注地陷入了沉思，反复琢磨着当天夜晚的情景，回忆着索菲娅与鲁比昂互相对视的目光。

他们回到了位于塞纳多街的家。父亲睡觉去了，女儿并没有立刻就寝。她坐在桌式柜旁的一把小椅子上，那里有一个圣母像。此时此刻，浮现在她脑海里的念头既不平静又不纯洁。她不懂爱情，只耳闻过私通。她觉得索菲娅令人作呕。现在她眼中的索菲娅是个半人半蛇的魔鬼，使她感到厌恶。她可以儆戒性地施以报复，把一切都告诉索菲娅的丈夫。

"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她想道，"或是当面讲出，或是写一封信……写信不好，还是找一天单独地把一切都告诉他。"

她想象着与索菲娅丈夫谈话的情景，预感到对方先是大吃一惊，然后便是怒不可遏，接着就会对妻子进行恶语相骂：卑鄙、无耻、下贱……她的耳边清楚地响起了她所希望听到的这些言词，她的满腔怒火也随着这些言词而消失。她心满意足地看到索菲娅卑躬屈膝地跪倒在丈夫的脚下，虽然她自己无法使索菲娅做到这一点……下贱、无耻、卑鄙……

她心中的怒火发作了很长时间——大约二十分钟。然而她的精神已然疲惫，于是又从遐想中苏醒过来。想象已无法继续，而眼前的现实则吸引了她的视线。她望了望自己的周围，看了看自己独居的卧室。这是一间以精巧艺术布置的卧室，她用一块丝绸印花布和一块旧布结成一条饰带，尽可能地装饰和点缀并不雅观的什物，赋予其欢快的色彩，美化了阴暗的墙壁，使为数不多的简陋家具显得精致起来。她在卧室里所作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迎接一位爱侣的到来。

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一位以色列处女在一年之中的某个

夜晚等候着接受圣孕，我是在哪里读到的这个传说呢？不管是在哪里，如果我们将那个姑娘与眼前的这一位相比，那么惟一不同的是眼前的这一位不是在某个夜晚，而是在所有的、所有的、所有的夜晚……室外呼啸的风从未给她带来她所期盼的男人，纯洁稚拙的黎明也未曾告诉过她那个男人住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她只能等待，等待……

此时此刻，她的想象和恼怒都消失了。她反复打量着这间独居的卧室，想起了中学时的和现在的女友。其最亲密的女友全都结了婚，最晚的一个在三十岁时嫁给了一名海军军官，这件事曾重新使我们的独身女友唤起了青春的希望。她的要求不高，十五岁时引起她注目的第一件东西就是准尉的军服……这些军官都到哪里去了呢？她就这样过了五年。如今她已满三十九岁，很快就四十岁了。四十岁的老处女，托尼卡小姐不禁打了个冷颤。她还在打量着卧室，回忆起了这一切，然后猛地站了起来，转了两圈，一头扑到床上，痛哭起来……

四四

诸君不要以为，此时的痛苦比愤怒更为强烈。它们的程度是相同的，只是结果不同罢了。愤怒没有造成任何后果，痛苦却化成了真实的泪水。尽管如此，这位小姐仍不乏一种冲动，恨不得要扼死索菲娅，把她踩在脚下，将她的心掏出来碎成万片，当面把应该由其丈夫进行的咒骂喷射到少妇的脸上……然而这一切均属想象！请相信，意念的暴君是存在的。在这位女士的脑海里，现在便闪现出卡利古拉[1] 的一丝影子……

---

[1] 古罗马帝国的暴君，公元三七至四一年执政。

四五

有人哭便有人笑，此乃普遍之法则，我富有的朋友。这才使世界变得完美无缺。人人都哭未免单调，而人人都笑则又令人厌烦。如果将泪水与波尔卡舞、抽泣与萨拉班达舞进行合理的分配，则能满足世人心灵的不同需要，使生活保持平衡。

此刻心灵发笑的乃是鲁比昂。请听他吟唱的欢快而优美的诗歌吧。他正是吟唱着诗歌走下山坡，对星星倾诉着内心最深处的隐情，类似叙事诗的一个片断，是用无人能懂的一种语言写成的，因为不可能找到一种语言符号表达其意。山下，空旷的街道在他看来都住满了人，寂静变作了喧哗，所有的窗口都趴着女人的身影，漂亮的容貌，浓浓的眉毛，个个都是索菲娅，又共同成为一个索菲娅。鲁比昂不时感到自己刚才未免有些胆大妄为和冒失，回想起在花园时的情景，回想起索菲娅的抵御与气恼，他甚至有些后悔不已。此刻他不禁一阵发抖，生怕对方从此向他关闭上大门，切断与他的一切来往。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他操之过急。是的，他本应该进行等待，当时的时机并不合适，客人很多，灯火通明，在这种场合肆无忌惮地谈情说爱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按理说他应该立刻被赶出去。

“刚才我简直是个疯子！”他高声说道。

丰盛的晚餐他不想去吃，上好的美酒他不想去喝，贵妇们欢聚的灯火辉煌的大厅他不想走进，他感到自己刚才是疯了，完完全全地疯了。

片刻之后，进行自责的心灵又转而进行自我辩护。索菲娅似乎是鼓励他这样做的。她先是秋波频送，然后是凝视不止，那种举止，那种温情，明显地请他坐在她的身边共进晚餐，只殷勤

地照顾他一个人，满怀柔情对他讲述一些亲切的话题，所有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在鼓励他和请求他吗？他以好心解释索菲娅后来在花园时的矛盾心情：她第一次听到丈夫之外的人向她讲出这样的情话，何况众人就近在咫尺，所以自然会感到发抖。他过于外露和急于求成了。应该循序渐进，悄然行事，永远不该用那么大的力气去握她的手，让她感到不快。总而言之，他认为自己太粗鲁了。他再次担心对方会向他关闭大门。后来他分析了一下索菲娅的行为，还有编造出的门德斯神父一事——两人合谋的谎言，于是又重新感到了希望的慰藉。他同样想到了其丈夫对自己的敬重……他不由得颤栗起来。其丈夫对他的敬重使他感到悔恨。鲁比昂不仅值得他信任，而且还替他偿还了某笔债务，为他签了三张票据。

"我不能这样，我不应该这样，"他对自己说，"继续下去是要出丑的。可严格说来，实际上我并非是始作俑者。是她很久以来一直向我进行挑逗，所以今天我才会如此！是的，我必须要顶住她的诱惑……帕利亚几乎没提出要求我就借钱给了他，因为他需要许多钱，而我也欠他的情。票据是他求我签字的，但仅此而已。我知道他诚实而勤奋，坏事的是他那魔鬼般的老婆，用漂亮的眼睛和身材……她的身材有多么迷人，我的上帝！今天她更是妙不可言。在餐桌边，当她的胳膊蹭着我的胳膊时，尽管我的衣袖……"

他心乱如麻犹豫不定。想到了对朋友应该忠实，但心灵却一分为二，一半指责另一半，另一半则为自己进行辩护，两者都茫然迷失了方向……

他信步而行，来到了立宪广场。他想去剧院，但已然太晚。于是他朝圣弗朗西斯科广场走去，想钻进一辆马车回博塔福戈。他发现了三辆，都立刻朝他驶来招揽生意，车夫们主要是各自夸

耀自己的马如何如何地好。

四 六

嘈杂的人声和车辆的响声惊醒了睡在教堂台阶上的一个乞丐。这个可怜虫坐了起来，看了看是怎么回事，然后又躺了下来，但是仍然醒着，仰面朝天，眼睛凝视着天空。天空也望着他，像他一样地无动于衷，只是没有他脸上的皱纹，没有穿着破鞋和烂衫。繁星满天，夜空清澈、恬静而神秘，仿佛曾主持过雅各[1]的婚礼和卢克丽霞[2] 的自杀。乞丐与天空相互对视，略带平静竞争的威严神情，不亢不卑，似乎进行着某种智力游戏。乞丐好像对天空说：

“你终究掉不到我的身上。”

天空回答说：

“你也不能爬到我的上面来。”

四 七

鲁比昂不是哲学家。把他的想法与乞丐的想法进行比较，结果只为他的内心带来了忌妒的阴影。“那个无赖什么也没有想，”他对自己说，“一会儿他就睡着了，而我……”

“先生，请上车。瞧瞧这头牲口有多棒。我们十五分钟就能到。”

另外两个车夫几乎异口同声地也如此说道：

---

① 犹太人的祖先，被神赐名以色列。

② 古罗马烈女，因遭污辱而自杀。

“先生，请到这儿来上车。瞧瞧……”

“您瞧瞧我这匹小马……”

“请吧，十三分钟的路程，十三分钟准能送您到家。”

鲁比昂犹豫了一下之后，登上了离他最近的一辆马车，让车夫拉他去博塔福戈。此时他回想起一件已被忘却的往事，或许恰恰是这件往事无意中帮他解决了难题。鲁比昂转动脑筋欲随便想出点什么事情，以摆脱那天晚上的不宁心绪。

那是许多年以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他还很年轻，也很穷。一天上午八点，他离开位于卡诺街(当时叫九月七日街)的家，走进圣弗朗西斯科广场，又从那里沿奥维多尔街而下。他心事重重，忧虑万千。当时他住在一个朋友的家中，最初的前三天朋友把他奉为贵宾，可现在他已住了四个星期。俗话说，三天后的客人不香，时间再长会臭得如同死尸，何况天气又这样热……可以肯定，我们单纯得像善良的米纳斯州人和多疑得像圣保罗市人的鲁比昂忧心忡忡，正考虑着尽早地从朋友家搬出去。可以相信，他离开朋友的家，走进圣弗朗西斯科广场，又沿着奥维多尔街而下来到奥里维斯街，一路上什么也没有看到和听到。

在奥里维斯街的路口，一群人和一行特别的队列挡住了他的去路。一个身着司法制服的男人正高声宣读判决书，旁边是一位法官、一名神父、几名士兵以及围观的行人，但主角是两个黑人。其中一个黑人中等身材，瘦瘦的，双手被捆，双目垂地，面色苍白，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绳子的两端握在另一个黑人的手中；后者则双目朝前，神情坚毅而沉静，英武地面对着好奇的人群。宣读过判决书之后，队列继续沿着奥里维斯街前进。他们由监狱而来，前往莫拉广场。

鲁比昂自然十分激动。最初几秒钟，他的心情如同现在正要选择一辆马车一样。内心深处的力量为他奉献出了马匹，一

些要拉他向后转或继续前行去办自己的事，另一些则要拉他去看绞死黑人的情景。“看一个人被绞死的机会千载难逢！先生。二十分钟之内一切就都完结了！”“先生，我们去干点别的事情吧！”我们的主人公闭上眼睛，信步而行。信步而行没有使他沿奥维多尔街而下前往吉坦达街，而是跟在队列后面折向奥里维斯街。“我不去看行刑，”他想道，“只是看看犯人走路的样子，刽子手的面孔，行刑前的仪式……”他不想看行刑的情景。队列不时停止前进，居民们来到门前和窗前，司法官员重新宣读判决书，然后队列继续向前行进，依然是同样的庄严。好奇的人们议论着凶手所犯下的罪行——马塔波科街的一桩凶杀案，凶手被视为一个冷酷而残忍的家伙。这种评论令鲁比昂为之一振，使他产生了毫不同情地正面注视凶手的勇气。凶手已失去了杀人时的面容，恐惧掩饰了邪恶。鲁比昂不知不觉地已置身于行刑的广场。在广场上等候的人相当多，已围成拥挤不堪的人群。

“回去吧。”他对自己说。

可事实是凶手还未登上绞刑架。凶手不会被立刻处死，他随时可以离去。既然已经来了，为什么不能像阿里皮奥[①] 面对斗兽场面时一样闭上眼睛呢？鲁比昂显然对这个古代青年一无所知，不仅不知道他曾闭上了眼睛，而且也不知道接着他又慢慢地、好奇地睁开了眼睛。

囚犯登上了绞架，人群出现了一阵骚动，刽子手开始准备行刑。这时候，鲁比昂的右脚在要离去的念头支配下向外划了一个弧形，但左脚在相反念头的控制下却原地未动。两种念头斗争了片刻……“瞧瞧我的马！”“看，一头多棒的牲口！”“不要居心不良！”“不要胆怯！”鲁比昂就这样度过了几秒钟，但已足以使他

① 罗马基督教作家奥古斯丁(354—430)所著《忏悔录》中的一个人物。

挨到了最后时刻的到来。和他的目光一样,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同一个点上。鲁比昂不能明白,是什么虫子啃咬着他的五脏六腑,是什么样的铁手抓住了他的灵魂并把他留在了那里。最后的时刻确实短暂得很:罪犯双腿一阵乱踢,全身痉挛,刽子手优雅而熟练地把他吊上高处。人群发出一阵巨大的响声,鲁比昂大叫一声,接着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四八

"阁下一定看出了这匹马有多好……"

鲁比昂睁开微微闭着的眼睛,看见车夫正用鞭梢轻轻地赶着牲口。内心里他很生车夫的气,这个家伙把他从对往事的回忆中拉了出来。回忆并不美好,但毕竟是过去的往事,过去的并且具有治疗作用,因为这如同使他服用了一剂灵丹妙药,仿佛完全治愈了他现在的病患,可车夫却使他从回忆中醒了过来。马车爬上帕拉街,那匹马的确仍跑得像下坡一样地快。

"这匹马对我非常友好,"车夫继续说道,"说来您一定不会相信,它可以讲出离奇的故事来。有人说我撒谎,不是撒谎,先生,不是。谁不知道马和狗是与人最好的动物?狗似乎更加……"

提到狗,鲁比昂想到金卡斯·博尔巴一定正在家焦急地等候着他。鲁比昂没有忘记遗嘱提出的条件,并发誓要不折不扣地予以履行。其实他是担心狗的逃走会使他失去财产。律师的话是不能算数的,此人对他说,在遗嘱中,没有万一狗逃掉的话财产将转给他人的条款,财产不可能跑出他的手心。逃掉了有什么关系?逃掉了甚至更好,这岂不少了一样麻烦吗?鲁比昂表面上接受了这种解释,可内心却仍有怀疑。开始时那种旷日

持久的诉讼，对同一问题不同的司法见解，一些妒忌者和敌人的作梗，这便是例证。一言以蔽之，他害怕失去一切而变得一无所有，因此他要严格履行遗嘱，因此他为整个下午和晚上没有想过一次金卡斯·博尔巴而感到内疚。

"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他对自己说。

但随即他又修正了自己的想法：没有想到留给他全部遗产的另一个金卡斯·博尔巴才更是忘恩负义。突然间，他产生了一个念头：两个金卡斯·博尔巴说不定已化为一体，死者的灵魂进入了狗的身体，不是为了涤罪，而是为了监视主人。圣若昂总督当政时期，一个黑人妇女把轮回转生的观念灌输进了他童年的头脑之中。据她说，有罪的灵魂会进入到一种动物的身体之中。她甚至发誓说，她认识的一名书记官最终变成了负鼠……

"阁下不要忘记告诉我您的家在哪里。"车夫突然对他说道。

"停车。"

四九

狗在院内叫了起来。鲁比昂刚一进门，它就欣喜若狂地迎了上来。尽管十分勉强，鲁比昂还是抚摸了它。想到这条狗可能就是立嘱人，他不禁毛骨悚然。他与狗一起登上石阶，在他吩咐仆人不要熄灭的灯光下停留了片刻。鲁比昂头脑简单，谈不上有什么信仰，没有理由去攻击和捍卫什么，仿佛永恒的处女地，可以播种上任何作物。京都生活甚至赋予了他一种特性：周围的人都生性多疑，结果他也成了个多疑的人。

在等候仆人为他开门时他看了狗一眼。狗也望着他，那样

子仿佛已故的金卡斯·博尔巴就在它的体内，其目光正是哲学家审视人类事务时的那种沉思的目光……鲁比昂再次感到毛骨悚然。虽然他很害怕，但还没有达到把他双手捆住的程度。他伸出手摸了摸狗的头，搔了搔它的耳朵和脖子。

“可怜的金卡斯·博尔巴！你很喜欢你的主人，不是吗？鲁比昂是金卡斯·博尔巴非常好的朋友……”

狗慢慢地左右晃动着脑袋，让两只耷拉着的耳朵去分享鲁比昂的爱抚，然后又抬起下巴，示意主人往下搔。主人满足了它的愿望，狗高兴地半闭上眼睛，那形态宛如哲学家躺在床上，向鲁比昂讲述后者只懂一点或一点也不懂的事情时一模一样……鲁比昂也闭上了眼睛。门开了，他向狗告别，然而他是如此热情，倒仿佛是请狗进去似的。西班牙仆人将狗带下台阶。

“不要打它。”鲁比昂吩咐说。

西班牙仆人没有打它，但下台阶本身对它而言就是件痛苦的事情，所以它在花园里呻吟了很长时间。鲁比昂走进卧室，然后便脱衣上床。啊，他度过了充满不同甚至是相反感觉的一天：从上午的回忆和与两位朋友共进午餐，到最后有关轮回转生的观念出现，其间还有对被处于绞刑之人的回忆以及他那既未被接受、又未被粗暴拒绝、似乎还被其他人猜测到的求爱表白……这一切都搅在了一起。他的思想仿佛孩童们抛来抛去玩弄的皮球，从这一端又转向了另一端。尽管如此，其最强烈的感觉还是与爱相关的。他对自己的举止感到惊讶与后悔。后悔是良心的产物，但与此同时，他的想象却不惜一切紧抓着美丽的索菲娅的倩影不放……一点，二点，三点……远处的索菲娅，下面的狗吠声……逃之夭夭的困意……都过三点了？三点半……一番苦苦思索之后，困意终于向他袭来。他抓紧时机，四点之前终于进入了梦乡。

五〇

不，我亲爱的女士，这漫长的一天尚未结束。我们还不知道全部客人离去之后在索菲娅和帕利亚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可能您会认为这要比一个犯人被绞死更有趣味。

敬请少安毋躁，现在让我们回到圣特雷萨。大厅仍然亮着，但只有一盏气灯，其余的全都熄灭了。仆人要把最后一盏灯熄灭时，帕利亚吩咐等一会儿再熄。妻子刚要离去，丈夫拦住了她。她感到不寒而栗。

"今天的聚会真不错。"丈夫说。

"是的。"

"西凯拉很不知趣，没有办法，不过，他这个人很快活。他的女儿打扮得蛮好。你看到拉莫斯狼吞虎咽把盘子里的东西一扫而光的样子了吗？你等着瞧吧，总有一天他要把老婆吞掉。"

"老婆？"索菲娅微笑着问道。

"很胖，这我承认，不过他第一个老婆更胖。我相信她不是死了，而是被他吞掉了，真的。"

索菲娅斜靠在长沙发上，被丈夫的风趣逗笑了。两个人还对下午和晚上发生的几件事进行了一番评论。后来，索菲娅抚摸着丈夫的头发突然对他说：

"你还不知道今天晚上最精彩的一场戏。"

"什么戏？"

"你猜猜看。"

帕利亚沉默了片刻，望着妻子，看看是否能猜出什么是今天晚上最精彩的一场戏。他说了几起，但都没有猜中，索菲娅一直在摇头。

"到底是什么?"

"我不讲,你猜吧。"

"我猜不出来,你快讲吧。"

"有个条件,"索菲娅说,"我不希望你生气和发火。"

帕利亚变得认真起来。生气? 发火? "能是什么鬼事呢?"他想。他不再笑了,脸上只余下一丝勉强和无奈的笑痕。他注视着妻子,问她究竟是什么事。

"你答应我的条件吗?"

"快讲吧,到底是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听到了一通不折不扣的求爱表白。"

帕利亚的脸色一下子变白了。他并没有许诺脸色不能变白。我们都知道,他喜欢妻子,甚至当众炫耀妻子,听到这个消息他不可能无动于衷。索菲娅看到丈夫的脸色变白,她对自己的话所产生的效果反而感到高兴。为了更好地品味这一效果,她上身微微前倾,把有点碍事的头发松开,将发夹收在手帕里,然后摇了摇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拉住站在身边的丈夫的双手。

"是真的,亲爱的,有人爱上了你的妻子。"

"是哪个流氓?"他急切地问道。

"这样不好,如果是这样,我就什么也不讲。是谁? 你想知道是谁吗? 你一定要心平气和才行。是鲁比昂。"

"鲁比昂?"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我一直以为他胆小老实,值得敬重,真是不能以貌取人。来这里作客的男人那么多,可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不三不四的话。当然,他们总要多看我几眼,因为我长得不丑……你走来走去的干什么? 停下来,我不愿大吵大叫……好,就这样……我们接着谈。他并没有直接表白……"

"噢,没有吗?"丈夫赶忙问道。

"没有，不过与直接表白并无两样。"

索菲娅接着讲述了在花园发生的事情，从两个人去直到少校的出现。

"就这些。"她最后说道，"不过这就足以说明，他所以没有直接表白，是因为他难以说出口，但他紧握着我手指的手已经表明……就这些，但已经过分了。幸好你没有生气，可必须要向他关闭大门，或是一下子关上，或是慢慢地关上。我宁愿一下子关上，不过怎么办都行，你认为怎么办为好呢？"

帕利亚咬着下唇，呆呆地望着妻子，然后默默地坐在长沙发上。他在思考这件事。他认为，一个男人被妻子的美貌所俘虏不足为怪，鲁比昂可能就是这样的男人。可他曾那样地信任鲁比昂，索菲娅给鲁比昂送草莓时所附的便条就是他起草的，妻子只是抄了一遍，然后署上名派人送去的。他从未想到过他的这位朋友会向什么人求爱，更想不到他会向索菲娅求爱，如果说真是求爱的话。可能是一种表示亲密的玩笑。不错，鲁比昂的目光经常对着索菲娅，有些时候索菲娅也会回报几眼……漂亮女人的特权！总之，眼睛长在她的脸上，就可能飞过去一些目光，不能对她的视神经进行苛求，丈夫这样想道。

索菲娅站起身来，将包着发夹的手帕放在钢琴上面，然后对着镜子望了一眼，看了看散开的发辫。当她回到长沙发时，丈夫拉起她的手，笑着说：

"我认为你不值得这样生气。将一个女人的眼睛比作星星，将星星比作眼睛，说到底这种事甚至可以当众去讲，可以当着家人讲，可以写成散文或诗歌公开发表。过错在于长着漂亮眼睛的女人。另外，尽管发生了你讲的这些事，可你知道他依然是个乡巴佬。"

"魔鬼也是乡巴佬，我认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魔鬼。他为什

么要约我定时地去看南十字星，好让我们俩的心灵相会呢？”

“是的，这已经有点求爱的味道了。”帕利亚表示同意地说道，“不过你很清楚，这是天真的心灵提出的一种请求，十五岁的少女就是这样说的，历来的傻瓜也是这样说的，诗人也同样如此。当然，他不是少女，也不是诗人。”

“当然不是。他为什么在花园里抓住我的手要留住我呢？”

帕利亚不禁颤抖了一下。想到两个人的手接触在一起和鲁比昂用力要留住自己的妻子时他感到十分伤心。坦率地讲，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去找鲁比昂，用手掐住他的喉咙。然而另外的一些念头却把第一个念头将要产生的后果化为乌有。他对索菲娅有些恼怒，只见他轻蔑地耸耸肩，回答说这的确是一种无礼的举动。

“可是，索菲娅，你怎么会想到邀他去赏月，这又如何解释呢？”

“我曾叫托尼卡小姐与我们一起去的。”

“但是既然托尼卡小姐拒绝了，你就应该想办法不去花园。显而易见，是你给他提供了机会……”

索菲娅望着丈夫，皱起了浓密的眉毛。她想作出回答，但却没有开口。帕利亚继续发挥他的看法，说过错在于索菲娅，她不应该给他提供机会……

“不正是你对我说过，我们应该对他另眼相待吗？如果我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是肯定不会到花园去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那么稳重的人，稳重得我无法形容，竟然会放纵自己，对我说出那种荒诞离奇的话来……”

“那么从现在起，要避免什么月亮和花园。”丈夫尽力微笑着说道。

“可是，克里斯蒂亚诺，下一次他再来的时候，你怎么指望我

与他说话呢？我的脸皮没有那么厚。最好是与他一刀两断。”

帕利亚翘起二郎腿，开始用手敲击起上面的一只鞋子来。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他考虑着妻子提出的一刀两断的建议，虽然不想接受，可又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妻子显得如此恼怒，表现出了强烈的自尊心。他不能责怪妻子，又不能接受这个建议，左右为难想不出任何主意来。他站起身，将双手插进裤袋里，然后踱了几步，在索菲娅面前停了下来。

“我们现在的烦恼也许只是因为他酒喝多了的缘故。你看，他差一点没有醉倒。理智减弱，有些激动，于是就把心里的话倒了出来……是的，我不否认你可能像许多其他女人那样给他留下了某种印象。几天前他去卡特特参加一个舞会，回来后对他在那儿见到的女人赞不绝口，尤其是一位名叫门德斯的寡妇……”

索菲娅打断了他的话：

“可为什么他不邀请那位美人去观看南十字星呢？”

“自然是因为他没有在那里吃晚饭，而且那里也没有花园和月亮。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朋友当时头脑并不清醒。也许现在他正为自己所做过的事情而感到后悔和羞愧，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或者干脆不做任何解释……他甚至很可能不再登门……”

“这样更好。”

“……如果我们不再邀请他的话。”帕利亚把话讲完。

“可邀请他干什么呢？”

“索菲娅，”丈夫挨近她坐下来说，“我不想斤斤计较小事，我只是要说我不允许有人对你缺乏尊重……”

一个小小的停顿，索菲娅望着他，等候他讲下去。

“我不允许，不允许别人这样做，也不允许你默认这种事。你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决不妥协的。我坚信你对我的感情，

或是说你对我的爱,这使我感到心里很踏实。鲁比昂的事一点也没使我产生动摇,你要相信他是我们的朋友,我欠他的情。”

“几件礼物,几样首饰,请我们在包厢里看过几场戏,这不能成为要我与他一起观望南十字星的理由。”

“但愿仅仅如此!”丈夫叹息道。

“还有什么事?”

“我不斤斤计较小事……还有其他的事……我们以后再谈……请你相信,如果从你所谈的事情中发现了某种严重情况,我是决不会退缩的。可是没有任何了不起的事。他是个头脑过分简单的人。”

“不是。”

“不是?”

索菲娅站起身来,她同样不想在小事上斤斤计较。丈夫拉住她的手,她站着一句话也不讲。帕利亚将头靠在沙发背上,望着她微笑却找不到话说。几分钟之后,妻子感到天色已晚,要去吩咐人把所有的灯都关上。

“好吧,”沉默了片刻之后帕利亚说,“明天我写信给他,要他不再登门。”

他望着妻子,期待她提出某种反对意见。索菲娅搔了搔眉毛,没有做出任何回答。帕利亚重复了一遍他的决定,也许这一次他讲得很诚恳,妻子于是有些厌烦地说道:

“你真烦人,克里斯蒂亚诺……谁要你写信了?我都后悔讲了这件事。我对你讲了一件他失礼的事,我说过最好与他一刀两断,或是慢慢地断,或是一下子断……”

“可怎么才能一下子断掉呢?”

“对他关上大门,我不想再多说。算了吧,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就慢慢地断掉……”

这是一个让步，帕利亚接受了，可他立刻又忧虑不安起来，松开了妻子的手，流露出一副绝望的神情。后来他揽着了妻子的腰，用比先前讲话时都要大的声音说道：

“亲爱的，可是我欠了他许多钱呀。”

索非娅捂着了他的嘴，惊慌地望了望走廊。

“好吧，”她说道，“这件事到此为止。我要看看他如何表现，对他要冷淡些……不过，你的态度不能变，以免让他认为你已经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我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你知道，生意难做，有些亏本……这里的一个窟窿要堵，那里的另一个窟窿也要堵……真是活见鬼！正因为如此……不过，亲爱的，让我们高兴起来吧，这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你知道我是信任你的。”

“走吧，天已经晚了。”

“走吧。”帕利亚重复道，然后便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

“我头疼得厉害，”索非娅低声说，“我想是着了凉，或者是让这件事闹的……我头疼得厉害。”

五一

洗过澡，刮过脸，穿好衣服，帕利亚拿起报纸，等候着午餐。这时他看到妻子走进书房，面色有些苍白。

“你不舒服吗？”

索非娅抿抿嘴作为回答，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帕利亚认为过一天就会好的，昨天晚上太激动，晚饭又吃得太迟……接着他要妻子让他读完一条有关拍卖的消息。两位商人就兑付汇票的事发生争执，其中一位前一天发表文章，今天另一位则进行答复。“回答得很全面。”看完文章后他说道，接着就不厌其烦地

向妻子讲解了有关兑付汇票的问题，操作程序，双方的处境，拍卖的传闻，使用的全是专业用语。索菲娅一边听一边叹息。职业的专横容不得女人的叹息和男人的礼貌，幸好此时午饭已经准备就绪。

我们的女友仅仅喝了一碗汤。两点时分，她独自在花园的门口坐了下来，自然又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情。她的头脑既不十分清醒也没有乱成一团，既没有与上帝同往也没有与魔鬼共行。她后悔向丈夫讲述了那件事，同时又为丈夫企图对此事进行袒护而感到气愤。沉思之中，她分明听到了少校所讲的话："啊！你们正在赏月？"仿佛树叶收存了这句话，此刻轻风一吹便重复了出来。索菲娅不禁打了个寒噤。西凯拉少校嘴不严，又爱打听别人的事，他会不会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呢？索菲娅认为自己已成为猜疑和中伤的目标。她琢磨起对策来。闭门不出不见任何人，或是外出到新弗里布哥或更远的地方去。丈夫要求她还像过去那样接待鲁比昂，这实在过分，主要是因为钱的缘故。她不愿服从也不愿违背，想随便找个借口离开这个城市。

"过错都在于我！"她叹息道。

过错在于她对那个男人的特殊关照：温情脉脉，热情问候，赠送小礼物，还有昨天晚上久久凝视着他的目光。假如不是如此……她就这样陷入了纷乱的思绪之中。花草、家具、一只欢叫的蝉、街上的嘈杂声、家里盘碟的响声、女奴的脚步声以及门前一个吃力爬坡的可怜的老黑人，所有这一切都使她感到厌烦。那个老黑人谨慎小心的样子触动了她的神经。

五二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高个子青年走来，微笑着慢慢向她行了

一礼。索菲娅还了礼,对此人及其作法感到有些吃惊。

"这家伙是谁?"她想。

她开始思考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因为此人的模样、举止和那双恬静的大眼睛都使她感到并不陌生。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呢?索菲娅想到了几个地方但都不是。最后她想到了一次舞会,是上个月在一位律师家举办的生日聚会。对,就是在那里见过他。他们跳过一次四对舞,这纯属小伙子的屈尊,因为他从不跳舞。索菲娅记得,她听到他讲了许多有关女性之美的悦耳话语,主要是女人的眼睛和双肩。我们都知道,索菲娅的眼睛和双肩堪称妙不可言。除了眼睛和双肩,他几乎没谈别的事,还围绕这两个话题讲了几件与他相关的趣闻轶事,有些并无趣味可言,可是他讲得多好呀!真是句句悦耳动听!现在她回忆起此人刚一离去,帕利亚便走过来,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告诉她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因为当初向她进行介绍时她没有听清楚。此人名叫卡洛斯·马利亚,就是与我们的鲁比昂共进午餐的那一位。

"他是舞会的头号人物。"看到这位青年同索菲娅在一起呆了这么久,身为丈夫的帕利亚不无骄傲地对妻子说。

"在男人当中。"索菲娅说。

"在女人当中则是你。"帕利亚望着妻子的脖颈与双肩赶忙说道。随后他环顾了一下大厅,流露出一种占有与支配的神情。妻子对此早已熟悉,并感到十分惬意。

当她回忆完这一切,那个青年已经走远了。至少,困扰她心绪的一连串烦恼被中断了一次,背部的疼痛也有片刻的消失。现在背部重又固执而令人心烦地疼痛起来。索菲娅靠在椅子上闭上了双眼,希望疼痛被倦意所替代,然而却无济于事。思绪像疼痛一样地固执,而且比疼痛更可恶。急速的翅膀抖动声不时地打破寂静,这是一家邻居的鸽子正在归巢。索菲娅起初还睁

开过两三次眼睛，后来便习惯了这种声音，于是便让眼睛合闭，看看是否能够入睡。过了一会儿，她听到街上有脚步声，就抬起头，猜测是卡洛斯·马利亚回来了。一位邮差给她送来了一封乡下来信，交到她的手上。离开花园时，邮差绊在一个凳子的腿上，胸腹朝下摔了一跤，将信件撒了满地。索菲娅禁不住地笑了起来。

五三

请原谅她的发笑。我非常明白，心神不安，夜间没有睡好，人言可畏，这一切都与不合时宜的发笑形成反差。但是，亲爱的女读者，也许您从未见到过邮差摔跤。荷马笔下的神仙——不只是神仙——有一次在奥林匹斯山进行一场严重甚至是愤怒的争论。骄傲的朱诺对忒提斯和朱庇特偏袒阿基里斯的发言十分妒忌，故而打断了萨图恩之子的话。朱庇特发雷进行威胁，妻子气得全身发抖。其他在场者则不停地呻吟与叹息。但是，当伏尔甘拿起酒罐，一瘸一拐地为诸神斟酒时，奥林匹斯山突然爆发了一阵不可抑制的纵声大笑。为什么？亲爱的女士，肯定您从未见到过一个邮差摔跤。

有些时候，甚至不需要他摔倒，或者根本不需要他的存在，只要想象出或回忆起就足够了。在最心烦意乱之时，闪现出一个荒诞念头的影子，微笑，哪怕是最细小的微笑便会浮上面颊。这没什么，我们让她笑吧，让她去读乡下的来信吧。

五四

十五天之后，索菲娅的丈夫来到鲁比昂的家。他问鲁比昂

出了什么事？躲到哪里去了不肯露面？是病了吗？或者是不再关照穷人了？鲁比昂斟酌字句，最后却没有想出一句话来。就在这时候，帕利亚发现客厅里有个男人正在赏画，于是压低声音说道：

"请原谅，我刚才没看到有客人在。"

"原谅什么？是一位朋友，跟您一样。律师，这位是我的朋友克里斯蒂亚诺·德·阿尔梅达·伊·帕利亚，我肯定向你说起过他。这位是我的朋友卡马绍律师，若昂·德·索萨·卡马绍。"

卡马绍点了一下头，寒暄两句便要告辞。鲁比昂赶忙说："不，先生，别走。你们都是我的朋友，过一会儿月亮就会照亮博塔福戈美丽的海湾。"

月亮，又是月亮，还有那句"我肯定向你说起过他"，使新到的客人惊呆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幸好主人同样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三个人坐了下来，鲁比昂坐在长靠背椅上，帕利亚和卡马绍面对面地坐在两把椅子上。卡马绍把手杖垂直地夹在两个膝盖之间，手拍着鼻子，眼睛望着天花板。外面响动着车声、马蹄声和一些人的讲话声。已经是晚上七点半或者快八点了。在这种场合，如此长时间的沉默未免有些反常。鲁比昂和帕利亚都没注意到这一点。卡马绍感到厌烦，他走到窗前，从那里朝两人喊道：

"月亮出来了！"

鲁比昂和帕利亚的面部都流露出某种表情，然而它们是何种地不同啊！鲁比昂欲前往窗口，帕利亚则欲抓住他的衣领。想到他拉着妻子的双手进行引诱时表现出的粗暴，后者放弃了这一可能要冒险的念头。两个人都控制住了自己。鲁比昂将左腿放在右腿上，转向帕利亚，向他问道：

"您知道我要离开你们吗？"

五 五

对方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这一点。恼怒被惊愕所取代，忧伤的阴影浮现在他的面颊上，这是读者未曾料到的。“离开你们”，自然是说要离开里约热内卢，这乃是由于在圣特雷萨的恶劣之举而对自己施行的惩罚。事过之后他羞愧万分，后悔莫及，无脸再见朋友的妻子——这是帕利亚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但是其他的猜测也接踵而至，比如爱的激情可能依然未减，出走乃是远离所爱之人的一种方式。当然也有如下可能，即他有某种结婚的计划。

最后的这种猜想使帕利亚的面部产生了一种我无法形容的新的表情。沮丧？风度翩翩的加雷特[①] 也只能用这一词汇形容这种表情，我们不要因为它原是英语语汇而加以蔑视。就算是沮丧吧，沮丧中还混杂着别离的忧伤，而且不要忘记他最初的无声的恼怒。一定会有人认为，这个男人的灵魂如同一张碎布拼成的床单。可能如此，整幅的道德观念的床单实属罕见！主要是因为各种色彩彼此不能相配——当它们无法遵循匀称与条理的规则时。这正是我们这位朋友的情况。乍一看显得有些混乱，但认真观察就能发现，无论其色彩的反差如何巨大，此人的道德观念依然是协调统一的。

五 六

鲁比昂为什么要离开他们？究竟是什么原因？到底是怎么

---

① 阿尔梅达·加雷特(1799—1854)：葡萄牙早期浪漫主义作家。此处沮丧一词是由英语语汇引进的葡萄牙语词汇。

回事？

圣特雷萨事件的第二天，鲁比昂一觉醒来便感到压抑，午饭也没吃好，对什么事都不管不问，兴趣索然地穿上非洲拖鞋，对满屋华丽或只是昂贵的装饰物不看一眼。对狗他难以忍受超过两分钟的亲热，在客厅匆匆与它见上一面便吩咐把它弄走。狗骗过仆人，又转回到客厅，结果耳朵被狠狠打了一巴掌，使它无法重复对主人的献媚，只能躺倒在地上双眼望着朋友。

鲁比昂感到后悔、恼怒、羞愧。本书第十章曾经写道，此公容易后悔，可很快就会过去，但却没有说明何种性质的行为能够决定其后悔时间的长短。第十章讲的是已故金卡斯·博尔巴所写的那封信，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写信人的精神状态，对科学和法庭都可能有用，而他却对医生做了隐瞒。如果交出那封信，他便不会感到后悔，同时也许得不到遗产——当时他仅希望从患者那里得到少许遗产。目前的情况属于一种私通企图，可以肯定他渴望已久，内心有过冲动，然而只有少妇表示出冒失的热忱，再加上自己当时的激动，才使他有了一次不成功的求爱之举。夜的雾霭消失，他不仅感到羞愧，同时也颇为后悔。道德只有一种，罪过却各不相同。

最初几天他所感受和所想到的一切我们都跳过不表。星期日他甚至希望收到某种东西，比如以前的那种便函——有无草莓倒无所谓。星期一他决定去米纳斯州住上两个月，因为他需要在巴尔巴塞纳的清风中使灵魂恢复平静。这一想法未能得到卡马绍律师的支持。

"要离开我们？"帕利亚终于忍不住问道。

"我想是的，我要去米纳斯州。"

卡马绍从窗口走回，坐在原来的椅子上。

"什么米纳斯州？"他微笑着说，"现在不谈米纳斯州。等需

要时再去，而且不能久留。”

此人的话语使帕利亚惊愕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另一个人的话语。从哪儿冒出这么一个人来，一副支配鲁比昂的姿态呢？帕利亚看了此人一眼，只见他中等个头，窄脸，少须，长下巴，宽耳郭，这便是匆匆一瞥所见到的一切。他还看到此人的衣着考究而不奢华，脚上的鞋子也不错。他没有观察到此人的眼睛、微笑和举止，也没有注意到此人已开始秃顶，一双手瘦削而多毛。

五七

卡马绍是位政客。一八四四年累西腓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他回到原籍，开始了律师生涯。然而律师工作只是个幌子，早在大学就读期间，他就已为一份政治报纸撰写文章。他无党无派，观点属于东拼西凑，文风不亢不卑，接受其最初思想的人士将他的原则和追求归纳如下：自由为了秩序，秩序为了自由；当权者不能自打耳光地滥用法律；原则的生命乃新生和古老民族之精神需要；给予我良好政治，我将给予你们丰厚财富（路易斯男爵语）；让我们投身到制宪的约旦河中；为勇士和有权势之人让路，他们将成为我们的支柱，等等，等等。

在原籍，他的观点和文风都只能甘拜下风。他创办了一份报纸，但由于当地的政治较少抽象性，卡马绍只能收住翅膀，屈就于谈论代理人的任命、地方工程建设、酬金问题以及用真名或假名与反对派报纸展开论战。他精心挑选形容词，攻击政府时必然使用邪恶、挥霍无度、恬不知耻、堕落等语汇。然而省长一换，他又立即转而支持，用词也随之改变：精力充沛、出类拔萃、公正廉明、忠于原则、行政管理的真正典范，等等，等等。这种斗争持续了三年，第三年的年底，政治激情控制了这位年轻学士的

头脑。

他先是当上了省议会议员，紧接着又成为众议院议员和一个二流省的省长。由于地位的改变，他在反对派的报纸上看到了他过去所使用的全部词汇：邪恶、挥霍无度、恬不知耻、堕落。卡马绍有过辉煌的时光，也有过失意的日子。他进出过众议院，经常发表演讲、撰写文章、从事政治斗争。后来他终于迁居到帝国的首都，作为中间派议员目睹了帕拉那侯爵执政的情景。他曾提出过几项人事方面的建议，因而受到侯爵的接见，但侯爵是否真的征询过他的意见，并出于对其建议的信任而加以采纳，则谁也不能够肯定，因为凡涉及到自身的声誉，他轻而易举地就会撒谎骗人。

他想当大臣并为此积极活动，这一点倒是可以相信。根据他对得失的判断，他曾加入过几个派别。在议会，他就行政管理问题多次发表演说，堆砌数字，罗列宪法条款，援引他人报告的片断以及法国作者文章的段落，尽管翻译得十分蹩脚。然而，在果实与手之间却存在着诗人所说的一堵墙壁，无论我们的这位男士为摘取果实而将贪婪的手伸得多么长，结果果实还是落到了墙的另外一侧，被其他差不多同样贪婪的手，或者甚至是漫不经心的手摘走了。

政界不乏失意者，卡马绍也渐渐加入到这些忧伤者的行列，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美梦都已成为泡影。然而卡马绍却不肯放弃政治生涯。无论是谁组阁，哪怕对他寄予希望，也不敢任命他担任大臣职务。卡马绍感到自己正每况愈下，为了佯装自己具有的影响，他对当权者显得亲切随便，不时高声宣扬他拜访大臣们以及国家重要人物的情景。

他不缺饭吃，家庭人口也不多——妻子、一个十八岁的女儿和一个九岁的养子，律师职业足以养活一家人。然而，政治已渗

入进他的血液之中。他从不阅读和关心政治以外的书籍与事物，对文学、自然科学、历史、哲学、艺术绝无任何兴趣。对法律也一知半解，只保留着学校教授给他的某些知识，再加上后来学到的立法知识以及法庭实践积累的知识，他正是靠此从事律师职业聊以谋生的。

五八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他在一位参事家里见到了鲁比昂。大家谈论起保守党将要上台执政和解散议会的事情。鲁比昂曾出席过伊塔玻拉子爵内阁要求通过预算的会议，讲述起对他的印象时仍心有余悸。他谈起议会开会的情景和发言的场面：听众席挤得没有插针之地，若泽·博尼法尼奥发表演说，提出动议，然后进行表决……显而易见，所有这些描述都表明讲话者是个头脑简单之人，他的杂乱无章的手势和热烈的言词都证实了他的真诚。卡马绍全神贯注地听着，然后将他领到窗子的一角，向他讲述了时局的严重。鲁比昂或是点点头，或是以简单的话语表示赞同。

"保守党的执政不会长久。"卡马绍最后对他说道。

"不会长久？"

"不会长久。他们不想打仗，必定会被赶下台。这一点我在报纸上讲得很清楚。"

"什么报纸？"

"我们以后再谈。"

第二天，应卡马绍的邀请，两人在布尔塞饭店共进午餐。卡马绍说，几个月前他创办了一份报纸，其惟一的纲领就是不惜一切使战争得以继续进行……自由党内部意见发生严重分歧，他

认为为该党服务的最好方式是使其保持中立的和民族的立场。

“目前时机对我们很有利，”最后他说道，“因为政府倾向于和平。明天将发表我的一篇文章，火药味浓极了。”

鲁比昂一字不漏地听着，两只眼睛几乎一直望着对方，只有当卡马绍中断讲话将头低向盘子时，他才匆忙地吃上几口。他对自己被视为政治上的知己而欢欣鼓舞。投身政治斗争，以便事后有所收益，比如说在议会拥有一席之地，这个念头在我们朋友的脑海里展开了金色的翅膀。卡马绍没有再讲更多的话，第二天来找鲁比昂却没有遇到。今天刚进门不久，帕利亚的来访便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五九

“是的，不过，我仍然要去米纳斯州。”鲁比昂坚持道。

“为了什么呢？”卡马绍问。

帕利亚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除非是有急事，不然去米纳斯州又是为了什么呢？或者对京都已经感到厌烦？

“不，没有厌烦，相反……”

相反，他非常喜欢京都，可故乡虽然不如京都美，只是个小地方，但却令人怀念，在那里长大的人更是如此。他想回巴尔巴塞纳看看，巴尔巴塞纳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在短短的几分钟内，鲁比昂得以摆脱了另外两个人的影响。故乡就在他的心中，野心、虚荣、瞬间的欢愉，统统在这位思念故乡的米纳斯州人面前黯然失色。如果说他的心灵曾蒙上过灰尘，受过利益的蛊惑，那么现在这位心灵纯朴的人已对追求享乐感到悔恨，对拥有财富感到不安。

帕利亚和卡马绍互相望了一眼……啊，那目光仿佛两个心

灵相互交换的一张请帖，虽然谁也没有讲出各自的秘密，但都看到了上面的名字并互相致意。是的，必须阻止鲁比昂离开京都，米纳斯州会把他留住的。他们同意他去，但要拖一拖，过几个月之后再去。帕利亚或许也要去，他从未到过米纳斯州，可能这将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您也要去?”鲁比昂问道。

“是的，我也要去。我早就想去米纳斯州和圣保罗市。去还是不去我们已经考虑一年多了……索菲娅陪我们一起去，您还记得我们在火车上的相遇吗？……那一次我们去了瓦索拉斯，但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去米纳斯州的计划。我们三个人一起去。”

鲁比昂为米纳斯州近期的选举牵肠挂肚，但卡马绍断言说他不必亲自前往，在首都就应该把蛇碾碎。今后不会没有时间去排遣乡愁，并且还会得到补偿。坐在长靠背椅上的鲁比昂激动起来。所谓补偿指的肯定是议员的席位。多么美妙的梦境，当他身为穷鬼时从未有过这种野心……现在这个念头左右着他，激发起他追求伟大与光荣的全部欲望。但是他依然坚持要外出旅行几天，而我敢发誓，他这样说的时候并不希望其他两个人接受他的想法。

月光皎洁，从窗口望去，港湾呈现出迷人的景象，任何一个里约热内卢市人都不会相信世界其他地方会有这种景象的存在。索菲娅的形象在远处的小山坡一闪而过，消融于月色之中。议会最近一次乱哄哄的辩论重新在鲁比昂的耳边回响起来……卡马绍走到窗边，随即又转身回来。

“要去几天?”他问道。

“我也不知道，但不会多。”

“不论如何，我们明天再谈。”

卡马绍告辞而去。帕利亚又呆了一会儿，以便对鲁比昂说

他们的账还没有结，这时候他要回米纳斯州未免令人奇怪……鲁比昂打断了他的话，结账？谁要你还债了？

"一眼就能看出，先生不是一位商人。"克里斯蒂亚诺说道。

"我的确不是商人，不过，等您有了钱账还是要还的，我们之间历来都是如此。请您直言，您是不是需要钱用？"

"不，我不需要，谢谢。我是有一笔生意要做，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我来看你，为的是免得在报纸上刊登这样一条广告：一位朋友失踪，此人名叫鲁比昂，养着一条狗……"

鲁比昂对这个玩笑感到很开心。帕利亚走了，鲁比昂一直把他送到马尔克斯·德·阿布兰特斯大街的拐角处。分手时，鲁比昂答应去米纳斯州之前到圣特雷萨去拜访他们。

六〇

可怜的米纳斯州！鲁比昂缓步而行，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家中，思考着暂时不回米纳斯州的做法。两位客人的话犹如玻璃缸中的小金鱼在他的脑海里上下游动，闪闪发光："在首都就应该把蛇碾碎"，"索菲娅陪我们一起去"。可怜的米纳斯州！

第二天，他收到一份过去从未见过的报纸：《瞭望》。社论对内阁进行了猛烈抨击，结尾却向各党派和整个国家发出号召："让我们投身到制宪的约旦河中。"鲁比昂认为这份报纸办得很好，于是看了看是何处出版的以便订阅一份。社址位于阿茹达街，一出门他就径直奔去。到了那里以后，得知编辑乃是卡马绍律师，鲁比昂便急忙朝他的办公室走去。

当他行进在同一条街的途中，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德奥林多！德奥林多！"一家褥垫商店门口响起一个女人的痛苦的喊叫声。

听到喊叫声，鲁比昂转过身子，看到了正在发生的情况：一辆下坡的马车驶来，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在横穿马路。尽管车夫竭力拉紧缰绳，几匹马还是差一步就要从孩子身上踏过。鲁比昂冲到马前，把孩子从危险中抢了出来。当母亲从鲁比昂的手中接过孩子时，已然面无血色，浑身颤抖不止，讲不出一句话来。有几个人同车夫争吵起来，这时从商店里走出一个秃顶男人，吩咐车夫上路。车夫听从了他的话，所以当孩子的父亲从商店出来时，马车已拐过圣若泽大街的街角。

“差一点就被撞死，”母亲说道，“要不是这位先生，我真不知道我这可怜的孩子会成为什么样子。”

这立刻成为该街区的一件新闻，邻居们纷纷走过来看看孩子究竟出了什么事。街上的儿童包括黑人小孩惊恐地望来望去。出事的孩子只是跌倒在地时左肩受了点轻伤。

“不要紧。”鲁比昂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孩子一个人上街，他还太小。”

“谢谢。”孩子的父亲说，“您的帽子呢？”

鲁比昂这时才发现帽子不见了。一个身穿破衣烂衫的小伙子拾到了帽子，正站在褥垫商店门口等候时机送还给主人。鲁比昂给了他几个铜币作为酬谢，这是小伙子去捡帽子时未曾想到的。他拾起帽子原来只是想分享一点光荣和出上一点力，但他很高兴地接受了铜币，也许这使他第一次产生了办事有利可图的想法。

“请等一等，”店主说，“先生受伤了？”

的确，我们朋友的手上有血，手掌上受了点伤，但不严重，直到此时他才开始感觉到。尽管鲁比昂说不要紧，没什么，可孩子的母亲还是跑着取来一个脸盆和一条毛巾。水来了，当他洗手时，店主赶到附近一家药店，带回来一些山金车花酊剂。鲁比昂

敷上药,用手帕把手包扎起来。店主的妻子为他刷净帽子。当他离去时,两个人一个劲地感谢他的救子之恩,商店门口和街上的人也纷纷向他致意。

六一

“您的手怎么了?”鲁比昂刚一走进办公室卡马绍便问。

鲁比昂讲述了阿茹达大街发生的意外事件,律师就孩子、孩子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家庭住址向鲁比昂提出了许多问题,而鲁比昂却一个也回答不出。

“难道连孩子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

“我听到有人叫他德奥林多。我们还是谈正事吧,我是来订您的报纸的,我收到了一份,我想作点贡献……”

卡马绍赶忙说不需要订阅,报纸发行情况相当不错。他需要的是印刷材料,需要扩大版面、增加内容、提供更多的新闻和各种消息、连载一些翻译小说以及报道港口和市场动态等等。正如您看到的那样,它还刊登广告。

“是的,先生。”

“所需资金几乎已经被认捐,十个人就已足够,现在已有八个,即我和另外七人。还缺两个人,再有两个人资金就全部到位了。”

“数额是多少呢?”鲁比昂心里想道。

卡马绍用一把铅笔刀敲击着写字桌的边沿,默默无语地暗中观察着对方。鲁比昂环视了一下房间:少许的几件家具,一些卷宗就堆放在律师身边的小凳上面,书架上摆放着洛邦[①]、佩雷

① 索萨·德·洛邦(1810—1877?):葡萄牙法学家。

拉·伊·索萨[1]、达洛兹[2] 的著作以及《王国法令》,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肖像。

“认识吗?”卡马绍指着肖像问道。

“不认识,先生。”

“仔细看看是否认识。”

“我认不出来。奴内斯·马沙多[3]?”

“不是。”这位前议员赶忙说道,脸上流露出悲哀的神情,“我未能搞到一幅他的好的肖像。当时有石版印的出售,但我认为不好。他是位侯爵。”

“巴尔巴塞纳的侯爵?”

“不,是帕拉纳的侯爵。他是一位伟大的侯爵,我的私人朋友。他曾力图在各党派之间进行调停,因此我认识了他。他去世得早,未能一展宏图。如果他活到今天仍要调停,那我就会反对他。不,绝对不能调停,只能进行殊死的战斗。我们要把对手摧毁。我的好战友,请你阅读今天的《瞭望》,你在家里会收到……”

“不,先生。”

“为什么不?”

面对卡马绍狐疑的询问,鲁比昂垂下了目光。

“不,先生。我态度很坚决,我希望对朋友有所帮助,免费收到报纸……”

“可我已经对你说过,报纸发行情况相当不错。”卡马绍回答说。

---

① 阿尔梅达·佩雷拉·伊·索萨(1827—1898):葡萄牙法学家。

② 德西雷·达洛兹(1795—1869):法国法学家。

③ 奴内斯·马沙多(1809—1849):巴西政治家。

“是的，先生，可您不是也说过还缺少两个人的认捐吗?”

“两个人，是的，我们已有八个人了。”

“认捐的数额是多少?”

“一共是五十康托，每人五康托。”

“那我就认捐五康托。”

卡马绍以正义的名义向鲁比昂致以谢意，并说他早就有意邀请鲁比昂加入进来，这是他新结识的朋友因其信念、忠诚和对公众事务的热爱而获得的一种权利。现在既然是鲁比昂主动加入，他则请求朋友的原谅。他把其他认捐的人名单出示给鲁比昂看，第一个人便是卡马绍。接着他谈起了报纸、现有材料和订阅情况以及其卓越的工作……他刚要改口，却又勇敢地重复了一遍:卓越的工作。可以说事实的确如此，不是吹牛，不是欺骗。童年时他弄死过蛇，至今此习未改。他喜好战斗，并将在战斗中死去，身上覆盖着旗帜……

六二

鲁比昂起身告辞。在走廊上，一位身着黑色服装的高个女人从他面前走过，丝绸衣服和装饰物发出一阵窸窣声。刚要走下台阶，鲁比昂听到卡马绍用从未有过的高嗓门喊道:“啊，男爵夫人!”

他在第一级台阶停下脚步。这位女人用银铃般的声音讲出了第一句话——一个恳求。男爵夫人！我们的鲁比昂轻缓而吃力地朝下走去，以装出一副没有听到的样子。一股少有的柔和芳香钻入他的鼻孔，令人眩晕，这乃是她留下来的余香。男爵夫人！鲁比昂来到门口，看到街上停着一辆四轮马车，一名仆役站在人行道上，车夫则在座位上四处张望，两个人都身着差服……

这一切有什么特别的吗？没有。一位富有和满身香气的男爵夫人也许是为了排解心中烦闷而来求助律师的。特别的乃是他，鲁比昂，不知为什么，尽管也很富有，却感到自己仍是巴尔巴塞纳原来的教师……

六三

在街上，他遇到了索菲娅及与其同行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和一位姑娘。他没有仔细打量她们，也没多看索菲娅一眼。两个人拘谨地仅仅寒暄了两分钟，然后就各自上路了。没走几步鲁比昂就停了下来，转过头来向后张望。三个女人继续向前走去，并没有回头。晚饭后他问自己：

"今天到那里去吗?"

他考虑良久却毫无结果，一会儿要去，一会儿又不要去。他曾觉得索菲娅神态有些怪异，但又想起她曾微微笑过一次，尽管轻微，但是笑了。他决定听天由命：假如第一辆路过的马车从右边驶来他就去，从左边驶来就不去。他坐在客厅中央的躺椅上向外张望，立刻看到从左边驶来一辆轻便双轮马车。有约在先，他不去圣特雷萨。不过，此刻他的观念提出了异议，要求履行本来意义上的约定：一辆马车。轻便双轮马车不算马车，应该是人们通常称呼的马车，一辆标准的或半标准的四轮马车，或者是一辆双座四轮敞篷马车。很快便从右边驶来了许多辆参加完一个葬礼的四轮马车，于是他去了。

六四

索菲娅和蔼可亲地向他伸出手，没有丝毫怨恨的表现。与

她散步的两个女人也在，都身穿便服，索菲娅向鲁比昂作了介绍。姑娘是她的表妹，老人是她的姨妈，即从乡下写信来的那位姨妈。索菲娅在花园里从邮差手中接过了信，接着邮差便摔了一跤。姨妈名叫玛丽娅·奥古斯塔，有个小庄园、几个奴隶和一些债务，都是丈夫连同怀念留给她的东西。女儿叫玛丽娅·贝内迪塔，这个名字令她羞愧，说此乃是个老太婆的名字。母亲反驳说老太婆也都曾是少女和姑娘过来的，名字要与人物相吻合只是诗人和小说家的想象。玛丽娅·贝内迪塔是她奶奶的名字，而奶奶是路易斯·德·瓦斯康塞洛斯总督[1]的养女，你还想要怎么样呢？

她们把这些都讲给鲁比昂听，姑娘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好意思。或是为了圆场，或是出于其他原因，索菲娅说最难听的名字也会变成最美的名字，这要因人而异，玛丽娅·贝内迪塔这个名字就美极了。

"您不这样认为吗？"她转向鲁比昂问道。

"别嘲弄人，表姐！"玛丽娅·贝内迪塔笑着说道。

我们可以相信，老太婆和鲁比昂都没有理解索菲娅讲的话，因为老太婆开始打起瞌睡来，而鲁比昂则抚弄起别人送给索菲娅的一条小狗来。这条小狗瘦小、灵敏而顽皮，黑黑的眼睛，颈上系着一个小铃。女主人坚持要鲁比昂作出回答。鲁比昂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却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玛丽娅·贝内迪塔咂了一下嘴。其实她长得并不美，没有迷人的眼睛，也没有不讲话就足以令人心领神会的嘴巴。她自自然然，没有乡下人的羞怯，一种特有的优雅弥补了衣着的搭配不当。

她生在庄园而且喜欢庄园。庄园离首都很近，就在伊瓜

---

① 路易斯·德·瓦斯康塞洛斯(1742—1807)：一七七八年曾出任巴西总督。

苏。她偶尔才到城里来住上一些日子，但刚过两天就急着回家。所受教育颇为简单：阅读、书写、学习教义和一些针线活计。近来(她将满十九岁)索菲娅非要她学弹钢琴，姨妈也同意，于是她来到表姐家，一共住了十八天。她再也不能多呆，因为太想念母亲，于是回到了庄园，令钢琴教师十分难过。从教琴的头几天起，钢琴教师就宣称玛丽娅·贝内迪塔具有极大的音乐天赋。

“哎，毫无疑问她是位天才！”

当表姐对她讲起此事时，玛丽娅·贝内迪塔笑了起来。自此之后，见到钢琴教师她便再也无法保持严肃。有时候，上课中间她会突然发笑，索菲娅则双眉紧蹙，以示不满。可怜的钢琴教师问她怎么了，然后便猜测一定是姑娘想起了什么事情，于是又继续上课。无论钢琴还是法文——索菲娅无法原谅的又一个空白——，玛丽娅·贝内迪塔都没有学好。玛丽娅·奥古斯塔不理解外甥女的懊丧，干吗要学习法文？外甥女告诉她，法文是交谈、购物和阅读小说必不可少的语言……

“我不懂法文也一直过得很好。”老人回答说，“庄园里连话也讲不好的人还不是一样，他们过得不比黑人差。”

有一天她对女儿说：

“你不会因此而找不到对象。你可以结婚，我已经对你说过，你想什么时候结婚就什么时候结婚。我同样也结过婚。我甚至可以一个人留在庄园，像一头老牲口似地死去……”

“妈！”

“你不用难过，只要有人来求婚就行了。一有人来求婚你就跟他走，把我一个人留下。没看见玛丽娅·若泽是怎么对待我的吗？她去了西阿拉州。”

“可她丈夫是法官。”索菲娅说。

“管他是什么！对我来说是一码事。我这无用的老太婆就留在这里。结婚吧，玛丽娅·贝内迪塔，快点结婚吧。我快要见上帝去了。我没有了女儿，可我有圣母，她是所有人的母亲。结婚吧，快点结婚吧！”

这些任性的话语是早就盘算过的，目的在于引起女儿的恐惧与怜悯，从而放弃结婚的念头，至少是推迟婚事。我不相信她会向神父忏悔这种罪过，也不相信她会明白这是罪过，这只是一位多心老人的自私之举。玛丽娅·奥古斯塔长期受到宠爱：母亲对她爱得发狂；丈夫直到最后一天依然同样强烈地爱着她。两个人死后，她把对母亲和丈夫的怀念之情灌输到两个女儿的头脑里。如今一个女儿因为结婚已经远走高飞，假如另一个女儿也要出嫁，她便面临孤苦零仃的威胁，所以她要尽一切努力避免这一灾难的发生。

六五

鲁比昂作客时间很短。九点钟，他谨慎地站起来，期待着索菲娅讲出某种挽留的话，比如请他再坐一会儿，或让他等一等马上就要回来的帕利亚，或吃惊地说：“这就要走！”然而索菲娅并无此种表示。她向鲁比昂伸出了后者刚刚可以触到的手。不过，在他作客期间，索菲娅表现得十分自然，没有一点不高兴的样子……当然也没有往日那种久久地注视着他的传情目光。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不好不坏，既没有草莓，也没有月亮。鲁比昂不禁颤栗了，不知该说些什么。索菲娅却谈笑风生，在需要望着他的时候，目光直截了当与平静自然。

“向帕利亚问好。”鲁比昂戴上帽子拿起手杖低声说道。

“谢谢。他去看望一个朋友。好像我听到了他的脚步声，一

定是他。"

结果不是帕利亚,而是卡洛斯·马利亚。鲁比昂对卡洛斯·马利亚的光临感到吃惊,但随即认为女庄园主及其女儿的在场说明了一切,他们甚至可能还是亲戚呢。

"我正要走。"见到卡洛斯·马利亚在玛丽娅·奥古斯塔太太身边落座后鲁比昂对他说道。

"啊!"对方望着索菲娅的画像回答道。

索菲娅一直把鲁比昂送到大门口,对他说她的丈夫一定会为不在家而感到遗憾,可他有急事要去办,是生意上的事……他一定会请您原谅。

"有什么好原谅的?"鲁比昂说。

他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索菲娅的握手和对他的施礼给了他辞客的表示。鲁比昂躬身还礼,穿过花园,这时他听到了大厅里卡洛斯·马利亚的声音:

"亲爱的夫人,我要责备您的丈夫,他的审美观实在太差了。"

鲁比昂停下了脚步。

"为什么?"索菲娅问道。

"客厅里挂了您的这幅画像,"卡洛斯·马利亚继续说道,"可您本人要比她漂亮得多,漂亮无数倍。亲爱的女士们,请比较一下吧。"

六六

"他讲起那种事情有多么自然!"回到家里,回忆起卡洛斯·马利亚所讲的话鲁比昂想道。"贬低画像仅仅是为了赞美其本人!显而易见,画像是很逼真的。"

六七

清晨，他在床上吃了一惊：他翻开的第一份报纸是《瞭望》。他读了社论、一篇通讯和几则新闻。突然，他发现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

正是他的名字印在了上面，闪闪发光，十分醒目，来自一条有关阿茹达大街事件的报道。他先是惊讶，后是生气。刊登一件他随便谈起的私事究竟出于何种鬼想法呢？他什么都不想再读，发现这条消息后便把报纸扔在地上，拿起了另一份报纸。不幸的是他已然失去了平静。他一知半解地读着，不时跳过几行，另外几行又没能看懂，或是一栏读到了头却不知道是怎么读下来的。

他起身坐在床边带扶手的软椅上，把《瞭望》捡了起来，目光又落在那条报道上，该报道占了一栏多的篇幅。这么一件区区小事就占用一栏多的篇幅！他心中想道。为了看看卡马绍如何填充版面，他飞快地读完了全文，文中使用的形容词和对该事件戏剧性的描写使他羞愧不安。

"活该！"他大声说道，"谁让我多嘴多舌呢！"

他开始洗澡、穿衣、梳头，依然念念不忘《瞭望》刊出的那篇报道。一件他认为是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登上了报纸，而且作者像写政治评论文章一样进行夸张，这使他感到羞愧难当。吃早餐时他又拿起报纸，开始阅读政府任命、戈拉努斯发生的谋杀案、天气预报等其他内容，直至目光落到那篇报道上，于是他又慢慢地看了一遍。鲁比昂此刻承认他完全可以相信作者的一片诚意。热情生动的语言使他对所发生的事件

产生了深刻印象，令他无法再矫饰下去。事件经过的确就是如此。鲁比昂回忆起如何走进卡马绍的办公室以及又是如何对他讲起这件事的，随后又回忆起事件本身。他躺在书房里，追忆起当时的情景：孩子、车子、马匹、喊叫声和他在无法抑制的冲动下的纵身一跳——现在他自己也无法解释是怎么一回事。当时仿佛眼前闪过一个黑影，他扑向孩子，扑向马匹，什么也看不见和听不到，根本没考虑到自身的安危……他有可能被马踩在脚下，被车轮碾过，或死或伤，哪怕是受伤……可能还是不可能呢？无法否认当时的形势十分危险……证据便是孩子的父母和邻居……

鲁比昂中断思索，又读了一遍那篇报道。写得真好，实在是好。他怀着极大的满足感又阅读了一遍其中的某些段落。这鬼家伙仿佛亲眼目睹了现场，叙述得多么逼真！多么生动！有些地方是添枝加叶，这是记忆混乱的缘故，不过，这种增添并不坏。看到自己的名字反复出现，他有无洋洋得意之感？“我们的朋友，我们十分杰出的朋友，我们勇敢的朋友……”

午餐时他嘲笑起自己来，感到自己过于苛求自己。归根结底，卡马绍将一篇真实、有趣、动人而绝非普普通通的报道奉献给他的读者有何不好？鲁比昂走出家门，有几个人向他表示敬意，弗雷塔斯称他为圣维森特·德·保罗①。我们的朋友面含微笑表示谢意，谦逊地表示这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有人反驳道，“但愿有许许多多这种不算什么。冒着自身生命危险去救一个孩子……”

鲁比昂听着，微笑着，渐渐对此予以赞同。他对一些好奇的

---

① 圣维森特·德·保罗（1581—1660）：法国神父，曾致力于保护被遗弃儿童的工作。

人讲述当时的情景，因为这些人想听到当事人的亲口述说。某些听众也谈起了他们自己的英雄行为：有的救过一个男人；有的在帕塞约救过一个洗澡落水的女孩；有的夺下过不幸者的手枪，制止了一场自杀，并让其发誓……每一件隐匿起来的小小光荣之举都啄破蛋壳，伸出脑袋，睁大眼睛，赤裸着身躯，围绕在鲁比昂无尚光荣之举的周围。也有妒忌他的人，其中有些并不认识鲁比昂，仅仅是因为听到别人高声赞扬他罢了。鲁比昂前去感谢卡马绍写出这篇报道，当然也责怪他滥用朋友的信赖，但这种责怪轻微得很，只是顺口说说而已。随后他买了若干份《瞭望》以送给巴尔巴塞纳的朋友。任何其他报纸都没有转载这篇报道。听从弗雷塔斯的劝告，鲁比昂在《商报》的读者来信栏中刊登出了那篇报道。

六八

玛丽娅·贝内迪塔终于答应学习法文和钢琴。整整四天，表姐索菲娅无时无刻不对她进行劝说，致使姑娘的母亲决定她们提前返回庄园，以免女儿最后被说服而同意。姑娘一再坚持不肯学习，说那是多余的东西，庄园姑娘不需要城里的这一套。但一天晚上，卡洛斯·马利亚前来做客，请她弹支曲子，玛丽娅·贝内迪塔羞得满脸通红。索菲娅赶忙撒了个谎：

"别难为她，她来了之后还没有弹过。她说自己现在只给庄园里的人弹奏。"

"那就请把我们当成庄园里的人好了。"小伙子坚持道。

幸好话题立刻转到皮奥伊男爵夫人举办的舞会上（正是我们的朋友鲁比昂离开卡马绍办公室时遇到的那一位）。一场精彩的舞会，啊，十分精彩！卡洛斯·马利亚说男爵夫人对他十分

赏识。第二天,玛丽娅·贝内迪塔便向表姐宣布,如果表姐愿意,她准备学习钢琴和法文,还有小提琴甚至俄文。困难在于要说服母亲。得知女儿做出的决定时,玛丽娅·奥古斯塔双手抱住了头。什么法文?什么钢琴?她大喊着说不行,除非不再做她的女儿,才可以留下来,弹琴,唱歌,讲卡宾达语或别的魔鬼语言。是帕利亚最终说服了她。帕利亚对她说,无论她认为这些东西是如何多余,可在社交中却是起码应该掌握的。

"我是在庄园而且也是为了庄园把女儿养大成人的。"姨妈打断了他的话。

"为了庄园?谁知道为了什么养儿育女?我父亲原想让我当神父,因此我才粗通一点拉丁文。您不可能永远活在世上,庄园的情况也每况愈下,玛丽娅·贝内迪塔有可能会无依无靠……我不讲什么无依无靠,只要我们还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但是未雨绸缪不是更好吗?甚至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都离她而去了,而她靠教法文和钢琴就可以过上宽裕的生活。只要她学会了这些东西,就会有好日子过。她漂亮,长得跟您年轻时一样,品德又出奇地好,完全可以找到一个富有的丈夫。我已经为她物色了一个,人很庄重,您知道吗?"

"是吗?那就让她去学法文、学弹钢琴和谈恋爱吗?"

"什么恋爱?这只是我内心里的一个想法,一个计划,我认为会有利于她和她母亲的幸福……因为我……哎,奥古斯塔姨妈!"

帕利亚显得十分委屈,使姨妈严厉的语气转为冷淡,但却依然固执己见。入夜之后她动了心,最主要的理由是庄园的现状和找到一个富有的女婿的可能性。乡下可以做女婿的富家子弟都与门当户对的人家联了姻。过了两天,他们找到了一个临时解决的办法,即玛丽娅·贝内迪塔留在表姐家,两个人要不时回

庄园看望姨妈，姨妈也来首都看望她们。帕利亚甚至表示，如果生意情况允许的话，他会想办法卖掉庄园，把姨妈接到城里来。然而老太太却摇了摇头。

不要以为一切都如这里写的那样容易，实际上玛丽娅·贝内迪塔的难题、烦扰、乡愁和反抗接踵而来。母亲回去十八天之后她就要回庄园看望母亲，表姐陪她同往，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两个月之后，母亲又来首都住了几天。索菲娅巧妙地使表妹习惯了都市的娱乐生活：看戏、串门、散步和参加家庭聚会，还有新式服装、漂亮的帽子和首饰。贝内迪塔是个女人，虽然有些古怪，但也喜欢这些东西。不过，对她而言，只要她愿意，也可以摆脱这一切，回到庄园去。庄园有时会出现在她的梦境之中或是单纯的想象之中。最初几次舞会之后，每当回到家里时，她心中充满的不是对良宵的感触，而是对伊瓜苏的思念。白天，当家里和街上完全沉静下来，有时她的这种思念还会更加强烈。每逢这种时刻，她便拍打翅膀飞回老家的阳台，在母亲身边喝起咖啡来。她想到老家的奴隶、旧式家具和教父——圣若昂德尔雷伊的一位富有的庄园主——送给她的一双漂亮的拖鞋。这双拖鞋留在了老家，索菲娅不同意她带到城里来。

法文和钢琴教师都是行家里手。索菲娅私下对他们说她的表妹因为这么晚才开始学习而感到难堪，请求他们对这位学生永远都要留点情面。两个人都答应了。钢琴教师只向几个艺术界的同行提及过此事，同行们感到这个请求十分有意思，也讲了一些他们所教学生的趣闻轶事。实际上玛丽娅·贝内迪塔学习起来毫不吃力，且十分勤奋，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用功，以至于表姐认为应该打断一下才好：

"休息一会儿吧，上帝的女儿！"

"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玛丽娅·贝内迪塔笑着说。

索菲娅想随意散散步，使她休息一下。她们从一个市区走到另一个市区，路经一些街道时玛丽娅·贝内迪塔也不肯浪费时间：她念着街上用法文书写的招牌，向表姐询问不认识的单词。索菲娅有时也答不上来，因为她的法文仅仅限于与衣着、房间陈设和表示殷勤有关的词汇。

玛丽娅·贝内迪塔的飞速进步不仅仅表现在法文和钢琴的学习上。她已适应了新的环境，而且比适应庄园的自然乐趣与生活要快得多。她已能与表姐一争高低上下，尽管后者具有某种特殊风度，而我却找不出特殊的词汇来加以形容。这样说吧，她的外貌和举止都别具一格。虽然有这种差别，但实际上玛丽娅·贝内迪塔已与表姐形影不离。索菲娅开始时逢人便夸奖她，现在则已不再这样做，而是默默地听着别人赞美她。玛丽娅·贝内迪塔可以谈笑风生，但沉默起来却又久久不讲一句话，这乃是她的"怪脾气"。她的集体舞跳得无可挑剔，可跳的时候却缺乏活力。她非常喜欢看别人跳波尔卡舞和华尔兹舞，索菲娅认为表妹是因为胆怯才不跳波尔卡舞和华尔兹舞。她想在家里单独教她，由丈夫钢琴伴奏，但表妹却一直不肯。

"这是你还保留的一点乡下习气。"有一次索菲娅这样对表妹说。

玛丽娅·贝内迪塔莞尔一笑，样子十分特别，表姐也就不再坚持了。她不是因羞愧而笑，不是因恼怒而笑，也不是因轻蔑而笑。为什么会这样笑呢？这似乎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微笑，一点也不比索菲娅兴致勃勃地跳波尔卡舞和华尔兹舞时的笑容逊色。跳起这种舞时，索菲娅靠在舞伴肩头的姿态是谁都无法相比的。卡洛斯·马利亚极少跳舞，只和索菲娅跳华尔兹舞。"只转两三圈。"他说。可一天晚上，玛丽娅·贝内迪塔看着他们跳了十五分钟。

六 九

鲁比昂坐在玛丽娅·贝内迪塔的身边,后者两次向他问起时间,第一次是华尔兹舞开始之时,另一次是结束之际,鲁比昂的表走了整整十五分钟,姑娘曾低头仔细地看了看分针。

“您困了吗?”鲁比昂问道。

玛丽娅·贝内迪塔迅速地瞥了鲁比昂一眼,发现对方面色恬静,既无任何企图,也无丝毫笑容。

“不困。”她回答说,“我是担心表姐索菲娅想要早点回家。”

“她不会早走的,住在圣特雷萨需要爬坡而早走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她的家离这儿很近。”

的确,帕利亚一家现在已迁居到弗拉门戈海滨,而舞会地点就在附近的阿尔科斯大街。

需要交待的是,从上一章开始至今已过去了八个月,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鲁比昂同索菲娅的丈夫合伙在海关路开办了一家进口公司,取名为“帕利亚商号”。这一建议是帕利亚在鲁比昂家里巧遇卡马绍律师的那个晚上提出的。尽管事情并不复杂,但鲁比昂还是迟疑了一段时间,因为这需要他提供一笔数额不少的资金,而他又不懂贸易,况且他对此并无兴趣。另外,他的个人开支数额已经很大,需要有好的利润收入和适当的节俭以使资本恢复到最初的水平。帕利亚所讲的生财之道并不明确,鲁比昂也弄不懂对方列举的数字、利润的计算方法、牌价、关税,他对此一窍不通。巧舌胜过拙笔,帕利亚讲得天花乱坠,他劝告朋友要把握住机会,盘活资金并使之成倍增加。假如鲁比昂担心害怕,那就另当别论了。他,帕利亚,将与约翰·罗伯特合作,此人是一八四四年创办的威尔金森公司的股东,该公司的

董事长后来回到英国,现在是国会议员。

鲁比昂并未立即让步,而是要求给他五天时间考虑。一个人独立思考更加自由,但这一次自由只是给他带来了烦扰。他计算了一下已经花掉的钱,估量了一下哲学家留给他的巨额遗产已经减少了多少。躺在书房地上的金卡斯·博尔巴偶然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鲁比昂不禁颤栗了,在这只金卡斯·博尔巴身上可能附着另一个金卡斯·博尔巴的灵魂,这种猜想从未完全从他的脑海中消失。这一次,他甚至从它的目光中看到了责备的神情。接着他又笑了,这纯属愚蠢的念头,狗是不可能成为人的,然而他却不知不觉地低下手摸了一下狗的两只耳朵,以赢得它的理解。

在种种拒绝的理由后面,接踵而至的是与之相反的理由。万一生意能够赚钱呢?万一真的能使他现有的钱翻上几番呢?这可以使他的地位受到尊重,当他像威尔金森公司的老董事长向议会自荐时,也可能会在选举中为他带来好处。另一个更有力的理由是他担心这会使帕利亚感到伤心,仿佛在钱的问题上鲁比昂对他并不信任。的确,几天前他刚收到帕利亚偿还的一部分旧债,其余部分也应该在两个月之内还清。

这些理由都是鲁比昂自己想出来的,没有一个出自对方的借口。索菲娅只是最后才出现,然而从一开始,这种潜在的下意识的念头,这种最后和惟一隐蔽起来的理由就从未离开过他的脑海。鲁比昂摇了一下头,想把她从脑海中赶走,接着便站起身来。索菲娅(狡猾的女人!)藏身于鲁比昂的下意识之中,她尊重思维自由,放手让鲁比昂自己决定是否通过某些可靠的条款同丈夫合作。贸易公司就这样宣告成立,鲁比昂就这样为他经常去登门造访找到了正当的理由。

"鲁比昂先生,"沉默了几秒钟之后,玛丽娅·贝内迪塔问

道,“您不认为我的表姐非常漂亮吗?”

“她确实非常漂亮。”

“不仅漂亮,而且身材也好。”

鲁比昂对她的这一补充表示赞同。他们俩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厅里跳华尔兹舞的一对舞伴。索菲娅光彩照人,身上穿着一件袒胸露肩的深蓝色衣服,其理由第三十五章已做过说明。两只裸露着的丰满玉臂呈现出浅金般的色彩,与已习惯于煤气灯光照耀的双肩和酥胸十分和谐一致;做工精致的人造珍珠头饰与鲁比昂送给她的两颗天然珍珠的耳坠相互辉映。

与她共舞的卡洛斯·马利亚也毫不逊色。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此人是位翩翩少年,一双眼睛依然像在鲁比昂家吃午饭时那样恬静。他没有臣民的那种卑躬屈膝的举止,不像其他年轻人那样毕恭毕敬地点头哈腰,却俨然一位忠厚的国王施恩于天下。乍看上去,他仿佛只是在对少妇施与恩宠,当然也确实为身边拥有一位当晚最俏丽的女人而骄矜。这两种感情并不矛盾,都融于这位年轻人的自我陶醉之中。在他看来,索菲娅仿佛一位女信徒拜倒在了他的脚下。他对什么都不感到惊讶,倘若有朝一日一觉醒来他成了皇帝,只会惊讶大臣们迟迟不来向他致贺。

“我要休息一会儿。”索菲娅说。

“是累了还是……烦了?”舞伴问道。

“噢,只是累罢了!”

卡洛斯·马利亚后悔猜想到另一种可能,立刻将它排除掉。

“是的,我相信只是累了。为什么会烦呢?但我可以肯定,您还是能够作出牺牲陪我散上一会儿步的。五分钟行吗?”

“五分钟。”

“一分钟都不能多吗?我情愿永远地散下去。”

索菲娅低下了头。

“请注意，是同太太一起散步。”

索菲娅目光低垂，没有表示拒绝，也没有表示赞同，甚至没有表示感谢。卡洛斯·马利亚可能只不过是奉承而已，对奉承通常是要表示感谢的。过去她也听他讲过类似的话，说她在世间女人当中堪称首屈一指。这种话她已半年没有听到，因为卡洛斯·马利亚在佩特罗普利斯市呆了四个月，另外两个月又没有登门来访。最近他开始经常前来做客，对索菲娅大加奉承，有时是在私下，有时则是当众对她进行赞美。她随他而行，两个人默默地、默默地、默默地走着，直至卡洛斯·马利亚打破了沉默，对她说前一天夜里她家对面的海水波涛翻滚，汹涌澎湃。

“您路过那里？”索菲娅问。

“我去了那里。我沿着卡特特街行走，天色已晚，我想起要去弗拉门戈海滨。月色皎洁，我在大海与您的家之间呆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敢打赌，太太根本没有梦见我？但是我却几乎听到了您的呼吸声。”

索菲娅微微一笑，卡洛斯·马利亚继续说道：

“大海波涛翻滚，汹涌澎湃，真的，但我的心翻腾得不比大海相差分毫。不同的是大海是愚蠢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波涛翻滚，而我的心却明白它是为太太而翻腾。”

“啊！”索菲娅低声迸出一个字来。

是惊恐？是气愤？是害怕？有许多问题可以同时提出来。我相信，连少妇自己也无法做出准确的回答，因为卡洛斯·马利亚的表白给她带来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但她却绝未加以怀疑。她的一声“啊！”是那样乏力，那样低沉，卡洛斯·马利亚几乎难以听到。众目睽睽之下，卡洛斯·马利亚伪装得十分出色，无论是在表白之前、之间还是之后，面部都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色

彩,甚至还带有一丝挖苦的笑容——当他嘲弄某个人时经常露出这种笑容——,仿佛是刚刚讲了一句俏皮话。然而不止一个女人的眼睛在窥视索菲娅的灵魂,琢磨着她那羞怯的表情和执意下垂的眼睑。

“太太有些慌乱,”卡洛斯·马利亚说,“请用扇子遮掩一下。”

索菲娅机械地摇起扇子并抬起了眼睛,发现许多目光在盯着她,脸色一下子变白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飞快而去。最初的两个五分钟已经走远,现在是第十三个五分钟,后面一个接一个的五分钟又展开了翅膀。索菲娅对舞伴说她想坐一坐。

“我送您坐下来,然后我就回家。”

“不。”索菲娅急忙说道。

然后又改口说:

“舞会很好。”

“是的,我要带走今晚最为美好的回忆。听过一只美丽的小鸟,一只您家中的小鸟的歌声之后,现在再听任何其他的都仿佛是青蛙在呱呱叫。您想在哪里坐下来?”

“在我表妹的身边。”

七〇

鲁比昂让出椅子,尾随卡洛斯·马利亚穿过客厅,一直来到前厅。那里放着他们的大衣,还有十几个人正在聊天。在卡洛斯·马利亚走进前厅之前,鲁比昂亲热地拉住了他的一只胳膊,想问他一点事——随便什么事,实际上是为了留住他,并力图摸摸他的底。许多天以来,一个他认为可能的或者已成为现实的

念头开始折磨他。刚才他们之间长久的谈话,还有她的举止和神情……

卡洛斯·马利亚并不知道这位米纳斯州人对索菲娅的长期暗恋。鲁比昂把这一折磨人的暗恋深埋在心底,不能向任何人坦白。他期盼着偶然的收获,要求并不多,一次简单的见面也能使他感到满足。他夜不成寐,为帕利亚的商业活动解囊……他对她的丈夫并无醋意,他们夫妻的亲密无间从未激起他对合法丈夫的仇恨。时间逐月而去,他的感情未变,期望犹存。但是可能存在着一个外来的对手却使他备受折磨,妒忌把我们的朋友一口咬出血来。

"什么事?"卡洛斯·马利亚转身问道。

与此同时他迈步走进前厅。前厅里有十几个男人正在谈论政治,因为舞会——我忘了交待——是卡马绍为庆祝妻子的生日而在家里举行的。两个人进去时里面的人正七嘴八舌就同一件事各抒己见,格言、见解、不同的断语沸沸扬扬……一位理论家压倒众人,使他们沉默了片刻,吸起烟来。

"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这位理论家说道,"但必定要遭受道德的惩罚。各党派所欠下的债必然要加上利息偿还,直至最后一分钱,直至最后的一代。原则是不会死亡的,忘记了原则的诸党派肯定要耻辱与声名狼藉地寿终正寝。"

一个半秃顶的男人不相信什么道德的惩罚,并说明了理由。第三个人提到了一些收税员被解职的事,于是被理论搞得昏头昏脑的人双脚又踩到了实地。除了名声不好,原来的收税员并没有其他过错,而且丝毫不必为新任命的收税员说好话: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侵吞过公款,另一位是某侯爵的妹夫,这位侯爵在圣若泽多斯坎波斯曾用大口径火枪对一名代理人开过一枪……新的暴发户又怎么样?他们是真正的罪犯。

“现在就要走吗?”看到卡洛斯·马利亚从衣堆里取出自己大衣时鲁比昂问道。

“现在就走。我困了。帮我穿上这只衣袖。我困了。”

“还早,留下来别走,我们的卡马绍不希望年轻人离去,不然谁去同姑娘们跳舞呢?”

卡洛斯·马利亚微笑着说他并不喜欢跳舞,他所以同索菲娅太太跳华尔兹舞乃因为她是这方面的高手。否则,他根本不会去跳。他困了,他喜欢上床睡觉胜过听乐队演奏舞曲。他亲切地向鲁比昂伸出手,鲁比昂半信半疑地握住了。

鲁比昂不知如何是好。现在就走,把索菲娅丢下,而不像往日那样等候她,一直到送她上马车……这可能是他的一个错误……他思考着,回忆起圣特雷萨的那个夜晚。当时他大胆地向索菲娅表明了自己的真情,拉住了她一只美丽娇弱的细手……少校把他们打断了。可为什么后来他不再坚持呢?索菲娅并没有怠慢他,其丈夫也没有任何觉察……他又想到了那位可能的对手,可以肯定他是因为困了才离去的,可索菲娅的样子……鲁比昂走到客厅的门口看看索菲娅,然后又来到一个角落或是说一张牌桌面前,心神不安,闷闷不乐。

七一

回到家里,索菲娅一边散开头发,一边像谈论一件令人厌烦之事似的讲起当晚的舞会。她打起哈欠,两条腿发疼。帕利亚不同意她的看法,说她是身体不适,腿疼则是因为舞跳得太多造成的。妻子反驳说,如果她不跳舞就会烦死。她取下发夹,放进一个玻璃花瓶中,头发缓慢地披散在麻纱衬衫未曾遮盖好的双肩。帕利亚站在她的身后,对她说卡洛斯·马利亚的华尔兹舞

跳得非常好。索菲娅不禁战栗了一下。她从镜子里望了丈夫一眼,发现丈夫的脸是恬静的。她同意地说是跳得不坏。

"不,太太,是跳得非常好。"

"你夸奖别人,因为你知道谁也无法超过你。好了,我那好虚荣的人,我是了解你的。"

帕利亚伸出手,托起她的下巴,迫使她看着自己。为什么好虚荣?为什么说他是好虚荣的人?

"哎唷,"索菲娅呻吟道,"你别碰疼我。"

帕利亚吻了她的肩,索菲娅微微一笑。她心不烦,头不疼,与在圣特雷萨那天夜里向丈夫讲述鲁比昂无礼之举时的情况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山丘有害于健康,而海滨则有益于健康。

第二天,索菲娅很早便醒了。家中群鸟婉转啼鸣,仿佛给她带来了某个人的口信。她躺在床上,闭上双眼,想看得更真切些。

把什么看得更真切些呢?山丘肯定有害于健康,而海滨则不同。半小时之后,索菲娅立在窗边,注视着涌来的波涛在她眼前渐渐消失。抬头远望,波涛不断涌起,又在港湾入口处不断消失。富于想象力的少妇问自己那是不是水跳的华尔兹舞,接着便让自己随急流而下,没有帆也没有桨。她的目光转向海边的那条大街,仿佛寻找前一天深夜曾在那里逗留的那个男人的痕迹……我不能保证,但我想她是找到了。至少可以肯定,她把所寻觅到的与那次谈话的内容进行了比较:

"月色皎洁,我在大海与您的家之间呆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敢打赌,太太根本没有梦见我?但是我却几乎听到了您的呼吸声。大海波涛翻滚,汹涌澎湃,真的,但我的心翻腾得不比大海相差分毫。不同的是大海是愚蠢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波涛翻滚,而我的心却明白它是为太太而翻腾。"

索菲娅不禁打了个寒颤。她想忘却这一席话，然而这席话却在继续重复："月色皎洁……"

七二

在两句话之间，索菲娅感到有人把手放在了她的肩头。原来是丈夫帕利亚，他刚吃完早餐，正准备进城去。两个人亲切地告别，克里斯蒂亚诺对妻子说玛丽娅·贝内迪塔起床后非常不高兴。

"已经起床了！"索菲娅十分惊讶。

"我下楼时发现她在餐室，一醒来就闹着要回庄园。她做了个梦……我不知道……"

"怪脾气！"索菲娅得出结论。

她用轻巧的手指为丈夫整理好领带，把礼服的领子向前拉了拉，然后两个人再一次告别。帕利亚下楼和走出家门，索菲娅则仍站在窗前。在拐过街角之前，帕利亚像往常一样转过头来挥手向妻子告别。

七三

"月色皎洁，我在大海与您的家之间呆了将近一个小时……"

索菲娅终于离开了窗口，此时楼下的挂钟刚好打过九点。气恼，后悔，她向自己发誓，以母亲的灵魂发誓，再也不去想这类事情了。她认为这毫无意义，她的过错在于让那个年轻人把放肆的话语讲完。然而这样做事实上却避免了一出大的丑剧，因为对方可能会陪她直至椅子边，当着其他人的面把余下来的话

讲完。余下来的话又一次被她回忆起来,犹如一段固执的乐曲。同样的言词和同一个声音在她的耳边响起:

"月色皎洁,我呆了将近一个小时……"

七四

当索菲娅耳边回响着昨晚的话语时,卡洛斯·马利亚睁开了眼睛,伸展了一下四肢。在洗澡、穿衣和骑马散步之前,他回想了一下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这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他总能在前一天发生的事情中找到使他惬意的某个行动、某句话或某种察觉。这是他的精神寄托,他旅程中的客栈,他在这里下马歇歇脚,不慌不忙地喝上一口清水。倘若没有这种事情发生,或情况恰恰相反,他也不会因此而情绪欠佳。只要品味一下自己讲过的某句话和做过的某个动作,体会一下主观的欣赏和生活的乐趣,就足以使前一日不成为白白度过的一天。

前一天的突出人物当属索菲娅,她甚至成为回忆的主要部分,是大厦的正面,宽广而富丽堂皇。卡洛斯·马利亚通过回忆品味着前一天晚上与之谈话的全部内容。但是,当想到他向对方进行爱的表白时,卡洛斯·马利亚感到既开心又不悦。爱的表白是一种誓约,一种障碍,一种义务。虽然施恩的想法克服了厌烦情绪,他仍然陷入两种感觉之间而不能自拔。他对她说有一天夜晚他曾去过弗拉门戈海滨,想到这里时他不禁笑了起来,因为那并非事实,而是他在交谈中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他没有去过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去。他终于忍住了笑,甚至为此感到后悔。撒谎的事实使他产生了低人一等的感觉,令他有些沮丧。他甚至想一见到索菲娅便更正自己所讲过的话,但又意识到一经更正就失去了诗意。有些撒谎的诗是很美的。

很快他的思维就活跃起来。在回忆中，他看到了大厅、男人、女人、焦虑不安的扇子、气愤恼恨的髭须，所有这一切都浸透了妒忌和羡慕。请注意，是别人的妒忌，他没有这种不良情绪。别人对他的妒忌和羡慕此刻依然使他感到由衷的欢愉：舞会的公主投身于他的怀抱之中。他使用公主一词来表明索菲娅的高傲，虽然他认为这乃是她的一个致命的弱点——来自教养。他认为，一位姑娘婚后或婚前不久的文雅举止来自对成年人的模仿，尽管如此，也未能超越出其生活的环境。

七五

此刻他的脑海中又出现了另外一些女人的身影，这些女人喜爱他都胜于喜爱其他的男人。难道因为他曾奉承过她们？人们不得而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女人都令他感到欢愉。她们皆为贞洁正经的女人，但也喜欢身边有位美男子陪伴，且没有犯下过失的危险，如同对奥赛罗的热烈恋情拍手称快的观众，在走出剧场时对苔丝德蒙娜之死并不负有任何责任。

此刻她们全都前来围绕在卡洛斯·马利亚的床边，为他编织同样的花环。她们并非各个都是妙龄少女，但高贵弥补了逝去的青春。卡洛斯·马利亚迎接她们，俨然一位古代神人安静地坐在大理石上，迎接美丽的女信徒和接受她们的礼物。在一片嘈杂声中，他能分辨出每一个人的声音，当然不是同时，而是分三四次分辨。

最后一位是新来的索菲娅，卡洛斯·马利亚含情脉脉地倾听着她的声音，但已没有了最初时的激动，因为对其他一些高贵女士的回忆降低了她的重要性。当然，不可否认她依然十分迷人，而且华尔兹舞跳得无可挑剔。他真的会热烈地去爱她吗？

此刻他曾去过海滨的谎言又一次浮现在脑海中。卡洛斯·马利亚厌烦地起身从床上下来。

“是什么魔鬼让我说出这种谎话的呢?”

他再次想要说明真相,态度比上一次更加严肃。“撒谎,”他想道,“乃是小人之类才干的事。”

半个小时之后,他骑马离开位于因瓦利多斯街的家。前面便是卡特特街,他想起了索菲娅的家坐落在弗拉门戈海滨。拐个弯,沿一条直通海边的街道而下,自然就可以从华尔兹舞伴家的门口经过。也许他能见到索菲娅立在窗前,看到她满脸通红地向他问好。这一切在短短几秒钟内从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于是他拉动了缰绳。然而他的心灵而不是马高傲地昂起了头,指使着他立刻又拉动缰绳调马回头,继续朝前散步去了。

七六

他很会骑马,所有路过或站立在门前的人无不赞佩他骑马而行的潇洒和泰然的姿态。卡洛斯·马利亚成了众人臣服的对象。他接受了所有的赞美,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赞美。为了崇拜他,所有男人都成了人类的组成部分。

七七

“起来了!”看到表妹正在读报,索菲娅又说了一遍。

玛丽娅·贝内迪塔吓了一跳,但随即便平静下来。她睡得不好,很早就醒了。她说她不习惯玩到那么晚,表姐立刻说必须要习惯,里约热内卢的生活不同于庄园,不能与母鸡同时入睡然后又随公鸡同时起床。然后她问起表妹对前一天的舞会印象如

何。玛丽娅·贝内迪塔无所谓地耸耸肩,但嘴上却回答说很好。她的话十分简短而且有气无力。索菲娅知道,除波尔卡舞和华尔兹舞外,表妹跳得并不算少。为什么不也跳跳波尔卡舞和华尔兹舞呢?表妹不无恶意地望了表姐几眼。

"我不喜欢。"

"什么不喜欢!是胆怯。"

"胆怯?"

"就是还不习惯。"索菲娅解释说。

"我不喜欢让一个男人紧紧贴着我的身子,当众和我一起走来走去。我感到太难为情。"

索菲娅变得严肃起来。她没有辩解,也没有继续讲下去,而是谈起了庄园,问表妹克里斯蒂亚诺说她想要回家是不是真的。玛丽娅·贝内迪塔随意翻阅着报纸,兴奋地回答说是真的,她不能离开母亲生活。

"为什么?你和我们在一起过得不是很开心吗?"

玛丽娅·贝内迪塔一句话也不说,目光在一份报纸上移来移去,仿佛在寻找某条消息,紧咬着的下唇不安地抖动着。索菲娅坚持要知道她突然改变主意的原因,在拉起她的双手时发现她的双手冰凉。

"你需要结婚了。"索菲娅终于说道,"我已经看上了一个人。"

此人便是鲁比昂。帕利亚想要合伙人同表妹成亲,"这样一来就都成为一家人了。"他曾对妻子这样说过。索菲娅把这件事揽了下来。此刻她想起了这一承诺,玛丽娅·贝内迪塔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未婚夫。

"是谁?"玛丽娅·贝内迪塔问道。

"一个人。"

后世之人，你们会相信吗？索菲娅无法讲出鲁比昂的名字。有一次，她曾对丈夫说她已经向表妹提到了鲁比昂的名字，这是撒谎。现在她真的要提出来了，可又说不出口。是妒忌吗？这个女人并不爱那个男人，但却又不愿意把他作为未婚夫介绍给表妹，这实属罕见，然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亲爱的朋友和先生。既然有人虚构出了奥塞罗和德·格里欧骑士[①] 的妒意，那么就可以杜撰出一个不愿将自己不想占有之物让与他人之人的另一种妒意。

"到底是谁呢？"玛丽娅·贝内迪塔又问了一遍。

"以后再告诉你，你让我把事情安排一下。"索菲娅回答说，然后便改变了话题。

玛丽娅·贝内迪塔的表情变了，嘴巴堆满了笑容，一种兴高采烈和满怀希望的笑容，一双眼睛对表姐的允诺流露出感激的目光，并且讲出了一句谁也无法听到和理解的隐晦之话：

"喜欢跳华尔兹舞，原来如此。"

谁喜欢跳华尔兹舞？很可能是表姐。昨天晚上表姐与卡洛斯·马利亚跳了那么久的华尔兹舞，人们完全可以从中发现某种缘由。玛丽娅·贝内迪塔现在得出了结论：她是他们共舞的本来和惟一的原因所在。舞间休息时他们谈了很久，话题自然肯定有关她的，那是无疑的，因为表姐想把她嫁出去，而且只要求让她把事情安排一下。也许他认为她长得丑或是缺乏妩媚，但只要表姐愿意安排……少女那一双欢快的眼睛道出了所有这一切。

---

① 法国作家普雷沃(1697—1763)的小说《德·格里欧骑士和曼侬·莱斯戈的故事》中的男主人公。

七八

鲁比昂却没有如此轻易地将疑虑消除。他想到要与卡洛斯·马利亚谈谈,问一问他,并且第二天来到因瓦利多斯大街找了他三次,只因为没有找到,所以才改变了主意。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几天,是西凯拉少校把他从孤寂中拉了出来。少校告诉鲁比昂他已搬迁到十二月二号大街,并说非常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这所住宅,喜欢这里的豪华装饰、它的所有细微之处以及金制品和窗帘,并就这件事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还提到了几件古老的家具。少校突然停止了这个话题,以说出他发现鲁比昂心情忧郁。这很自然,因为这个家里缺少一点什么。

"先生是幸福的,但家里缺少了一样东西,缺少了一个女人。先生需要结婚了。结婚吧,别说我在哄骗您。"

鲁比昂想起了在圣特雷萨与索菲娅谈话的那个美好的夜晚,脊背不禁感到一阵凉意,但是少校的声音不含任何讽刺的色彩,同样也没有因利害关系而引起的兴奋。他的女儿依然如我们在第五十三章描述的那样,所不同的是现在已年满四十岁。"四十岁的老处女。"年满四十岁的那天清晨她对自己叹息道。她没有在头发上系上饰带或插上玫瑰,也没有举办生日聚会以示庆祝,只是午餐时父亲发表了一篇演说,回忆起她童年的生活、母亲及祖母的轶事、化装舞会穿的一件带风帽的长外衣、一八四八年的一次洗礼、一位名叫克洛多米罗的上校的一条绦虫形状的项链。少校把几件诸如此类的事情混杂在一起,目的在于打发时间。托尼卡小姐无法听进去,她陷入沉思,一边咀嚼着精神寂寞的面包,一边追悔最后几次为找到一位丈夫所做的努力。四十岁,已经到停止努力的时候了。

少校此刻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他是真诚的，认为鲁比昂的家中缺乏生气。告别的时候他又说道：

"结婚吧，别说我在哄骗您。"

七九

"为什么不呢?"少校走后一个声音问道。

鲁比昂惊恐万分地看了一下周围，只见到他的狗正一动不动地望着他。如果相信问话来自金卡斯·博尔巴这条狗或是灵魂附在其身上的另一个金卡斯·博尔巴，那就未免太荒唐了，我们的朋友因此而轻蔑地莞尔一笑。然而与此同时，他还是像在第五十九章里所做的那样，伸出手来亲切地抚摸着狗的耳朵和脖颈——一个为取悦死者可能存在着的灵魂的专门动作。

我们的朋友就是这样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自我表演的。

八〇

但是，这个声音又响了起来："为什么不呢?"是的，为什么不结婚呢? 鲁比昂继续思考着。他要扼杀那种没有希望、没有慰藉、正在慢慢吞食着自己的恋情，何况那是一扇神秘的大门。结婚，是的，立刻好好地结婚。

这个念头出现时他正在大门口。他从大门口往里走，踏上石阶，下意识地打开了房门。关门的时候，一直尾随在后的金卡斯·博尔巴一跳使他清醒过来。少校刚才在哪儿? 他想走下去看看，但立刻想起他刚刚把少校送出大门。两条腿完成了这一切，是它们自动、直接、清醒而没有磕绊地带着他行走，以便让头脑仅仅承担起思考的任务。两条好样的腿！两条友好的腿！它

们是精神的天然拐杖。

神圣的腿啊！它们还把他送到长靠背椅，与他一起慢慢地伸展开，与此同时头脑仍在思考着结婚的事。这是逃避索菲娅的一种方式，可能还不止于此。

是的，可能还是通过改变环境与运气而恢复生活中业已失却的协调的一种方式。但这种考虑并非是思维本身的产物，也不是双腿的产物，而是来自另外的某种东西，他如同蜘蛛一样无法分辨其好坏。蜘蛛懂什么莫扎特？一点也不懂，可却能高兴地倾听这位音乐大师的一首奏鸣曲。猫从未读过康德的著作，却也许是种形而上学的动物。实际上结婚可能会成为一根将失却的协调串联在一起的链条。鲁比昂感到心乱如麻。他热爱萍水相逢的朋友，他们对他也殷勤备至。这些朋友给他的生活抹上了一种旅行的色彩，语言随城市而变化，时而是西班牙语，时而是土耳其语。索菲娅在这方面颇为典型，她如此多变，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又是那样，岁月渐渐流逝却永无定型和永不醒悟。

为了消磨漫长而空闲的日子，无所事事的鲁比昂便去旁听陪审团和众议院的会议，观看士兵列队操练，长时间地散步，晚上进行毫无必要的拜访或是并无乐趣地去看演出。他的家依然是放松精神的好地方，那里的陈设豪华耀眼，梦想在空气中飘浮游动。

最近一段时间，他把许多时间用在阅读上。他读小说，但只读大仲马的历史小说或弗耶[①] 的当代小说。后者读起来感到困难，因为他的法文水平不高，而前者却不乏译本。如果他发现其他作家的主要以贵族和王室生活为主的作品，也会小心地挑选一本来读。杰出的大仲马杜撰的法国宫廷的那些场景，弗耶

---

① 弗耶(1821—1890)：法国小说家和戏剧家。

笔下的喜好与人决斗的贵族和冒险家以及伯爵夫人和公爵们——深居于华丽的暖房之中，个个都使用着非常谦逊、文雅、高傲或风趣的语言——，使他的时光飞快地流逝而去。书掉落在地上，两眼望着空中呆呆发愣，他的阅读几乎每次都以这种方式结束。也许是某个已故的老侯爵正在向他重复另外一个时代的趣闻轶事。

八一

在思索找一个什么样的未婚妻之前，鲁比昂已开始考虑婚礼了。从那一天起，他便在脑海里构思婚礼的排场和使用的马车——如果还有他在一些小说的插图中见过的那些富丽堂皇的旧式马车该有多好。啊，宽敞而高傲的马车！他多么希望在盛大的节日里，站在宫廷的大门口等候皇帝的外出，以观看皇室车队的行进，特别是皇帝陛下乘坐的那辆马车：高大宽敞的车身，坚实的弹簧，精美的古代绘画，由四对或五对马拉着，车夫严峻而庄重！后面尾随的马车要小一些，但也壮观得令人睁大双眼。

假如不是整个社会都已使用四轮双座马车，那么后面车队中的一辆，或者比它更小一些的，本可供他在婚礼中使用。好吧，那就乘坐四轮双座马车。他设想着这辆车的内壁要装饰得极其华丽。用什么装饰呢？要用一种不同寻常的、现在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样的布料，但要使马车气派非凡。马则是罕见的良种马，车夫要身着金的制服，啊，但要是一种从未见过的金子。宾客均属上流人物，诸如将军、外交使节、参议员、一两位大臣以及众多的商界名流。女士，高贵的女士呢？鲁比昂在脑海里罗列着她们的名字。他站在一座宫殿台阶的高处，俯视着下面的地毯，望着她们接踵而至，穿过天井，脚着缎制的小鞋轻

盈而敏捷地登上台阶。开始时为数寥寥，随后便越来越多。马车一辆紧接一辆……某位公爵来了，接着是一位仪表堂堂的男人和一位不同凡俗的女士……"亲爱的朋友，我们来了。"伯爵在台阶高处对他说道。伯爵夫人随后说："鲁比昂先生，婚礼简直太精彩了……"

突然，罗马教皇的使节到了……是的，他忘记了婚礼应该由罗马教皇的使节主持。现在使节已到，穿着主教的紫红袜，长着一双那不勒斯人的大眼睛，正同俄国的公使交谈。水晶和黄金的光泽照耀着全城最美丽的脖颈，身着燕尾服的绅士们有的挺胸有的欠身倾听着扇子开开合合的响声。肩章与冠状头饰凑在一起，乐队奏响华尔兹舞曲，于是黑色的棱角分明的手臂挽着了手套直达肘部的裸露的手臂，一对对地在大厅里旋转，五对、七对、十对、十二对直至二十对。夜点丰盛而精美。波西米亚的水晶制品，匈牙利的陶瓷，瑟尔的花瓶，身着制服动作敏捷的仆人的衣领上印着鲁比昂一词的开头字母。

八二

这些梦幻飘来荡去。什么样神秘的普洛斯彼罗① 把一个普通的岛屿变化成美妙的化装舞会？"去吧，阿丽儿，把你的同伙带到这里来，好让我在这对年轻人面前卖弄我的一些法术。"② 这可能是喜剧中的原话，然而岛屿却不相同，岛屿和化装舞会都不相同。岛屿乃是我们朋友的大脑，化装舞会也没有仙女和诗篇，而是由世间凡人和大厅里平庸的谈话所组成，然而

---

① 莎士比亚喜剧《暴风雨》中的主人公。

② 《暴风雨》中的一句台词。

却更加丰富多彩。我们不要忘记,莎士比亚笔下的普洛斯彼罗乃是米兰的公爵。也许正是如此,因为他已潜入我们的朋友的岛屿。

实际上,梦幻中出现在鲁比昂身边的新娘们都来自有爵位封号的家族,在贵族阶层中她们的姓名最为响亮和易记。我们在这里解释一下其原因:几周前,鲁比昂看到一本勒默特年鉴,随手一翻,看到了受封爵位的那一章。如果说他知道其中的几位,但却远未熟悉全部受封人士。他买了一本,反复看了许多遍,从前到后,从侯爵到子爵,然后又从后到前,不断重复着那些动人的名字,其中许多他已背诵下来。有时候他拿起笔和一张纸,选择一个现代的或古代的爵位,反复地写来写去,仿佛如此他便拥有这一封号并在签署某个文件:

巴尔巴塞纳侯爵

巴尔巴塞纳侯爵

巴尔巴塞纳侯爵

巴尔巴塞纳侯爵

巴尔巴塞纳侯爵

巴尔巴塞纳侯爵

他就这样一直写满一张纸,并不断变换字体,有的粗大,有的细小,有的后仰,有的直立,形式多种多样。写满一页便拿起纸来,对签字进行比较,然后又把纸放下来,开始胡思乱想。新娘们的爵位等级于是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糟糕的是她们个个面容都与索菲娅一个样。起初的一瞬间,她们可能与某个女邻居或是下午他在街上遇到的某个姑娘相似,开始时她们可能或瘦或胖,然而很快就改了模样,身体变得丰满或消瘦,接着便出

现了美丽的索菲娅那光彩照人的面容和她那双传情或是平静的眼睛。难道结婚也无法摆脱她吗？鲁比昂甚至设想过帕利亚的死亡。有一天，他从帕利亚家离去的时候，索菲娅对他讲了一些动听而又空洞的话语，于是他萌生了这一念头。虽然他立刻将这一如同某种凶兆的念头排除，但仍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冒险感觉。几天之后，鲁比昂又陷进想入非非的梦幻之中，是帕利亚再次把他从结婚的梦幻中唤醒。

"今晚有什么地方要去吗?"

"没有。"

"这是利里科剧院的门票，第八厢左起第一排。"

鲁比昂到的早，他把手臂伸向索菲娅。如果索菲娅情绪好，那么这一夜便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夜晚之一。假如情况相反，那则是一种折磨。一天，他对狗重复了同样的话：

"昨天我受尽了折磨，我可怜的朋友。"

"结婚吧，别说我在哄骗您。"金卡斯·博尔巴对他吠道。

"是的，我可怜的朋友。"他抓住狗的前爪并将其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你讲得对，你需要一位好女友给予我所不能或是不会给予的照顾。金卡斯·博尔巴，你还记得我们的金卡斯·博尔巴吗？他是我的好朋友，伟大的朋友，我也曾是他的朋友，我们是两位伟大的朋友。假如他还活着，他会成为我的证婚人，会举杯祝酒，至少要为新郎和新娘的荣誉干上一杯。酒杯将由黄金或钻石制成，是我特意请人为他定做的……伟大的金卡斯·博尔巴。"

鲁比昂的思绪在深渊上空盘旋。

八三

一天，由于比往日更早就走出家门，又不知到哪里度过第一

个小时,鲁比昂便朝公司的仓库走去。他已有一周没到弗拉门戈海滨去了,因为索菲娅又对他开始了一个冷漠时期。他遇到了戴孝的帕利亚,妻子的姨妈奥古斯塔在庄园去世,前天下午他们得到了消息。

"就是那位姑娘的母亲?"

"是的。"

帕利亚对死者极力赞扬,然后讲到玛丽娅·贝内迪塔伤心得令人同情。他问鲁比昂为什么晚上不去弗拉门戈,帮助他们让玛丽娅·贝内迪塔散散心呢? 鲁比昂答应去。

"去吧,这是对我们的帮忙。可怜的姑娘无可挑剔,你无法想象她有多么出众。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庄重,至于社会交往,如果说小时候缺乏训练,现在已用惊人的速度补回了失去的时间。索菲娅是她的导师。作为主妇呢? 我的朋友,我不知道能否找到像她这种年龄竟会如此完美的人来。现在她已留在我们这里。她有一个姐姐名叫玛丽娅·若泽,嫁给了西阿拉州的一位法官。她的教父住在圣若昂德尔雷伊,死者对他赞不绝口,我不相信他会派人把她接走,但即使派人来接我们也不会放她走。她现在是我们的,我们不会因为她的教父想给她留下遗产而放她走。以后她就留在这里。"说完便用手指弹掉鲁比昂衣领上的少许灰尘。

鲁比昂对此表示感谢,随后他们来到尽头的办公室。鲁比昂隔着铁栅向外张望,看到一些麻袋被搬进库房,便问是什么货物。

"英国白色细棉布。"

"英国白色细棉布。"鲁比昂无动于衷地重复道。

"顺便问一句,莫赖斯—库尼亚公司还清了全部债务,您知道吗?"

鲁比昂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是否有这样一个公司，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为该公司的债主。听到这一消息后他回答说这很重要，然后便准备起身离去，但帕利亚还是留他呆了一会儿。帕利亚现在很高兴，仿佛没有任何人死去似的。他又谈到了玛丽娅·贝内迪塔，说他想把她好好嫁出去。姑娘不多话，不虚荣，也不想入非非，很有理智，应该配个好丈夫，配个庄重的人。

"是的，先生。"鲁比昂说。

"那好，"帕利亚突然压低声音说道，"您对我下面要说的话不要大惊小怪，我认为您应该与她结婚。"

"我？"鲁比昂惊讶地说道，"不，先生。"为了缓和一下拒绝所产生的后果，他又立即补充说，"我不否认她是位端庄和完美无缺的姑娘，不过……目前……我没想过结婚的事……"

"谁也没对您说明天或是很快就结婚，结婚可不是一件临时说办就办的事。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有一种预感。索菲娅从来没有对您讲过我的这种预感吗？"

"从来没有。"

"奇怪，她告诉我曾对您讲过一次，或是两次，我记不太清了。"

"有这种可能，我很容易忘事。你们想让我同姑娘结婚？"

"不，这只是我的一种预感。先把这件事放一放，我们要有耐心。"

"再见。"

"再见。晚上早点去。"

八四

这么说索菲娅想让我结婚？鲁比昂出门时想道。自然，这

是索菲娅要摆脱他的最简便的办法。让他结婚,让他成为她的表亲。鲁比昂穿过许多街道之后才得出了另一种结论:也许索菲娅并没有忘记这件事,但却故意对丈夫撒谎,目的在于搁置这一计划。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另外一种感情了。他认为这一解释合情合理,于是心情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

八五

然而,当一个人无法使时间缩短时,就不会有将时间的边沿哪怕削去一厘米的平静心情。相反,晚上要去弗拉门戈的急切心情却使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缓慢了。时间尚早,无论是去奥维多尔街或是返回博塔福戈都早。卡马绍律师正在瓦索拉斯市为一名被告辩护。没有任何公共娱乐场所可去,没有节日聚会可参加,也没有布道可听,什么都没有。鲁比昂十分苦恼。他机械地倒换着脚步,阅读着招牌上的词语,一起小小的马车碰撞事故也会使他止步观望。在米纳斯州时,他从未如此烦恼过,这是为什么呢? 他无法解开这个谜。里约热内卢有更多的消遣方式,也的确使他感到了真正的欢愉,然而在这里也有致命的烦恼时刻。

幸好有一位为苦恼之人而存在的上帝。鲁比昂突然想到了弗雷塔斯,那个总是兴高采烈的弗雷塔斯,现在他患了重病。鲁比昂叫了一辆马车,前往弗雷塔斯在福尔摩萨海滨的住所去探望他。鲁比昂与病人交谈了近两个小时。病人入睡了,他起身向病人的母亲——一个又老又有病的老太婆——告辞,离去之前在门口对她说道:

“太太手头一定很拮据,”他看到老妇人咬着嘴唇,低下了双眼,“不必羞愧,贫困令人苦恼,但并不令人羞愧。我希望太太能

收下我留给您的一点钱以应急需。如果有能力偿还的话以后再还……”

他打开钱夹，抽出六张二十米尔雷伊[①] 的纸币，卷成一团，放到老妇人手中，然后开门走了。老妇人大吃一惊，竟忘了表示感谢，只是当车轮已经转动之时，她才跑到窗口，然而却已看不到施恩之人的踪影。

八六

对鲁比昂而言，这一切都做得十分自然，以致只是马车开始上路之后他才有时间进行思考。仿佛他掀开了马车小窗的窗帘，还看到了正走进家门的老太婆的一部分胳膊。鲁比昂为自己并非一无所用而产生一种强烈的优势感。他把身子向后一靠，敞开前胸，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然后朝海滨望去。接着他又弯下身来向外张望，因为在来的路上他未能看清楚两边的景色。

“先生喜欢这里。”车夫为能拉上一位好乘客而十分高兴。

“我认为这里很美。”

“从没有来过吗？”

“我想曾经来过，那是很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到里约热内卢来的时候。我是米纳斯州人……停车，小伙子。”

车夫勒住马，鲁比昂下了车，要车夫慢慢跟在他后面走。

其实他是个好奇之人。从泥土萌生出的树木将高大的枝杈展现在鲁比昂的面前，使他真想上前去拥抱它们。它们离街道有多么近！鲁比昂竟至感觉不到太阳的存在。他早已把病人和病人的母亲忘在一边。“是这样的，”他自言自语道，“整个大海

---

① 巴西货币单位。

就是陆地和绿色植物的延伸,值得人们去航行。”再往前就是拉萨罗斯海滩和圣克里斯托翁海滩,与这里只有几步之遥。

“福尔摩萨海滨,”他低声自语道,“名字起得真好。”

海滨的景色正在发生变化。他朝萨科多阿弗勒斯走去,那里的海边建起了许多房屋。有的并非房屋,而是搁浅在淤泥或陆地上底部朝天的小船。在一只小船旁边,鲁比昂看到一个男人趴在地上,几个只穿衬衫赤着脚的孩子正围在他的身边戏耍。他们都在笑,其中一个孩子笑得最厉害,因为刚才他未能把那个男人的脚固定在地上。这个孩子三岁左右,他紧抱着男人的一条腿,竭力要把它按在地上,可男人一用力,便把一只脚连同孩子一起举到空中。

鲁比昂驻足看了他们几分钟,那个孩子发觉被人注视便玩得更加起劲,但却失去了自然。几个比他大的孩子中止了戏耍,吃惊地望着鲁比昂。但鲁比昂什么也辨认不出,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模模糊糊。他又继续步行了很久,穿过萨科多阿弗勒斯,穿过冈博阿,在山坡英国人古老的公墓前停留了一会儿,最后来到萨乌德街。他看到了狭窄的街道,有些位于斜坡上。远处和山顶上是鳞次栉比的房屋和一条条的胡同,许多旧房的年代已十分久远,破损不堪,里里外外都一塌糊涂,石灰水粉刷的墙壁一片肮脏,而里面却仍有人居住。这一切使他产生了一种怀乡之情……他想起了昔日衣服褴褛、日子拮据的屈辱而麻木的生活。这种心情历时很短,他头脑中的巫师改变了一切。不当穷人是何等地好啊!

八七

鲁比昂来到萨乌德街的尽头,心不在焉地茫然环顾四周。

一个女人从他身边走过，长得并不漂亮，既不朴实也不高雅，不像富足倒像个穷人，但却充满青春活力，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手里领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一下子绊在鲁比昂的腿上。

“怎么回事，孩子?”女人边说边拽住了儿子的胳膊。

鲁比昂弯腰去扶孩子。

“谢谢，对不起。”女人笑着说，并向他施礼。

鲁比昂脱帽还礼，也微微一笑。家庭的幻觉又一次占据了他——“结婚吧，别说我在哄骗您。”

他停下脚步，回头望去，看到女人走远了，她身边的小男孩一双小腿迈着细碎的脚步，想努力赶上母亲的步伐。鲁比昂慢慢地走着，心里想着他可以选择的几个女人，以便四只手共奏庄严、正规和古典的结婚奏鸣曲。他想到少校的女儿，此人只懂几首波兰古老的玛祖卡舞曲。突然间，他听到了索菲娅用令他欢愉同时又令他眩晕的手指弹起的罪恶的吉他声。此刻，他以前计划中的全部圣洁性都烟消云散，荡然无存。他竭力重新改换曲调，想到了在萨乌德街偶遇的女人，她的举止如此可爱，手里领着一个小男孩……

八八

看到马车使他想起福尔摩萨海滨的病人。“可怜的弗雷塔斯!”他叹息道。

接着他又想到他留给病人母亲的钱，认为自己做得很对。多给了一张或两张票子，这个念头也许在我们的朋友的脑海里闪过几秒钟，但他很快就将其赶走，并生起自己的气来。为了彻底把这一念头忘却，他还高声喊道：

“善良的老太婆！可怜的老太婆!”

八九

由于这个念头依然重新闪现，鲁比昂飞快地冲向马车，上车，入坐。为了摆脱自我，他与车夫交谈起来。

“我走了好长一段路，不过，是的，先生，这里确实很美，很新奇。那些海滩，那些街道，都与其他地方的不同。我喜欢这些，我一定会再来几次。”

车夫微微一笑，样子十分特别，令我们的鲁比昂感到疑惑不解。他不明白车夫为什么发笑。也许他使用了某个词汇，而这个词汇在里约热内卢另有不好的含义。他把讲过的话回想了一遍，并未发现什么。所有的用词都是普通和常用的。然而车夫还在发笑，表情也和原来的一模一样——半是迁就顺从，半是卑鄙无赖。鲁比昂本想开口问问他，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是车夫使谈话得以继续下去。

“阁下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吗？”车夫问道，“可我却无法相信。请不要生气，我并不是想冒犯阁下，冒犯一位庄重的乘客，不过我不相信您真的喜欢这个地方。”

“为什么？”鲁比昂问道。

车夫摇摇头，仍坚持表示无法相信。不是因为这里不值得赞美，而自然是因为车夫对它太熟悉了。鲁比昂肯定了自己这一最初的判断。许多年前来里约热内卢时他曾到过这里一次，但已什么都记不得了。车夫依然在笑。随着乘客的话不断增加，车夫变得更加随便起来，开始用鼻子、嘴唇和手表示着自己的不同意见。

“这些我懂，”车夫说，“我不是有眼无珠的人。阁下以为我没看见您望着刚刚走过去的那位女人的样子吗？仅仅这一点就

足以表明阁下早有打算和喜欢……”

鲁比昂开心地微微一笑，但随即又收敛了笑容。

“什么女人?”

“我该怎么说呢?”车夫问，“阁下很精明，做法也很巧妙，可我心里有数，我的马车拉过这种来来往往的乘客。就在前几天，我拉过一个漂亮的年轻人，穿得很好，人很精明，一看就知道是来找女人的。”

“可我……”鲁比昂打断了车夫的话。

他难以控制自己，车夫的猜想令他开心。车夫则以为对方是在掩饰过失。

“我说得没错，”车夫继续说道，“您和因瓦利多斯大街的那位年轻人一模一样。阁下可以放心，我会守口如瓶的。我见得多了，难道您想让我相信，一个人有车不坐，只是因为喜欢这里，就从福尔摩萨海滩步行到这里来吗？阁下一定是前来约会，可约好的人没有来……”

“什么人没来？我是去看望一个病人，我的一个朋友快要死了……”

“和因瓦利多斯大街的那位年轻人一模一样。”车夫重复道，“那位年轻人说是来看望妻子的女裁缝，似乎他已经结了婚……”

“因瓦利多斯大街?”鲁比昂问道，只是此刻他才注意到街的名字。

“是的，”车夫说，“住在因瓦利多斯大街，小伙子蛮漂亮，留着髭须，眼睛大大的。啊，我要是个女的，也一定会爱上他的……我不知道那个女人是哪儿的，即使知道也不会说，我只知道她非常漂亮。”

看到乘客睁大双眼听他讲话，车夫继续说道：

“啊,阁下无法想象她长得有多标致!不高也不矮,身材十分苗条,半边脸遮着面纱,简直美极了。人不会因为穷就不懂得审美。”

“那么……后来呢?”鲁比昂低声问道。

“啊,后来!和阁下一样,他也乘坐了我的马车,下车后进了一间有小栅栏门的房子,说是要去看望妻子的女裁缝。因为我什么也没有问他,他一路都没有讲话,样子十分傲慢,我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现在看来可能是真的,因为协和大街确实住着一个女裁缝……”

“协和大街?”鲁比昂问道。

“不好,阁下正在套我的秘密。我们换个话题吧,我不会再多说一句话了。”

鲁比昂惊愕地望着对方,此人果真沉默了两三分钟,但随后又继续说道:

“也没有更多的事情可讲。小伙子进了屋,我就在外面等着。半小时之后,我发现远处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立刻猜想她是要到这里来。果然我没有猜错,她慢慢地走了过来,装模作样地四下张望,从房前走过时,用不着我对您说,她根本不需要敲门。小栅栏门像变魔术似地自己打开了,她一下子溜了进去。对这种事我早已心知肚明。阁下希望我们怎么才能多挣一点钱呢?光靠车钱几乎不够吃饭用,不得不挣点这种外快。”

九〇

“不,不可能是她。”回到家,鲁比昂边想边换上夜礼服。

回到家之后,他一心只想着车夫所讲的情景。他整理或

阅读报纸，或弹起响指逗弄金卡斯·博尔巴跳来跳去，想以此忘却那件事，然而却无法摆脱。理智告诉他，世上有许多容貌娇美的女人，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实协和大街的那个女人就是她。但好景不常，很快远方便出现一个身影，低垂着头缓步而行，此人恰恰正是索菲娅。只见她走着走着，突然钻进一间房屋的门口，门随即被关上了……幻觉如此清晰，有时竟使我们的朋友呆望着墙壁，仿佛协和大街的那扇小栅栏门便在那里。在想象之中，鲁比昂完成了一系列动作：敲门，进屋，伸手扼住女裁缝的咽喉，要她说出实话，不然就要她的命。面临死亡威胁的可怜的女人坦白了一切。她带鲁比昂去见夫人，夫人不是索菲娅而是另外一个女人。当鲁比昂从幻觉中清醒过来时，不禁感到一阵羞愧。

"不，不可能是她。"

他穿上坎肩，站在一扇窗子前开始系扣子。窗子对着后院，此刻一队蚂蚁正在窗台爬行。过去他见过许多次这种景象，可这一次却不知为什么拿起了一条毛巾，用力抽打了两下，许多可怜的蚂蚁便被弄死了。也许是他认为其中某只"容貌娇美，身材苗条"。随后他又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确实，蚂蚁与他的猜想有何关系呢？幸好这时一只蝉开始鸣叫起来，叫声如此别有意味，竟使得我们的朋友停止了系第四颗纽扣。索索索索……菲娅、菲娅、菲娅、菲娅、菲娅、菲娅……索索索索……菲娅、菲娅、菲娅、菲娅、菲娅……

啊，大自然崇高而怜悯的谨慎安排，它将一只活着的蝉置于死去的二十只蚂蚁的附近以作补偿。这只是读者的想法，不可能是鲁比昂的想法。他无法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并从中得出结论。现在他正要去系最后一个纽扣，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蝉鸣是不可能这样的……可怜的二十只死去的蚂蚁！去找你们的拉

封丹[①] 吧，他会使你们名声永存。蝉笑了，将原诗改为：

曾几何时，你还爬行？
啊，去死吧，我由衷高兴。

九一

晚餐的铃声响了，鲁比昂调整好面部表情，以免被食客(通常有四五个人)察觉出什么来。他来到客厅，发现食客们正谈天说地等候着他。所有的人都起身热情地与他握手。鲁比昂产生了一种无法解释的冲动，想把手伸出去让他们来吻。他及时地控制住了自己，并对自己的冲动感到惊奇。

九二

晚上，鲁比昂跑向弗拉门戈海滨。他未能见到玛丽娅·贝内迪塔，后者正在楼上房间里与两位邻居女友交谈。索菲娅来到门口迎接他，把他带到书房，两位女裁缝正在那里制作孝服。帕利亚刚刚到家，还没有下楼。

"请坐。"索菲娅说道。

她陪伴着鲁比昂，显得十分迷人。她的话语热情而庄重，并不时友好和诚挚地莞尔而笑。她讲到姨妈、表妹、天气、仆人、演出、缺水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事情。不管是不是平庸琐事，一经她的口说出就改变了其性质和面目，使鲁比昂听得如醉如痴。

---

① 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下面诗文引自其《蝉和蚂蚁》，原文为：
曾几何时，你还歌唱？
啊，起舞吧，我心旷神怡。

为了不浪费时光，索菲娅不停地编织着花边。当暂停谈话时，鲁比昂恨不得要把她那似乎与勾针在做游戏的一双巧手吞掉。

"您知道我正在组织一个妇女委员会吗？"她问道。

"不知道，为了什么呢？"

"您没读过阿拉戈斯省一个城市正闹流行病的消息？"

她对鲁比昂说她为此感到极其难过，所以决定成立一个妇女委员会来组织募捐活动。姨妈的去世中断了刚刚开始的工作，七日弥撒之后她要继续进行，并问鲁比昂有何看法。

"我认为很好。委员会里没有男人吗？"

"只有女的，男人只能出钱。"索菲娅笑着回答道。

鲁比昂脑海里立刻认捐了一大笔钱，以便给后来者施加压力。一切都是真的，委员会将使索菲娅出人头地，把她向上层社会猛推一把也是真的。被挑选出来的女性不属于索菲娅所处的阶层，其中只有一位与她相识，但经过某位寡妇的周旋，索菲娅终于使得她们都加入了这一慈善组织。那位寡妇在一八四〇至一八五〇年间曾显赫一时，至今还怀念着她的那段黄金时代。几天以来，索菲娅只想着这件事。有时候，晚上饮茶之前她仿佛在摇椅上睡着了，其实并非如此，她闭上双眼只是为了在有身份的女伴中间衡量自己。这是她与鲁比昂谈话的主要内容，但也时而问起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这么久没有露面，八天，十天，十五天或是更多？鲁比昂回答说什么也不为，可却显得十分激动，以致使一位女裁缝踩了另一位女裁缝一脚。自此之后，当长久的沉默只被勾针、剪裁和撕布发出的声音打断时，两位女裁缝一直在观望双目注视着女主人的鲁比昂。

一位银行行长前来表示哀悼，立刻有人去叫帕利亚，帕利亚赶忙下楼迎接客人。索菲娅请鲁比昂允许她离开片刻，她要去看看玛丽娅·贝内迪塔。

九 三

房间里只剩下鲁比昂与两位女裁缝。鲁比昂开始走来走去，他尽量不使脚步发出声音，以免打搅任何人。从客厅传来帕利亚的片言只语："无论如何，您都可以相信……"，"经营一家银行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从积极方面说……"银行行长的话不多，声音生硬而低沉。

一位女裁缝卷起衣料，匆忙地收拾起布头、剪刀、线轴和线团。天色已晚，她要走了。

"东东，等一会儿，我也要走。"

"不，不行。请问先生现在几点了？"

"八点半。"鲁比昂回答道。

"天哪，太晚了。"

鲁比昂无话找话地问她，为什么不像同伴要求的那样稍等一会儿。

"我只等索菲娅太太。"东东恭敬地说道，"先生知道我的同伴住在什么地方吗？她住在帕塞约街，而我住在协和大街。您要知道，这里离协和大街可远了。"

九 四

索菲娅很快就从楼上下来，发现鲁比昂心神不安地回避着她的目光，便问他怎么了。鲁比昂回答说没什么，是头疼。东东走了。银行行长也起身告辞。帕利亚感谢行长的来访，祝他身体健康。帽子呢？帕利亚找到帽子，并把大衣递给他。见他仿佛还在寻找什么东西，帕利亚便问他是不是在找手杖。

“不，先生，是雨伞。我看是这把，对，就是这把。再见。”

“再次向您表示感谢，非常感谢。”帕利亚说道，“天气潮湿，请戴上帽子，不必客气。谢谢，非常感谢。”说完便紧握住对方的手，深深地弯下了腰。

帕利亚来到书房，见到了执意要离去的鲁比昂。他也帮助索菲娅一再挽留，请鲁比昂喝杯茶，马上就给他送来。鲁比昂谢绝了这一切。

“您的手很凉。”索菲娅握着鲁比昂的手对他说，“为什么不再呆一会儿？蜂蜜水非常好，我这就去取。”

鲁比昂拦住了她，说不需要。头疼是老毛病，睡个觉就好了。帕利亚想派人叫辆马车来，鲁比昂忙说夜里的空气对他很有好处，在卡特特他能雇到车。

九五

“我要在到达卡特特之前追上她。”沿普林西比大街而上时鲁比昂想道。

他猜想那位女裁缝就在附近，并发现远处路的两侧有几个人影，他认为其中的一个是女的。肯定是她，鲁比昂想道，随即加快了步伐。人们自然理解他的头脑已经混乱：协和大街，女裁缝，一位主妇，所有的百叶窗都已打开。毫不奇怪他已经精神失常，急行之中撞在了一个低头漫步的男人身上。他甚至未向对方道歉，反而加大了脚步，因为他发现那个女的也走得很急。

九六

被撞的男人仅仅感到被撞了一下而已。他正全神贯注地进

行思考，但十分高兴，任想象驰骋而忘却了小心与烦恼。此人便是刚刚向帕利亚表示哀悼而归的银行行长。他感到被撞了一下，但却没有生气，只是整理了一下大衣和思绪，继续心情平静地向前走去。

为了解释此人被撞而无动于衷，最好讲一讲他在一个小时之内感到的两次截然相反的激动。他首先去了一位国务大臣的家，办理他的一个弟弟所提申请之事。刚刚用过晚餐的大臣一言不发悠然地吸着香烟，银行行长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地慌乱说明了来意。为了表示对大臣的尊重，他不敢完全坐下，嘴边一直挂着崇拜的笑容，点头哈腰地请求大臣谅解。大臣提出了几个问题，他鼓足勇气做了冗长、极其冗长的回答，最后呈交了一份申请书，接着便站起身来，紧握着大臣的手表示谢意。大臣将他送至屋檐，行长行了两次礼——一次是下台阶之前直接向大臣行礼，另一次是已经到了下面的花园徒劳地又行了一个礼，因为他已看不到大臣，而只看到了不透明的玻璃门和屋檐下悬挂着的气灯。他揣起帽子走了，屈辱而羞愧地走了。令他伤心的不是办理的事情本身，而是他所行的礼、他所请求的谅解、他的卑躬屈膝的态度和一系列徒劳无益的举动。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来到了帕利亚的家。

十分钟之后他的心情开始平静，恢复了常态，因为主人除了献上茶和雪茄，还对他毕恭毕敬、点头奉承、脸上一直堆着笑容。行长于是变得严峻、高傲和冷漠起来，话也说得少了。当帕利亚提出一个建议时他甚至轻蔑地翕动了一下左边的鼻孔，帕利亚立刻收回，并同意这一建议实属荒谬。行长抄袭了大臣的缓慢动作，离去时行礼的不是他而是主人。

当他来到大街上时又变成了另一个人，平静而又心满意足地行走着，任已恢复常态的思维驰骋，被鲁比昂撞了一下而无动

于衷。他对大臣的阿谀奉承在记忆中已然消失，此刻正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克里斯蒂亚诺·帕利亚对他的献媚逢迎。

九七

当鲁比昂来到卡特特街拐角处时，女裁缝正和一个等候着她的男人交谈。男人很快伸出胳膊，鲁比昂看到两人像一对夫妻似地朝胜利大街一侧走去。他们是夫妻？朋友？两人在大街的第一个拐角处消失了，鲁比昂则止住脚步，回忆起车夫所讲的话、百叶窗、留髭须的年轻人、身材娇好的女人、协和大街……协和大街，女裁缝说的是协和大街。

那一天他睡得很晚。有一段时间他站在窗前，点上雪茄，陷入沉思，但却百思不得其解。东东是他们之间的牵线人，一定是的，她有着一双狡诈的眼睛，鲁比昂想道。

"明天我到那里去，早早就去，在拐角处等她，给她一百、两百、五百米尔雷斯，她一定会对我坦白出一切。"

累了时他便仰望天空，南十字星就在上面……啊！假如她同意凝视南十字星，那么他们俩的生活就会是另一番情景！南十字星出奇地明亮起来，仿佛肯定了这种感觉。鲁比昂出神地望着它，脑海里编织出千般美丽的相亲相爱的场面来——一切都仿佛亲身经历过似的。当心灵厌倦了那从未开过花的爱情时，我们的朋友又产生了如下的想法：南十字星不仅是一个星体，同时也是一种荣誉称号。由此鲁比昂又萌发了一系列的联想。他认为把南十字星作为非凡的民族标志乃是个天才的想法。他见过一些公职人员胸前佩戴的勋章，很漂亮，但更主要的是稀有罕见。

"太棒了！"他大声说道。

他离开窗口时已近午夜两点。他关窗上床，很快就入睡了。西班牙仆人将他唤醒，交给他一封便笺。

九八

鲁比昂睡眼惺忪地坐在床上，没有辨认出是谁的字体便打开便笺读道：

昨天先生走后我们甚感不安。克里斯蒂亚诺现在不能前往贵处，因为他醒得晚，而且必须去见海关督察员。请让人告诉我们您是否好一些了。谨致问候。

玛丽娅·贝内迪塔和
向您致以谢意的朋友
索菲娅

"告诉送信人等一下。"

二十分钟之后，鲁比昂亲自将回信交到送信的小黑孩的手中，并问他两位女士可好。得到肯定回答之后，鲁比昂给了小黑孩一点零钱，并嘱咐说需要钱时就来找他。小黑孩吃惊地睁大着双眼，答应了一切。

"再见。"鲁比昂慈爱地说道。

送信人走下为数不多的台阶，鲁比昂依然站在那里。当送信人来到花园中心时，听到有人高声喊道：

"等等！"

小黑孩转身向喊他的人走去，此时鲁比昂已下了台阶。两人相遇，停下脚步，谁都没有说话。两分钟过去了，鲁比昂还是没有开口。终于他问起了一件事——两位女士可好。依然是刚

才他问过的事情，送信人又做了一次肯定的回答。此后鲁比昂开始用目光漫游花园。美丽而清新的玫瑰和雏菊，绽开花朵的几株石竹，其他的鲜花与枝叶，秋海棠与攀藤，整个小小花园世界仿佛都明白了鲁比昂的那双无形的眼睛，并对他喊道：

"无精打采的灵魂，彻底放弃你的欲望，来采摘我们，将我们送给……"

"好，"鲁比昂最后说道，"向两位女士问好。别忘了我对你说的话，需要我时就来找我。信收好了吗？"

"是的，先生，信在这里。"

"最好放进衣袋里，小心别把它弄皱。"

"不会弄皱的，不会，先生。"小黑孩说道，同时把信收好。

九九

送信的小黑孩走了。鲁比昂在花园散起步来，两手插进衣袋，双眼望着花卉。送点花给她如何？这是一份大自然的礼物，是应该还给对方的一份礼物。刚才没有想到。他朝大门跑去，但送信人已经走远了。鲁比昂想到丧期忌讳喜庆的礼物便也心安理得了。

当他重新开始散步时，发现一个花坛旁边有一封信。他弯身捡起，看了看信封……笔迹是她的，只能是她的。鲁比昂把这封信的笔迹与他刚才收到的便笺上的笔迹进行对比，字体完全一样。收信人的名字却是活见鬼：卡洛斯·马利亚。

"对，是这样的。"几分钟之后他想道，"给我送信的人带着这封信，结果丢落在这里。"

他从不同角度审视着这封信，猜想着里面的内容。啊，内容！这张致人以死命的纸上面究竟写了些什么呢？邪恶，淫荡，

所有丑陋和疯狂的话语都概括在两三行之中。他把信举到眼前，以便看看能否辨认出其中某些字来。纸很厚，什么字也看不到。他想，送信人发现丢失了信，一定会回来寻找的，于是便慌慌张张地将信揣进衣袋，跑进屋里。

进屋之后，他把信掏出来又看了一遍。他的双手犹豫不决，心神颇为不安。如果把信拆开，一切就都一清二楚了。看过之后就烧毁，谁也不会再读到这封信，与此同时，他则可以彻底结束可怕的神魂颠倒的生活，正是这种生活使他在耻辱的深渊之畔忍受着苦难的折磨……这并非是我说的话，而是他，是他把耻辱以及其他坏的词语连结在了一起，是他停在客厅中央，两眼望着地毯，地毯的图案中一个土耳其人懒洋洋地噙着雪茄，注视着君士坦丁堡海峡……应该是君士坦丁堡海峡。

“可恶的信！”他喃喃低语，重复着几周前在剧院听到的这句台词，一句已忘却的台词，此刻正好表达了剧中人和他这位观众相类似的精神状态。

他冲动得要把信拆开，但仅仅是一种表情，一个动作，谁都没有看到，挂在墙上的画平平静静无动于衷，地毯上的那个土耳其人继续吸着雪茄和注视着君士坦丁堡海峡。尽管如此，鲁比昂还是感到踌躇不安。虽然信是他在花园拾到的，但却不属于他而是属于另外一个人。这如同拾起一个钱包，难道不将钱归还给原来的主人吗？他气恼地又把信塞进衣袋。把信交给收信人还是交给索菲娅？鲁比昂最终选择了后一种做法。这种作法有个好处，即能从写信人的表现中看出真情。

“我对她说我拾到了一封信以及等等等等。”鲁比昂想道，“在把信交给她之前，我要仔细观察她的脸是否流露出惊恐的表情。也许会大惊失色，那我就要威胁她，对她讲出协和大街的事。我要向她发誓，我准备花上三百、八百、一千、两千乃至三万

康托，如果这样可以抑制住无耻之徒……”

一〇〇

没有一个食客前来用午餐。鲁比昂又等了十来分钟，甚至吩咐一个仆人去大门口看看是否有人来。一个也没有，他只好独自进餐。

通常他无法忍受单独进餐。他已完全习惯于朋友们的高谈阔论和诙谐幽默，当然还有对他所表示出的尊敬与赞扬，以致使他感到一个人进餐就等于根本没有进餐。尤其是现在，他仿佛扫罗[①]一样，需要某个大卫[②]驱逐出钻入其身中的邪恶灵魂。他诅咒送信人，因为是他丢失的信。不知道也有一种好处。后来他的心又开始犹豫不决，动摇于交还、不交还或是无限期保存之间。鲁比昂害怕知道真相，时而想从索菲娅的脸上了解真情，时而又不希望从她的脸上了解到任何东西。他所以想了解一切，说到底，乃是希望发现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大卫终于在奶酪和咖啡中间出现，附身于前一天晚上刚刚从瓦索拉斯归来的卡马绍律师身上。如同《圣经》中的大卫一样，他带来了一头驮着面包的驴子、一罐酒和一只小羊羔。他离别了在瓦索拉斯身染重病的一位米纳斯州议员而回来为鲁比昂的候选资格撰写文章大造舆论，这就是卡马绍最初几口咖啡落肚时对鲁比昂所讲的话。

“候选人，我？”

“还能是谁？”

---

① 扫罗：《圣经》故事人物，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国王。

② 大卫：《圣经》故事人物，曾被扫罗立为战士长，后成为以色列国王。

卡马绍表示不可能有更好的人选。“您在米纳斯州服务过，不是吗?”

“做过一些服务。”

“现在您的贡献十分突出。您同我一起办坚持原则的报纸，共同承受人们对我的攻击，更不用说在财务方面我们大家所做出的牺牲了。有关选举之事您什么都不必对我说，我只想告诉您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另外，先生您乃是解决分歧的最好人选。”

“分歧?”

“是的。据说一旦出现空缺，上卡塔斯的埃梅内吉尔多律师和罗穆阿尔多上校都想参加竞选，这等于分散选票……”

“肯定如此。他们会坚持到底吗?”

“如果我从这里把政府的态度告诉他们，我相信他们将不再坚持，因为他们曾当面问过我这件事，而我并没有权力。我坦率地对他们说，万一出现空缺情况也不要参加竞选。我虽无权力，但却得到政府的信任，他们会同意我的想法。请您相信，问题已经解决。您是怎么想的呢? 您会认为我是在浪费时间、金钱和智慧，辜负一个多次证明是忠于原则的朋友的期望吗? 啊，请不要这样想。他们一定会听我的话，采纳我提出的建议。”

鲁比昂十分感动，并就如何斗争和取得胜利提出了几个问题，还问是否需要钱或推荐信及申请书，如何才能经常得到有关患病议员的消息，等等等等。卡马绍一一做了回答，但劝他必须谨慎从事。他说在政治上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就会改变竞选运动的进程，将胜利拱手送给对方。但不管如何，即使鲁比昂不能胜出，也能从中获益，其名字已进入候选人名单，这对今后是有好处的。

“坚定和忍耐。”卡马绍结论性地说道。

接着又补充说：

“我本人难道不就是坚定和忍耐的一个典范吗？我那个省已落入一群强盗之手，对毕聂罗之流只能用强盗一词。此外（我要痛心地私下对您说），有些朋友对我搞阴谋诡计，一些惟利是图的家伙希望看到我被开除出党，进而占据我的位置……一群无赖之徒！啊，我亲爱的朋友鲁比昂，政治上的这种事情可以与耶稣受难的经历相比，不差一丝一毫。有的门徒背叛，有的门徒出卖，荆棘编织的花冠，侮辱，十字架，最后被妒忌、诽谤和忘恩负义钉死在理念的十字架上……”

他认为最后这一句谈兴正浓时所讲出的话完全值得发挥，写成一篇文章。他牢记在脑海里，临睡前将它写在了一张纸条上。但在谈话的当时，在他对自己重复这句话以免把它忘掉之际，鲁比昂劝他振作起来，因为他是个干大事业的人，不要惧怕妖魔鬼怪。

“惧怕妖魔鬼怪？肯定不会的。如果真有什么妖魔鬼怪我也不会惧怕。我正等着他们来呢！一旦我们掌了权，他们就得小心提防！我们绝不会放过他们。请听我如下的劝告：搞政治不能宽容和健忘，欠了债就必须要偿还。请您相信，复仇乃是一种乐趣，”他微微一笑继续说道，“简直是其乐无穷……总而言之，权衡从事政治的利弊，利仍然是主要的。有忘恩负义之人，但他们必定要倒台、被捕和受到虐待……”

鲁比昂心悦诚服地凝神聆听，卡马绍则一本正经地夸夸其谈。后者两眼放出炯炯光芒，诅咒的话语仿佛从以赛亚[1] 的口中滚滚而出，胜利的欣喜令他手舞足蹈，每一个动作似乎都标志着一种原则，张开双臂挥舞时犹如展开一个完整的纲领，他渐渐

---

① 《圣经·旧约》中的四大先知之一。

陶醉于希望的幻觉之中，痛饮着欢乐的美酒。他终于停在鲁比昂的面前说道：

“我们着手进行吧，议员先生，来练习一下演说。要求讨论结束时应当这样说：主席先生……我们来练一练，跟我学：主席先生，我请求阁下……”

鲁比昂打断了他的话，并站起身来。他有一种类似眩晕的感觉，似乎已走进议会来宣誓就职，所有的议员都站立着，他打了个寒战，感到步履维艰，但终于穿过大厅，登上主席台，庄严地宣誓……当时他的声音也许显得有些微弱……

—〇—

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鲁比昂得知了弗雷塔斯去世的消息。他暗暗流下了一滴眼泪，并主动承担了丧葬费用，翌日下午将死者送往了墓地。死者年迈的母亲看见他进入客厅时，想要跪倒在他的脚下。鲁比昂及时地拥抱了她，制止了她的下跪。我们的朋友的这一举动使客人们深受感动，其中的一位走过来紧紧握着鲁比昂的手，随后将他拉到一个角落，低声向他讲述了几天前自己不公正地遭到解职的情况，声称自己被解职是有人出于恶意搞的一个阴谋……

“阁下可以想象那是一个(请原谅他以下的用词)流氓无赖之窝……”

出殡的时刻到了，母亲万分痛苦地向遗体告别：亲吻、啜泣、呼叫，其伤心的样子令人心碎。女人们无法将她拉开，需要两个男人用很大力气才做到了这一点。她呼喊着坚持要再次扑向死者：我的儿子！我的可怜的儿子！

"一桩丑闻!"被解职者坚持说,"据说大臣本人并不喜欢这样做,可阁下知道,为了不挫伤行长的……"

嘭……嘭……嘭……封棺的锤子发出沉闷的响声。

在众人要求之下,鲁比昂丢下被解职的人,抬起了棺材的一角。门外站着几个人,邻居们则一些伏在另一些人的身上挤在窗口,目光中充满了死者使活着的人产生的好奇。鲁比昂的四轮马车在一辆辆旧式马车中显得格外醒目。人们早已对死者的这位朋友议论纷纷,他的出席证实了传闻的可靠,死者此刻因此而得到几分敬意。

在墓地,应众人之邀鲁比昂撒下了第一铲土。但他并不满意仅仅如此,还希望掘墓人用他们职业的大铲将坟坑填满。他的眼睛湿润了。葬礼结束,他在众人的簇拥下离去了。在墓地门口,他将帽子只左右挥动了一下,向所有脱掉帽子和弯下的脑袋表示致意。登上马车时,他还能听到有人轻声说道:

"他像位参议员或法官,或其他类似的人物……"

一〇二

天色已晚,鲁比昂乘车沿街而下,回想着已被埋葬的那位小人物。在圣克里斯托翁大街,迎面驶来一辆四轮马车,后面跟着两名骑马的勤务兵,是一位大臣去拜谒国王。鲁比昂把头伸出车外,但随即又缩了回来,侧耳倾听着两名勤务兵所乘坐骑的马蹄声。尽管还有其他马匹发出的嘈杂声,但那两匹马十分整齐一致的蹄声依然清晰可辨。我们的朋友是如此地全神贯注,以致当马车走出很远已无法听到时却依然能够听到那嗒嗒……嗒嗒……嗒嗒……的马蹄声。

一〇三

玛丽娅·奥古斯塔太太死后的第七天，在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大教堂举办了例行的弥撒。鲁比昂去了，在那里见到了卡洛斯·马利亚，这使他决定要尽快归还那封信。三天之后，他把信揣进衣袋，匆忙赶往弗拉门戈，时间是下午两点。玛丽娅·贝内迪塔拜访邻居女友去了，在她悲伤的最初几天，这些女友一直陪伴着她。家里只有索菲娅一个人，她穿好衣服正准备出门。

"没关系，"她说道，并请客人入座，"我可以不出去或过一会再走。"

鲁比昂说他马上就走，他是为送一封信而来。

"无论如何坐下来再说，信也可以坐着送嘛。"

索菲娅是那样漂亮，致使鲁比昂不知是否要把已经背诵好的生硬话语讲出来。孝服穿在她的身上显得十分合体，坐下之后露出了半只脚、平底鞋和丝袜，这一切都能引起人们的怜悯和原谅。至于鞘中之剑——一位老作家是这样称呼心灵的——，似乎既无锋刃也无攻击之意，而只是一把天真的象牙刀。鲁比昂几乎失去了勇气，但他开头的话已带出更多的话来。

"什么信？"索菲娅问道。

"一封我认为很重要的信，"鲁比昂克制着自己回答说，"您不记得或不知道曾丢失过一封信吗？"

"不记得也不知道。"

"您经常写信吗？"

"写过几封，但我不记得是否重要。让我看看。"

鲁比昂的眼睛产生了幻觉，没有说任何话也没有做任何动

作。他站起来要走却又没走，不安地沉默了片刻之后并无愠色地说道：

“我很爱夫人，这对夫人来说并非秘密。夫人知道这一点，却对我既不拒绝也不接受，而是以妩媚的姿态鼓励我。至今我仍未忘记圣特雷萨，也未忘记我们在火车上的旅行，当时您的丈夫就坐在我们中间，您还记得吗？那次旅行是我的不幸，从那一天起，我就成了夫人的俘虏。夫人凶险邪恶，有着蛇一样的性情，我对您做过什么坏事呢？您可以不喜欢我，但应该立刻让我丢掉幻想……”

“别说了，有人来了。”索菲娅打断他的话，同时站起身来向门口望去。

谁也没有来，但家里的其他人都可以听到，因为鲁比昂的声音越来越激奋和越来越高，尤其是越来越高。他已经失去希望，于是便敞开了心扉而不再知羞耻。

“我不在乎别人听到。”他大声喊道，“他们可以来听，现在我要把一切都讲出来，然后夫人将我赶走，一切都宣告结束。不，不能这样地折磨一个男人……”

“看在上帝的面上，别说了！”

“什么上帝！听我把话讲完，因为我不准备保留任何……”

索菲娅慌了，她真的担心某个仆人听到，于是举起一只手捂住了鲁比昂的嘴。一接触到那可爱的皮肤，鲁比昂顿时不再出声。索菲娅收回手，想要离开客厅，但走到门口时又停下了脚步。鲁比昂一直走到窗前，以平静自己激动的心情。

一〇四

侧耳静听了几秒钟之后，索菲娅转回客厅，坐在几天前刚刚

购买的土耳其式蓝缎长沙发上，裙子发出很响的摩擦声。鲁比昂转过身，看到索菲娅正摇头以示责备。没等他开口，索菲娅便将一个指头放在嘴上，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招手叫他过来。鲁比昂服从了。

“坐在那张椅子上。”索菲娅说。看到鲁比昂坐下之后，她接着说：“我有理由生先生的气，但我没有生气，因为我知道您是个好人，我确信您是真诚的。您要对刚才对我所讲的话感到后悔，我会原谅您的一切。”

索菲娅用扇子拍打一下裙子的右侧，使其向下恢复到正常位置，接着抬起胳膊，晃动了一下黑玻璃手镯，最后将双臂放在膝盖上，并不停地开合着手中的扇子，等候着鲁比昂的答话。然而与她的希望相反，鲁比昂却否定地摇摇头。

“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他说道，“我宁愿您不原谅我。不管您是否愿意，夫人都将留在我的心中。我可以撒谎，可撒谎又有何益？是夫人对我不诚恳，因为您一直在骗我……”

索菲娅挺直上身。

“……请不要生气，我并不想惹恼您，但是请让我说夫人一直在骗我，骗得很厉害，很无情。您去爱您的丈夫吧，爱吧，他会原谅您，但是……”

“但是什么？”索菲娅感到十分惊异。

鲁比昂将手伸进衣袋，掏出信来，交给了索菲娅。看到卡洛斯·马利亚的名字时，索菲娅大吃一惊，鲁比昂发现她的面色变得煞白。索菲娅很快克制住自己，问这是怎么回事，这封信想说明什么。

“是您的字体。”

“是我的字体，可我在信里都讲了些什么？”她依然保持着镇静，“是谁给您的？”

鲁比昂本想说出信是拾到的，但他认为已达到相当的目的，便恭敬地起身告辞。

“请原谅，”索菲娅说，“请先生自己把信打开。”

“我该做的事都已做完。”

“别走，把信打开，信就在这儿，您把它全看一遍。”索菲娅拉住鲁比昂的衣袖说道。鲁比昂用力抽回胳膊，拿起帽子，然后离去了。因为担心被仆人看到，索菲娅留在了客厅里。

一〇五

最初一刻索菲娅过于紧张，竟然没有顾得上那封信。后来她终于把信翻过来调过去，却猜不出里面所写的内容。她渐渐地平静下来，想起可能是阿拉戈斯委员会的一张通知。她撕开信封，果然正是如此。这样一张通知怎么落到了鲁比昂的手中？他的疑心来自何处？是来自他本人还是来自外界？莫非有什么关于她的流言蜚语？她去找给卡洛斯·马利亚送通知的小黑孩，问他是否把信交给了收信人，并得知信未送到。小黑孩来到因瓦利多斯大街时发现衣袋里的信不见了，因为害怕而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女主人。

索菲娅回到客厅，不准备出门了。她把信和信封收起来，准备给鲁比昂看一看，目的在于让他明白这封信根本就没有什么。但鲁比昂可能会怀疑信已经被换过。“这个该死的男人！”她喃喃低语道，然后便开始胡乱地走来走去。

一阵回忆闯入索菲娅的脑海，卡洛斯·马利亚的形象出现在她的面前。他那双幽灵般的大眼睛可爱而忧郁，索菲娅想要避开他却无法做到。他陪伴着她从一边走到另一边，依然是英俊漂亮和充满阳刚之气，脸上露出高傲的笑容。有时候，索菲娅

看到他俯下身来，清晰地向她讲述着那个舞会之夜对她倾诉过的同样话语，正是这些话语，使她几个小时都不能入睡，几天都满怀希望，甚至迷失在不现实的幻想之中。索菲娅一直不明白那次奇遇为什么会以失败告终。那个男人似乎是真的爱她。没有任何人强迫他做出如此大胆的表白，也没有任何人强迫他在她的窗前往往返返——她亲耳听他说的。她又回忆起另外几次他们相遇的情景，对方的窃窃私语以及那炽热与长久的目光。她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种激情最终竟化为乌有。也许对方根本就没有过什么激情，而纯粹是在讨好，至多是表现他具有诱惑力的一种方式……庸俗、无耻、轻浮的本性。

对她而言，这种秘密算得上什么？对方乃是个轻浮之徒，她对其越来越感到憎恶与蔑视，甚至进行讥笑，可以毫无愧意地面对他。她慢慢走到外面，决心报复那个小丑——她把他称之为小丑——。她以圣洁的目光凝视天空，确实，她对这件事未免想得太多了。她开始诅咒起鲁比昂来，是他因为这张倒霉的通知唤出了这个已被她忘却了的男人……随后，她又开始陷入最初的回忆之中，卡洛斯·马利亚的话语重新在她耳边响起。既然大家都认为她漂亮，为什么他就不能认为她漂亮并且对她讲出来呢？如果她表现得不是那样地矜持与稳重，也许他就会拜倒在她的脚下了……

突然，隔壁房间的女仆听到什么东西被打碎的响声，急忙跑进客厅，见到女主人正独自一人站在那里。

“没什么。”女主人对她说。

“我好像听到……”

“是那个瓷人掉在了地上，你把碎片收拾起来。”

“中国瓷人！”女仆叫了起来。

的确，是个瓷制的中国官吏，本来十分安详地立在一个书架

上面，索菲娅不知怎么与何时把它拿在了手中，当想到自己主动蒙辱时不禁一阵冲动，仿佛生起自己的气来，于是便把瓷人摔在了地上。可怜的中国官吏！虽然是瓷器也未能幸免，虽然是帕利亚所送也无济于事。

“可是，太太，中国瓷人怎么会……”

“出去！”

索菲娅回忆起自己在卡洛斯·马利亚面前的全部表现：轻易的顺从，预先的原谅，追逐他的目光，如此用力的热烈握手……是这样的，他曾拜倒在她的脚下，可是后来他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他自然是喜欢她的，双方精神上的吻合不会导致一方抛弃一方。也许她另有过失，索菲娅苦苦寻思着可能的理由：某个生硬而冷淡的表情，某次对他的照顾不周。她回忆起有一次因为害怕与他单独见面，曾让仆人说她不在家。是的，可能是因为这件事。卡洛斯·马利亚十分高傲，最微不足道的怠慢也会刺伤他的心。他知道我在撒谎……这正是过失所在。

一〇六

……或者更确切地说，过失出在车夫讲述韵事的那一章，迷惑不解的读者无法将索菲娅的忧伤与车夫讲述的韵事联系在一起。糊涂的读者会问：如此说来，什么协和大街的约会，什么索菲娅、卡洛斯·马利亚，什么有关他们的传闻，这统统都是诽谤中伤？诽谤中伤者乃是读者和鲁比昂，而不是可怜的车夫，因为他并未提及任何人的名字，况且他讲的并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如果您读得十分认真，自然会发现这一点。是的，提醒得好，一个从事这种冒险的男人，绝无可能让马车停在约会房间的门前，因为这无疑为自己的罪过提供了一个见证人。天地之间有许多

可以停车的大街，马车可以拐个弯在另一条街等候。

是的，车夫不善于编造故事，况且他有何兴趣去编造一个故事呢？

车夫将鲁比昂拉到一所住宅前，我们的朋友在里面逗留了几乎两个小时而没有打发车夫走。他出门、上车，不久又下车步行，吩咐车夫跟在他后面。车夫断定这是一位难得的好乘客，但即使如此也还并未想到要编造任何一个故事。恰在此时，萨乌德大街的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男孩走了过来，鲁比昂停下脚步，以爱恋和忧郁的目光望着她。这时候，车夫才认定他不仅挥金如土，而且还是个好色之徒，于是便杜撰了那个故事。车夫所以说到协和大街，因为他们是从那里来的。至于他提到因瓦利多斯大街的年轻人，自然是前一天他从那儿拉过某位乘客——也许正是卡洛斯·马利亚——，或者因为他住在那里，或者因为马车房位于那里。总而言之，任何其他的情况都有助于他的杜撰，如同白日的点滴印象均可成为夜里做梦的素材。并非所有的车夫都具有想象力，把现实生活中支离破碎的情景串连在一起实属不易。

余下来的只是做孝服的一位女裁缝家住协和大街的巧合了。是的，这仿佛是个有意的巧合，但过错在于女裁缝，如果她想不当裁缝和抛弃丈夫的话，更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并不缺少她的住宅。

然而事实与此相反，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和丈夫胜于世上的一切。但这不能成为我中断故事或使本书半途而废的理由。

一〇七

对索菲娅的种种联想则无须进行解释，因为其全部联想均

立足于事实。千真万确，绝对地千真万确，卡洛斯·马利亚没有回应她的第一次希望，也没有回应她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希望。她曾在不同场合有所表示，尽管不像第一次那样强烈和明显。至于原因何在，我们看到索菲娅将其归于三种。她尚未想到过，对方可能会带给她某种爱情，使任何其他爱情都变得平淡无奇。这可能是第四种原因，也许是真正的原因。

一〇八

一连几个月，鲁比昂没有再去弗拉门戈。这并非一个轻而易举就可以付诸实施的决定。他曾犹豫再三，十分后悔，不止一次想去看望索菲娅并请求她的谅解。谅解什么？他也不知道，但希望得到谅解。每当他企图这样做时，一想到卡洛斯·马利亚便又却步不前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更加难以前往了。倘若有一天他像个令人同情的回头浪子出现在弗拉门戈，目的仅仅是为了祈求女主人一双美丽眼睛的温情，那就未免太奇怪了。他不时去仓库见帕利亚。五周之后，帕利亚责怪鲁比昂久未去他家做客。两个月过去了，他问鲁比昂是否有意不肯登门。

"最近我一直很忙，"鲁比昂说道，"政治事务要占去一个人的全部时间。星期天我会去的。"

索菲娅为接待他做好了准备。她要找机会向鲁比昂说明那是封什么样的信，并以所有神圣之物的名义起誓，让他明白，真相确实如她说的那样。然而这一计划未能实现，鲁比昂没有来。又过了一个星期天，又过了几个星期天……有一天，索菲娅给他寄去一张阿拉戈斯委员会的认捐单，鲁比昂填上了 5[①] 个康托。

① 此处及右页正文中使用若干阿拉伯数字，为便于读者理解。

“太多了。”当他把认捐单在仓库交给帕利亚时，他的合伙人对他说道。

“我不会少给。”

“您可以多给，但不要那么多。您是否认为认捐人数不多？女的很多，男的不多，和商店以及商业广场的情况一样。您少认捐一点。”

“可我已经写过了还能怎样？”

“这个5很容易就能改成3。三个康托已经很不少了。也有认捐更多的，可那是因为职位或是因为是百万富翁而不得不多捐，比如邦芬就认捐了十个康托。”

鲁比昂不禁讥讽地笑了一笑，摇摇头。他没有将5个康托改少，而是在前面加了个1，成了15个康托，超过了邦芬。

“当然，您可以认捐五个、十个、十五个康托。”帕利亚接着说道，“但您动用资金时需要小心谨慎，为了一个邦芬，您认捐得太多了……请您注意，您的收益已经减少。”

鲁比昂的财产(股票、证券、契约)现在由帕利亚负责保管，存放在仓库的保险箱里。他为鲁比昂收取利息、分红和三处住宅的房租。这三处住宅是帕利亚不久前要鲁比昂以低廉的价格购买的，收益颇丰。帕利亚还为他保存着一定数量的金币，因为鲁比昂有收集和玩赏金币的癖好。帕利亚比主人更清楚财产的总数，并看到了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的帆船已经出现的漏洞。三个康托已经足够，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身为该委员会创始人的丈夫，这一作法证实了他的诚挚。但鲁比昂不肯少于五个康托，而且趁此机会要求帕利亚再让他取走十个。他需要十个康托。帕利亚搔了搔头。

“请原谅，”片刻之后帕利亚说道，“您要十个康托干什么？您要白白损失掉，或至少是拿它们冒险，难道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鲁比昂笑着反驳道：

“如果肯定会白白损失掉,我就不会取了。可能会有风险,但不冒风险就赚不到钱。我需要用它们做一笔生意,其实是三笔,两笔用于可靠的贷款,总数不超过一个半康托,八个半康托用于对一家企业的投资。您并不知道它们的用场为什么就摇头呢?”

“恰恰因此我才摇头。如果您事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告诉我是什么企业和什么人,我会马上看出是否值得去冒险。现在我非常担心,除了把钱白白扔掉不会有任何收获。您还记得诚信资金联合公司股票的事吗?当时我立刻说这个公司在装腔作势,是一种骗人的把戏,是为了给穷人安排工作,而您却不肯相信,结果吃了亏。股票下跌,已经半年没有分红。”

“所以您要把这些股票卖掉。您把这笔钱给我我就满意了,不然就把公司里存的现金给我……过一会儿我到这儿来取,或是您派人送到博塔福戈我家里去。抵押一些证券也行,如果您认为这样更好的话……”

“不行,哪一种我都不会去办,我不会给您十个康托。”帕利亚心急火燎地说道,“不能一切都让步,我有责任进行抵制。可靠的贷款?是什么贷款?没看到他们都是从您那里拿钱却不还债吗?这些人竟然每天同债主共进晚餐,我在您那儿见过的一个叫卡尔内罗的家伙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欠您的钱。可能欠的,我看这太过分了。因为是朋友我才这样对您说,有朝一日您可不要讲我没有及时告诫过您。如果您把自己拥有的财产都毁掉了,那您靠什么生活?我们的公司可能要垮台。”

“不会垮台的。”鲁比昂赶忙说道。

“有可能垮台,一切都可能垮台。我亲眼见到银行家索托一八六〇年垮了台。”

鲁比昂思考着合伙人的劝告，不是因为这些劝告甚好与可行，而是从中感到了一种外表生硬而用心良好的意图。对此他由衷地感谢，但却不能接受，因为他现在需要10个康托。今后他可能会更小心一些，但也并非容易做到。反正他有的是钱，可以送人和出借……

"只可出借。"帕利亚纠正说。

过了一会儿帕利亚又说：

"今天已经晚了，明天我把八个康托给您送去。为什么不能到弗拉门戈我们家去取？我们怎么得罪了您？或是她们招惹了您？既然我在这儿能见到您，看来您是生了她们的气。究竟是什么事要惩罚她们呢？"他最后笑着问道。

鲁比昂避开了合伙人的目光，他认为对方的话充满了嘲讽，仿佛一个知道内情的人在笑话他。当他把目光转向帕利亚时，发现对方一脸疑问的神情，于是回答道：

"她们并没有得罪我，明天晚上我去。"

"去吃晚饭。"

"晚饭不能吃，我家里还有几位朋友。我晚上去。"他本想笑着说："您别惩罚她们，她们一点也没得罪我。"

"有人在搬弄是非。"鲁比昂刚一走帕利亚便想道，"有人嫉妒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是索菲娅对他做了什么事令他不肯去……"

还未走到街角，鲁比昂又返身回到门口。他对帕利亚说他急需拿到这笔钱，下午两点之前他到仓库来取，晚上到他家去拜访。

一〇九

当天夜里，鲁比昂梦见了索菲娅和玛丽娅·贝内迪塔。

他看到她们站在一块大的空地上，只穿着裙子，背部完全裸露，索菲娅的丈夫手握一条鞭子，鞭子有五根顶端包铁的皮梢，正毫不留情地惩罚她们。她们哀叫着请求宽恕，在血泊中扭曲着身躯，皮肉一块块地掉落下来。是什么理由使索菲娅现在又成了欧仁妮[①]皇后，玛丽娅·贝内迪塔成了她的一个贴身女仆，这我无法准确地说清。"这是梦乡，梦乡，彭塞罗索！"我们的阿尔瓦雷斯·德·阿泽维多[②]的一个人物高叫道。但我更喜欢老波洛涅斯[③]听到哈姆雷特疯狂的话语之后的想法："尽管疯狂，但仍有办法！"此处也有办法，索菲娅与欧仁妮混为一体时依然有使其继续发展的办法，而且更加离奇。

是的，大为愤怒的鲁比昂立刻下令停止惩罚、绞死帕利亚和拯救受害者。受害者之一的索菲娅接受了鲁比昂敞篷马车上的一个位置，马车立刻飞奔起来。索菲娅衣着华丽、优雅健美，鲁比昂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出发时的两匹马渐渐变成了四对八匹，街上和窗口挤满了人，雨点般的鲜花落在了他们俩身上，欢呼声四起……鲁比昂感到自己成了路易·拿破仑[④]皇帝，车上的小狗依偎在索菲娅的脚下……

一切都已告终，没有结局，也没有失败。鲁比昂睁开双眼，也许是一只跳蚤咬了他，总之是发生了什么事。"梦乡，梦乡，彭塞罗索！"即便是现在我也依然喜欢波洛涅斯所说的话："尽管疯狂，但仍有办法！"

---

① 欧仁妮(1826—1920)：拿破仑三世之妻，一八五三至一八七〇年间为法国皇后。

② 阿尔瓦雷斯·德·阿泽维多(1831—1852)：巴西浪漫主义诗人。

③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御前大臣。

④ 即拿破仑三世(1808—1873)。

一一〇

鲁比昂借出去两笔钱和进行了一项投资。所投资的企业是"改善里约热内卢港口装卸公司",借出去的一笔钱用于偿还《瞭望》拖欠的一项急于归还的债务。这份报纸已面临停办的威胁。

"太好了,"当接到鲁比昂送到家里的钱时卡马绍说道,"非常感谢。您看,我们的报纸因为缺钱可能会失去它的声音。这是办报的必然困难。人民缺乏教育,不承认和不支持那些为他们而工作的人,那些为捍卫立宪自由而每日奋战的人。您可以设想,眼下假如没有这笔钱,那一切就都全完了。倘若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情,那么原则就将失去其忠实的宣传者。"

"永远不会的!"鲁比昂断言说。

"说得对,我们要加倍努力。《瞭望》将如同神话中的安泰[①],每跌倒一次,站起来时就更加有力量。"

说完这些话,卡马绍看了一眼那沓钞票。"一个康托零二百,不是吗?"他问道,接着便将钱揣入燕尾服的衣袋。他说现在可以安下心了,报纸将一帆风顺地办下去。他已有某些改革方案和诸多设想。

"我们需要详细说明我们的纲领,要对同党党员猛推一把,如果需要的话则要打击他们一下……"

"您说什么?"

"什么? 打击。打击是一种说法,意思就是纠正。显而易

---

① 希腊神话故事中的利比亚巨人,一译"安泰俄斯"。海神和地神的儿子,凡经过利比亚的过路人,都必须和他格斗。在格斗时,他只要身不离地,就可从大地吸取力量,赫拉克勒斯与他格斗时,曾把他打倒三次,终于发现他倒一次地力量便得到恢复,于是把他举在空中用强有力的双臂将他扼死。

见,党的机关报现在软弱无力。我称它为党的机关报,因为我们的报纸是党的机关理论报纸,懂得这种区别吗?"

"懂。"

"报纸软弱无力,"卡马绍继续说道,同时在点燃之前用手指按压了一下雪茄,"我们必须强调原则,要坦率、勇敢地讲出真话。请您相信,党的领导人需要听到他们的朋友和支持者讲出真话。我从不反对党派之间的调和,并努力为之奋斗,但调和不应是骗人的把戏。我给您举个例子,在我的那个省,政府所以支持毕聂罗之流,惟一的目的是为了把我排挤走,而我那些首都的同党人士在政府的压力之下,您想想他们是怎么做的? 不仅不起来进行斗争,反而也支持毕聂罗之流。"

"毕聂罗他们至少也有某些影响吧?"

"一点也没有。"卡马绍回答说,同时猛地把一个正在打开的火柴盒关上了,"他们当中的一个被警察局指控为有罪的被告,甚至还有一个是理发店的学徒。当然,后者的确进了累西腓学院,大概是一八五五年,因为其教父死后给他留下了一些遗产。最令人吃惊的是,此人刚一拿到学士证书就进了省议会。这家伙是个笨蛋,他能当学士,我就能当教皇。"

两个人就报纸的政治变革取得了共识。卡马绍提醒鲁比昂说,他的候选资格所以告吹恰恰就是因为上层领导人的反对。是某些领导人的反对,他随即改口说。鲁比昂对此表示赞同,当初他的这位朋友就是这样对他说的。现在重提此事,又使他对这次失败深感恼怒。他本来可能而且应该进入议会的。那些人不想让他当上议员,那就走着瞧吧,鲁比昂想道,他们一定会自食恶果,会惊讶地看着他当上众议员、参议员和大臣。只要卡马绍投上一个火星,我们的朋友的头脑就会自我燃烧起来,不是因为仇恨,也不是因为妒忌,而是由于天真的欲望、强烈的信心和

对伟大事业眼花缭乱的预先幻觉。卡马绍很高兴地发现鲁比昂同意他的看法。

“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他说道，“对朋友进行一点小小的威胁没有坏处。”

当天晚上，鲁比昂阅读了卡马绍撰写的文章。这篇文章提醒全党，政府支持某些省份的一些腐化和无能之辈，不能对其背信弃义的行为妥协让步。文章最后写道：

“各党派应团结起来并遵守纪律。有人主张(奇谈怪论！)这种团结和纪律不能发展到拒绝接受敌对者所施利益之程度，这纯属无稽之谈！什么人能够不知羞愧地如此胡言乱语？让我们设想一下，倘若反对派对政府的专断独行、蔑视法律、滥用职权、腐败堕落和狡辩欺骗视而不见，那将会怎么样呢？上述情况尽管不多，但只有当其有利于好人而不是坏人时才被允许发生。各党均有自己的好事之徒和无赖之辈，我们的敌人希望以支持党内腐败分子为手段看到我们衰弱下去。这是事实，否认它乃是挑动我们发生内战，即分裂我们的民族精神……但不会如此，思想是不朽的，它是正义的旗帜。投机商将被逐出圣殿，而忠诚的人、纯洁的人、将原则的永久胜利置于渺小的、地区性的和暂时利益之上的人将留在那里。一切与此不符的事物都必将遭到我们的反对。我们必胜！”

———

鲁比昂为这篇文章拍手叫好，认为写得太精彩了。也许力度不够，比如说投机商一词用得甚好，但如果用卑鄙的投机商则更好。

"卑鄙的投机商？但有一点不妥，"卡马绍说，"就是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V，有所重复。卑鄙的投……卑鄙的投机商，您不感到发音有些别扭吗？"

"可前面曾出现过这种重复……"

"'败者遭殃'出现过这种重复，但那是一句拉丁语成语。我们可以换种说法，改成卑鄙的商贩。"

"卑鄙的商贩，改得好。"

"但是商贩不如投机商有力度。"

"那为什么不仍旧用投机商？卑鄙的投机商很有力度。谁也不会关注发音，我就从来没有注意过。我喜欢有力度的用词，就用卑鄙的投机商。"

"卑鄙的投机商，卑鄙的投机商，"卡马绍低声地重复着，"现在我感到很好了。卑鄙的投机商，我接受您的建议。"卡马绍做了修改。接着他又重新读了一遍："卑鄙的投机商将被逐出圣殿，而忠诚的人、纯洁的人、将原则的永久胜利置于渺小的、地区性的和暂时利益之上的人将留在那里。一切与此不符的事物都必将遭到我们的反对。我们必胜！"

"太棒了！"鲁比昂说，仿佛感到自己也成了文章的作者。

"您认为好吗？"卡马绍微笑着问道，"有人说我还保留着大学生时代的清新风格，我不知道是否如此，也不予以置评。文章的布局倒是和过去的一模一样。我一定要惩罚他们，我们一定要共同惩罚他们。"

一一二

现在我想在本书中借用其他许多作家——都是年代久远

的——使用的方法，即将每章的内容都浓缩于提要之中："此事是如何发生的，等等等等。"此乃贝尔纳丁·里贝罗[1] 的写法。许多光荣的著作都是这样写的。对以其他语种从事创作的作家而言，我无意超越塞万提斯和拉伯雷[2]，能达到菲尔丁[3] 和斯摩莱特[4] 的程度就已满足，在他们著作中许多章节的内容仅仅通过阅读提要便一目了然。请拿起《汤姆·琼斯》一书，翻到第四部第一章，阅读它的标题。总共五页纸，清楚而简单，没有欺骗任何人。总共五页纸，一页不多，不想看免读，想看便看。对于后者，作者殷勤有礼地写道："现在无须前言，请看下一章。"

一一三

倘若这就是本书的写法，那么下面的标题便可以说明一切：文章进行了修改，对此甚感满意的鲁比昂构思和琢磨出许多句子来，以致最后竟以为其所读过的全部作品均乃由他撰写而成。

也许有的读者对此并不满足。十分自然，他们想让作者全面分析一下我们的主人公的思想活动，却未注意到为此菲尔丁的五页纸就远远不够了。从鲁比昂参与写出第一个句子，到他认为自己乃是其所读过的全部作品的作者，曾跨越了一条鸿沟。当然，他最感吃力的部分是从参与写出第一个句子到成为第一本书的作者，此后的过程就变得很快了。尽管如此，分析也将是漫长和乏味的，最好是暂且不谈。几分钟之内，鲁比昂会自认为是许多他人作品的撰写者。

---

① 贝尔纳丁·里贝罗(1482—1552)：葡萄牙小说家。

② 拉伯雷(1493 或 1494—1553)：法国小说家。

③ 菲尔丁(1707—175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④ 斯摩莱特(1721—1771)：英国小说家。

一一四

相反，我不知道下面一章的全部内容是否均包括在了标题之内。

一一五

鲁比昂依然坚持不再见索菲娅，至少不去弗拉门戈。一天，他见到索菲娅与阿拉戈斯委员会的一位夫人乘车而过，索菲娅微笑着欠身挥手向他告别，他也急忙脱帽还礼，但却没有像过去那样停下脚步，而只是朝行进中的马车望去一眼。他也在行进，心中想起了那封信的事。他无法理解索菲娅那无恨无愧的手势，仿佛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也许是委员会的工作和身边的女伴使索菲娅做出了这种潇洒的善意表示，但鲁比昂并未想到这种可能性。

"难道她竟然如此缺乏自重?"他自问道，"难道她不记得我拾到的她派人送给因瓦利多斯大街那位花花公子的信? 过分，太过分了。她的手势仿佛是一种挑衅，似乎是在说她不在乎这件事，她想写什么信就写什么信。那就请写吧，但要花点钱去邮局挂号，挂号费并不贵……"

他感到自己有点幽默，不禁笑了一下。这一笑以及迎面而来的一个男人向他的殷勤致意，把他从苦涩的回忆中拉了出来。他忘记了这件事而想到了另一件事，于是朝巴西银行走去。

刚走进银行，就碰上了正要离去的帕利亚。

"刚才我见到了索菲娅太太。"鲁比昂对他说。

"在哪里?"

“在奥里维斯大街，同一位我不认识的太太共乘一辆马车。您最近好吗？”

“您见到了她，却什么也没想起来。”帕利亚并未回答对方的问话，“您不记得后天星期三是她的生日。我不请您去吃晚饭，我不敢如此，请您吃晚饭会令您不快，但喝一杯茶花费不了很多时间，您肯赏光吗？”

鲁比昂没有立刻回答。

“我要去吃晚饭。”最后他说道，“是星期三吗？我一定去。坦白地说我忘记了这件事，因为我最近的事实在太多……半小时后您在仓库等我。”

不到半个小时鲁比昂已经来到仓库，向帕利亚要去了两个康托。帕利亚对鲁比昂挥霍其资金已不再进行抵制。过去他还要劝说几句，现在则无动于衷地把钱交给他。回家之前，鲁比昂先去买了一枚昂贵的钻石，星期三派人送给索菲娅，并附上一张名片和简短的贺词。

女仆送来小盒时，索菲娅正一个人在更衣室里穿鞋。这是当天收到的第三份礼品，女仆等候着女主人把小盒打开，想看看是什么礼物。一打开小盒，索菲娅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她看到了一件珍贵首饰——中间镶着一颗美丽钻石的项链。她一直等候着一件上好的礼物，但最近发生几次事情之后她几乎不能相信他依然会如此慷慨。她的心在怦怦跳动。

“送礼物的人还在吗？”

“已经走了。太太，多么漂亮呀！”

索菲娅关上盒子，穿好鞋，独自坐了一会儿，回忆着往事。她边想边站起身来：

“那个男人崇拜我。”

她想穿上衣服，但从镜子前走过时她停下了片刻。她开心

地欣赏着自己佼好的身材、上下都裸露着的双臂和凝神注视的目光。她已年满二十九岁,但她认为自己同二十五岁时一模一样。确实如此。背心紧身合体,她站在镜子前,高兴地将乳房摆弄舒适,并露出自己迷人的前胸。此刻她想起要看看戴上钻石项链效果如何,于是便取了出来,挂在脖颈上。美极了。她把身体由左转向右,再由右转向左,靠近镜子,摆弄了几个姿势,并加大了房间的亮度。美极了。她将项链放进小盒,收了起来。

"那个男人崇拜我。"她重复道。

"可能他已经去了,"鲁比昂在去弗拉门戈吃晚饭的路上想道,"我怀疑他送的礼物比我的更好。"

卡洛斯·马利亚果然真的在那里,正与阿拉戈斯委员会的一位姑娘和玛丽娅·贝内迪塔交谈。客人不多,主人有意进行了挑选和限制。不见西凯拉少校及其女儿,也不见鲁比昂在圣特雷萨另一次晚宴上结识的男男女女。只有阿拉戈斯委员会的几位女士和拜访过大臣的那位银行行长及其夫人和女儿,还有一位银行家、一位英国商人、一位议员、一位法官、一位御前参事、几位资本家与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个人。

看到鲁比昂进入客厅朝她走来时,显然十分惬意的索菲娅顿时忘记了在场的其他人。也许是发生了变化,也许是改换了习惯,索菲娅发现鲁比昂与过去相比判若两人。如今的鲁比昂步履坚定,昂首挺胸,与从前那种拘谨和卑微的模样截然相反。索菲娅用力紧握着他的手并轻声地向他表示谢意。入座时,索菲娅把鲁比昂安排在自己的身边,另一边则是阿拉戈斯委员会的主席。鲁比昂趾高气扬地望着一切。客人们的高贵身份并未使他产生任何激动,礼仪讲究的氛围、餐桌的丰盛奢华也未能使他头晕目眩。索菲娅的特殊关照虽然令他愉快,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让他神魂颠倒了。索菲娅则无微不至地眷顾着鲁比昂,

目光格外地温柔与殷勤。鲁比昂寻找着卡洛斯·马利亚,发现他仍然与在客厅时的两位姑娘——玛丽娅·贝内迪塔和阿拉戈斯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坐在一起。他的注意力全在这两位姑娘身上,并不看索菲娅,而索菲娅也不看他。

"也许他们在做戏。"鲁比昂想。

当众人从餐桌边起身时,鲁比昂似乎发现卡洛斯·马利亚与索菲娅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这可能是人们的纷乱走动使他产生的一种错觉,况且他也未集中精神进行观察。索菲娅很快挽住他的胳膊,边走边对他说:

"从那一天起我一直在等您,可您却再也没有来过。我有权要求您向我做出解释,过一会儿我们再谈。"

鲁比昂稍后走进了吸烟室,目光茫然地静静听着人们的谈话。当其他人纷纷离去之后,他一个人留下来斜靠在皮沙发上什么也不想。胡思乱想本已成为他的职业,现在头脑却变得迟缓麻木了,也许是因为吃得太多的缘故吧。应邀参加晚会的客人陆续来到,把客厅挤得满满的,嘈杂的谈话声越来越大,而我们的朋友却未从美梦中走出来。钢琴弹奏出的乐曲使嘈杂的谈话声沉寂下来,但也未能把我们的朋友吸引到现实中来。然而,一阵丝绸发出的窸窣声走进吸烟室,却使他猛地站起身,从美梦中惊醒。

"您在这里,"索菲娅说道,"您藏在这里来躲避厌烦,连美妙的音乐也不听。我还以为您已经走了呢。我是来找您的。"

索菲娅没有丝毫停顿,因为她不能浪费一分钟。她向鲁比昂讲起我们已经知道的在博塔福戈花园里拾到的那封信,提醒他在拆信前曾请他亲自打开和过目。难道还有比这更能说明她的清白的证明吗?她的话讲得很快,表情严肃、庄重而激动。曾有一刻她的眼睛潮湿了,她擦干了泪水,眼睛都变红了。鲁比昂

拉起她的手，还能看到一滴泪珠，一滴小小的泪珠，一直流到嘴角。于是他发誓说他相信她所说的一切。为什么要哭呢？索菲娅又擦了擦眼睛，然后向鲁比昂伸出手表示感谢。

“一会儿再见。”她说。

钢琴在继续演奏，鲁比昂向索菲娅提示说，大家都在听演奏，不会有人来的。

“但我不能久不露面，”索菲娅赶忙说，“有许多事需要我操办。一会儿再见。”

“你听我说。”鲁比昂依然坚持。

索菲娅停下了脚步。

“你听我说，让我把话讲出来，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很难说，有可能是最后一次。那个男人的死活与我关系不大，但我会在这儿偶然见到他，而我不准备吵架。”

“您每天都会在这里见到他。克里斯蒂亚诺还没有对您讲过所发生的事情吗？他将要与玛丽娅·贝内迪塔结婚。”

鲁比昂向后退了一步。

“他们将要结婚，”索菲娅继续说道，“这件事令人感到惊奇，我们完全没有料到。或许是他们一直在竭力掩饰，或许是突然发生的，总之他们将要结婚。玛丽娅·贝内迪塔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我，我又从另外一个人那里得到了证实。这种事历来千篇一律，两个人彼此喜欢，然后就结束了。他们很快就要结婚。卡洛斯·马利亚把这件事告诉克里斯蒂亚诺时，克里斯蒂亚诺回答说这要取决于我……仿佛我是她母亲似的！我立刻表示同意，并祝愿他们幸福。卡洛斯·马利亚似乎是个好青年，玛丽娅·贝内迪塔也很出色，他们一定会是幸福的，一定。这是件好

事。您知道吗？卡洛斯·马利亚拥有父母的全部财产。玛丽娅·贝内迪塔虽然身无分文，但却具有我给予她的教养。她应该记得，刚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她还是个乡下姑娘，几乎什么都不会，是我一手把她教育出来的。我的姨妈应该得到她所得到的一切，她的女儿也同样如此。真的，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今天您没见到他们总是在一起吗？现在还没有正式宣布，但是家里最亲密的朋友可以知道。"

对一个如此忙碌的人而言，这一番话未免太长了，索菲娅过了一会儿才发现了这一点。她又向鲁比昂说声一会儿再见，然后便向客厅走去。钢琴停止了演奏，能够听到一阵审慎的鼓掌声和谈话声。

一一六

他们要结婚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玛丽娅·贝内迪塔，是玛丽娅·贝内迪塔，她要同卡洛斯·马利亚结婚，可是卡洛斯·马利亚……现在他终于明白，一切都全错了，整个地乱了套。看上去似乎是跟一个人，其实却是跟另外一个人，人们正是这样走向诬陷和犯罪之路的。

鲁比昂边这样思考边朝餐室走去，侍者正在那里布置夜宵的餐桌。他在餐室踱起步来，继续进行着思考："瞧，帕利亚原想让我与他的表妹结婚，却不知道命运为她安排了另一位新郎。小伙子长得不丑，比她好看得多。与索菲娅相比，玛丽娅·贝内迪塔差远了，或是说一钱不值，但都同样热情……他们要结婚，而且很快就要结婚……婚礼会很壮观吗？大概会的，帕利亚现在的生活比过去稍微要好一些了……"鲁比昂打量了一眼家具、瓷制品、玻璃器皿和内室门的帷幔，"婚礼一定会是很壮观的，何

况新郎也很富有……”他想到了马车和拉车的马。几天前，他在老磨坊见到了一对神气十足的马，和画上的一模一样。他要预定两匹这样的马而不管价钱多少，还要给新娘送礼。他刚想到新娘，就见她走了进来。

“索菲娅表姐在哪儿?”她向鲁比昂问道。

“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

看到姑娘要走，鲁比昂请求让他讲上一句话，同时请求姑娘切莫生气。玛丽娅·贝内迪塔等他开口，鲁比昂毫不迟疑地向她表示祝贺，因为他已知道姑娘就要结婚了……玛丽娅·贝内迪塔脸变得通红，低声要求说这件事不要向外传。一个仆人也不在这里，鲁比昂拉起姑娘的手，握在自己的双手之中。

“我是自家人，”他说道，“您应该得到幸福，我希望您会幸福的。”

玛丽娅·贝内迪塔略感惊慌，把手抽了出来，但为了不惹对方生气而微微笑了一下。其实不必如此，鲁比昂已然心喜若狂。我们知道姑娘长得并不漂亮，但因为倍感幸福却显得很美丽，大自然仿佛将最细腻的感觉赋予了她。鲁比昂也微微一笑，接着说道：

“是您表姐告诉我的，并叮嘱我保守秘密。我不会提前透露出一点消息。我该对您说些什么呢? 您是位好姑娘，应该得到一切。您不必将眼睛躲藏起来，结婚不是一件害羞的事。把头抬起来，笑一笑。”

玛丽娅·贝内迪塔把一双明亮的眼睛对准了鲁比昂。

“好!”鲁比昂称赞道，“对一位朋友敞开心扉有什么不好呢? 让我对您说句实话，我相信您会幸福的，但我承认他会更加幸福，不是吗? 您会看到这是不是真的。他本人一定会告诉您他的感受，而且如果他真诚坦率的话，您将会承认我仅仅是在预

言。我很清楚,没有衡量感情的天平。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您是位美丽而善良的姑娘……走吧,走吧。否则,我就要把真情讲出来了,姑娘一定会脸红的……"

的确,听过鲁比昂的这一席话,玛丽娅·贝内迪塔因为高兴而脸红了。在表姐家里,她得到了赞同,但仅此而已。卡洛斯·马利亚本人对她也并不如此温存,只是谨慎地喜欢她罢了。他对她谈论夫妻的幸福,如同谈论将从命运那里收取的一笔税金,一笔应该而且肯定能够全部收取的税金。他没有必要以另外一种方式对待她,使她对他的热恋胜过世上所有的事物。鲁比昂又说了一声再见,像望着一个女儿似地望着她,看着她活泼而满足地穿过房间——与他过去看到的她是何等的不同——,进入一个门消失不见了。鲁比昂不禁脱口说道:

"美丽而善良的女人!"

一一七

玛丽娅·贝内迪塔的恋爱史十分短促,虽然索菲娅认为平淡无奇,但也依然值得一提。首先要承认,假如不是阿戈拉斯省瘟疫流行,也许就没有了这桩婚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即灾难是有益的,甚至是必需的。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只要举出我孩童时代听到的一件小事就足够了,这里我占用少许篇幅给诸位讲一讲。有一次,路边的一座茅草屋着了火,女主人衣衫褴褛,坐在离茅草屋几步远的地上为这场灾祸哭泣。这时候,走来一个醉醺醺的汉子,看看大火,又看看那位女人,然后问这间茅草屋是不是她的。

"是我的,先生,这是我在世上的全部财产。"

"那么能允许我去那里点燃我的雪茄吗?"

给我讲述这个故事的神父肯定对原来的内容做了修改，因为不需要一个醉汉在别人的灾难上去点燃雪茄。好心的沙戈斯神父！——他叫沙戈斯——，这位心肠极好的神父多年来一直向我灌输这种安慰忧愁者的观点，即谁都不要乘人之危去谋利。这不包括那位醉汉对所有权原则的尊重——在未征得已成废墟的茅草屋的女主人同意之前，他甚至不擅自去点燃雪茄。这全然是安慰忧愁者的观点。好心的沙戈斯神父！

一一八

再见了，沙戈斯神父！我要讲述玛丽娅·贝内迪塔的恋爱史了。她喜欢卡洛斯·马利亚，从阿尔科斯大街的那次舞会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出或预感到这一点。在那次舞会上，卡洛斯·马利亚与索菲娅一起跳了许多次华尔兹舞，第二天上午，我们便见到玛丽娅·贝内迪塔准备回庄园了，是表姐索菲娅答应要为她找到一位未婚夫才把她留了下来。玛丽娅·贝内迪塔猜想此人就是昨天表姐的华尔兹舞伴，于是便开始等待。她并未向表姐吐露心事，开始是由于羞怯，后来则是为了不使表姐失去好奇感，如果表姐千方百计要发现此人是谁的话。倘若马上吐露出来，可能表姐就会松劲，事情就可能告吹。这都是姑娘的小心眼，我们不必理睬。

阿拉戈斯省突然瘟疫流行，索菲娅组织起阿拉戈斯委员会，为帕利亚一家带来了新的社会联系。玛丽娅·贝内迪塔参加了由几位女士组成的一个分委员会，与她们一起工作，并得到其中一位女士的特别赏识，这位女士便是费尔南达夫人，一位议员的妻子。费尔南达夫人刚满三十岁，开朗热情，面色红润而健壮，出生于阿雷格里港，嫁给了阿拉戈斯省的一位学士，此人现为另

外一个省选出的议员,据说正准备出任国务大臣。丈夫的原籍成了她参加该委员会的理由,而且十分顺利,因为她提出请求如同在下命令一样,毫不畏惧且不允许拒绝。卡洛斯·马利亚是她的表弟,费尔南达夫人一到里约热内卢他便前往看望。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八六五年,卡洛斯·马利亚认为表姐比那个时候还要漂亮,这也许是真的。他的结论是,南方的空气宜人,能使人健壮,增加人的妩媚,并表示要去那里生活。

"我们一起去吧,由我来安排你的婚事。"费尔南达夫人说道,"我认识佩洛塔斯的一位姑娘,可爱极了,而且非首都的小伙子不嫁。"

"自然是要嫁给我了?"

"她要找首都的,而且要大眼睛的。我不是在开玩笑。她是个头等的南方姑娘,我这里有她的照片。"

费尔南达夫人打开相册,把姑娘的照片指给表弟看。

"长得不丑。"卡洛斯·马利亚说道。

"仅仅是不丑?"

"蛮漂亮的。"

"那你把旧鞋放到什么地方去呢,表弟?"

卡洛斯·马利亚微微一笑没有回答。他不喜欢表姐的这种说法,想换个话题,但是费尔南达夫人又谈起佩洛塔斯那位女友的婚事来。她望着照片,开始形容姑娘的容貌,讲她的眼睛、头发、面部皮肤如何如何,然后又叙述了她的简历。姑娘有个很美的名字——索诺拉,为她洗礼的神父给她起这个名字时曾经有过犹豫,虽然姑娘的父亲是位有权有势受人尊敬的大庄园主。但神父最终还是让了步,认为姑娘的美德能将这一名字列入圣徒的名册。

"您相信她的名字将会列入圣徒的名册吗?"卡洛斯·马利

亚问。

"如果她与你结婚,我相信会的。"

"这等于什么都没说。即使同魔鬼结婚也会一样,并且会因为舍身精神而更加肯定。圣索诺拉,名字不难听,也符合原义[1]。圣索诺拉……总而言之,表姐……"

"别说了,你有犹太人的血统。"表姐打断了他的话,"这么说你拒绝我的这位南方姑娘?"她把相册放回了原处。

"我没有拒绝,不过请让我继续过独身生活,这是去天堂的一半之路。"

费尔南达夫人大笑起来。

"仁慈的上帝！你真相信你会进入天堂?"

"我已经在天堂呆了二十分钟。这间客厅安安静静,空气清新,远离外面的行人,不是天堂是什么？我们两个人在这里交谈,听不到亵渎的话语,不用忍受残疾、肺痨、瘰疬患者的那种无法忍受的痛苦——那是真正的地狱。这里就是天堂,或是天堂的一部分。一旦我们置身其中,它便价值无限。我们谈论圣索诺拉、圣卡洛斯·马利亚、圣费尔南达,他们与圣贡萨洛不同,圣贡萨洛后来成了姑娘们的媒婆。哪儿有像这样的天堂呢?"

"佩洛塔斯有。"

"佩洛塔斯太远了!"他叹息道,同时伸展出双腿,眼睛望着客厅的吊灯。

"好吧,这仅仅是第一次进攻,我还要发动多次进攻,直到你最后表示愿意为止。"

卡洛斯·马利亚莞尔一笑,将目光转向表姐戴在腰间的一条绸带垂下的流苏上,绸带上打着一个松松的花结。他或许是

① 索诺拉为"悦耳的"一词之音译。

在观看流苏，或许是在打量表姐的优美身段。他又一次清楚地看到，表姐确实俊美俏丽。表姐的体形吸引了他的目光，而对表姐的尊重又使他将视线移向别处。他继续留在那里而且以后又不断登门探望，绝不仅仅是亲情所致。卡洛斯·马利亚喜欢与女人交谈，却通常厌恶与男人交谈。他认为男人虚夸、粗野、讨厌、沉闷、无聊、缺乏教养、庸俗，而女人则相反，不粗野、不虚夸、不沉闷。女人爱虚荣并非不好，有一些缺点也无伤大体。除此之外，她们还具有女性的妩媚与温柔。“最微不足道的女人，”他想，“也总有她们的可取之处。”当他认为有些女人乏味或愚蠢之时，则把她们视为次等的男人。

与此同时，费尔南达夫人与玛丽娅·贝内迪塔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玛丽娅·贝内迪塔生性怯懦，那一段时间又心情不好，恰恰是这种性格和心情的不同把两个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费尔南达夫人极富同情心，关怀与爱护弱者与不幸之人，竭力使她们快乐和勇敢起来。她的许多同情与关怀的举动被人们所称道。

“你怎么了？”有一天她问年轻的女友，“几乎从未见你笑过，目光总显得十分惊恐，总是思考着……”

玛丽娅·贝内迪塔回答说什么事也没有，她就是这个样子。她微笑着讲出这番话仅仅出于对女友的顺从。她提到了母亲的去世，把这作为她忧郁寡欢的一个原因。费尔南达夫人开始领她到各处去，带她吃晚饭，让她坐在自己的包厢里观看演出。由于这一切，再加上她那天生的快快乐乐的性格，盘旋在姑娘心中令人生厌的乌鸦被震动了。习惯与友情很快使她们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但玛丽娅·贝内迪塔对自己的秘密继续守口如瓶。

“不管她有什么秘密，”有一天费尔南达夫人想道，“我认为最好是把她嫁给卡洛斯·马利亚，而让索诺拉靠边站。”

“你需要结婚，玛丽娅·贝内迪塔。”两天后的一个早晨，她在马塔卡瓦洛斯的别墅对姑娘说。前一天晚上玛丽娅·贝内迪塔与费尔南达夫人一起看的戏，并在别墅过了夜。“我不喜欢拐弯抹角，你需要结婚，一定要结婚……前天我就准备对你说，但这种事在客厅或马路上谈差点劲，这里是别墅，情况就不同了。你想跟我一起爬爬山吗？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爬山去吧？”

“天气很热……”

“那才更有诗意，姑娘。啊，缺乏血液的里约热内卢人！你们的血管里有的只是水。我们在这张长凳上坐下来。请坐，就这样，我坐在你身边。不结婚就活不下去，你不要反驳我。你并不幸福，”费尔南达夫人转换语气继续说道，“不管你怎么掩饰，我都能看得出你的生活缺乏快乐。坦白地告诉我，你是不是看上谁了？如果看上了，就对我直说，我派人去找他。”

“没有。”

“没有？没有就正好。你不必藏在心里。我认识一个好小伙子。”

玛丽娅·贝内迪塔把整个身子转向费尔南达夫人，嘴唇半启，眼睛睁得大大的，似乎是害怕抑或渴望这个提议。费尔南达夫人未能猜到女友真正的心理状态，她拉住对方的手，请姑娘把一切都告诉她。显然姑娘是爱上了某个人，这从她的眼睛可以看出来。她应该向这个男人坦白，接近他，追求他，如果需要的话则对他发出命令。玛丽娅·贝内迪塔的手变得冰凉，一双眼睛盯着地面，两个人许久都没有开口。

“说吧，说出来吧。”费尔南达夫人再次要求道。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费尔南达夫人露出了不相信的神情。她把姑娘抱得越来越紧，用手搂住姑娘的腰，让姑娘贴近自己，俯在姑娘的耳边低声

细语，仿佛是姑娘的亲生母亲一样。她吻着姑娘的面颊、耳朵、脖子，将姑娘的头靠在自己肩上，用另一只手亲切地抚摩着。她想要知道一切，一切，一切。倘若姑娘的意中人远在月亮上，她也要派人去那里把他接回来。无论此人在何处都要把他找回来，只有在墓地除外。但假如此人真的是在墓地，她会为姑娘物色一位更好的，使姑娘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前者忘却。玛丽娅·贝内迪塔忐忑不安地听着，心怦怦直跳，不知如何逃避。她本来想说出来，但又及时止住了，似乎要捍卫自己的贞操。她不否认，不坦白，而且也不笑，可心却在激动地颤抖，这就容易使人至少猜透她的一半心事。

"那么我不是你的朋友，你不信任我？你把我看作是你的母亲好了。"

玛丽娅·贝内迪塔没有再做抵制，她已经耗尽了气力，感到需要把心事吐露出来。费尔南达夫人激动地听着女友的倾诉。阳光已经照射到长凳附近，一会儿便会爬上她们的鞋、裙边和膝盖，但两个人谁都没有发觉。她们沉浸在爱情之中，一方的坦言使另一方感到少有的兴奋。这是一种不被人们所知、无法分享和难以猜测到的热恋，一种正在失去特性和类别而变成纯洁崇拜的热恋。起初，每当她见到自己所爱之人时，会同时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心情：一种她难以定义，激动、眩晕、心怦怦乱跳，几乎要昏迷过去；另一种则是凝神注视与欣赏。现在却几乎只剩下这后一种了。她曾一个人哭过许多次，思念使她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她为自己希冀的渴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却从未失去这样一种信念，即他要胜过所有其他的男人，是位完美无缺的人，虽然现在对她不予理会，也依然值得她永远崇拜。

"好，"当女友完全沉默下来时费尔南达夫人开口道，"我们拣最重要的谈，那就是你不要不动脑子地让痛苦折磨自己。不，

亲爱的，崇拜一个对你不予理会的男人是诗歌一样的幻想。要丢掉幻想，否则倒霉的只是你，因为他会同别的女人结婚。岁月流逝，热恋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去，有朝一日，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一觉醒来，爱情和丈夫都没了。这个粗野的男人是谁？"

"这我不能讲。"玛丽娅·贝内迪塔回答道，并从长凳上站起来。

"那就不讲好了。"费尔南达夫人说，同时拉住姑娘的手腕，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重要的问题是结婚，不能同这个人结婚就同另外一个结婚。"

"不，我不结婚。"

"只能同他结婚？"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他结婚。"停顿片刻之后玛丽娅·贝内迪塔回答说，"我喜欢他如同喜欢天上的上帝。"

"圣母马利亚！这简直是亵渎神明！而且是双重亵渎。姑娘，首先是不能像爱上帝那样去爱任何人，其次是哪怕一个坏丈夫也总要胜过梦中最好的丈夫。"

一一九

"哪怕一个坏丈夫也总要胜过梦中最好的丈夫。"

这个警句缺乏理想主义色彩，玛丽娅·贝内迪塔表示反对。难道梦想不比哭泣更好吗？梦想可以结束或是发生变化，而一个坏丈夫却会活得很久。"夫人所以这样说，"玛丽娅·贝内迪塔得出了结论，"因为上帝安排给了您一位天使……看，他来了。"

"放心吧，你也一定会找到一位天使。我认识一个很出色的人，与你十分般配。所有的天使都在寻找我。"

费尔南达夫人的丈夫特奥菲洛远远地望见她们，便朝她们走来，手里拿着一份卷着的报纸。他没有问候客人，而是径直走向妻子。

“亲爱的，你想知道他们都对我干了些什么吗？”他咬牙切齿地说道，“今天报纸发表了我五号的讲话，你看这一句，我原来说的是：‘疑惑之事切勿介入，此乃智者之告诫。’可报纸上却成了‘债务之事切勿介入……’这简直不能容忍！请你注意，所涉及的恰恰是海军部的一笔贷款，在辩论中援引的理由是许多项费用已经开支，所以我的发言可能被看成是粗野的言谈，似乎是在劝说抗债不还。总而言之，完全是一派胡言。”

“您没有看过清样吗？”

“看过，可是作者本人最不善于看好清样。‘债务之事切勿介入’，”他的两眼继续盯着报纸，怒气冲冲地说：“这只能是……”

特奥菲洛十分恼怒。他是个颇有才干且庄重而勤奋之人，但在此刻，所有的宏伟业绩、所有的最棘手问题、最具决定性的战斗、最深刻的革命、太阳和月亮以及所有的星座、所有的动物、所有的世世代代的人类都退居于一个字母的差别① 之后。玛丽娅·贝内迪塔望着他却无法理解他。她原以为自己的忧伤最甚，但此时另一个人的忧伤却与她的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故而折磨一个不幸之人的忧伤只如同一个印刷错误而已。特奥菲洛这时候才发现了她，向她伸出了手。他的手很凉，而手凉是谁都不能装出来的，因此证明他的确很难过。过了一会儿，他把报纸猛地扔在地上，然后便离去了。

“特奥菲洛，明天去更正。”费尔南达夫人站起身来说道。

特奥菲洛没有回头，只是绝望地耸了耸肩。费尔南达夫人

① 葡萄牙语中，“疑惑”与“债务”两个词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别。

朝他跑去，玛丽娅·贝内迪塔吃惊地跟在她的后面。长凳上现在已空无一人，全部被阳光所沐浴，而阳光既不懂得爱情也不会讲话。费尔南达夫人将丈夫领进一个房间，用亲吻安慰丈夫使他从这一打击中摆脱出来。吃午饭的时候，特奥菲洛已露出微笑，尽管还有些勉强。为了转移他的忧虑，妻子同他谈起了对玛丽娅·贝内迪塔婚事的打算：她应该嫁给一位议员，如果议会中还有单身汉的话，而不管人们如何议论。政府官员、反对派都可以，反正都一样，只要能做丈夫就行。费尔南达夫人就这个问题谈了一些生动而令人愉快的想法，既占用去了时间，又使丈夫忘记了一个字母之差所激起的烦恼。多么仁慈的女人！特奥菲洛明白妻子的良苦用心，渐渐装出高兴的样子，同意妻子出嫁玛丽娅·贝内迪塔的计划。

"糟糕的是，"妻子望着女友说，"她爱上了一个人，又不肯讲出他的名字来。"

"根本不需要，"丈夫擦擦嘴唇说道，"显然是她喜欢上了你的表弟。"

一二〇

第二个星期日，费尔南达夫人前往圣安东尼奥贫民教堂。弥撒结束之后，信徒们有的相互问候，有的面向圣坛致敬，这时候，费尔南达夫人恰好看到神气高傲、笑容可掬、衣冠楚楚的表弟向她伸出手来。

"你也来望弥撒？"她惊讶地问道。

"是的。"

"一直都来吗？"

"不是一直都来，但也来过许多次。"

“坦率地讲，我没想到你会如此虔诚。一般说来，男人都不信奉上帝。除了为孩子们洗礼之外，特奥菲洛从未进过教堂。那么说你是信徒？”

“我不能确切地回答，但我害怕做出说宗教坏话的平庸之举，这就足够了。我只来望弥撒而不是做忏悔。现在我送您回家，如果请我吃午饭，我会与你们一起进餐。如果你们愿意到我家里一起吃午饭也可以，您知道我就住在这条街上。”

“如果可以的话只我一个人去，我有一条长长的消息要对你讲。”

“那我们慢慢地走吧。”卡洛斯·马利亚在教堂门口说道，同时把胳膊伸给表姐。走了两步，他问：“是重要消息吗？”

“重要而且令人愉快。”

“但愿是永远慈悲的上帝要把我们亲爱的特奥菲洛带走，而把最可爱的寡妇留在这里无依无靠……表姐，您不要这么生气，别把胳膊抽走，我们来谈那个消息吧。佩洛塔斯的姑娘来了，我说对了吧？”

“如果你不发誓认真地听，我就什么也不讲。”

“我认真地听。”

费尔南达夫人对表弟坦言说，对让表弟与佩洛塔斯的南方姑娘结婚一事她感到迟疑不决，她不想事后后悔，她在这里发现有位姑娘对表弟一往情深。卡洛斯·马利亚莞尔一笑，本想逗个趣，但这一消息触动了他的心灵。一往情深？一往情深，爱得十分强烈，表姐肯定道，并补充说这样的形容也许已经不能很好地表达此人目前的情感。现在她是平静而沉默地对他崇拜。她曾为他痛哭过无数个夜晚，与此同时仍然心怀希望……费尔南达夫人就这样重复着玛丽娅·贝内迪塔对她讲的私房话，只是没有透露出她的名字来。卡洛斯·马利亚很想知道这位姑娘是

谁,但是费尔南达夫人拒绝说出。她不能透露,倘若卡洛斯·马利亚不跑上去迎接姑娘的心灵,为什么要让他高兴地知道崇拜他的人是谁呢?最好是秘而不宣。现在姑娘已不再哭泣,节制自己而不怀奢想,失去了被爱的希望。随着时光的流逝,她变成只是一位崇拜者,但却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崇拜者,甚至不期待有朝一日她所钟爱的偶像能听到她的声音或是投给她一个友好的目光。

"表姐,您……"

"我怎么了?……"

卡洛斯·马利亚最后表示此事值得考虑。确实,假如这位姑娘对他崇拜到这种程度,表姐对她如此热心的关注也是合情合理和自然的了。可为什么不说出她的名字呢?

"现在我不说,可能将来有一天……你要明白,知道另外一位姑娘如此爱你之后,我实在难以让我的那位同乡与你成亲。如果此地的这位姑娘见到你结了婚,很可能她不会太伤心。是的,先生,这似乎荒谬,不过,你需要了解她。我敢说,只要你能得到幸福,她会向她美丽的情敌衷心祝福的。"

"这已不是浪漫主义,而是神秘主义了。"卡洛斯·马利亚眼望着地面走了几步之后说道,"这与我们时代不相吻合,您有什么证据证明这种精神状态的存在呢?"

"我有……那就是你的家,对吗?"费尔南达夫人停下来问道。

"是的。"

"漂亮而结实。"

"非常结实。"

"一、二、三、四……七个窗户。客厅从这头一直到那头?举办舞会很合适。"

她边走边继续说道：

“要是我在这里有一所比现在的更大的住宅，在回里约格朗德之前就会举办一次大型舞会。我喜欢聚会，我的两个孩子都不用我太操心。顺便问一问，我想送洛波上学，哪儿有好学校?”

卡洛斯·马利亚正想着那位不知姓名的崇拜者，远未考虑什么教育和学校。感到自己是被崇拜的偶像多么令人欣喜，况且是按福音书的方式受到崇拜的；崇拜他的姑娘躲进房间，关上门，偷偷地而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教堂对他进行顶礼膜拜。“假如你父亲知道暗中发生的一切，必然会给你以报答。”① 啊！假如他知道这位姑娘是谁，他一定要报答她。已经结过婚？不，不可能。他不会把这种猜测告诉任何人。在寡妇和未婚姑娘之间，他宁肯是位姑娘。他预感到是位姑娘。她把自己关在哪个房间里为他祈祷、将他召唤、为他哭泣、为他祝福呢？他已不再坚持打探她的姓名，但至少要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

“哪儿有好学校?”费尔南达夫人再次问道。

“学校？我不知道，我正在想那位我不认识的姑娘。您要明白，一个暗中不抱希望地崇拜我的人应该受到某种关切。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

“是玛丽娅·贝内迪塔。”

卡洛斯·马利亚突然停下了脚步。

“是那个姑娘？……不可能。我同她谈过许多次话，可从未发现过任何蛛丝马迹，感到她总是冷冰冰的。一定是搞错了。她向您提到了我的名字?”

“没有，尽管我一再请求她讲出名字来。她坦白了这件不可思议的奇事，却没有说出这位圣人的名字，可这是何等不可思议

① 《圣经》中的一句话。

的奇事！你要为受到谁都未曾受到的这种崇拜而自豪……那所住宅是谁的？”

“表姐，您总喜欢夸大事实。受到谁都未曾受到的崇拜？可能没有到达这种程度。您怎么知道她崇拜的是我呢？”

“是特奥菲洛首先发现的。她与他谈了这件事，脸红得像一颗樱桃。后来她又向我表示否认，从那一天起，就再也没来过我们家。”

恋爱就是这样开始的。卡洛斯·马利亚为自己如此被人默默地爱着而感到高兴，一切怀疑都化成了同情。他开始去看望玛丽娅·贝内迪塔，姑娘的慌乱、胆怯、欣喜、谦卑和几乎是恳求的态度令他陶醉，其举止和情感都充分体现出她对自己所钟情的男人奉若神明的崇拜。这是恋爱的开始，也是恋爱的终结。在索菲娅生日的那天晚上，我们便是这样看到他们俩的。卡洛斯·马利亚过去曾对索菲娅讲过许多甜言蜜语。男人就是这样，种种甜言蜜语都是流过的水和吹过的风。

—二—

“好，他要结婚了，太好了！”鲁比昂想道。

从那天晚上至结婚之日，鲁比昂几次发现索菲娅目光的意图令人可疑。如果说卡洛斯·马利亚对她投去的目光报以回答，也只是出于礼貌而并非因为其他原因。鲁比昂由此得出结论：那件事纯属偶然。他至今仍然记得，在生日的那天晚上，当索菲娅向他解释那封信的情况时曾经流下了眼泪。

啊，意想不到的美妙泪水！你足以说服一个男人，但对其他人而言则可能无法理解，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眼睛并不习惯于哭泣，夜晚似乎也不会激发出各种各样的忧郁情感，可这有什么

关系？鲁比昂看到泪水流了下来，现在这一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然而，鲁比昂的信任不仅仅来自泪水，还因为索菲娅过去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他如此殷勤和友好。似乎她已为给他所造成的一切痛苦感到后悔莫及，并准备进行补救。这或许出于一种迟到的爱，或许是因为第一次恋慕之情的落空。有的邪念处于沉睡之中，如同一位音乐指挥头脑里存放的歌剧，只等候着灵感激发出第一个音符。

一二二

"谢天谢地，他要结婚了！"鲁比昂反复想道。

婚礼很快于三周之后举行。吉日的清晨，卡洛斯·马利亚睁开眼睛时有些吃惊，难道真是他要结婚吗？毫无疑问。他照了照镜子，就是他。他回顾起最近一些日子事情的迅速进展和他对未婚妻所产生的感情。总而言之，他将给予她圣洁的幸福。这一念头使他产生了一种少有的极大满足感。在清晨例行的骑马散步中，他仍然在回味着这一切。这一天，他选择去老磨坊区散步。

虽然他已习惯于路人投给他的钦佩目光，但今天他发现似乎所有的人都流露出已得知他将要结婚的神态。城郊一座庄园的株株木麻黄树在他路过之前静悄悄的，现在却向他讲述起非常特别的事情来。浅薄者将其归结于当时吹过的轻风，智慧者则承认这恰恰是木麻黄树的新婚絮语。鸟儿跳来跳去，唧唧喳喳地唱起了一首情歌。一对黄色的蝴蝶——日本人把蝴蝶视为忠贞不渝的象征，因为他们发现蝴蝶总是成双成对地在花间飞舞——长时间地沿着靠近路边的庄园篱笆，紧随着马的脚步欢快地飞上飞下。空气清新，天空湛蓝，骑着毛驴的男人们脸上露

出愉快的笑容,公共马车上的乘客把脖子伸出窗外欣赏这位新郎的优雅风度。的确,很难相信这些人以及这些小动物和树木的表情与姿态表达的不是对新婚的祝贺之意。

蝴蝶消失在篱笆经过的一座浓密的灌木丛中。前面是另外一个庄园,光秃秃的没有树木,大门敞开,尽头是一间破旧的住房,五个窗户仿佛是它皱起的眼睛,因为失去了居住者而感到厌烦不堪。这些窗户都曾目睹过婚礼和节日的场面,岁月老人却依然认为它们年轻好奇和充满希望。

切莫以为这种景象会引起骑马之人的伤感,恰恰相反,他具有一种特殊的天赋,能使废墟重新焕发青春,并过上原来的生活。他甚至喜欢看到失去光泽的古旧房屋,这种房屋与刚才的充满活力的蝴蝶恰成鲜明反差。他勒住马停了下来,召唤出昔日进入这所住宅的女士们的灵魂,她们穿着另一种的华丽服装,长着另一种的面孔,有着另一种的举止姿态。也许这些已故的幸福之人的影子此刻也前来向他致贺,用无形之嘴向他道出所有想念着他的高贵家族的姓氏。他甚至听到了她们的话语和笑声。但是,一声尖鸣混杂进协奏的乐曲声中,房间外墙悬挂的鸟笼里的一只鹦鹉叫道:"皇家的鹦鹉,去葡萄牙,谁来了?咕噜巴,巴巴,咕噜……咕噜……"影子四散而逃,马又继续前进。卡洛斯·马利亚像讨厌猴子一样讨厌鹦鹉,称它们是两种模仿人的动物。

"我将要给予她的幸福也会这样被中断吗?"他边行进边思索道。

鸟儿从路的一边飞向另一边,然后停下来用自己的语言唱起歌来。这种无字的语言是可以理解的,能清晰地表达许多美好的事物。卡洛斯·马利亚甚至将其视为自己的一个象征。一旦妻子被鹦鹉弄得不知所措厌烦地晕倒在地时,他则在神奇的鸟群的婉转啼鸣中将她扶起来。鸟儿有着金子般的思想,并用

金子般的声音将它们的思想表达出来。啊，这会使她变得何等幸福！卡洛斯·马利亚已经预见到妻子跪倒在地，将双臂放在他的膝上，脸埋在他的手中，用感激、虔诚和充满爱意的目光望着他，整个身心都在恳求，其他的一切都已化为乌有。

一二三

新郎眼前幻想出的那幅图景，恰恰在同一时刻如出一辙地浮现在新娘的脑海之中。玛丽娅·贝内迪塔站在窗前，凝视着远处翻腾的浪花和海滩，看到自己安静而忧伤地跪倒在丈夫的脚前，仿佛是跪在圣餐桌前领取幸福的圣饼一样。她自言自语道："啊，他会使我感到何等幸福！"话语和想法不同，但神态和时间却完全一样。

一二四

两个人结了婚。三个月后一起前往欧洲。为他们送行时，费尔南达夫人高兴得仿佛是来迎接他们的归来。她没有落泪，目睹他们幸福所产生的喜悦胜过了离别的忧伤。

"你高兴吗？"在船舷边她最后一次向玛丽娅·贝内迪塔问道。

"啊，太高兴了！"

费尔南达夫人年轻、纯真的心灵俯视着女友的双眸，唱起了一首意大利歌曲——这位骄傲的南里约格朗德女士偏爱意大利音乐——，可能是《卢西亚》的咏叹曲：啊，热恋中的美人，或者是《理发师》中的这一段：

天空中那微笑着的女人，
出现在美丽的晨曦之中。

一二五

索菲娅没有上船送行。她生了病，让丈夫代替她去了。诸君请勿以为她是感到了伤心或痛苦。结婚之时，她表现得十分审慎，为新娘准备了嫁妆，流着泪以多次的热吻与表妹告别。但前往船边送行却使她感到窘困。她病了，为了不使这一借口露出破绽，她把自己关进卧室闭门不出。她拿起一本新出版的小说，是鲁比昂送给她的。房间里的其他一些东西，除了收藏起来的首饰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装饰品，都能使她想起这个男人来。在对我们的朋友进行回忆之时，表妹新婚之夜她从他口里听到的一句非同寻常的话语此刻浮现在她的脑海之中：

"夫人现在已是百花之魁，"他低声对她讲道，"等着吧，我还要让您成为皇后。"

索菲娅无法理解这句谜一般的话语。她曾猜想，这是鲁比昂以大富大贵引诱她并把她变成其情妇，但她的过分自负排除了这种可能。鲁比昂尽管不再像过去那样畏缩和胆怯，但也没有自傲到如此狂妄的地步。这句话究竟是何含意呢？也许是表示更加爱她的一种变相说法。索菲娅相信完全有这种可能。她经常听到向她表示追求的殷勤话语，甚至听到过卡洛斯·马利亚那样的表白，可能还听到过其他不同形式的表白，对此她只是自负地听听而已。所有的殷勤话语都说完便成为过去，只有鲁比昂坚持不懈。他也曾有过中断，那是因怀疑所致，但怀疑怎么产生又怎么消失了。

"他值得去爱。"当正要继续往下读的时候，她在打开的那一

页看到了小说里的这句话。她合上书，闭上眼睛，进入了忘我的境地。过了一会儿，女奴送汤进来，以为女主人睡着了，便悄悄地退了出去。

一二六

与此同时，鲁比昂和帕利亚走下客轮，乘上小艇，回到了法劳斯码头。两个人都沉思无语。帕利亚首先开口说道：

“有件重要的事情我早就想告诉您了，鲁比昂。”

一二七

鲁比昂从沉思中醒来。这是他第一次登上一艘客轮。回来的路上，他的头脑里充满了船上的喧闹声。人们匆忙地进进出出，有本国人，也有形形色色的外国人，例如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阿根廷人、意大利人。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头顶着各式各样的帽子，携带着箱子、绳索、沙发，肩上斜挎着望远镜。男人们沿着船梯上上下下，女人们有的在哭泣，有的显得十分好奇，有的满面笑容，她们中许多人从岸上带来了鲜花或水果，到处都呈现出一派新奇景象。远处是客轮必经的进出港口的水道，再远处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那里水天相连，孤寂无声。鲁比昂更新了对旧世界的梦想，在对传统观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臆造出一个大西洋来。因为毫无地理知识，他对其他国家所产生的想法十分混乱，其想象力给这些国家涂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由于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进行这种想象中的旅行，所以他乘坐着那艘又高又大的客轮航行了一段时间而未曾恶心，海上没有浪涛，没有风，没有云。

一二八

“有事要告诉我?”几秒钟之后鲁比昂问道。

“是的,”帕利亚肯定地说道,“早就该告诉您了,可婚事、阿拉戈斯委员会的事以及其他一些事搞得我忙乱不堪,使我一直没有机会谈,可现在好了,午饭前……您同我一起吃午饭。”

“好吧。究竟是什么事?”

“一件重要的事。”

说完,他取出一支烟来,打开,用手指将烟丝捻松,再重新卷好,然后划着了一根火柴,却被风吹灭了。于是他请鲁比昂替他拿着帽子挡风,以便再划一次。鲁比昂不耐烦地照办了。合伙人拖长他等待的时间,完全可能是有意想让他相信要谈的乃是一场灾难,而实际上却是一件好事。吸了两口烟后帕利亚说道:

“我不想干贸易了,有人请我去一家银行工作,当行长,我想我会接受的。”

鲁比昂叹息了一声。

“现在就不干了?”

“不,要到来年年底。”

“有这个必要吗?”

“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假如银行的事没有把握,我不会舍弃保险的事而去干不保险的事,可银行的事非常有把握。”

“那么来年年底我们就散伙……”

“不,比这要早,今年年底。”

鲁比昂不能理解。帕利亚对他解释说散伙有好处,以便由他一个人清理公司事务。银行的组建可能提前或是拖后,为什么要连累另外一个人呢?除此之外,卡马绍律师断言鲁比昂很

快要进入议会，还说内阁肯定是要倒台的。

“无论如何，”帕利亚最后说道，“及时散伙总是更好一些。您并不靠生意生活，过去您以必要的资金入股搞贸易，同样也可以投入其他行业或是存起来。”

“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鲁比昂表示赞同。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不过，请您告诉我，这一建议是否带有某种隐而不宣的原因？要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友谊……请您坦率地说出一切……”

“您怎么会有这种荒谬的想法？”帕利亚说，“断绝友谊，断绝关系……您头脑发昏了，就像在大海中航行晕船似的。我为您一直尽心尽力工作，把您当成朋友中的朋友，待您如同一位亲戚，如同一位兄弟，怎么会无缘无故地与您发生冲突呢？玛丽娅·贝内迪塔与卡洛斯·马利亚结了婚，您很清楚，如果不是您拒绝的话，她本应与您结婚的。一种联系断了，其他的联系可以不断，否则就是荒谬的。公司的或是家庭的朋友难道全都是生意上的合伙人吗？那么那些不经商的人呢？”

鲁比昂认为这一理由十分精辟，真想上前去拥抱帕利亚。帕利亚极其满意地握着鲁比昂的手，他终于将要摆脱这样一位合伙人，此人越来越厉害的挥霍有可能给他带来某种危险。公司如今已根深叶茂，不计以前所欠鲁比昂的私债，将属于鲁比昂那一部分股金归还给他已是易如反掌。还欠鲁比昂部分私债，在圣特雷萨之夜帕利亚曾向妻子坦言相告，本书第五十章做过交待。帕利亚偿还过一点点，通常是鲁比昂不肯收下。有一天，帕利亚一定要还给他一些钱，并讲出了一句古老的谚话：“偿还你的债务，看看还剩下多少。”可鲁比昂开玩笑地说道：

“不偿还你的债务，看看是否剩下的更多。”

“好极了！”帕利亚笑了，随即把钱揣进衣袋。

一二九

根本就没有什么银行，没有什么行长，公司也无需关门。帕利亚建议散伙的理由是否是真的呢？纯属编造，此人爱撒谎就同爱银行如命一样。他的人生之路正蒸蒸日上，引人注目。生意迅速扩大，散伙的理由之一恰恰是他不愿与合伙人分享将来的收益。除经营生意之外，帕利亚还到处投资入股，拥有伊塔玻拉的黄金证券，并同一位有权势之人合伙为战争提供物资发了一笔大财。他已经约定一位建筑师为他建造一座豪华宽绰的宅邸，还朦胧地想要得到男爵的爵位。

一三〇

“谁能想象帕利亚一家人会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已经一钱不值。请不必为他们辩解……”

“不是辩解，我只是解释，一定是个误会。”

“过生日，嫁表妹，连一张请柬也不给少校。伟大的少校，金不换的少校，老朋友少校——这都是过去他们对我的称呼。过去我是金不换，是老朋友，还有伟大和其他什么，而现在却什么都不是，连一张微不足道的请柬也不给，甚至没派个小黑孩送个口信来：‘太太要过生日，或表妹要出嫁，主人说欢迎你们光临，去的时候要体面一点。’我们是不会去的，体面与我们无缘。可总应该有所表示，派个小黑孩送个口信给金不换的少校……”

“爸爸！”

看到托尼卡小姐插话，鲁比昂起劲地为帕利亚一家做了长

篇的辩解。这是在少校的家,他们已经从十二月二号大街搬到了巴尔博诺斯街一所简陋的住宅。鲁比昂由此路过,站在窗口的少校把他叫了进来。托尼卡小姐来不及离开客厅哪怕至少去照一眼镜子,而是刚刚能够用手理一理头发,整理一下脖子前的饰带结,放下裙子以遮盖住一双已经不新的鞋。

"我要告诉您可能是个误会,"鲁比昂坚持说道,"阿拉戈斯委员会的事务把他们忙得团团转。"

"请好好想想,"西凯拉少校打断了鲁比昂的话,"为什么他们不让我女儿加入阿拉戈斯委员会?我早就看出了这一点。过去,没有一次聚会不邀请我们参加,而且还被奉为上宾。从某个时候起开始有了变化,接待我们时冷冷淡淡,那位丈夫如果能够回避就不与我们打招呼。早就开始这样了。但在此之前,离开我们他们就一事无成。先生说是个误会?就在她生日的前一天,我们就估计到他们不会邀请我们。我去公司仓库找过他,他的话很少,想把过生日的事掩饰过去。最后我这样对他说:'昨天在家里我同托尼卡争论起索菲娅的生日是哪一天,她说已经过了,我说没有,我说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没有理睬我,假装埋头于算账,并把会计叫来要他进行解释。我明白了这个畜生的用心,又把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他依然是老样子,于是我离他而去。这个帕利亚,小人一个!我真为他感到羞耻。过去见了我就说,少校,干一杯。我干过许多杯,我这个人有点不拘小节。我们曾一起玩过牌。现在他了不起了,结交的都是些文雅之士。啊,人世间的虚荣自负!有一天,我不是曾看到他的妻子和另外一个女人坐在一辆四轮马车上吗?索菲娅乘坐四轮马车!她假装没看到我,可却用眼睛偷偷看我,想察觉我是否看到了她,是否在羡慕她。多么虚荣自负!真是小人得志,忘乎所以。"

"请您原谅,不过,委员会的工作需要讲究一些排场。"

“当然啰,”西凯拉说,“正因为如此我的女儿才没有进委员会,以免弄坏了她的马车……”

“马车可能是与她同车的另外一位女士的。”

少校背着手,走了两步,停在了鲁比昂面前。

“是另外一位女士的……或者是门德斯神父的。神父现在怎么样?当然生活得很好。”

“爸爸,可能什么事都没有。”托尼卡小姐插话道,“她一直待我很好,上个月我生病时,她派小黑孩来问过两次……”

“派小黑孩来!”父亲大叫道,“派小黑孩来!多么大的恩惠!‘小黑孩,你到那位退休少校的家去,问他的女儿的病是否好些了。我不能去,因为我正在打磨指甲!’你不打磨指甲,你要劳作!你配作我的好女儿!虽然穷,但却诚实!”

说到这里,少校哭了,但又突然止住了泪水。女儿激动了,同样也感到难堪。的确,住处本身就说明了家境的贫寒。房间里摆着不多的几把椅子,一张旧圆桌,一张破损的长沙发。墙上挂着两幅版画,镶嵌在黑漆松木的框架中,一幅是少校一八五七年的肖像,另一幅是从帕索斯先生大街买来的,表现的是维罗斯人在威尼斯的情景。但是女儿的劳作为这一切增添了光彩:家具被收拾得干干净净闪出光亮,桌面上铺着她勾织而成的一块台布,长沙发上摆放着一个软垫。说托尼卡小姐不打磨指甲那是假话,虽然她没有香粉和岩羚羊皮,可每天早晨都用一块布代替来打磨指甲。

—三—

鲁比昂对他们深表同情。为了不使少校恼怒,他没有继续为帕利亚一家辩护。过了一会儿他起身告辞。虽未受到邀请,

他却表示“抽空”来这里吃晚饭。

“穷人家的晚饭。”少校说道，“如果可能的话，请事先打个招呼。”

“我不想办成宴席。想来时我就来。”

鲁比昂告辞而去。因为鞋子的缘故，托尼卡小姐送到楼梯平台便停下脚步，然后站在窗前，目送他离去。

一三二

鲁比昂刚一拐进芒果树大街，托尼卡小姐就立刻转身回屋走到父亲面前。少校已经躺在长沙发上，重新读起那本旧的法国小说《岛民圣克莱尔或曰巴拉岛上的流亡者》。这是他读过的第一部小说，是二十多年前买的，乃为父女俩惟一的藏书。西凯拉打开第一卷，目光落在他已能背诵下来的第二章的开头部分。刚才产生的不快，使他现在感到这部分别有一番特殊的味道：“‘请诸位把酒杯斟满，’圣克莱尔喊道，‘让我们一口气喝光。我的祝酒词是为善良和勇敢的受压迫者的健康和为惩罚他们的压迫者干杯。’众人同圣克莱尔一起干杯并互祝健康。”

“爸爸，知道该怎么准备那顿晚饭吗？明天您去买些豌豆、鱼和其他的罐头，存起来，等他来吃晚饭的那一天放在火上只要一热，就是一顿很不错的晚餐。”

“但是我只有给你买衣服的钱。”

“我的衣服？下个月再买，或下下个月再说，我可以等。”

“可我们不是已经商定好了吗？”

“没关系，我可以等。”

“如果涨价了呢？”

“不会的，我可以等，爸爸。”

一三三

我还没有交待——因为我笔下的各个章节相互交错——，但这一章可以用来说明，即此时的鲁比昂的社会交往大为增加。卡马绍使他结识了许多政界人物，阿拉戈斯委员会使他结识了几位女士，银行和公司使他结识了商界人士，看戏使他结识了一些剧院的常客，奥维多尔街则使他结识了形形色色的居民。他已名噪一时，无人不晓。连鬓胡子，两道长长的髭须，一件十分合体的长礼服，宽宽的胸脯，独角的手杖，坚定而自信的步伐，只要他一出现，人们立刻会认出这是鲁比昂，米纳斯州的一位大富翁。

他成了一位传奇式人物，人们传说他是一位大哲学家的弟子，这位哲学家留给他一笔巨大的财富——一千、三千或五千康托。有些人对他从不谈论哲学感到奇怪，但传说作出了如下解释：他所以保持沉默乃是遵循导师独特的哲学法则，即只讲授给善良之人。这样的学生在什么地方呢？他们每天都到他的家去，有的上午和下午要去两次，个个都是名副其实的食客。他们算不上是学生，但均为善良之辈。这些人饥肠辘辘地等待着，默默地满面笑容聆听东道主的演说。在新老食客之间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竞争，后者处处突出自己，表现出与主人的关系更为亲密。这些人使唤奴仆，伸手向主人要雪茄，进出内室，嘴吹口哨，简直是随心所欲。然而习惯使得他们彼此之间能够互相忍让，最终总是共同用甜蜜的话语坦然承认主人的优秀品德。过上一段时间，新来的食客也会欠下主人的钱或实物，或者请主人为他们在裁缝那里作过保，或者在票据上背过书，而主人总会悄悄地为他们支付保金和背书所需费用，以免使这些欠债人感到难堪。

金卡斯·博尔巴被众人抱来抱去,他们弹着响指逗它跳跃,有的甚至去吻它的额头。其中一个最精明的食客,想出一个带它共进晚餐或午餐的方法,将它放在自己的腿上,喂它面包屑吃。

“啊,这可不行!”第一次时鲁比昂提出了异议。

“这有什么?”食客说道,“反正又没有外人。”

鲁比昂思考了片刻,然后说道:

“的确有一个伟大的人物附在它的身上。”

“那位哲学家,另一个金卡斯·博尔巴。”那位食客接着说道,同时用目光扫了一眼新的食客,以表示他与鲁比昂亲密无间的关系。然而这一优势并非属于其一人所有,因为与他同期的食客异口同声地重复说:

“的确如此,是那位哲学家。”

于是鲁比昂便向新的食客解释一番所提及的哲学家以及众人所叫的这只狗的名字的起源。金卡斯·博尔巴(指已故之人)被描写成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高踞于其同胞之上,是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朋友。讲述完毕沉默片刻之后,鲁比昂用手指敲着桌沿喊道:

“他要是还活着,我要让他当国务大臣!”

一位食客并不相信,只是出于职业的需要才随声喊道:

“啊,毫无疑问!”

食客中并无人了解鲁比昂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他经常谢绝要与他共进晚餐或一起散步的邀请,中断兴致勃勃的愉快谈话,仅仅是为了赶回家中与他们一起吃晚饭。一天,他想出一个调和的办法,即六点整的时候如果他不在家,仆人会照常为朋友们开晚饭。有人表示异议:不,先生,他们要一直等到七点或是八点。他不在晚饭便毫无乐趣。

"但我可能不回家。"鲁比昂解释道。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食客们按博塔福戈鲁比昂家的时间调准手表,六点钟一到众人便入席就餐。最初两天,他们还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犹豫,但仆人一直按主人的严厉指示办事。有些时候,鲁比昂稍晚一些就回来了,于是便响起了一片欢声笑语。有一个人主张等一等主人,但其他人……其他人立刻戳穿了他的谎言:情况恰恰相反,此人饿得不行,正是他带头吃得如风卷残云,如果说还剩下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盘子了。鲁比昂同众人大笑起来。

一三四

撰写这一章节仅仅为了说明如下情况:起初,当鲁比昂不在家时,晚餐之后食客们吸的是自带的雪茄。肤浅的读者会认为这不值一提,但有心的读者则会说,在表面上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里,必定有某种重要性所在。

果然,一天晚上,一位资格最老的食客想要去鲁比昂的书房。他已经去过几次,那里存放着整箱的雪茄,不是四五箱,而是二三十箱商标不同和体积不等的雪茄,其中许多箱已被打开。西班牙仆人点亮气灯,其他人跟在这位老食客后面挑选着自己所要的雪茄,第一次走进书房的食客对房间制作精致和摆放整齐的家具赞叹不已。黑檀木的写字台做工一流,庄重而结实,获得了普遍的喝彩。一对新添的物件映入众人的眼帘:写字台上摆放着两尊大理石的半身雕像,一世和三世两位拿破仑。

"这是什么时候新添的?"

"今天中午。"仆人回答道。

两尊半身雕像都堪称杰作。与叔父一世锐利的目光相比,

侄子三世忧虑的目光显得有些茫然。仆人说，两尊雕像刚一收到和摆放起来，主人就惊叹不已。见到主人看得如此痴迷，他也打量了它们一眼，但却毫不欣赏。“这两个无赖没有什么好看的。”仆人高傲地做了一个大的手势说道。

一三五

鲁比昂极为热衷于人文科学，凡题词献给他的书籍均能保证印刷两三百册。他有着一张又一张的文学、舞蹈、慈善机构的会员证书，并同时成为一个天主教团体和一个新教团体的成员，但始终弄不清两者有何不同，他所要做的只是按时交纳两个团体的会费。他订了报纸却从不阅读。一天，当他缴纳一份寄送给他的报纸的半年报费时，从收款人口中得知这乃是执政党办的报纸，于是便让收款人滚开。

一三六

收款人没有滚开，而是收取了半年的报费。他像其他收款人一样具有天生的观察力，走在路上曾低声嘀咕道：

“这位先生讨厌这份报纸但又付钱订阅，可有多少人喜欢这份报纸却无钱订阅！”

一三七

但是——啊，财富的浪费！啊，大自然的公正！——，如果说我们的朋友的挥霍无可救药，那么却也不无报偿。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已不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闲散之人。缺乏思想的鲁

比昂现在却富于幻想。与其说他过去靠自己生活不如说是靠他人生活，他寻求不到内心的平衡，闲散耗费掉无穷无尽的时光。一切都渐渐发生了变化，此时他的想象力倾向于停留片刻。坐在贝尔纳多商店里，他消磨了整整一个上午而毫无倦意，连狭窄的奥维多尔街也未能挡着他的视线。许多美妙的幻觉在眼前反复出现，比如婚礼（第八十一章）的场面，宏伟而不失风趣。有人不止一次看到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走到门口，仔细从背后打量着某个过路的行人。与此人相识？还是凑巧此人与他臆想中见到的那个人模样相同？在一个章节里难以回答这么多的问题。其实只要说明以下一点就足够了：有一次根本无人路过，他本人也承认此乃一种幻觉。他转向商店，买了一件铜器，准备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卡马绍快要结婚的女儿，然后便离开了商店。

一三八

索菲娅呢？缺乏耐心的女读者问道，如同奥尔贡[①]在问："达尔杜弗呢？"啊，我亲爱的女友，答案自然是相同的：她也吃得香，睡得充足而舒适，而且这些事不会妨碍一个人去爱，如果她想要爱的话。倘若这后一种设想乃是您提问的隐密原因，那么请让我对您说，您实在太冒失了，而我只喜欢爱隐瞒自己的人。

我再说一遍：她吃得香，睡得充足而舒适。她完成了阿拉戈斯委员会的使命，获得了新闻界的一片赞扬声。《瞭望》把她称为"抚慰天使"。不要以为这个称呼会令她高兴，虽然这是对她的一种奉承。相反，倘若将这一慈善机构的全部功劳集中归于

① 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创作的《骗子》（又称《达尔杜弗》）一剧中的人物。

索菲娅一个人身上，便有可能使她新结识的女友感到伤心，从而使她数月的辛勤努力毁于一旦。同一份报纸在下一期又刊登出文章，特别赞扬了委员会的其他女士们，称她们为“头等显要的明星”，其原因正在于此。

并非所有的关系都得以继续维持，但其中大部分保留了下来，而我们的女主人也不乏使其变成永久关系的才智。丈夫帕利亚在受到关照以及意料之外和几乎不该有的款待时则显得局促不安、受宠若惊和不知所措。为了纠正他，索菲娅笑着以责备和劝导的口吻挖苦他说：

“今天你的表现让人无法忍受，活像一个仆人。”

“克里斯蒂亚诺，要增强自信心，有客人来的时候，你不要瞪大眼睛，动来动去，像孩子收到糖果似的……”

帕利亚予以否认，进行解释或辩白，但最后还是承认妻子说得有道理，承认不需要显得过分谦恭，只要礼貌和热情就够了……

“完全正确，但也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索菲娅说道，“不要沉默寡言……”

帕利亚于是先后判若两人。起初，他沉默寡言，冷冷淡淡，几乎目空一切。但或是因为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或是因为一种潜意识的推动，使得我们的朋友又恢复了惯有的活跃。不仅活跃，有时还显得放肆和喧闹。其实，是索菲娅改变了一切。她进行观察和模仿，需要和爱好使她渐渐学会了那种并非出生便有或财富带来的东西。此外，她正处于能同时赢得二十岁的小姐和四十岁的妇人信任的中年时代。一些女人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许多女人对她赞不绝口。

我们的这位女友就这样渐渐地改变了其社交范畴。她断绝了与原来朋友的交往，其中某些朋友过去曾如此亲密，要想断绝

也不是一件易事。然而，毫无热情的接待、不感兴趣地听对方讲话以及冷漠辞客的艺术绝非只是雕虫小技。于是那些寒酸、粗俗、衣着朴素、无足轻重且不可能爬到上层社会的可怜的女友们便一个接一个地相继离开了她。对待男人，她采取的则正如少校在看到她乘坐马车——她自己的马车——路过之后所讲述的那副样子，所不同的是，现在她已不再偷偷打量他们，以便知道他们是否在注视着她。伟大的友谊蜜月已告结束，为避免某种犹豫不决所带来的危险，她毅然决然地将目光无情地转向了另一侧，这样就使她的老朋友们无需脱帽向她致礼了。

一三九

鲁比昂依然想为少校说情，但索菲娅以十分厌恶的表情打断了他的话，所以我们的朋友只好问她，如果第二天上午不下雨，他们是否去蒂茹卡散步。

"我已经对克里斯蒂亚诺讲了，他说他有件生意要谈，散步改在下星期天。"

过了片刻鲁比昂说道：

"那就我们俩去。一早就走，散散步，并在那里吃午饭，三四点钟的时候回来……"

索菲娅看着他，显得极想接受这一邀请，于是不等她做出口头回答鲁比昂便说：

"那就一言为定，明天我们去散步。"

"不行。"

"怎么不行？"

鲁比昂问了两遍，因为索菲娅本不想向他说明那显而易见的拒绝理由。不得不讲了，索菲娅便解释说她的丈夫会心生醋

意的。他可以将生意的事向后推迟，仅仅是为了也同他们一起去，但她不愿意搅乱丈夫的生意，所以还是再等上八天。讲这番话的时候，索菲娅一直伴随着某种目光，犹如号角伴随天主经。她是愿意的，啊，如果她第二天上午与鲁比昂沿街而上，端坐在马上，既不无端忧虑，也不胡思乱想，而是勇往直前，脸上泛起红晕，或策马急驰，或缓步而行，或停止不前，那该多么好啊！来到山顶，下马片刻，四周一片静谧，远方是城市，上面是天空，她靠在马的身上，用手指为它梳理鬃毛，倾听着鲁比昂赞扬她的勇敢与潇洒……甚至感到一个亲吻落在后颈上……

一四〇

既然提到了马，便不妨说此刻索菲娅的想象犹如一匹勇敢而狂妄的骏马，能够翻越山丘和踏平荆棘。时机不同，比喻也将不同，但比喻成骏马为最好。马给人以猛烈、血气方刚和奔放的印象，同时又给人以安稳的印象，它可以安稳地返回正路，最后回到马厩中去。

一四一

"就这样定了，我们明天去。"鲁比昂望着索菲娅激动的面孔重复道。

然而骏马已经跑累，正在马厩里昏昏欲睡。索菲娅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驰骋时的眩晕、梦想中的炽热、与鲁比昂沿蒂茹卡大街而上的兴致统统消失了。鲁比昂对她说，他将请求其丈夫让她去散步。索菲娅毫无热情地驳斥道：

"您在说蠢话！下个星期天去。"

说完便把目光落在手中编织的物件上——此物叫作花边——，与此同时，鲁比昂则将目光转向客厅旁边小花园的一角。坐在窗边的索菲娅舞动手指编织花边，鲁比昂则在两朵普通的玫瑰花上看到了皇家节日的景象，以致忘却了客厅、身边的女人和自己。无法准确说出他们就这样沉默不语、心不在焉、彼此疏远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是一个前来送咖啡的女佣把他们唤醒过来。喝完咖啡，鲁比昂理了理胡子，掏出怀表看看，然后便起身告辞。正盼他离去的索菲娅十分高兴，但却以惊讶掩饰了喜悦。

"这就要走！"

"四点钟之前我要见一个人，"鲁比昂解释说，"我们就这样决定了，明天的散步改期，我派人通知取消所订的马匹。下个星期天准能去吗？"

"我不能肯定是否准能去，不过，只要克里斯蒂亚诺的事能按时办妥，我想是会去的。我丈夫是个多事之人，这您是知道的。"

索菲娅把他送到门口，冷漠地伸出手，微笑着回答了鲁比昂一些微不足道的问话，然后便回到原来的客厅，坐到刚才所坐的窗边的那个角落。她没有马上继续编织花边，而是将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习惯地放下裙子，朝花园望去。花园里的两朵玫瑰花曾使我们的朋友幻觉出皇家节日的景象，而索菲娅看到的不过是两朵不会说话的花儿罢了。但她依然注视了片刻，接着便拿起花边，编织了几下，随后又停下来，将两手放在膝盖上，接着又编织几下，又停下来。突然，她站起身，将线和织针扔进灯心草编成的小筐里，筐里放着她做针线活的用具。这个筐也是鲁比昂送给她的一件礼物。

"多么讨厌的男人！"

她靠在朝向小花园的窗边，园中那两朵普通的玫瑰花正在凋谢。刚刚开放的玫瑰与人们的烦恼关系不大或根本就没有关系，然而当它们枯萎时，却会折磨人们的心灵。我愿意相信这种常见的现象源于人生苦短。“对于玫瑰而言，”有人曾这样写道，“园丁是永恒的。”有什么方法比嘲笑其愤怒能更好地刺痛这永恒的园丁呢？我枯萎而死，你却活着，但我只开花和吐芳香，为太太和小姐们效力，是传达爱情的语言，能用来装饰男人们的扣眼儿，当我在自身的枝杈上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手和所有的眼睛都关注着我，以赞美和温情的目光注视着我。而你，噢，永恒的园丁，你愤怒，你痛苦，你哭泣，你悲伤！你的永恒比不上我生命中的短短一分钟。

当索菲娅来到朝向花园的窗边时，两朵玫瑰花正笑得花瓣纷纷落地。其中的一朵说道做得对！做得对！做得对！

“你有理由生气，漂亮的女人，”玫瑰花继续说道，“不过，你应该与自己生气，而不是与他生气。他算什么？一个毫无魅力的忧愁的男人。他可能是个好朋友，也许很慷慨，但却令人厌恶，不是吗？而你，一个被另外的男人们所追求的女人，是什么使你鬼迷心窍去倾听这个不请自来的男人所讲的话呢？自己难过去吧，啊，高傲的女人！因为你的痛苦恰恰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发誓要忘却他却没有忘却。需要忘却他吗？你凝望着他，倾听他的讲话，难道这便是在蔑视他吗？这个男人并未讲什么。啊，一个与众不同的男人，而你……”

“并非全然如此，”另一朵玫瑰以嘲讽和平静的声音插话道，“他讲了某些话，早就讲了，而且没有忘记，没有改变。他坚定不移，忘却了痛苦，满怀着希望。他的整个恋爱生活便是正如你们刚刚谈论过的去蒂茹卡散步。‘下个星期天去！’这至少是一种同情。啊，无比善良的索菲娅，你就同情一下吧！除了丈夫之

外，如果你还要去爱某一个人，那就爱他吧，因为他爱你，而且十分谨慎。为你刚才的作法感到后悔吧，既然你秀色可餐，那他究竟对你做过什么坏事，究竟何错之有呢？假如他真有过错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个筐子，道理很简单，因为筐子是他买的，当然线和织针除外，那是你吩咐女仆买来的。是你不好，索菲娅，你不公正……”

一四二

索菲娅听着，听着……她又询问了其他植物，它们的回答并无不同。这种奇妙的吻合是存在的。了解生命的表层与内涵的人知道得很清楚，一段墙壁，一个方凳，一块地毯，一把雨伞，都具有丰富的思想和情感，而我们也同样如此。人与物之间的共同思维构成了地球上最有趣的现象之一。“同自己的纽扣交谈”，这种说法似乎像一种简单的比喻，其实乃是具有真实而直接含义的一句话。纽扣与我们同步行动，类似一个便利而又便宜的参议院，总对我们的提案投赞成票。

一四三

去蒂茹卡的散步终于成行，除了下坡时从马上跌下来一次并未发生其他事故。跌下马来的不是鲁比昂，也不是帕利亚，而是后者的妻子。不知道当时她在想些什么，只见她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了一下马，马一惊，便将她摔落在地上。索菲娅优雅地掉下马来。她穿着女骑士服，苗条的身材十分迷人，显得出奇地漂亮。奥塞罗如果见到她，一定会叫道：“啊，我美丽的女斗士！”而散步开始时鲁比昂却仅仅说道：“夫人是位天使！”

一四四

“我的膝盖疼。”她一瘸一拐地走进家门时说。

“让我看看。”

在更衣室，索菲娅抬起脚放在一个小凳子上，把受伤的膝盖露出来给丈夫看。膝盖有点肿，只有一点点肿，但帕利亚用手一碰她便呻吟起来。帕利亚不愿弄疼她，便用唇边触了一下。

“我摔下来时身子露出衣服了吧？”

“没有，你的衣服那么长……刚刚能看到脚尖。没什么，请你相信好了。”

“你敢发誓没有吗？”

“索菲娅，你也太多疑了。我向世上最神圣的东西发誓，向照耀我的光明发誓，向上帝发誓，你满意了吧？”

索菲娅慢慢把膝盖盖上。

“让我再看一下。我认为不要紧，涂上点什么东西，让人去药房问问。”

“好吧，让我把衣服褪掉。”她边说边吃力地向下褪起衣服来。

帕利亚的目光由索菲娅的膝盖沿小腿而下，最后落在靴筒处。的确，那一段腿部具有天然之美，丝袜体现出了其完美无瑕的轮廓。帕利亚的手自上而下地沿索菲娅的小腿指指点点，打趣地问她是否摔的是这里、这里和这里。当妻子褪下衣服并从小凳上放下脚时，帕利亚说如果这件杰作露出一部分来，天空和树木也会大吃一惊。

“可能会这样，但不只是天空和树木，”索菲娅说，“还有鲁比昂的一双眼睛。”

“哈哈,鲁比昂！确实如此。他再也没有做出在圣特雷萨的那种蠢事吧?”

“没有。总而言之,他不会取得我的欢心……克里斯蒂亚诺,你发的誓可是真的?”

“你是想让我沿着神圣一步步向上爬,一直到神圣的顶峰。我已经向上帝发了誓。这还不够,现在我向你发誓,该满意了吧?”

对色徒的大惊小怪。帕利亚终于离开妻子的卧室,回到自己的房间。索菲娅对廉耻的担心与疑虑使他感到开心,这表明她是属于他的,完全属于他的,正因为如此他拥有了她。他认为,不要因自己王国的一块隐蔽之地被人偶尔地短促一瞥而伤心,此乃大丈夫的胸怀。令他感到遗憾的是这偶尔一瞥仅仅停留在了靴子的顶端。那里只是边界而已。因跌跤而受损的城池之前的那第一批村镇本来可以使人联想到一个高尚而完美的文明国度。帕利亚打上香皂,在硕大的银盆里擦洗着脸、脖颈和头部,然后刷牙、擦干身体并洒上香水。他想象着这场事故的惟一见证人的惊讶和妒忌,如果此人并不那么单纯的话。

一四五

就在这段时间,鲁比昂使他所有的朋友都大吃一惊。散步是在星期天(一八七〇年一月),下一周的星期二他便通知奥维多尔街的一位理发师第二天上午九点来家里为他理发。一个名叫吕西安的法国理发师根据鲁比昂下达给仆人的命令走进了他的书房。

“唔！……”鲁比昂膝上的金卡斯·博尔巴低声吠叫了一声。

吕西安向主人行礼致意，而主人并未看到他的施礼，如同没有听到金卡斯·博尔巴的吠叫一样。他坐在一张宽大的椅子上，思想已冲破屋顶，消失在空中。要飞出多远呢？无论是鹰还是雕都回答不出。鲁比昂朝月球奔去，漫天的幸福之花雨点般地抛洒在他的身上，从仙女们晃动的摇篮直至博塔福戈海滨，她们带他走过了一条由玫瑰和茉莉花铺成的平坦的路面。没有任何挫折，没有任何失败，没有任何贫穷潦倒，只有充满欢乐的恬静而富足的生活。鲁比昂朝月球奔去！

理发师飞快地环视了一眼书房，房间里主要的陈设是一张写字台，上面摆放着拿破仑和路易·拿破仑的两尊半身雕像。还有两件挂在墙上的东西与路易·拿破仑相关，一件是表现苏费里诺战役场面的木版画或石版画，另一件是欧仁妮皇后的肖像。

鲁比昂脚穿一双绣金缎面的拖鞋，头戴一顶带有黑色丝绸流苏的圆檐帽，嘴角挂着一丝微醉的笑意。

一四六

"先生……"

"唔……"站在主人膝盖上的金卡斯·博尔巴又低声吠叫了一声。

鲁比昂如梦方醒，看到了理发师。他认识理发师，最近在商店曾见到过他。鲁比昂从椅子上站起来，金卡斯·博尔巴开始吠叫，仿佛要保卫主人免遭陌生人的伤害。

"安静！闭嘴！"鲁比昂对它喝道。狗儿耷拉着耳朵离开主人，躲到了字纸篓的后面。与此同时，吕西安打开了他的工具包。

“先生将失去漂亮的胡子。”吕西安用法文说道，“我认识的几个人也刮去了胡子，不过，他们是为了效力于某位夫人才刮去的。有些体面人物与我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完全正确！”鲁比昂打断了他的话。

他根本没听懂理发师的话。正如我们知道的，鲁比昂只会一点法文，阅读还勉强能够看懂，口语便无法听懂了。奇怪的是，他的回答并非是自欺欺人，对方的话他听起来似乎是在对他进行恭维或欢呼。更奇怪的是，他想用法语作答，讲出来的却是葡萄牙语。

“完全正确！”他重复道，“我想使我的脸恢复原样，就是那种。”

看到他用手指着拿破仑三世的半身像，理发师用葡萄牙语回答道：

“啊，皇帝！好漂亮的半身像，真的漂亮，是件精美的作品。先生是在当地买的还是从巴黎订购的？两尊雕像都棒极了。那一尊是伟大的拿破仑一世，一位天才。假如无人背叛的话，啊，叛徒，先生看到了吗？叛徒的危害比奥尔西尼[1] 的炸弹还要厉害。”

“奥尔西尼！一个可怜虫！”

“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罪有应得。炸弹也好，奥尔西尼也罢，都无法抗拒一个伟人的命运。”鲁比昂说，“当一个民族的命运将皇冠戴在一个伟人的头上时，任何邪恶都无济于事……奥尔西尼！小丑一个！”

短短几分钟之后，理发师开始将鲁比昂的连鬓胡子扔在地上，只给他留下了拿破仑三世的山羊胡和髭须。理发师向他夸

---

① 奥尔西尼(1819—1858)：意大利人，因用炸弹谋杀拿破仑三世而被处决。

耀着自己的手艺，声称很难把一样东西完全按另一样东西进行复制。他一面为鲁比昂剃掉胡须，一面奉承不止："多么漂亮的胡须！这是您做出的伟大而诚实的牺牲，的确……"

"理发师先生，您真会装腔作势，"鲁比昂打断了他的话，"我已经把要求告诉了您，请把我的脸弄成那副样子，按照那尊半身像进行修剪。"

"是的，先生，我一定遵照您的吩咐去做。过一会儿您就会看到两者何其相似。"

嚓，嚓，他对鲁比昂的鬓胡动了最后的几刀，接着便开始刮光他的面颊和下巴。理剪持续了很长时间，理发师不慌不忙地刮着，一会儿望望半身雕像，一会儿又望望顾客，进行着比较。有时候，为了能更好地加以比较，他后退两步，反复地对两者进行端详，还弯下身来，请鲁比昂转向这一侧或那一侧，再看看半身雕像对应的一侧。

"怎么样？"鲁比昂问道。

吕西安做了个手势，示意他不要出声，接着便继续修剪。他修剪好山羊胡而只留下了髭须。他随意、缓慢、和蔼而又不无厌烦地刮净胡茬，还用手指探摸着下巴或面颊某些肉眼看不到的毛根。当理发师为他尽心修理下巴时，眼望着天花板的鲁比昂因为感到疲劳而不时请求休息片刻。休息时，他用手摸摸脸，凭触觉感到了所发生的变化。

"髭须不是很长。"他发表见解说。

"还差修饰髭尖。我带来了烫发器，可以使髭须向嘴唇弯曲，然后再整理髭尖。啊，我宁愿做十个有独创性的活计，也不愿做一个只是照猫画虎的活计。"

又花费了十分钟，才终于把山羊胡和髭须修饰完毕。总算大功告成。鲁比昂猛地跳起，跑到旁边卧室的镜子前面。

他成了另一个人，但又是他自己，一言以蔽之，他同时是两个人。

“完全正确！”他欢呼着转回书房。理发师已收拾好工具，正在抚摩金卡斯·博尔巴。

鲁比昂走向写字台，拉开一个抽屉，取出一张二十米尔雷斯的票子，给了理发师。

“我没有零钱找。”理发师说。

“不用找，”鲁比昂做了个至高无上的手势，“除了上交给理发店的，余下的全都归您。”

一四七

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时，鲁比昂扑向一把安乐椅，并看到许多华丽的东西从眼前掠过。他并不很清楚此刻是在比亚里茨[1]还是在贡比涅[2]。似乎是在贡比涅。他治理着一个伟大的国家，接见大臣们和使节，跳舞，用晚餐以及参加他在报纸的通讯中读过之后留在记忆中的种种其他的活动，连金卡斯·博尔巴的哀叫也未能把他从幻觉中唤醒。他到了很远和很高的地方。贡比涅位于通往月球的路上，他向月球奔去。

一四八

当他从月球走下来时，听到了金卡斯·博尔巴的哀叫，并感到下巴有阵阵凉意。他跑到镜子前，发现蓄着髭须的脸与光溜溜的脸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他认为现在这样光溜溜的脸并没有

①② 法国城市。

什么不好。食客们的结论也同样如此。

“堪称完美无缺！您早就该这样做了。浓密的大胡子虽然无损于您面部的高贵，但像现在这样则过去有的如今依然保留，同时又增加了现代的色彩……”

“现代的。”主人重复道。

离家外出，也引起了同样的惊愕。所有的人都由衷地认为，他现在的样子要比原来的更好，只有卡马绍律师一个人是个例外。他虽然也承认髭须和山羊胡对友人而言是十分适宜的，但同时又坚持不改变脸的原来模样乃是明智之举，脸是精神的一面镜子，而精神的坚毅性和恒久性应该在脸上得到体现。

“我并不是为了向你表白自己，”卡马绍说道，“但我的脸永远不会改变成另一种样子。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精神需要。我的生命已献身于原则，因此事关原则我从未妥协过，但对人则另当别论。我要说的是，我的生命是我的脸的忠实映象，反过来，我的脸也是我的生命的忠实映象。”

鲁比昂神情庄重地听着，并点头示意赞同，认为理应如此。此刻他感到自己乃是一位法国的皇帝，正隐姓埋名改装出游，当沿街而下时又恢复了本来的样子。目睹过无数离奇之事的但丁曾经断言，他在地狱见到过惩罚一个佛洛伦萨幽灵的场面，一条六足蛇紧紧缠着幽灵不放，双方拧在一起，以致到后来已无法分清它们是一个生物还是两个生物。

鲁比昂依然一分为二，在他身上，他本人与法国皇帝还没有混成一体。他们互相交替，一个能够忘记另一个。当他仅仅是鲁比昂时，便不过是位普通男人；当他上升为皇帝时，便只是皇帝。双方各为独立的整体，不需要对方的存在而能保持稳定的状态。

一四九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索菲娅周末见到登门造访的鲁比昂时问道。

“我来看看您受伤的膝盖,好了吗?”

“谢谢。”

下午两点,索菲娅穿好衣服刚要出门,女仆对她说鲁比昂来访,并说他脸部变化之大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索菲娅好奇地走下楼,在客厅里见到鲁比昂正站在那里看名片。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她又问了一遍。

此时的鲁比昂全无皇帝的感觉,他回答说他觉得留髭须和山羊胡更适合于他。

“难道我比过去难看了吗?”他问道。

“比过去好看,好看得多。”

索菲娅暗中对自己说,有可能是她造成了这一变化。她在沙发上坐下来,开始把手指伸进手套里去。

“要出门吗?”

“是的,不过马车还没有来。”

她的一只手套掉在了地上。鲁比昂俯身去拾,索菲娅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两个人同时拿住手套,都坚持要把它拾起来,结果两张脸在空中相遇,索菲娅的鼻子碰到了鲁比昂的鼻子。因为想笑所以他们的嘴没有接触。两个人果然都笑了起来。

“碰疼您了吧?”鲁比昂问道。

“没有! 我正要问您……”

两个人又笑了起来。索菲娅戴上手套,鲁比昂凝视着索菲娅假意晃动的一只脚,直到男仆进来说马车已经到了。两个人

站起身，又笑了一次。

一五〇

索菲娅在门口一露面，未戴帽子的车夫便毕恭毕敬地打开了车门。鲁比昂伸出手来扶她上车，索菲娅接受了鲁比昂的盛情，进入车中。

“好了，再……”

未等索菲娅把话讲完，鲁比昂已经紧跟在她后面也上了车，坐在了她的身边。车夫关上门，爬上座位，马车立刻出发了。

一五一

这一系列动作是如此迅速，竟使索菲娅没有来得及说话和做出反应。几秒钟之后她才开口道：

“这是怎么回事？……鲁比昂先生，快叫车停下来。”

“停下来？您不是对我说要出门和正在等车吗？”

“我不是要同先生您一起出门……难道您不清楚……让车停下来……”

索菲娅不知所措，本想吩咐车夫停车，可担心可能因此而引起一场风波的念头又使她中途改变了主意。马车驶进贝拉达普林塞萨大街，索菲娅再次提醒鲁比昂注意，他们在上帝和众人的注目之下这样同行是不妥的。鲁比昂对索菲娅的顾虑表示尊重，建议把车帘放下来。

“我认为被人看到并无不妥，”他解释道，“但拉下车帘就谁也看不到了。您看行吗？”

不等索菲娅做出回答，鲁比昂便放下了两侧的车帘，于是便

形成了只有他们两个人独处的局面,因为如果说他们能从车里看到一两个行人,外面的人却谁也看不见他们。只有他们两个人,绝对地只有他们两个人,与那一天在索菲娅家里的情形相同,也是下午两点钟,鲁比昂曾当面向她诉说了自己的绝望心情。那时候,少妇索菲娅至少行动是自由的,而此时此刻,在关闭着的马车里,她却无法预计后果将会如何。

然而,鲁比昂把双腿放舒适之后却什么也没说。

一五二

索菲娅紧缩在马车的一个角落里,可能是对这一局面感到惊异,也可能是感到害怕,但主要还是感到厌烦。这个男人从未使她感到过如此地可憎与痛恶,或许尚未达到这种程度,但至少是格格不人——我将要说出的有多么地不中听?——感官的格格不人。几天前的梦幻到哪里去了呢?鲁比昂只是简单地邀请她单独去蒂茄卡散步,她便与他骑马上了山,下马之后她听到了他对她的赞美之词,并感到颈背上落下一个亲吻。这些想象都到哪里去了呢?睁大眼睛的凝视,热情的双手,局促不安的双脚,温存的话语,耳边的乞求,这一切又都到哪里去了呢?所有的一切都已忘却,所有的一切都已消失,现在两个人真的单独相处了,马车将他们与世隔绝,她却担心会发生丑闻。

马儿继续前进,缓慢地扬蹄拉着车沿贝拉达普林塞萨的石子路而行。到了卡特特她该怎么办呢?同鲁比昂一起进城?她想前往某位女友的家,把鲁比昂留在车内,吩咐车夫回去。她要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丈夫。在紧张的思维活动中,几件平凡的,或是说与目前局势毫不相干的琐事从她的脑海中闪过,比如上午在报纸上读过的一则珠宝被盗的消息,前一天刮过的大风,

一顶带边的帽子。最后,她的思想只集中在一点上:鲁比昂将要对她讲些什么?她看到鲁比昂依然目视前方,一言不发,用手杖头顶着下巴。这种平静、严肃、几乎是漠然的态度对她而言并无害处,可他为了什么而钻进马车里呢?索菲娅本想打破这种沉默,曾两次不安地活动了一下双手。鲁比昂的平静几次使她感到恼怒,这个男人的举动只能用曾经对她有过的强烈的热恋进行解释。后来她又想象鲁比昂自己可能正在后悔,并将会客气地向她表示出来。

“我不认为我会对任何事情感到后悔。”鲁比昂转身对她说道,“当太太说在众人注目之下我们这样同行有所不妥时,我才放下了车帘。我并不同意,但我服从了。”

“到了卡特特,”索菲娅插话道,“您想让车夫送您回家吗?我们不能一起进城。”

“我们可以随意而行。”

“什么?”

“随意而行。马随意而行,我们则一起聊天,谁也听不到,谁也猜不到……”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对我这样讲!离开我,请下车。不然,我就在这里下车,由您来照料马车。您想说些什么?只要几分钟就够了……您看,我们已拐向城里,吩咐车夫去博塔福戈,我送您到家门口……”

“可我刚刚离开家,我要进城。把我送进城有什么不好?如果是为了不让人看到我们,我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下车,比如说,在海边的圣卢济亚海滨下车……”

“最好就在这里下车。”

“为什么我们不一起进城呢?”

“不,不行。我求您了!不要让人耻笑。您说吧,为了这么

一个简单的请求，我必须做些什么？难道您要我就在这里下跪吗？”

尽管车内地方狭窄，索菲娅还是屈下了膝盖。鲁比昂赶忙使她又坐了下来。

“用不着这样。”鲁比昂柔声说道。

“谢谢，那就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您进了天堂的母亲的份上，我求您……”

“她应该进了天堂。”鲁比昂肯定地说道，“她是位圣洁的女人！所有的母亲都是好的，但是认识她的人没有一个不能不说她是位圣徒。只有少数的女人具有她的美德。多么好的家庭主妇！对她来说，接待五个客人同接待五十个客人没有任何差别，都能照顾得及时而周到，并因此而赢得了声誉。奴隶们称她为母亲，因为她确实是众人的母亲。她应该进了天堂！”

“好，好，”索菲娅打断了他的话，“那就看在您母亲的份上，满足我的要求，行吗？”

“满足什么要求？”

“就在这儿下车。”

“然后步行进城？这可不行。您的担心是多余的，谁也看不到我们。况且您的马十分出色。您已经注意到了它们是如何缓慢地扬蹄行进的，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已然厌烦请求的索菲娅开始沉默不语，双臂交叉放在胸前，把身体尽可能地靠在马车的角落里。

“现在我有了主意，”她想道，“我让马车在克里斯蒂亚诺的公司门口停下，告诉他这个男人是怎样地钻进了马车以及我对他的请求和他对我的答复。在此之前，我要使他先随便在哪条街上悄悄地下车。”

与此同时，鲁比昂却十分平静，不时地转动一下手指上的钻

石戒指——一块闪闪发光的单独镶嵌的宝石，并不看索菲娅，也不对她讲什么话或提出什么请求。两个人仿佛一对正在怄气的夫妻。索菲娅开始弄不懂鲁比昂为什么要钻进她的马车。不可能是因为对交通工具的需要，也不可能是虚荣心所致。她刚一抱怨两个人当众同行不妥，鲁比昂便放下了车帘。鲁比昂没有讲出一句求爱的话，哪怕是胆怯地充满尊敬与恳求的间接影射。此人不可理解，是个魔鬼。

一五三

“索菲娅……”鲁比昂突然开口说道，接着便慢条斯理地讲了下去，“索菲娅，日子一天天过去，但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忘记真心喜欢他的女人，不然，他就不配男人的称号。我们的爱情永远不会被忘却，当然这是指不会被我忘却，而且我相信也不会被你所忘却。你给了我一切，索菲娅。你自身的生命经历了危险，我真的将要为你复仇，我的美人。如果复仇能使死者高兴的话，你将能得到最大的快乐。幸亏我的命运之神保护了我们，使我们可以毫无障碍且不需流血地相爱……”

索菲娅惊讶地望着他。

“你不要惊讶，”鲁比昂继续说道，“我们不会分离，不会，决不会。请不要对我说你将会死去，我知道你一定会痛哭流涕。我不会这样，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流泪，但我的痛苦并不因此而减少，相反，埋藏在心中的痛苦要比其他的痛苦更加折磨人。流泪是好事，因为它能使痛苦得到发泄。亲爱的朋友，我所以这样对你讲，因为我们需要谨慎从事，而我们难以满足的热恋可能会忘却这种需要。索菲娅，我们过去太冒失了，仿佛我们是为了彼此而生，似乎认为我们已经结了婚，所以就轻率从事。你听我

说，亲爱的，你听我说，我的心肝宝贝……生活是美好的！生活是伟大的！生活是高尚的！可对你而言，我能给你什么名誉呢？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吗？”

讲完最后这句话，鲁比昂想要握索菲娅的手，索菲娅及时地把手缩了回去。她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听不懂鲁比昂的话并且有些害怕。鲁比昂的声音越来越大，车夫可能会听到些什么……这时候，一种猜测使她震颤不止：也许鲁比昂的用意正是为了让人听到，以迫使她因为心生恐惧而不得不就范，或者是为了使她遭人诽谤。她恨不得向鲁比昂扑去，并高喊呼救，以此来摆脱窘境。

短暂的停顿之后，鲁比昂开始低声说道：

“我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就像昨天发生似的。你乘车而来，不是这一辆，而是一辆出租的四轮马车。你胆战心惊地下了车，脸上罩着面纱，吓得浑身发抖……但是我的臂膀保护了你……那一天的太阳大概停止了运行，就像当年听从约书亚① 的吩咐一样……然而，我的花朵，那几个小时漫长得吓人，我不知道为何如此，因为严格地说，它们应该是短暂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恋情从未完结，过去没有，今后也永远不会完结……与此同时，我们却再也见不到太阳，它落到山的另一侧，而我的索菲娅依然惊魂未定，来到街上，乘上了另一辆马车。另一辆还是同一辆？我想是同一辆。你无法想象出当时我的样子，我仿佛失去了理智，吻遍了你所接触过的一切东西，甚至吻了门槛。我相信我对你讲过这一点，我吻了门槛。当时我几乎、几乎要爬着去吻每一个台阶……我没有这样做，而是回了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为的是不使你的气味消失。假如我没记错的话，是紫罗兰的那种

① 《圣经》人物，以色列王，曾命令太阳停留。

香气……”

不，鲁比昂的用意不可能是使车夫相信这样一桩杜撰出来的艳史。他的声音十分低微，连索菲娅都几乎听不到。如果连话都难以听清，也就无法明白其含义了。他为什么要编造出一个并未发生过的故事呢？他的态度如此诚恳，话语如此甜蜜，细节如此逼真，无论是谁听了都会信以为真。鲁比昂继续追述着美好的回忆……

“您这是在开什么玩笑？”索菲娅终于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的朋友没有回答她。他眼前的幻觉仍在，所以并未听到索菲娅的提问，因而又继续讲了下去。他向索菲娅谈起了戈特沙尔克[①] 的一场音乐会。神奇的钢琴家使钢琴发出优美的旋律，他们俩凝神倾听着，但是音乐中的魔鬼使他们四目对视，而把其他一切统统忘却掉了。音乐结束，掌声雷动，他们醒了过来。多么令人扫兴！他们醒来时，帕利亚正从上面望着他们，那是一双凶猛的美洲豹的眼睛。当天夜里，他曾担心帕利亚会杀死她。

“鲁比昂先生……”

“叫我拿破仑，不，叫我路易。我是你的路易，美人儿，难道不是吗？你的，你的……你的路易，你亲爱的路易。啊，‘我的路易！’当我听到这样的称呼时我是何等地高兴啊！你要是能够知道这一点该有多好！你是我的索菲娅，是我心中的甜美而温顺的索菲娅。我们不要坐失良机，我们来互相这样亲切地称呼，但声音要小些，小些，不要让无赖的车夫听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一定要有车夫？假如车马能自动行进，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交谈，并且一直走到地球的终点。”

---

① 戈特沙尔克(1829—1869)：美国音乐家。

马车已经到了大众公园，索菲娅却没有发觉。她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鲁比昂，认定对方不可能有什么邪恶的企图，也不是出于嘲弄……精神错乱，是的，是精神错乱。他的话语真挚诚恳，仿佛一个人在讲述他确实看到或是听到的事情。

"必须让他下车。"索菲娅想道，并鼓起勇气问鲁比昂："我们到了哪里？我们应该分手了。您从您那边看看我们到了哪里？好像是修道院，我们已经到了阿茹达广场。您让车夫停一下。如果您愿意的话，或者可以在卡里奥卡广场下车，我的丈夫……"

"我要任命他去当大使，"鲁比昂说道，"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当参议员。最好是参议员，这样你们俩都能留在这里。即使是当大使，我也不会同意你随他而去。流言蜚语……你知道我所遇到的反对，诽谤中伤……啊，卑鄙的人们！你刚才是说阿茹达修道院吗？你与它有什么关系？难道你想当修女吗？"

"不，我是说我们已经过了阿茹达修道院。我要让您在卡里奥卡广场下车，或者我们一直到我丈夫的公司？"

索菲娅倾向于第二种选择，这样可以不使车夫生疑，能更好地向帕利亚证实她的清白，把鲁比昂意外地上车直到精神错乱的过程全部讲给他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错乱呢？索菲娅想到其原因可能要归于她，这种设想不禁使她怜悯地微微笑了。

"为什么？"鲁比昂问道，"我就在此处下车，这样更保险些。为什么他一定要怀疑我们和虐待你呢？我可以惩罚他，但我总对他因此而可能要伤害你感到内心不安。不，美丽而友好的花儿，倘若风敢触犯你的身体，请你相信我会下令将它作为不称职的风驱逐出空间。你还不很了解我所拥有的权力，索菲娅，坦言你的心声吧。"

索菲娅一言不发，鲁比昂便叫她为美人儿，并要将手指上戴

的钻石戒指送给她。索菲娅虽然喜爱首饰,并凭直觉知道那是一枚钻石戒指,但却胆战心惊地拒绝接受。

"我理解你的顾忌,"鲁比昂说道,"但你不会因此而有所失,因为你将通过你丈夫之手得到另一枚更加漂亮的宝石。我要让你成为公爵夫人,听到了吗? 把爵位赐给他,但其中的原因却是因为你。公爵……封个什么公爵呢? 我要选一个动听的封号,或者由你来挑选,因为此举是为了你而不是为了他,我可爱的美人,全是为了你。不需要现在就挑选,回到家里去想。不要难为情,派人告诉我你认为最动听的封号,我立刻颁布一个法令。也可以这样做,你挑选好之后,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老地方告诉我,我想成为第一个称你为公爵夫人的人。亲爱的公爵夫人……法令随后就会颁布,我心灵中的公爵夫人!"

"是的,是的,"索菲娅迷迷惑惑地说道,"不过,我们要通知车夫把我们拉到克里斯蒂亚诺的公司。"

"不,我就在这里下车……停车! 停车!"

鲁比昂掀起车帘,车夫过来为他打开了车门。为了不使车夫生疑,索菲娅再次请求鲁比昂与她一起去丈夫的公司,说她丈夫有急事要同他谈。鲁比昂有些吃惊地望了望索菲娅,又望了望车夫和街道,然后回答说不行,他要以后再去。

一五四

分手之后,两个人的反应截然不同。

鲁比昂站在街上,转头环顾四周,现实回到了他的身上,谵妄随即消失了。他向前走去,在一家商店前面停下脚步,然后横穿马路,拦住一位熟人,向他打听消息和征求看法。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努力,目的在于把附在他身上的那个人的品性排除出去。

与此相反，经历了惊吓与恐慌之后，索菲娅却陷入幻觉之中。鲁比昂的话语和杜撰的故事仿佛引起了她的思念——思念什么？“思念上天”，这是贝纳德斯神父谈及一位善良的基督教徒的情感时所讲的话。各种不同的名字在无形的蓝天中闪现，多少有趣的细节呀！索菲娅把那辆旧马车重新修好，迅速地钻了进去，又战战兢兢地下了车，溜进一道走廊，登上台阶，然后遇到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曾向她倾吐过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甜蜜话语，现在又在马车里靠近她的身边重复了一遍，但此人不是也不可能是鲁比昂。究竟是谁呢？各种不同的名字在无形的蓝天中闪现。

一五五

有关鲁比昂染上癫狂症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些未曾当场见过他发作的人便想试探一下，看看传闻是否属实。他们把话题引向法国及其皇帝，鲁比昂中了圈套，证实了传闻的可靠性。

一五六

几个月之后，法一普战争爆发，鲁比昂的癫狂症越演越烈，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当来自欧洲的邮件到得早的时候，鲁比昂在午饭之前便离开博塔福戈的家，跑去等候报纸。他购买《葡萄牙通讯》，然后就到卡塞莱尔甜点店去阅读。无论是何种消息，他都赋予其胜利的含义。他统计伤亡人数，总觉得大大有利于自己。对他而言，拿破仑三世的倒台无异于威廉国王[1] 的被

① 威廉一世(1797—1888)：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

捕，而九月四日的革命[①] 乃是波拿巴分子的伟大胜利。

在家里，与他共进晚餐的朋友们并不对他进行劝说。因为彼此感到难为情，他们也不做任何肯定的表示，而只是微微笑着，避免交谈。但他们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军衔，诸如托雷斯元帅、皮约元帅、里贝约元帅，而且呼之即应。鲁比昂看到他们都身着军服，时而下令他们去侦察，时而下令他们去进攻。他们无须离去执行命令，主人的大脑已完成了一切任务。当鲁比昂离开战场回到餐桌边时，餐桌上已经面貌全非。银质餐具不见了，瓷的和玻璃制品也几乎不见了，尽管如此，在鲁比昂眼中呈现出的却是一派皇室的辉煌。可怜的瘦母鸡变成了雄雉，普通的肉馅饼和劣质烤肉具有了世上最精美食物的味道。食客们相互之间或是向厨师指出了这一点，然而，卢古洛[②] 的晚餐永远是卢古洛的晚餐。鲁比昂的住宅已被时光和不经心弄得破旧不堪：地毯褪了色，家具残缺不全且随意摆放，窗帘沾上了脏物。但在主人看来，现在的一切都变得富丽堂皇。鲁比昂的讲话方式也变了，变得坚决果断和滔滔不绝。他的某些思想也变得异乎寻常，一如已故朋友金卡斯·博尔巴。当年在巴尔巴塞纳，金卡斯·博尔巴向他进行讲解时，他听不懂哲学家的理论，可现在却能清楚地加以重复，有时甚至直接引用其原话。如果思想和语汇仿佛随着昔日之风已经消逝，又如何对这种晦涩难懂的重复和错综复杂的认识进行解释呢？为什么所有的记忆消失而理智却倒转了呢？

---

① 拿破仑三世即路易·波拿巴，于普法战争期间在色当战役中被俘(1870年9月2日)，九月四日巴黎革命时被废黜。

② 卢古洛(公元前109—前57)：罗马帝国的将军。以喜爱美食著称。

一五七

索菲娅的怜悯——她把鲁比昂的病态理解成是因为对她的爱——是一种折中的感情:既非纯真的同情,亦非铁石心肠的利己,而是两者兼而有之。只要能避免出现马车上的那种场面则一切都好。当鲁比昂清醒之际,她倾听他的讲话,也兴致勃勃地与他交谈,因为病态发作会使鲁比昂勇气十足,而在正常情况之下却又十分胆怯。当鲁比昂登上皇帝的宝座或统帅一支部队时,她不像帕利亚那样莞尔而笑,因为她认为自己是鲁比昂发病的根源,故而便谅解了他。她被人发疯似地爱着,这种想法使她对这个男人产生了敬重之情。

一五八

"为什么不给他治一治病呢?"一天晚上,费尔南达夫人在帕利亚家问道,一年前,她正是在这里与鲁比昂相识的。"或许能够治好。"

"看起来并不严重,"帕利亚说,"有时发作,但很安稳,这您已看到了。幻想伟大之举,一会儿便过去了。我已经注意到,除此之外,讲起话来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可能是……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费尔南达夫人的丈夫特奥菲洛回答说是的,可能如此。

"他过去都干些什么? 现在又干些什么?"这位议员接着问道。

"什么也不干,现在和过去什么都没干。他过去是个富翁,但挥金如土。他从米纳斯州到这里来时我们认识的他,可以这

样说，我们是他在里约热内卢的向导。在此之前，他有很多年未曾来过这里了。人很不错，总爱摆阔气，您还记得他吗？不过，坐吃山空，没有消耗不尽的财富，他就是这么干的。我相信现在他的财富已经所剩不多……”

“所剩不多的财富也许能挽救他。在他治病期间，为他找个监护人。我不是医生，但您的这位朋友的病也可能治好。”

“我不会不同意。确实令人遗憾……他很爱交往，而且喜欢助人。您知道吗，他差一点成了我们的亲戚？不知道？他曾想与玛丽娅·贝内迪塔结婚。”

“说到玛丽娅·贝内迪塔，”费尔南达夫人插话说，“我差一点忘了我这里有一封她写来的信，是昨天收到的。您一定知道他们很快就要回来了吧？信在这里。”

她把信递给索菲娅，索菲娅毫无热情地打开信，不无厌烦地看了一遍。这不是一封普通的越洋信函，而是一种精神寄托，一位幸福和感恩之人的彻底自白。信中杂乱无章地讲述了旅途中的最新见闻，由于两位旅行者把自己置于一切之上，人类和大自然最美好的作品也不及观望它们的那两双眼睛。有时候，旅馆或街上发生的某件事会占去更多的篇幅和引起她更大的兴趣，理由是因为这能突出丈夫的美德。玛丽娅·贝内迪塔依然像第一天那样或者比第一天还要更加深情地爱着丈夫。在信的最后，她在“又及”中怯生生地透露她就要做母亲了，并请求不要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索菲娅已不是厌烦而是恼恨地把信折起来。她所以会这样出于两种互相矛盾的原因，而矛盾在这个世界上是普遍存在的。将这封信与玛丽娅·贝内迪塔过去的来信相比较，可以说玛丽娅·贝内迪塔只是她的一位熟人，而没有什么血缘或感情上的联系。这封大洋彼岸的来信满是详情细节、形容词、感叹词以及

卡洛斯·马利亚的名字、卡洛斯·马利亚的眼睛、卡洛斯·马利亚的话语,最后则是卡洛斯·马利亚未出生的儿子,而索菲娅并不想听到写信人诉说幸福的这些悄悄话。她认为写信人心怀恶意,而且几乎相信费尔南达夫人是其同谋。

精明的索菲娅善于及时地自我控制,她掩饰住恼恨,微笑着将表妹的来信还给费尔南达夫人。她本想说,从信上看,玛丽娅·贝内迪塔大概和从这里出发时同样地幸福,但是声音却憋在了喉咙里。是费尔南达夫人做出了结论:

"显然她很幸福!"

"好像是的。"

一五九

如果第二天清晨没有下雨的话,索菲娅的心情也许会有所不同。太阳并非总是能带来好的主意,但至少可以允许人们外出。天气的变化能引起心情的变化。索菲娅醒来时,正值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天空与大海合为一体,云层是那样地低沉,天色是那样地阴暗。

索菲娅对里里外外都感到厌烦。她的目光无处可望,她的心灵无处可以休憩。她将心灵塞进一只柏木匣中,又将柏木匣关进当天铅一般沉重的无形匣子之中,然后坦然地死去。她不知道死人也会思考,大量新的观念取代了旧的观念,像走出剧场的观众批评剧作和演员一样对世界进行批评。死去的索菲娅感到生前某些观念与感觉继续存在,这些观念和感觉混杂在一起而来,却有着同一个出发点,那就是昨天的来信以及这封信带给她的对卡洛斯·马利亚的怀念。

的确,她曾以为已将那个讨厌之人的形象赶到远处去了,但

此刻却又重新出现，正面带微笑凝视着她，在她的耳边低声讲着自私和狂妄的放荡话语，邀请她某一天去跳私通性质的华尔兹舞，并将她一个人丢在大厅中央。在他周围又出现了其他女人，比如玛丽娅·贝内迪塔，一个不起眼的女人，是索菲娅把她由乡下接来，把她变成一个城里人，而她却忘恩负义，只想实现自己的野心；还有费尔南达夫人，玛丽娅·贝内迪塔与卡洛斯·马利亚爱情的牵线人，昨天她故意带来玛丽娅·贝内迪塔的那封信，这封信在“又及”中吐露了一个秘密。她没有注意到女友因欣喜而忘记了信中有要保密的部分，更没有考虑费尔南达夫人的品德能否容忍她的这种猜测。于是另外的一些思考与形象便接踵而至，最初的那些也重返而来，前者与后者时而连在一起，时而又隔裂分开，其中之一是对昨日一件往事的回忆：费尔南达夫人的丈夫以十分赞美的目光打量着她。当时她的确很是楚楚动人，连衣裙绝好地突出了她那迷人的前胸、纤细的柳腰和略显丰满的臀部。连衣裙是稻草色[①]。

“稻草般的黄色，”当费尔南达夫人进门不久就夸奖起这件衣服时，索菲娅笑着强调说，“稻草般的黄色，如同给这位先生的一件礼物。”

掩饰受到奉承的欣喜并非易事，丈夫帕利亚满是自负地莞尔一笑，力图从其他人的目光中看到妻子这种细微地表示爱情所产生的效果。特奥菲洛也极力称赞这件衣服，但他难以做到只看衣服而不看女主人的身段。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索菲娅的身上，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其目光既无贪欲之意，也几乎没有留恋之情。正当索菲娅思考另一个女人是否心怀恶意之时，昨日的这种情景——特奥菲洛的一种无意邀请的动作，一种不含

① 帕利亚的名字在葡语中意为稻草。

欲望的赞美——便在脑海中显现出来。

卡洛斯·马利亚,特奥菲洛……如同第一五四章所描述的那样,其他一些名字也开始在无形的蓝天中闪现。所有的名字此刻全部出现了,因为倾盆大雨仍在继续,天空和大海依然被阴沉的天气连在了一起。所有这些名字连同与之相对应的人物形象全出现了,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没有名字的人,他们只是偶然地从她身边经过,对她高唱赞美之歌,并得到了她善意施舍的一点小钱。为什么不在这么多人之中留住一位,听他高唱赞歌并使他变得富有呢?一点小钱不能使任何人富有起来,但还有面值更大的货币。为什么不从那么多名字高贵甚至是非凡的人之中留住一位呢?这个无声的提问就这样通过了她的血管、神经和大脑,然而除了激动和好奇却没有另外的回答。

一六〇

就在这个时刻,大雨稍微停顿了片刻,一缕潮湿的阳光终于穿透了浓雾,仿佛来自哭泣过的眼睛。索菲娅心想仍然可以出门。她心神不安地急于要到外面看一看,走一走,改变一下这种麻木迟钝的状态。她盼望着太阳扫除雨水,占据天空与大地。然而,伟大的天体洞察到她的企图是将它变成第欧根尼[1]的灯笼,于是对潮湿的阳光说道:“回来吧,回到我的怀抱,纯洁而道德高尚的阳光,切勿把她引向其欲望想要带她所去之处。如果她愿意,就让她去爱吧。如果她收到求爱的请柬又没有烧毁,就让她做出回答吧。你不要为她充当火把,阳光,我胸中的光明,我心灵之子,我光线家族的兄弟……”

---

① 第欧根尼(公元前413—前323):古希腊哲学家。

阳光服从了，返回到光源的中心，对太阳怀着几分畏惧，因为太阳目睹过那么多平凡与非凡之事。于是云幕再次变得浓密起来，而且更加阴暗。大雨又再次倾盆而下。

一六一

索菲娅无可奈何地留在了家里。她的思想如同外面的景象一样混乱和活跃，所有的名字和形象都消失在对爱的同样的欲望之中。当她从这种模糊和混沌的意识状态中清醒过来时，曾努力要摆脱这种状态，将思路转向其他的事情，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情况却如同困倦不堪的人想努力保持清醒一样，每当要清醒之时便合上双眼，再次清醒时又再次合上双眼。最后，她的目光终于离开了大雨和浓雾。她累了，为了休息一下，她开始翻阅最新一期的《两个世界》杂志。当她在阿拉戈斯委员会忙得正起劲时，有一天一位衣着时髦的参议员夫人问她：

"您读过《两个世界》杂志刊登的弗耶的连载小说吗?"

"读过，"索菲娅立刻回答道，"非常有意思。"

她并没有读过，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份杂志。第二天，她要丈夫为她订阅。她读了这篇小说，又读了其后刊登出的小说，逢人便谈起她读过的或将要去读的所有小说。此刻，她翻开这一期的杂志，读完了一篇中篇小说，然后便回到卧室，躺在床上。前一天夜里她睡得不好，所以毫不费力地就进入了睡乡，睡得很沉，很长，且只是最后才做了一个噩梦。她梦见浓雾同那一天一样的阴沉，大海上有一只小艇，她趴在船头，正用手指在水面上书写一个名字：卡洛斯·马利亚。名字刻印在水面上，为了更加清晰，上面有泡沫形成的沟痕。至此，除了神秘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引起她的惊呆。但是众所周知，梦境中的神秘仿佛是自然

而然的事实，于是阴沉的浓雾裂开了，恰恰是这个名字的主人出现在索菲娅的眼前。他朝她走来，把她抱在怀中，对她讲了许多温柔的话语，与她几个月前从鲁比昂口中听到的十分相似。但是这些话语却不像鲁比昂的令她伤心，相反，她欣喜万分地听着，身子向后仰去，仿佛要晕倒似的。这时小艇变成了马车，她的手同卡洛斯·马利亚的手紧握在一起，含情脉脉地倾听着他的缠绵情话。直到此刻依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但马车一停，许多头戴面具的人把车包围起来，杀死车夫，掀掉车门，用匕首把卡洛斯·马利亚刺死，并将他的尸首扔在地上，这时她才惊恐起来。接着，一个首领模样的人坐在死去的卡洛斯·马利亚的位置上，取下面具，对索菲娅说不必害怕，说他要比死去的那个人十万倍地更加爱她。接着他便抓住索菲娅的手腕，吻了她一下。这是一个潮湿的带血的吻，散发着血腥的气味，索菲娅惊恐地大叫一声，吓醒了。丈夫正坐在她的床边。

"怎么了？"他问道。

"啊！"索菲娅喘了一口气，"我喊过，不是吗？"

帕利亚什么也没有回答，而是心不在焉地望着什么，脑子里想着生意上的事情。索菲娅不禁感到担心，不知自己是否真的在梦中低声说了什么话，是否嘟哝出了某个人的名字——恰好是在水面上写的那个名字。她懒洋洋地向空中伸出双臂，然后搭在丈夫的肩头，双手搂住他的后颈，半是高兴半是忧伤地小声说道：

"我梦见他们正要杀死你。"

帕利亚十分感动。即使在梦中，妻子依然为他而忍受痛苦，这使他心中油然升起了怜悯之情。但这乃是一种令人感到惬意的怜悯，一种发自内心的特殊而深沉的情感，令他希望妻子继续做此等噩梦，让她目睹着他被人杀害，使她感到难过，抽搐，充满

痛苦和惊恐万状地放声大叫。

一六二

第二天，阳光明媚而温暖，天空晴朗，空气清新。为补偿昨日被幽禁在家之苦，索菲娅登上马车外出串门和散步。天气本身就令她感到心情愉快，嘴里哼着歌穿好了衣服。女友们在家里对她的热情接待或在奥维多尔街上对她的亲切问好，街市的热闹景象，社会上的新闻，那么多文雅友善之人的和蔼面孔，这一切足以驱散她昨日的焦虑不安。

一六三

就这样，一种仿佛是迫切的意愿化成了纯粹的兴致，几个小时之后，所有不愉快的想法都隐退而去了。倘若诸公问我索菲娅是否有些悔恨，我实在不知如何回答。恼怒和责怪有个阶梯式的变化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意识会逐渐由新鲜过渡到习以为常，由恐惧过渡到无动于衷，简单的思想犯罪也同样遵循这一规律。人们对所考虑的事物会很快适应，以致最后在思想上对它们既不感到奇怪也不会加以抵制。在这种情况下，心灵总可以在对外部事物的宽容中找到一处庇护所，说得更通俗易懂一些，即肉体是贞洁的。

一六四

在这清爽明亮的一天里，只有一件事情令索菲娅感到不安——与鲁比昂的不期而遇。她走进奥维多尔街的一家书店，买

了一本小说，在等候找钱时，看到鲁比昂走了进来。她迅速地转过脸，用目光浏览着书架上的书——一些有关解剖和统计的书，接过找的零钱，收好，然后低着头箭似地飞快来到街上，匆匆上坡而去。当奥维多尔街已经落在身后时，她的心跳才平静下来。

几天之后，当她正要走进费尔南达夫人的家门时，在前厅发现了鲁比昂。她以为鲁比昂正要上去，便准备随后上去，尽管感到有些担心。不料鲁比昂却是下来，于是两人亲切地握握手，然后便互相告别了。

"他到这儿来过许多次吗?"讲完她与鲁比昂在前厅的相遇之后，索菲娅向费尔南达夫人问道。

"这是第四次，第四次或第五次。不过只有第二次说过胡话，其他几次正像您刚刚见到的那样安安静静，甚至还很健谈。可在他身上总有些什么东西说明他并不完全正常。你没注意到他的目光有些迷乱吗？确实如此，不过仅此而已，讲起话来还头头是道。索菲娅太太，请您相信，他的病是能治好的。为什么您不要您的丈夫过问一下这件事呢?"

"克里斯蒂亚诺已经打算让他去检查和治疗，我再催一催。"

"这样才好，他好像是太太您和帕利亚先生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病情发作时难道对费尔南达夫人讲过某些不利于我的话吗?"索菲娅想道，"把实情告诉她合不合适?"

结论是否定的。鲁比昂发病本身对不利的话就已做出了解释。她答应催一催丈夫，并且当天下午就对帕利亚讲了。"这件事非常烦人。"帕利亚说道，并问费尔南达夫人为什么要关心此事。让她自己去管吧！照料他，陪伴他，可能还要为他保存和管理他尚有的一点钱，如同特奥菲洛所说的那样做他的监护人，这可讨厌了，要烦死人的。

“我肩上的担子已经很重了，索菲娅，而且以后又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要把他弄回家里来吗？看来是不会的，那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呢？送到某家私人医院……当然好，可是如果人家不肯收呢？我总不能把他送到疯人院去……谁承担责任呢？你答应了要跟我讲这件事吗？”

“我答应了，而且还肯定你会办的。”索菲娅微笑着说道，“也许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麻烦。”

索菲娅仍在坚持。费尔南达夫人的同情心令她深为感动，她认为费尔南达夫人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高尚情怀。她提醒丈夫说，如果费尔南达夫人与鲁比昂的关系既不密切又不久远尚且如此热心，他们更应该慷慨一些。

一六五

一切都平静地进行着。帕利亚在海边的普林西比大街租了一间小房子，把我们的鲁比昂、几件家具和可爱的小狗安置在那里。鲁比昂毫无不悦地搬了过去，而且自发病以来从未如此高兴过。他住进了圣克劳德宫①。

他的朋友们却并非如此，这些人将搬家的消息当作是一纸逐客令。旧居的一切——花园、栅栏、花坛、石阶、小径——都有他们的一部分，他们都已十分熟悉。进门，把帽子挂好，然后在客厅等候，已经失去了他们是在别人家里做客的概念。后来他们对鲁比昂的邻居也都十分熟悉，每个人都能知道早晨能见到哪些人，下午能见到哪些人，有的甚至还与他们打招呼，仿佛像对待自己的邻居一样。忍耐吧！现在他们就要像流放者一样由

---

① 巴黎郊区皇帝的旧居。

锡安山[1] 前往巴比伦了。无论巴比伦在哪里,都能找到悬挂竖琴的柳树,或者更确切地说,悬挂帽子的衣架。与先知们不同的是,一周之后,他们将重操乐器,以同样的兴致与气力进行弹奏,并像第一天演唱新的赞歌那样演唱起古老的赞歌。通天的巴别塔最终依然成为被遗忘的锡安山。

"我们的朋友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搬家前夕,帕利亚在博塔福戈对这些食客们说道,"你们一定已经注意到他的情况不好,有时健忘,有时颠三倒四,有时糊里糊涂。他要治病,目前需要休息。我替他找了一间小房子,虽然如此,也有可能要住进一所医院。"

食客们听呆了,其中一个名叫皮奥的比另外的人更快地清醒过来,赶忙说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但必须要对鲁比昂有足够的影响力才能办到。

"我多次诚恳地对他说需要去看医生,因为我觉得他的胃有些问题……这是一种婉转的说法,您懂吗?可他总是回答说什么问题也没有,消化很好……'您的饭量少了,'我对他说,'最近几天几乎没吃任何东西,人更瘦了,脸色也有点发黄……'您明白我不能把真情告诉他。我甚至给他请了一位大夫,此人是我的朋友,可我们善良的鲁比昂却不肯见他。"

其余四个人连连点头,对皮奥的一通胡诌加以肯定。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这是他们惟一能做的无可奈何的表示。最后他们问起鲁比昂新居的地址,以便前去探视。可怜的朋友!当这些人要离开那里彼此告别时,一种预想不到的现象发生了:他们竟依依不舍地难以分手。并非是友谊和敬重将他们联在了一起,自身的利益曾使他们相互对立,然而每天午餐和晚餐他们都

① 耶路撒冷的一座小山,通常以其为该城的代名词。

能在同一餐桌上见面，习惯仿佛将他们已经融为一体，需要使他们彼此容忍，时间令他们变得相互依赖。总而言之，由于再也看不到彼此习惯的面孔、表情、连鬓胡子、髭须、怪癖以及吃饭、谈话和交往的模样，他们每个人的眼中都流露出了痛苦的神情。这已不是离别，而是被肢解了。

一六六

鲁比昂发现食客没有到新居来陪伴他，便让人去叫。一个也没有来。我们的朋友在最初几周不禁为此而深感伤心。这个大家庭抛弃了他。鲁比昂极力回忆自己是否在行为和言谈中伤害过他们，但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一六七

“我同他谈过了，发觉他有谵妄症状。虽然我不是精神科医生，但我认为是能治好的……您想知道一个有趣的发现吗？”

“您认为能治好吗？”费尔南达夫人问道，并未理会法尔康医生的问话。

法尔康医生是位议员，议员兼医生，费尔南达夫人家的朋友，一个博学、多疑和冷漠的男人。鲁比昂搬往普林西比大街之后不久，费尔南达夫人便请法尔康医生为他做检查。

“是的，我相信只要进行正规治疗就能治好。这种病在他的家族中可能是首例。您可以请位专家看看。怎么，您不想知道我的有趣发现吗？”

“什么发现？”

“一个您熟悉的人也许是造成他发病的原因。”医生微笑着

回答说。

“谁?”

“索菲娅太太。”

“怎么会这样呢?”

“他兴致勃勃地同我谈起了她,对我说她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女人,还说因为不能封她为皇后,所以才封她为公爵夫人的。但是人们不要因此而取笑他,因为他可以像叔父所做的那样离了婚再与她结婚。我的结论是可能他曾热恋过这位少妇,两个人关系也很亲密,他张口闭口都离不开索菲娅……请原谅,不过我相信他们两人曾相爱过……”

“噢,这不可能!”

“费尔南达夫人,我相信他们曾相爱过。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我对她一无所知,夫人似乎与她结识的时间也不长,并不了解她的内心世界。可能他们曾相爱过,可能因为某种强烈的冲动……我们设想她把他赶出了家门……他确实有追求丰功伟绩的癫狂症,这一切可能都合并在一起了……”

费尔南达夫人没有抬眼望他,羞涩地听着那种设想,避免讨论这一敏感的问题。她认为法尔康的设想并无根据,是荒唐和不大可能的。哪怕鲁比昂本人亲口对她讲,她也不会相信存在着那种私情。说到底,鲁比昂是个神经错乱之人。即使不是神志错乱,她也可能不相信他的话。是的,不会相信的。她无法相信索菲娅会爱上那个男人,不是因为鲁比昂,而是因为索菲娅太正派和纯洁了。绝无可能。她本想为索菲娅辩护,然而尽管她与法尔康相交甚厚,但还是又一次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话。

“这么说您认为是能治好的?”

“是的。但光是我的检查还不够。夫人知道,这种病最好请

一位专家看看。”

过了一会儿法尔康便离去了。走在街上，他对费尔南达夫人坚持不肯接受他的设想报之以莞尔一笑。“他们之间肯定有些瓜葛。”他自言自语道，“此人长相不错，如果算不上是风度翩翩，也称得上仪表堂堂，眼里有着一团烈火。肯定……”他重复着鲁比昂讲的某些话，回忆起鲁比昂的表情和温柔的声调变化，越来越坚定了他的猜想。“肯定……”他们之间不可能没有相爱过。如果不是有意转换话题和回避这件事，那么在他看来费尔南达夫人的反对便是天真的。一定是这样的……

想到这里，议员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一个新的猜想突然产生了。瞬间之后他固执地摇了摇头，仿佛是在反驳，仿佛是感到这种猜想未免荒谬，于是又继续前行。然而这一新的猜想却不肯离去，而且真正占据了他的内心世界，对他的摇头否定不予置理。“谁知道费尔南达夫人是否也曾爱过鲁比昂呢？对他病情的关心难道不是爱的一种延伸吗？”疑问就这样接踵而至，并在法尔康的内心深处找到了肯定的回答。法尔康依然进行着抵制，他是这个家庭的朋友，对费尔南达夫人一向敬重，知道她是个正派的女人。但是，他想道，谁能知道一种隐蔽而谨慎的感情不会被另外一个女人的激情煽动起来呢？这种诱惑是存在的。麻风病的传染会败坏最纯洁的血液，一个微不足道的杆菌能摧毁最健壮的器官。

不可相信的念头渐渐让位于可能、可信和肯定。的确，他听说过费尔南达夫人的某些慈善行为，但现在却是一种新的情况。鲁比昂不是她的家人、旧友、亲戚，也不是丈夫的追随者和同事，无论从友情、血缘或习俗上讲，都使他与这个家庭的生活无关，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原因，她对这个男人的特殊关心则是无法解释的。肯定是爱情的缘故。诚实女性的好奇心可能使她们滑

向堕落与悔恨。费尔南达夫人及时地后退了,但却保留了病态的同情……谁知道呢?

一六八

"谁知道呢?"第二天清晨法尔康医生再次问道。夜晚并未能消除他的怀疑。谁知道呢?是的,不仅仅是病态的同情。虽然他不知道莎士比亚,却修正了哈姆雷特的话:"霍莱休,天地间有许多东西不是您那空洞的博爱都能梦到的。"法尔康医生感慨万千,既无嘲笑之意,也无怜悯之情。我已经说过此人多疑而谨慎,他没有将这一结论告诉过任何人。

一六九

卡洛斯·马利亚同妻子的归来中断了费尔南达夫人对鲁比昂的关心。她上船去迎接他们,把他们带到蒂茹卡,卡洛斯·马利亚家的一位老友按他的吩咐在那里已为他们租下和布置了一所住宅。索菲娅没有去接,只派了马车前往法卢码头去等候,但费尔南达夫人的马车已经将他们接走,同行的还有她自己和帕利亚。下午,索菲娅去看望刚刚归来的卡洛斯·马利亚和玛丽娅·贝内迪塔。

费尔南达夫人欣喜若狂。玛丽娅·贝内迪塔的来信表明他们十分幸福,当然她无法从他们的目光和举止中证实这一点。看来他们是心满意足的。玛丽娅·贝内迪塔在与费尔南达夫人拥抱时止不住热泪盈眶,后者也同样如此,两个人紧紧搂在一起,仿佛一对亲生姐妹。第二天,费尔南达夫人问玛丽娅·贝内迪塔她与丈夫生活得是否幸福,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她紧握

着对方的手，久久地望着她，说不出一句别的话来，只是重复着同样的问话：

“你们生活得幸福吗？”

“是的。”玛丽娅·贝内迪塔回答道。

“你不知道你的回答让我多么高兴。这不仅仅因为如果你们没有得到我所想象给予你们的幸福我会后悔万分，而且还因为看到别人幸福自己也开心。他仍然像第一天那样喜欢你吗？”

“我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崇拜他！”

费尔南达夫人不理解女友的话。“我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崇拜他！”的确，结论似乎与前提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要再次修正哈姆雷特的话：“霍莱休，天地间有许多东西不是您那空洞的辩证法都能梦到的。”玛丽娅·贝内迪塔开始讲述她的旅行见闻，谈起她的印象和回忆。没过多久，丈夫来到她们的身边，于是她便利用丈夫的记忆来填补自己的空白。

“还有什么，卡洛斯·马利亚？”

卡洛斯·马利亚一边回忆一边进行着解释或纠正，但却毫无兴致，几乎缺乏耐心。他猜想玛丽娅·贝内迪塔刚刚向费尔南达夫人倾吐了自己的幸福，几乎难以掩饰这给他带来的不悦。为什么偏偏要讲同他在一起是幸福的呢？为什么要散布他那偶像和朋友般的关心、温存和怜悯呢？

回里约热内卢是他的让步。玛丽娅·贝内迪塔想在这里分娩，丈夫迁就了，虽然很勉强，但还是迁就了。很勉强，为什么呢？难以解释，更难以理解。在孕妇临产一事上，卡洛斯·马利亚有着奇特而隐秘的个人想法，不能讲给任何人听。他认为，大自然将人类怀孕一事变成一种公开的、众目睽睽的、甚至使体态畸形得令人无法尊重的现象实在是有失廉耻。因此他希望孕妇要独处、掩饰和回避，临产前的最后一些日子应心甘情愿地住进

山顶上惟一的一幢与世隔绝的房子里，然后有一天怀抱着婴儿走下山来，目光充满神圣的表情。

他没有对妻子讲过任何这种想法。一讲就要引起争论，可他不喜欢争论，而是宁肯让步。玛丽娅·贝内迪塔的感觉自然是相反的，她把自己视为一座纯贞的圣殿，里面生活着一位圣徒——另一位圣徒的骨肉。她尽可能地向丈夫隐瞒妊娠期中的厌烦、痛苦和不适，然而这一切都增加了未来的小生灵的价值。既然这是瓜熟蒂落的条件，面对妊娠之苦她便逆来顺受——如果不是兴高采烈的话。她虔诚地祈求圣灵，默诵着拿撒勒的马利亚的话：

"我是上帝的奴隶，请您任意支配。"

一七〇

"你怎么了？"客人们刚走，玛丽娅·贝内迪塔便问丈夫。

"我？没怎么。你为什么要这样问？"

"你好像不开心。"

"没有，我没有不开心。"

"你就是不开心。"她坚持道。

卡洛斯·马利亚莞尔一笑没有回答。玛丽娅·贝内迪塔已然熟悉了他的那种毫无表情的奇特微笑，浅淡而无力，既不温柔亦无责备之意。她没有坚持再问，而是咬咬嘴唇回房间去了。

来到卧室，有一段时间她一心只想着那种无声无力的微笑，这是丈夫不高兴的信号，过失则肯定出在她的身上。她回忆起自己的全部谈话和全部举止，并没有发现任何导致丈夫冷淡或是说违背丈夫意愿的事情。也许她的话太多了，这是她的习惯，一高兴起来就要向朋友或是陌生人倾诉心声。卡洛斯·马利亚

不赞成她这样，因为这会给人一种他们精神愉快、家庭生活十分幸福的表象，而他认为这意味着庸俗和卑贱。玛丽娅·贝内迪塔记得，在巴黎巴西人的聚集地，她不止一次地感到了这种表露所带来的后果，并尽量地加以克制。但是，对费尔南达夫人也要如此吗？不是她促成了他们的幸福吗？她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并寻找另外的原因。因为没有找到，便又回到了第一种假设。和以往一样，她认为丈夫是有道理的。的确，无论她对费尔南达夫人多么知心和感激，也不应该把家庭生活琐事讲给她听。这是自己的轻浮……

此时，一阵恶心打断了她的思路，大自然提醒了她自己所处状态——有孕在身，这比丈夫的不悦更加迫在眉睫和重要，她不能不对此妥协让步。但是，几分钟之后，她已来到卡洛斯·马利亚的身边，用右臂搂住他的脖颈。卡洛斯·马利亚正坐着阅读一份英文杂志，他拉着妻子放在他胸前的手，把翻开的一页看完。

"能原谅我吗？"看到他合上杂志时妻子问道，"从今以后我不再多嘴多舌了。"

卡洛斯·马利亚握着她的双手，微笑着点点头以示肯定的回答。仿佛一道光的波浪向玛丽娅·贝内迪塔扑来，喜悦潜入了她的心田。胎儿可能对这种感觉做出了反应，向父亲表示了祝福。

一七一

"好极了！我正是希望看到你们这样！"从走廊一侧传来了喊声。

玛丽娅·贝内迪塔赶忙离开丈夫。有三个门由走廊通向客

厅,其中的一个开着,声音正是来自那里,笑容满面的鲁比昂迈步走来。这是他们归来后第一次见到鲁比昂。卡洛斯·马利亚没有起身,严肃地望着他等待着。鲁比昂满脸是笑,浓密的髭须顶端仿佛针尖似的,他望着两个人,重复道:

"好极了!我正是希望看到你们这样!"

鲁比昂走进客厅,向他们伸出手,而他们只是冷冷地握了握。鲁比昂对玛丽娅·贝内迪塔赞不绝口,夸奖女主人优雅,男主人英俊。他发现两个人的名字中都有 Maria[①],便说这乃是命运的安排。最后他告知说内阁已经倒台。

"内阁倒台了?"卡洛斯·马利亚不由自主地问道。

"城里都在谈论这件事。既然你们不请我坐,我就不请求允许自己坐了。"他边坐下边说道,并抽出腋下夹着的手杖立在地上,将双手放在上面。"是真的,内阁要求辞职,我要重新组阁。帕利亚,我们的帕利亚,你们的表姐夫帕利亚将要进入内阁。还有先生您,如果您愿意的话将出任大臣。我需要一个好的内阁,全部由能干的朋友组成,可以为我效力。我要召来莫尔尼公爵[②]、皮奥·卡马绍、鲁埃尔[③]、西凯拉少校。太太还记得少校吗?我认为他要留在作战部,我从未见过比他更有军事才干的人。"

玛丽娅·贝内迪塔感到厌恶,急躁不安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等候着丈夫吩咐点什么。卡洛斯·马利亚用目光示意她离去,她立刻对客人说声对不起便走了。玛丽娅·贝内迪塔刚走,鲁比昂便再次赞扬起她来。"一朵花。"接着又微笑着修正说:

---

① 葡萄牙语中人名"玛丽娅"与"马利亚"的外文写法是相同的。

② 莫尔尼公爵(1811—1865):法国一位与拿破仑三世有亲戚关系的政治家。

③ 鲁埃尔(1814—1884):法国拿破仑三世的一位国务大臣,当时号称"副皇帝"。

"两朵花。我认为这里有两朵花。让上帝为她们祝福!"卡洛斯·马利亚向他伸出手示意辞客。

"亲爱的先生……"

"我可以把您列入内阁名单吗?"鲁比昂问道。

对方没有回答,他理解为同意,并答应要为他安排一个好位置。少校去作战部,卡马绍去司法部。"您不认识他们吗?两位伟大的人物,卡马绍要比少校更伟大。"他服从卡洛斯·马利亚的意愿,跟着后者朝门口走去,不知不觉离开了客厅,但并未那么干脆。走下台阶之前,他在走廊又谈到有关战争的几件事情,比如他已将德国归还给德国人,将威尼斯交给了意大利人,他是个风流的政治家,不需要更多的领土,莱茵河各省也可以如此,但需要时间进行考虑。

"亲爱的先生……"卡洛斯·马利亚再次向他伸出了手。

辞别客人之后主人关上了门。鲁比昂又说了几句才走下台阶。在室内窥视着他们的玛丽娅·贝内迪塔迎面向丈夫走来,拉住他的手让他停下,一起注视着鲁比昂穿过花园。鲁比昂并未径直而去,而是不慌不忙地走着,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时而停下脚步,比画着手势,捡起一段干枯的树枝,看到万千人物出现在空中,比女主人更加优雅,比男主人更加英俊。两个人透过玻璃注视着我们的朋友。看到他某些怪诞的动作,玛丽娅·贝内迪塔忍不住笑了起来,卡洛斯·马利亚则只是平静地望着。

一七二

"内阁如果真的倒台,你知道谁会当大臣吗?"玛丽娅·贝内迪塔问道。

"谁?"卡洛斯·马利亚望着妻子问。

"你的姐夫特奥菲洛。表姐对我说过他对此抱有希望，正因为这样今年才留在了首都。或是他的猜想，或是已有内阁要倒台的风声。也许是他的猜想吧，我已记不清她对我是怎么说的了，但似乎是要进内阁。"

"可能吧。"

"快看，鲁比昂站在那里不动了，眼望着空中，可能是在等公共马车或是自家的马车，过去他有过马车。又开始走了……"

一七三

"这么说特奥菲洛要当内阁大臣了！"卡洛斯·马利亚欢呼道。

片刻之后他又说：

"我相信他会是一位好的大臣。你希望我也当上内阁大臣吗？"

"如果你愿意当，又有什么办法呢？"

"看来你是不愿意了？"卡洛斯·马利亚问。

"我该怎么回答呢？"玛丽娅·贝内迪塔观察着丈夫的脸色心里琢磨道。

卡洛斯·马利亚笑了：

"对我说，哪怕我只是内阁大臣的一个听差，你也崇拜我。"

"当然如此！"少妇高声说道，同时将两手放在丈夫的肩头。

卡洛斯·马利亚抚摩着她的头发，严肃地低声对她说：

"贝纳多特[1] 是国王，波拿巴是皇帝，你想成为瑞典王后吗？"

玛丽娅·贝内迪塔不理解这句问话，卡洛斯·马利亚也未

---

[1] 贝纳多特（1763—1844）：法国元帅，一八一八年成为瑞典国王，称卡洛斯十四世或卡洛斯·胡安。

做解释。如果要解释的话，无非是说她肚子里怀的可能是一个贝纳多特。然而这一设想意味着一种愿望，而这种愿望又是一种自卑的坦白。卡洛斯·马利亚再次抚摩妻子的头发，似乎是在说："玛丽娅，你挑了个最好的丈夫……"妻子仿佛理解了丈夫的意思。

"是的！是的！"

丈夫笑了，又阅读起英文杂志来。妻子靠在带扶手的软椅上，悄无声息地轻轻用手指梳理着他的头发，以免打搅其阅读。卡洛斯·马利亚读啊，读啊，读啊，玛丽娅·贝内迪塔的爱抚动作越来越轻，渐渐地把手指挪开，走出了客厅。卡洛斯·马利亚继续阅读着夏尔·利特雷大师关于那不勒斯博物馆的那喀索斯著名雕像的论文。

一七四

下午，鲁比昂来到费尔南达夫人的家门口，仆人没有让他进去：夫人身体不适，先生陪伴着夫人，好像是在等大夫。我们的朋友没有坚持，转身离去了。

情况恰恰相反，是先生病了，夫人正陪伴着他，但仆人不能改变主人的吩咐。另一个仆人当然不相信，病的是先生而不是夫人，因为他看到先生回家时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楼上的卧室响起时高时低的讲话声，中间也有沉默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仆踮着脚走上楼，下楼时说她听到男主人在叹息，可能是夫人出了什么事。仆人们在楼下窃窃私语，侧耳细听，进行着种种推断猜测。他们发现楼上没有要水，也没有要任何药，甚至连碗汤都没要。餐桌已经放好，仆人打上了领带，厨师傲气十足又焦急不安……今天准备的乃是一顿丰盛的晚餐！

出了什么事？特奥菲洛依然是回家时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两眼发直地坐在一张长沙发上，没穿坎肩。费尔南达夫人坐在他的身边，握着他的一只手，劝他冷静，说不值得这样。她弯下身望着丈夫的脸，让他靠近，想要他把头靠在她的肩上……

"不用，不用。"丈夫低声说道。

"不值得这样，特奥菲洛！现在进内阁又怎么样呢？……任期很短，忙得要命，气不少生，还要挨骂，何苦呢？过安静的日子难道不好吗？哪里有什么公正可言。我相信你确实干得不错，可损失真有那么大吗？好了，亲爱的，冷静点，我们去吃晚饭。"

特奥菲洛咬咬嘴唇，捻捻鬓须。妻子讲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进，无论是鼓励的还是安慰的。在他耳边响起的是前一天晚上和另一天上午会谈和政治协商时的声音。被提名的人有的被否决，有的被接受，但没有一个协商名单把他列入其中，虽然他与许多人谈论过当前的真正形势。他的话有些人听得很认真，有些人则感到不耐烦。有一次，主持人似乎在用目光制止他的发言，但动作极快并易使人产生错觉。特奥菲洛此刻想起了在许多场合发生的长时间的激烈辩论，回忆起哪些人对他怒目而视，哪些人对他莞尔而笑，哪些人的表情与他相同。后来他已不再发言，最后的希望在他眼里已如同晨灯一样熄灭。他听到宣布的内阁大臣们的名单，并不得不认为这一安排是不错的。为什么不鼓起勇气讲几句话？他担心别人会发现他的沮丧或是怨恨，而所有的努力结果反而使这种沮丧或怨恨有增无减。他面色变得煞白，手指不停地颤抖。

一七五

"好了，我们去吃晚饭。"费尔南达夫人再次说道。

特奥菲洛用手掌拍了一下膝盖，然后站起来，嘴里说着一些气话，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时跺跺脚以示威胁。费尔南达夫人无法阻止丈夫新的暴怒，只希望它很快就能过去。果然真的很快便过去了，特奥菲洛来到一把长靠背椅前，摇了摇头再次坐了下来。费尔南达夫人搬过一把椅子，在丈夫身边坐下。

"你是有道理的，特奥菲洛，不过，你需要像个男子汉。你年轻力壮，还有前途，也许大有前途。如果现在你进了内阁，谁能知道随后不失去这个位子呢？你会进入下一次内阁的。有些时候，看来是一场灾祸，实际上却是一种幸福。"

特奥菲洛感激地握住了妻子的手。

"这是背信弃义，这是阴谋诡计。"他望着妻子骂道，"我了解这些无赖。要是我把一切的一切都告诉你……可这又何苦呢？我宁愿忘掉……我并非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内阁大臣的位子而生气。"略为停顿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内阁大臣一钱不值。谁能干，谁有才智，谁就可以嘲笑那些内阁大臣，表明自己比他们更优秀。亲爱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给我提鞋都不够格，我坚信这一点，他们也同样如此。一伙阴谋家！到哪儿去找对斗争如此真诚、忠实和热情的人呢？是谁在困难时期最能在报刊上大造舆论的？据说内阁就要在圣克里斯托翁王宫成立……啊，我真想面奏皇帝！"

"特奥菲洛！"

"我会对皇帝说：'陛下不知道什么是帮派政治，不清楚奸党的诡计。陛下希望最优秀的人才为您效力，可现在却是庸人当政……才能受到了冷落。'我迟早会对他说出这些话的，甚至可能就在明天……"

他沉默下来，许久之后站起身走进卧室隔壁的书房。妻子陪同他来到书房。天色已黑，他点燃气灯，用忧伤的目光环视了

一下室内。四个宽大的书架摆满了书籍以及财政部的报告、预算和决算的表册。写字台井井有条，三个无门的高高柜子里存放着手稿、备忘录、统计表、登记册，全都有条不紊地贴上标签捆扎起来：特殊贷款、补充贷款、战争贷款、海军贷款、一八六八年度借贷、铁路借贷、内债、六一—六二、六二—六三、六三—六四年度财政状况，等等。他就是在这里从早忙碌到晚，综合、计算，收集讲话和咨询意见的材料，因为他是议会三个委员会的成员，通常为自己和六位同事而工作，这些同事听取他的意见之后便签上各自名字。其中的一位，当看到他的意见书很长时，听都不听便签上自己的名字。

"你是行家，这就足够了。"此人对他说道，"把笔给我。"

这里的一切都充分显示出房间主人工作的专注、严谨、勤奋、细致和卓有成效。墙上挂着一周的报纸，每个季度装订一次保存起来以备查阅。他的发言都印制成册排列在一个书架上。房间里没有一幅画或是一尊塑像，没有任何可供消遣和欣赏的装饰品，一切都显得十分单调、精确和一丝不苟。

"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特奥菲洛伤心地打量了片刻之后向妻子问道。"工作劳累，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没人会说这是个无所事事之人的书房，这里是工作的地方，你是我进行工作的见证人，可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

"你要从工作中得到安慰。"妻子低声说道。

特奥菲洛苦涩地说道：

"一钱不值的安慰！不，不，我要结束这一切，不再过问任何事情。你看，在议会，所有的人都征询我的意见，包括内阁大臣，因为他们知道我真正致力于管理事务。可我得到的是什么奖赏呢？难道是五月份在这里祝贺新任内阁大臣上任吗?"

"你可以不去祝贺。"妻子温柔地说道，"你能答应我一件事

吗？我们三月或四月到欧洲去，一年后再回来。你从我们所在地方向议会请假，比如说华沙，我很想去华沙。"她微微一笑，妩媚地用双手捧起丈夫的脸。"告诉我说可以，答应我今天就可以给里奥格兰德写信，明天就有船出发。我们去华沙好吗？"

"别开玩笑，亲爱的，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我是认真的，我早就想建议你去作次旅行，看看是否能从这烦人的纸堆中摆脱出来休息一下。特奥菲洛，你未免太过分了，难得去串个门，很少去散步，几乎连话也不说。我们的孩子差不多见不到他们的父亲，因为你工作的时候他们不进来……你需要休息，我求你休息一年。我是认真的，我们三月份去欧洲。"

"不行。"他含含糊糊地说道。

"为什么不行？"

不行，这等于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政治就是一切。其他地方也有政治，不过，这又与他何干？除了我们欠伦敦的债务和少数几个经济学家之外，特奥菲洛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然而他对妻子的良苦用心还是表示了感谢：

"你真好。"

在这场巨大的精神危机中，议员的声音失去了昔日的和蔼，此刻，一种朦胧的希望使他恢复了原状。那些文件振奋起了他的情绪。在他看来，那一大堆研究材料犹如农夫眼中施了肥和播了种的土地，不久就会破土发芽，劳动将得到回报，迟早有一天，芽儿会成长，树木会结出果实。过去妻子曾直截了当地表达过这种意思，但只有现在他才看到了收获的希望。想到刚才自己的暴怒、气恼、绝望和抱怨，他不禁感到一阵羞愧。他想笑，并且不自然地笑了。吃晚饭和喝咖啡的时候，他和孩子们一起谈笑，那天夜里孩子们睡得比平日都要晚。努诺是个小学生，在学

校里听到内阁改组的消息，他对父亲说他想当内阁大臣。特奥菲洛神态严肃起来。

“我的孩子，”他说道，“选个其他事情干干，但不要当内阁大臣。”

“都说当内阁大臣好，爸爸，说内阁大臣坐的马车后面还跟着一个护兵。”

“我送给你一辆马车。”

“爸爸当过内阁大臣吗?”

特奥菲洛强颜微笑，然后望望妻子，妻子趁机吩咐孩子们去睡觉。

“当过，当过内阁大臣。”父亲吻了吻努诺的前额回答说，“但我不想再当了，不是个好差事，工作太多。你要当神父。”

“什么是神父?”

“神父就是床。”费尔南达夫人回答道，“睡觉去吧，努诺。”

一七六

第二天午饭时，特奥菲洛收到传令兵送来的一封信。

“传令兵送来的?”

“是的，先生，他说是内阁首席大臣先生的信。”

特奥菲洛用颤抖着的手打开信。会是什么事呢？他已在报纸上看到过新内阁大臣的名单，内阁的成员全齐了，对这一名单并没有什么争议。会是什么事呢？费尔南达夫人站在丈夫的对面，竭力想从丈夫的脸上看出信的内容。她看到了一线光明，发现丈夫的嘴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至少是带有希望的微笑。

“让他等一下。”特奥菲洛对仆人吩咐道。

他走进书房，几分钟后拿着复函出来了，默默无声地坐在桌

前，等候着仆人把复函交给传令兵。正如所预想的那样，他听到了马儿出发的响动声，随即便是街上马蹄的奔驰声。他感到十分惬意。

“你看看这封信。”他对妻子说。

费尔南达夫人读了内阁首席大臣的信，内容是要丈夫下午两点去见他。

“可是内阁……”

“成员全齐了，”身为议员的丈夫赶忙说道，“内阁大臣已全部任命。”

她并不完全相信丈夫的话，臆想着最后一刻会出现某个空缺急需填补。

“一定是召开某个政治会议，也许是想谈谈预算的事，或者是委托我研究某个问题。”

他这样说本意是为了使妻子不抱幻想，但同时又感到并非没有这几种可能，所以便又垂头丧气了。三分钟之后，希望的蝴蝶开始在他面前飞舞，不是两只，不是四只，而是一大群，把天空都遮蔽了。

一七七

费尔南达夫人焦虑不安地等候着，仿佛内阁是她切身之事，并给她带来某种欢悦而非苦涩与麻烦。只要能使丈夫满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五点半特奥菲洛回到了家里，从神情上便能看出他是满意的。费尔南达夫人迎上前去握住了丈夫的双手。

“什么事？”

“可怜的妞妞，我们要背上包袱了！侯爵恳切地请求我担任一个头等重要的主席职务。内阁的席位已经确定，无法把我安

排进去，他希望、期待并恳求我分担政府的政治和管理的责任，出任一个主席的职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我的威望（这是他的原话），他希望我在议会担任多数派的领袖。你有什么可说的？"

"那就让我们背上这个包袱吧。"费尔南达夫人回答道。

"你认为我能拒绝吗？"

"不能。"

"当然不能。你知道，不能拒绝向一个友好的政府提供服务，否则就放弃政治。侯爵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早就知道他是个大人物，但他是多么笑容可掬、亲切和蔼啊！你简直无法想象。他还要我参加一个聚会，有内阁大臣和少数几位朋友，人数不多，只有几个人。他还委托我起草内阁纲领以便备用……"

"什么时候动身呢？"

"不知道。明天晚上我还要去见他，聚会是八点开始……你不认为我的接受是正确的吗？"

"当然是正确的。"

"是的。倘若我拒绝，别人就会责备我，而且不无道理。搞政治，首先失去的东西就是自由。现在如果你愿意，就留下来，五个月或四个月之后，议会会期开始，我才有时间回来看你。"

一七八

费尔南达夫人赞同丈夫的建议，儿子的教育不能中断，他们只能分离四个月。几天之后，特奥菲洛动身赴任。动身的那一天，一大早特奥菲洛便向书房告别。他向书籍、报告、预算册、手稿瞥了最后几眼，这些东西已成为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与他息息相关的部分。在此之前，他已然把文件和表册捆好以防

丢失，并一再叮嘱妻子照管好。他站在书房的中央，环视了所有的书架，流露出恋恋不舍的神情。他就是这样充满真正的怀念之情惜别了他的圣徒和朋友。费尔南达夫人在这里陪伴他告别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特奥菲洛却仿佛是过了许多年。

“放心吧，我会照管好它们的，我会每天亲自来打扫。”

特奥菲洛吻了她一下……换成另外一个女人，看到他这般喜爱书籍，仿佛爱它们要胜过爱她，一定会伤心地接受这一吻，但是费尔南达夫人却感到十分幸福。

一七九

自内阁发生危机那天起，鲁比昂再也没有去过费尔南达夫人的家。他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不知道特奥菲洛当上了主席，也不知道他已赴任离去。他和狗以及一个仆人生活在一起，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危机，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仆人工作吊儿郎当，却常得到奖赏和不时地被封为侯爵。此外，仆人还有自己的寻乐之道：当他发现主人与墙壁对话时，就赶忙跑去窥视和偷听。鲁比昂对墙讲话，并回答仿佛是墙向他提出的问题。晚上，仆人便和附近的朋友们一起聊天。

“疯子今天怎么样？”

“不错。今天他邀请小狗唱歌，小狗叫了半天，他高兴得很，这是伟人的乐趣。犯起病来，他好像是世界的统治者。就在昨天吃午饭时他对我说：‘拉伊蒙多侯爵……我希望你……’下面的话我就一点也听不懂了。最后他给了我一些钱。”

“你马上收下了……”

“当然了！”

鲁比昂从癫狂状态中清醒过来时，所有的谵言妄语则暂时

变成了一种无言的忧伤。他竭力要把还残留在意识中的癫狂状态彻底排除,仿佛一个人在痛苦地攀登深壑,沿着绝壁向上爬,为了到达顶峰,为了不再次跌下去,宁肯撕裂皮肤,磨掉指甲。每逢这种时候,他便去拜访朋友,有些是新朋友,有些是老朋友,比如少校和卡马绍。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卡马绍不再那么健谈,就连政治也不像过去那样能为他提供谈论的话题了。每当看到鲁比昂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时,他便露出不耐烦的神情,随即又加以克制。鲁比昂察觉到了这种变化,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是自己无意中触犯了对方,还是对方开始厌恶自己。为了消除朋友的厌烦或是恼怒,他满脸堆笑,语气温和,常停下话来久久地等待着对方说点什么。他徒劳地求助于帕拉纳侯爵,此人的肖像依然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他重复着从卡马绍那里听到的对此人的评价:"伟大的侯爵!完美无缺的政治家!"卡马绍一手撑着头,一手不停地在写,并不时地查阅卷宗和求教于法律专家的著作。洛彭、科埃略·达·罗沙,他引用着他们的话,涂来涂去,并请客人谅解:今天他必须写出一份起诉书。他停下笔,朝书架走去。

"请让一让……"

鲁比昂移开双腿让他走了过去。卡马绍从书架上抽出一卷《王国法令》翻阅起来。他不停地翻来翻去,一会儿往前翻,一会儿又往后翻,毫无目标,并不想找到什么,惟一的目的乃是想打发走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然而,不识时务的客人却继续留了下来,两个人各自掩饰着互相对视了一眼。卡马绍又回到起诉书前。为了朗读一遍起诉书,他坐下来,身体尽量朝左转去,面向有阳光的一面,而把后背留给了鲁比昂。

"这里有点暗。"有一天鲁比昂壮着胆子说道。

他没有听到答话,律师仿佛正专注地阅读卷宗。"也许我

来得真不是时候。"我们的朋友想道。他偷偷打量了一下卡马绍那张生硬而严肃的面孔和握着笔继续撰写那永远也写不完的起诉书的表情，保持了二十分钟的绝对沉默。终于，鲁比昂看到他放下了笔，挺挺胸，伸伸胳膊，揉揉眼，于是便关心地问道：

"很累，不是吗？"

卡马绍做了个肯定的表示，并准备接着写下去。我们的朋友于是站起来，趁这个空档向主人告辞。

"等您不那么忙的时候我再来。"

他向卡马绍伸出手，后者轻轻握了一下，又回到起诉书前。鲁比昂走下台阶，对尊贵的朋友那种冷淡感到茫然和痛苦，"我怎么招惹他了？"

一八〇

一次，鲁比昂幸运地遇上了西凯拉少校。

"现在我正要去您家。"他说道，"您是回家吗？"

"是的，不过，我已不住在原来的地方了，我们搬到了卡茹埃罗斯，在普林西比大街……"

"不管搬到什么地方，我们走吧。"

鲁比昂需要一段绳子，把他与现实拴在一起，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头脑再次被眩晕所困。然而，他的谈吐是那样的准确和恰当，以致少校误以为他已完全恢复了理智，于是便对他说：

"我有个重大消息要告诉您，知道吗？"

"说吧。"

"到家之后再说。"

他们到了，这是一所铺有地板的住房。托尼卡小姐为他们打开了栅栏门，只见她穿着一身新衣服，并佩戴着耳环。

“请您好好地看看她。”少校托着女儿的下巴对鲁比昂说。

托尼卡小姐不好意思地向后退缩。

“我正在看。”鲁比昂回答道。

“没马上看出她是个快要结婚的人吗？”

“啊，祝贺祝贺！”

“是真的，她要结婚了。很不容易，但终于找到了。未婚夫就住在附近，很是崇拜她。所有的男人都一样，我作未婚夫时也很崇拜我已故的妻子，我从未见过那么好的女人……她要结婚了，找到了一个未婚夫。很不容易，但终于找到了。一位很庄重的中年人，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早晨上班时，他会来敲敲窗户，或是托尼卡已经在等候他，我则假装没有发现……”

托尼卡小姐摇摇头表示否认，但那微笑的样子仿佛又是在承认。她太兴奋了，甚至不记得她曾追求过鲁比昂，忘记了鲁比昂曾是她最后的希望之一，而且最终成为她最后的一个希望。他们走进客厅。托尼卡小姐来到窗边，又转身昂着头信步走来走去，对生活感到满意。

“人很好，”少校说道，“人很好……托尼卡，你把肖像拿来……去吧，把你未婚夫的肖像拿来……”

托尼卡拿来了肖像——一张照片，上面是位中年男人，头发短而稀疏，目光惊恐，面目干瘦，脖颈细小，外套系着扣子。

“您认为如何？”

“非常好。”

托尼卡小姐接回照片，端详片刻，随即又收回目光，坐下来，思想飞出了室外，等候着罗德里格斯的到来。此人名叫罗德里格斯，个子比她要矮，这一点从照片上无法看出来。他是国防部

一个机关的职员，鳏夫，有两个孩子，一个在少年营，另一个患有肺结核病，年仅十二岁，已无可救药。可这有什么关系呢？他是她的未婚夫。每天晚上就寝之前，托尼卡小姐都要跪在她的保护人圣母的像前，感谢圣母的恩惠并祈求圣母使她幸福。她已梦想生个儿子，名字就叫阿尔瓦罗。

一八一

鲁比昂默默地听着少校的谈话。婚礼将在一个半月之后举行，未婚夫需要把家收拾一下。他不是资本家，靠薪水度日并且有债务。依然住在原来的家里，不要求添置新的或昂贵的家具，不过总需要添置点东西。总而言之，一个半月之后，至少也要五周之后，他们将被婚姻的神圣花结连在一起。

“到那时我就解脱羁绊了。”少校最后说道。

“啊！”鲁比昂表示异议。

女儿笑了，她已经习惯于父亲的风趣，并且因为高兴而不知羞涩。即使父亲提及她已年满四十岁，对她也不会是个沉重的打击。所有的新娘都是十五岁。

“您看吧，以后他一定会因为想念您而去看您。”鲁比昂对托尼卡小姐说道。

“怎么可能！也许我也结婚呐！”

鲁比昂突然站立起来，走了几步。少校没有看到他的面部表情，没有察觉到这个男人的神志也许将要脱离正轨，但鲁比昂本人却预感到了。少校要他坐下来，向他讲起了自己结婚和戎马生涯的岁月。当少校以自己特有的反反复复的话语谈到巴西与阿根廷之间的蒙特卡塞罗斯之战时，拿破仑三世出现在他的面前。鲁比昂起初沉默不语，后来讲了一些赞许的话，提到了索

尔费里诺和马真塔[①] 两个地名，并许诺要为西凯拉授勋。父女俩交换了一下眼色。少校说可能要下大雨。天色也确实比原来暗了一些。鲁比昂最好在下雨之前回家去，因为他未带雨伞来，而少校的伞已旧，且只有一把……

"我的马车会到这里来接我。"鲁比昂平静地说道。

"不会到这里来，而是在广场那里等您。托尼卡，你没看到广场上有车吗？"

托尼卡小姐不情愿地作了个含混不清的手势。她不想说谎，但又感到害怕，希望鲁比昂快快离去。从家里不可能看到阿克拉马桑广场。少校此刻已经拉住鲁比昂的胳膊，拽着他朝门口走去。

"如果您愿意的话，明天或以后再来。"

"可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等候马车来呢？"鲁比昂问道，"皇后是不能淋雨的……"

"皇后已经走了。"

"她做得不好，欧仁妮做得很不好。将军……先生何苦老是少校呢？将军，我看到了您女婿的照片，我想给他一张我的照片。去杜伊勒利宫[②]。马车在哪里？"

"在广场等着呢。"

"派人去叫。"

站在窗边的托尼卡小姐面朝里边说道：

"罗德里格斯来了。"

然后又转头望着大街，微笑着探出身去。与此同时，少校在客厅继续拽着鲁比昂朝门口走，虽然并不粗暴，却也坚定不移。

---

① 意大利的两个城市，一八五九年法军在此击败过奥地利军队。

② 巴黎旧时王宫。

鲁比昂站住，斥责道：

“将军，我是您的皇帝！”

“没错，不过，陛下要跟我走……”

他们来到门口，少校打开了栅栏门。就在此刻，罗德里格斯的一只脚踏上了门槛前铺着的石板。托尼卡小姐赶来迎接未婚夫，门口却被父亲和鲁比昂堵住了。罗德里格斯脱下帽子，露出粗糙而花白的头发，干瘦的脸上有一些雀斑，然而笑起来却显得和善与谦卑——谦卑胜于和善——，一副平庸的样子还是令人喜欢的。一双眼睛并未流露出照片上的惊恐神情，那种神情是为了使照片拍得漂亮而装腔作势造成的结果。

“这位先生就是我未来的女婿。”少校对鲁比昂说道，“你看到广场上有辆马车和许多马，不是吗？”他向罗德里格斯挤了一下眼问道。

“好像是，先生。”

“怎么样？”西凯拉转向鲁比昂说道，“走吧，走吧，拐过洛伦索大街，一直到广场。再见，明天见。”

鲁比昂走下三级台阶——一共五级——，在刚到的罗德里格斯面前停下脚步，仔细打量了他一会儿，说认识他很高兴，并要他做个好丈夫和好女婿。“您叫什么名字？”

“若昂·若泽·罗德里格斯。”

“罗德里格斯，我一定派人给您送来一条绶带佩戴在外套上，算是我送的结婚礼物。西凯拉，到时提醒我。”

西凯拉拽住他的胳膊拉他下了最后两个台阶，然后把他推出门去。

“你说马车在广场？”

“是在广场。”

“再见。”

来到街上，鲁比昂还用手指扶着帽子向窗口望去，以便向托尼卡小姐致意。然而托尼卡小姐已返回客厅，罗德里格斯刚一走进来，她便感到年轻了许多，快乐得仿佛夏日里绽开的第一朵玫瑰。

一八二

鲁比昂没有再去关注马车和马群，而是一个人顺街而下，穿过几条马路，最后又沿着圣若泽大街向上走去。经过皇宫时，他开始比比画画，同想象中挽臂而行的皇后交谈起来。究竟是欧仁妮还是索菲娅呢？两者已融为一体，或者说是名叫欧仁妮的索菲娅。来往的行人停下了脚步，商店里的人拥到了门口。有些人在发笑，有些人则无动于衷，还有些人在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后便转移了目光，以免这种疯癫的景象使他们感到难过。一群黑人小孩尾随着鲁比昂，有的离他近得甚至可以听到他所讲的话。各种各样的孩子全加入了尾随的行列。看到众人都十分好奇，他们便开始朝围观的人群高喊起来：

"疯子！疯子！"

喊声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沿街许多窗户打开了，男女老少都好奇地探出了头，其中有一位照相师和一位家具商，还有的三四个人挤在一起，脑袋摞着脑袋同时伸出来，注视着那个对墙讲话的人，只见他的动作庄严而又谦恭。

"疯子！疯子！"一群孩子高声喊道。

一个比所有其他孩子都要小许多的稚童紧紧抓住了另一个大孩子的裤子。已经来到阿茹达街，鲁比昂依然什么声音也没有听到，即使偶尔听到也以为是人们在向他欢呼，便点点头以示谢意。喊叫声越来越大，在一片嘈杂声中，可以听出褥垫商店门

前一个女人的呼叫：

“德奥林多！回家！德奥林多！”

德奥林多就是那个抓住另一个大孩子裤子的稚童，他没有听从，也可能是根本没有听到，因为四周喊叫声太大了。小家伙可高兴了，也用稚嫩的童声喊起来：

“疯子！疯子！”

“德奥林多！”

德奥林多想躲在其他孩子们中间，以免被呼叫他的母亲发现。母亲跑进人群，把他从那里拉了出来。的确，跟着拥挤的人群在马路上行走，他未免太小了。

“妈妈，你让我看看……”

“看什么！回去！”

她把孩子拉回家，然后站在门口朝街上望去。鲁比昂此刻已停下脚步，因此她看得很清楚。鲁比昂正挺着胸比比画画，口里不停地讲着什么，并向周围的人行了一个脱帽礼。

“疯子有时候也很有趣。”她笑着对一个女邻居说。

孩子们继续又喊又笑，鲁比昂起步向前走去，身后依然尾随着原来的那群孩子。看到人群渐渐离去，商店门前的德奥林多哭着央求母亲让他也跟去，或者是带着他去。当希望落空时，他用尽所有的气力发出了一声尖叫：

“疯子！”

一八三

女邻居笑了。母亲也笑了。她承认儿子是个不安生的调皮鬼，要时刻盯住他才行。只要街上一有动静，他立刻就往外跑。从小就是这样，才两岁时就在这个地方险些被马车撞死，就差一

点点。要不是一位衣着讲究的过路先生迅速地赶来相救，他就有生命危险，肯定就要死了，彻底地死了。恰在此刻，这个女人的丈夫从对面的人行道上穿街走了过来，打断了她们之间的谈话。他阴沉着脸，同女邻居连个招呼也没打便进了门。妻子跟了进去。怎么了？丈夫讲了街上发生的起哄一事。

“他刚从这里过去。”妻子说。

“你没认出那个男人？”

“没有。”

丈夫抱起双臂，两眼发直，一言不发。妻子问他那个男人是谁。

“他就是救过德奥林多的那个人。”

妻子震惊地全身抖动了一下。

“你看清楚了吗？”

“非常清楚。过去我曾见过他几次，都不像现在这个样子。真是可怜！一群黑人小孩跟在他后面起哄。真是的，这个地方连个警察也没有。”

使妻子感到难过的不是那个男人的病态，也不是对他的起哄本身，而是儿子——正是那个男人从死亡中救出的孩子——参与了起哄。的确，儿子怎么能认出他来呢？儿子怎么知道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呢？她为这一次的相遇与巧合感到痛心。最后，她把所有的过错归于自己，并因此而感到宽慰。如果自己更当心一些，孩子就不会离开家，也就不会跟着别的孩子一块起哄了。不过，她仍感到战栗与不安。丈夫摸了摸儿子的头，吻了两下。

“整个情景你全看见了吗？”他问妻子。

“看见了。”

“我曾想帮他一下，把他带到这里来，可又感到不好意思，那

群黑人小孩会取笑我的。我把脸转了过去，因为他有可能认出我来。真是可怜！看得出他似乎什么也没有听到，依然高高兴兴，我相信他甚至会笑……丧失理智是多么不幸呀！”

妻子想到儿子也参与了起哄，但没敢告诉丈夫，并嘱咐女邻居不要提及此事。当天夜里，她迟迟不能入睡，一个念头顽固地纠缠着她：几年之后儿子也会发疯，这是儿子跟着起哄所得的报应。她感到气愤，不禁诅咒起上帝来。

一八四

阿茹达街的情景过后两小时，鲁比昂来到费尔南达夫人的家门口。尾随在他身后的孩子们渐渐散去，也没有新的人凑进来，最后的三个孩子向他齐声高喊了再见。鲁比昂独自继续前行，几乎没有为附近居民所察觉，因为他的手势已经减少，或是说改变了方式。他不再对墙而语，不再与想象中的皇后谈话，但依然是皇帝。他走走停停，嘴里念念有词，动作不大，一直、一直、一直处于梦想之中。他被一层薄纱所笼罩，透过这层薄纱，所有的东西都变了样，变成了相反与美好的事物。每一盏路灯都成了宫廷中的近侍，每一个街角都如同一个王宫专管开启帷帘的仆人。鲁比昂径直朝安放着御座的大厅走去，以接见某国的大使。然而皇宫永无尽头，他必须穿过许多大厅和走廊，当然是踏着地毯，两边还站着高大而魁梧的持戟士兵。

停在街边或扒在窗口观望他的人中，许多人暂时忘却了自己的伤愁或苦恼，忘记了当日的忧虑、厌烦和怨恨。他们当中有人欠下了债务，有人疾病缠身，有人情场失意，有人被朋友欺骗。各种不幸都被忘却，这要胜于自我安慰。然而忘却有如闪电般短暂，病人鲁比昂走过之后，现实再次回到了他们身上。街道依

然是街道，因为豪华的皇宫已随同鲁比昂一起离去。将两种命运相比较，不止一个人同情起不幸染上疯病的鲁比昂，不止一个人感谢上帝赋给他们的那一部分——痛苦。虽然痛苦，但头脑却是清醒的。他们宁肯要自己现实中的简陋小屋，也不要虚幻中的皇宫。

一八五

鲁比昂被送进一家医院。帕利亚早已忘却索菲娅强加给他的责任，索菲娅本人也同样不再记得她对费尔南达夫人的允诺。他们俩正忙于在博塔福戈区修建一所豪华住宅的事情。工程行将竣工，他们希望能在冬季启用，那时正是议会举行会议期间，所有人都将从彼得罗波利斯[1] 赶来。但现在这一允诺终于兑现，鲁比昂进了医院，在法尔康医生和帕利亚的建议下，他占用了一间特殊的客厅和一间特殊的卧室。鲁比昂顺从地接受了这一切，愉快地陪伴着他们，仿佛早已十分熟悉地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当他们告辞并答应还要再来时，鲁比昂邀请他们星期六来观看一次军事检阅。

"好的，星期六。"法尔康表示同意。

"星期六是个好日子。"鲁比昂又说道，"帕利亚侯爵，您一定要来。"

"我一定来。"帕利亚边说边向外走去。

"我会派我的一辆崭新的马车去接您，您的妻子需要把她那漂亮的身体置于一个谁都没有敢坐过的位子上。坐垫是绸缎和天鹅绒制成的，车具是银制的，车轮是金制的，马匹是我叔父在

---

① 国王夏宫所在地。

马伦哥骑过的那匹马的后裔。再见，帕利亚侯爵。”

一八六

“照我看，”法尔康出门时想道，“显然那一位曾是这一位妻子的情人。”

一八七

鲁比昂留了下来。金卡斯·博尔巴极力要钻进把朋友带走的马车，后来又固执地尾随着马车奔跑，仆人需要竭尽全力抓住它，把它制服并把它关进家中。这同在巴尔巴塞纳的情形一模一样，但是生活，我富有的先生，随着环境眼花缭乱的变化，严格说来却存在着四种或五种状态。鲁比昂一再要求把狗送到他这里来。得到院长同意，费尔南达夫人曾想满足病人的这一愿望。她原想写封信给索菲娅，但最终还是亲自去了弗拉门戈。

一八八

“我去看看，离这儿很近。”索菲娅说道。

“我们一起去，好吗？我已经想到一件事，如果治疗时间可能拖得很长，还值得保留和租用那所房子吗？最好是放弃，把家具卖了，把东西清理一下。”

两个人步行由弗拉门戈来到普林西比街，只有三四分钟的路程。拉伊蒙多正在街上，看到她们来到门口便过来开门。房间里面一派被遗弃的景象，东西毫无章法地乱放一气，仿佛保留着一种生活被中断的痕迹。这是一种因为忽略而产生的被遗弃

景象，但从另外一面看，房间家具的胡乱摆放又准确地表现出原来居住在这里的那个人的谵妄状态及其混乱而扭曲的思维。

“过去他非常富有?”费尔南达夫人向索菲娅问道。

“当他刚从米纳斯州来的时候，”索菲娅回答说，“确实有些财富，不过，看来全都糟踏光了。小心点，把裙子提起来，这地面好像一个世纪没有扫过了。”

不仅是地面，家具的表层也没有人打扫过，然而仆人并未因此而做出任何解释。他看着，听着，还低声用口哨吹着一支波尔卡舞曲。索菲娅没有就卫生状况向仆人发问，她恨不得马上逃离此地。“这么脏。”她心里自语道。她本想问问小狗的事，这是她们此行的主要原因。但是此刻她不想对狗和其他事情表现出任何兴趣。一想到那个发疯的人就使她难以忍受在这里的耽搁。她认为女伴是少有的浪漫或是感情用事。“多么愚蠢!”她暗暗想道，但对费尔南达夫人的所有作法却一直报以赞同的微笑。

“打开那扇窗户。”费尔南达夫人对仆人吩咐道，“满屋都是霉味。”

“哎，简直令人无法忍受!”索菲娅赶忙喊叫道，并厌恶地喘了一口气。

尽管索菲娅喊叫了一声，费尔南达夫人却没有离去的意思。那所寒酸的住宅并未引起后者任何个人的回忆，但她却被一种特殊而深沉的激动所左右，当然这并非是因为破败的景象而产生的激动。这种场面没有带给她一种普通人的联想，没有令她感到时间的脆弱和人间的忧伤，而仅仅向她表明了一个男人的病态。她只与此人谈过几次话，对他几乎毫无了解。她痛苦而无言地站在那里张望着，不想也不推测什么。索菲娅不敢开口讲话，生怕引起这位如此可敬的贵妇不悦。两个人都提着裙子

以免沾上尘土，但除了小心翼翼之外索菲娅还显得十分不安，她不停和不耐烦地摇动着折扇，仿佛要被闷死似的，甚至还咳嗽了几声。

“狗呢？”费尔南达夫人问仆人。

“拴在里面的房间。”

“你去把它带来。”

金卡斯·博尔巴出现了。它已是瘦骨嶙峋，无精打采地停在客厅的门口，吃惊地望着两位妇人，没有吠叫，只是抬起了两只无神的眼睛。它正要转身朝宅院里面走去时，费尔南达夫人弹了几声响指，于是它便停下来，摇起了尾巴。

“它叫什么名字？”费尔南达夫人问。

“金卡斯·博尔巴。”仆人拖长声音笑着回答道，“这是个人的名字。嘘，金卡斯·博尔巴！过来！太太在叫你。”

“金卡斯·博尔巴！过来！金卡斯·博尔巴！”费尔南达夫人叫道。

金卡斯·博尔巴应声而去，没有欢跳，没有喜悦。费尔南达夫人俯下身，问它是否很久没有见到它的朋友，是否想去看看他，同时又问仆人狗吃东西的情况可好。

“夫人，现在开始吃东西了。我的主人刚走的时候它不吃不喝，我甚至以为它病了呢。”

“吃得好吗？”

“吃得很少。”

“寻找它的主人吗？”

“好像是寻找的。”拉伊蒙多捂着嘴回答说，免得笑出声来。“为了防止它逃跑，我把它关在了屋里。起初它哭得很厉害，甚至能把我吵醒，现在已经不哭了……我必须用一根大棒子敲门和喊叫，它才能安静下来……”

费尔南达夫人抚摩着狗的头，这是它在多日的寂寞和遭到冷落之后第一次受到爱抚。当费尔南达夫人停止抚摩直起身来时，它一动不动地望着费尔南达夫人，费尔南达夫人也望着它，双方的目光都是那样地专注与深情，仿佛要彼此渗透到对方的心灵深处。费尔南达夫人有着博爱的胸怀，这使得她彻底忘却了面对可怜而平庸的一只狗时所应有的人类尊严，并且把自己的一部分延伸到狗的身上，将它包围，使它神魂颠倒，把它紧紧拴在自己的脚边。狗的主人的神经错乱使她心生怜悯，现在这只狗的本身也使她产生了同样的情感，仿佛狗及其主人是同一类型的代表。她感到自己的到来使狗产生了一种良好的感觉，她不愿使它扫兴。

"夫人身上满是跳蚤了。"索菲娅提醒道。

费尔南达夫人没有听到，她继续望着狗的那双温柔而忧伤的眼睛，直到它垂下头来，进入客厅嗅来嗅去，并感到了主人的气息。临街的门敞开着，如果不是拉伊蒙多赶过来捉住它，它肯定会逃出去的。费尔南达夫人给了仆人一些钱，要他给狗洗个澡和带它到医院去见主人，并嘱咐他千万小心，把狗抱在怀里或是用绳子拴住。这时索菲娅也过来插话，吩咐仆人去医院之前先到家里找她。

一八九

她们离去了。出门之前，索菲娅望了望大街的两侧，看看是否有人从这里路过。幸好街上空无一人。一离开那个肮脏的住所，索菲娅又变得健谈起来，温和而文雅的话语娓娓动听。她亲切地挽住费尔南达夫人的手臂，向她讲起了鲁比昂及其疯癫给他带来的巨大不幸，也谈到了他们在博塔福戈区所建的住宅。

为什么不和她一起去看看那座建筑？只是吃少许的午后茶点，然后立刻离去。

一九〇

突如其来的一件事分散了费尔南达夫人对鲁比昂的关切，玛丽娅·贝内迪塔生下了一个女儿。她赶到蒂茹卡，一个劲地吻着母亲和孩子，并伸出手让卡洛斯·马利亚吻。

“你总是热情洋溢！”年轻的父亲高声说道，并吻了她的手。

“你总是冷淡无情！”她反驳说。

尽管表弟一再婉拒，费尔南达夫人还是陪伴玛丽娅·贝内迪塔度过了恢复期。玛丽娅·贝内迪塔是那样地亲切、善良和快乐，在家里守护她乃是一种令人高兴之事。这种幸福感使她忘却了鲁比昂的不幸。但是年轻母亲的身体刚一恢复，费尔南达夫人就赶着去帮助那位病人了。

一九一

“六个月或八个月，我肯定可以使他恢复理智。他目前状况很好。”

费尔南达夫人将医院院长的话写信告诉了索菲娅，并邀请她一起去看望病人，如果她认为没有什么不妥的话。“能有什么不妥呢？”索菲娅在一张便笺上回答道，“只是我没有勇气去看望他。他曾经是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不知道我能否忍受与那个可怜的男人见面和谈话。我把您的信给克里斯蒂亚诺看了，他对我说已经清算过鲁比昂先生的财产，只剩下三康托零两百了。”

一九二

"六个月，八个月，很快就会过去的。"费尔南达夫人思忖道。

时光荏苒，世事变迁——内阁倒台，三月份另一个内阁上台，丈夫归来，就奴隶解放法展开辩论，托尼卡小姐的未婚夫于婚前三天去世。托尼卡小姐挤出了最后的泪水，几滴是出于友情，几滴是出于绝望。她的眼睛红红的，仿佛生了病。

特奥菲洛从新内阁那里得到了旧内阁对他的同样信任，频频参加议会的辩论。卡马绍通过自己办的报纸宣称奴隶解放法消除了时局的弊端与罪恶。十月份，索菲娅为在博塔福戈的新居落成举办了一场堪称是当时最出色的舞会。女主人令客人们眼花缭乱，只见她并无傲意地展示出整个双臂和双肩，佩戴着珍贵的首饰，项链依然是鲁比昂最初赠送的首批礼物之一。毫无疑问，她的打扮十分入时。所有的人都对这位三十岁依然年轻健美的女士的高雅气质赞叹不已，几个男人不无遗憾地谈起了她对丈夫的忠贞和深挚的爱恋。

一九三

舞会的第二天，费尔南达夫人醒得很晚。她来到丈夫的书房，丈夫已经贪婪地看完了五六份报纸，写完了十封信，并将几本书放回了书架。

"我刚刚收到这封信。"他说道。

费尔南达夫人读了信，是医院院长写的，说鲁比昂三天前失踪，尽管警察和他本人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未能找到其下落。"病人的逃走令我大吃一惊，"信中写道，"因为他的病情已大大好

转，我敢断言，两个月之内我可以将他完全治愈。”

费尔南达夫人十分难过，她说服丈夫给警察局长和司法大臣写信，请求他们下令进行最严密的调查。特奥菲洛对寻找鲁比昂和为其治病毫无兴趣，但他愿为妻子出力，他深知妻子为人善良，同时也许因为他喜欢与上层人物相互通信。

一九四

我们的鲁比昂和狗一起去了巴尔巴塞纳，怎么能找到他们呢？八天前，鲁比昂写信让帕利亚去看他，帕利亚去了医院，见他思维十分清楚，没有任何谵妄的影子。

“我的精神曾受到过刺激，”鲁比昂对帕利亚说，“现在好了，完全好了，我请你把我接出去，我想院长是不会反对的。不过，我想给那些照顾过我也照顾过金卡斯·博尔巴的人留下一些纪念物，看看您能否预支给我一百米尔雷斯。”

帕利亚毫不迟疑地打开钱包，给了他一百米尔雷斯。

“您出院的事由我来办。”帕利亚说，“但可能要再过几天（当时正值舞会前夕）。请不要因此而难过，一周之后您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临行之前，帕利亚征询了院长的意见，院长告诉他病人情况不错。“一周少了点，”院长说，“为了完全治好他还需要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帕利亚坦言说他认为病人已经好了，但无论如何要由内行说了算，如果需要再治疗六七个月，那就不急于出院。

一九五

回到巴尔巴塞纳刚踏上现在名叫蒂拉登特斯的街道，鲁比

昂便停下脚步高呼：

“土豆属于胜利者！”

他已完全忘却了这句格言及其寓意，突然，这些词语仿佛原封未动地停在空中，等候着能够理解它的某个人的到来。鲁比昂将这些词语连接在一起，重新将其组成格言，并以当年接受它为生活和真理的法则时的同样热情呼喊出来。他已不完全记得其所含的寓意，但这一格言仍使他模模糊糊地感到了斗争和胜利的意味。

他在狗的陪伴下沿街而上，在教堂前面停了下来。没有人为他开门，连教堂司事的影子都见不到。金卡斯·博尔巴已经许多小时没有吃过东西，它紧靠在主人的腿上，低垂着头等待着。鲁比昂转过身，从街道的最高处放眼朝下方和远方望去。是她，是巴尔巴塞纳，这座旧城——他的出生之地——渐渐从记忆的深层浮现而出。是她，这里是教堂，那里是监狱，再远一点是药房，另一个金卡斯·博尔巴所服用的药品就来自那个地方。一来到这里他便已知道是她，但随着他的视野的扩展，不计其数的往事才渐渐浮上脑海。他没有见到一个人，左边的一个窗口仿佛有人在窥视，一切都是那样地冷冷清清。

“也许他们不知道我已经来了。”鲁比昂想道。

一九六

突然间，随着一道闪电亮起，乌云迅速聚集起来。另一道更加强烈的闪电过后，响起了一阵雷声。大雨开始下了起来，而且越下越大，终于变成一场暴风雨。当最初的雨点落下之时，鲁比昂离开教堂，沿街而下，那只饥肠辘辘和忠实无比的狗一直紧紧跟着他。人和狗都已昏头昏脑，在瓢泼大雨下行走着，毫无目

的，毫无找到休息或进食之处的希望……大雨无情地落在他们身上。他们不能跑，因为鲁比昂担心打滑与跌倒，而狗又不想离开他。走了半条街，鲁比昂想到了那间药房，于是转过身迎着风又沿街而上。但走了二十步之后，这个念头便从脑海中消失了。再见吧，药房！再见吧，歇脚的地方！此刻他已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了方向，于是又沿街而下，狗依然跟在后面，它不明白也不逃走。在连续不断的隆隆雷声中，人与狗都被淋透了，都不知该如何是好。

一九七

他们漫无目的地游荡着。鲁比昂的肚子在质问、在呼喊、在威胁，幸好谵妄以杜伊勒利宫的盛宴聊以满足了它的需要。金卡斯·博尔巴却没有同样的手段。鲁比昂不停地沿街而上又沿街而下。每当他在石板铺成的路面上坐下时，狗便爬上他的腿以平息一下辘辘饥肠。发现主人的裤子已经湿透时它又会下来，但随即会再次爬上去，夜晚是那样地寒冷，何况已是深夜时分。鲁比昂抚摩着它的背，嘴里无力地嘟囔着什么。

如果说，尽管这一切金卡斯·博尔巴依然能够入睡的话，那么它也得立刻醒来，因为鲁比昂又起身开始再次沿街上上下下了。寒风凛冽，犹如一把刀子，吹得两个游荡者不禁浑身战抖。鲁比昂缓步而行，疲倦已使他不能像开始时那样在暴雨中迈开大步。他更加频繁地止步休息了。饿得要命、累得要死的狗不懂《奥德修纪》[①] 那部史诗，不知道其中原由，早已忘记了身在何处，除了主人发出的低沉声音什么也听不到。它望不见摆脱

① 古希腊荷马史诗。

乌云遮盖已然闪闪发光的星星，但鲁比昂却发现了它们。此刻，鲁比昂如同进城一样来到教堂门前，坐下并看到了星星。星星如此美丽，他认出它们是大厅里的水晶吊灯，并下令熄灭。他未能见到命令被执行情况，因为他已进入梦乡，狗则靠在了他的脚边。清晨他们醒来时，双方贴得是那样紧，仿佛粘在了一起。

一九八

"土豆属于胜利者！"当鲁比昂睁眼看到夜色消失、雨水已停、沐浴着阳光的街道时，大声喊道。

一九九

看到鲁比昂和狗从门前走过，安热莉卡大嫂收留了他们。鲁比昂认出了她，接受了收留和午餐。

"这是怎么回事，先生？怎么成了这副模样？您的衣服全都湿透了。我把我侄儿的裤子拿来给您换上。"

鲁比昂在发烧。他并无食欲地吃了一点东西。安热莉卡请他讲讲他在首都的生活，他回答说这要用去很长的时间，只有后来人才能讲完。"您侄儿的侄儿们，"他说道，"定能看到无上光荣的我。"但他还是开始扼要地讲了起来。前十分钟，安热莉卡一点也没有听懂，因为事实和见解乱成了一团。又过了五分钟，她开始感到害怕。当讲到二十分钟时，她请求原谅她离开一会儿，然后出门对一位女邻居说鲁比昂好像神志不清。她在女邻居及其一个兄弟陪同下转回家中，女邻居的兄弟呆了一会儿便出去把这个消息张扬开了。三三两两地来了一些人，不到一个小时，门口便围起许多人探头向里边张望。

“土豆属于胜利者！”鲁比昂朝好奇者们高声喊道，“我是皇帝！土豆属于胜利者！”

这句费解而不完整的话在街上流传开来，人们进行分析猜测，但谁也不解其义。几个过去对鲁比昂心怀不满的人毫不客气地走进来拿他寻开心，并对女主人说把一个疯子留在家中十分不妥，很是危险，应该把他送进监狱，甚至由当局把他弄到其他地方去。一位最有怜悯之心的人提醒说最好把大夫找来。

“找大夫来干吗？”一个对鲁比昂心怀不满的人说道，“他是个疯子。”

“也许是因为发烧而神志不清。你没见他正在发烧吗？”

在许多人的鼓励之下，安热莉卡摸了摸鲁比昂的手腕，发现他确实在发烧。她让人请来了大夫，恰恰就是那位曾为已故的金卡斯·博尔巴看过病的大夫。鲁比昂认出了大夫，说他没有任何病，还说他已经俘虏了普鲁士的国王，尚不知道是否要下令将其处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要求他赔偿一大笔钱——五十亿法郎。

“土豆属于胜利者！”他最后笑着说道。

二〇〇

没过几天他便死了……不是作为臣民或战败者而死去的。在短暂的弥留期开始之前，他将王冠戴在了头上。这个王冠并非一顶旧帽子或一个脸盆，使围观者可以探测出他的幻觉。不，先生，他什么也没有拿到，什么也没有举起，什么也没有戴上。只有他看到了由沉甸甸的金子和闪闪发光的钻石及其他珍贵的宝石制成的帝王标志。他想抬起半截身子的努力没能持续许久，很快便再次倒了下去，脸上或许还保留着一种光荣的神情。

"保藏好我的王冠,"他含混不清地嘟囔道,"胜利属于……"

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因为死亡是严肃的。两分钟的弥留期,一种可怕的表情,他终于签字退位了。

二〇一

我想在这里讲一下金卡斯·博尔巴的结局。它也病了,一个劲地不停吠叫,发狂地四处寻找主人,三天后的清晨死在了大街上。看到用单独一个章节来讲述狗的死,读者可能要问我,本书的书名是指这条狗还是与它同名的已故之人,为什么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一个问题又引出另一个问题,永无止境……好了,如果您有眼泪,就为新近死去的两个生命哭泣吧。如果只想发笑,那就笑吧。美丽的索菲娅不愿像鲁比昂要求的那样去凝望南十字星。这颗星座离地面非常之高,免得看到人们的笑脸与泪水。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金卡斯·博尔巴
作者＝（巴西）马查多·德·阿西斯著
页数＝２７６
ＳＳ号＝１１４５５９３５
出版日期＝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第１版